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导言	1
§ 1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2
1.1 语文学与语言学	2
1.2 语言实际和语言理论	5
1.3 语言学与其他科学	8
§ 2 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10
2.1 语言学的性质	10
2.2 语言学的任务	14
§ 3 语言学的分科及其新趋向	15
3.1 语言学的分科	15
3.2 语言学分科的新趋向	19
§ 4 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	21
4.1 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语言学	21
4.2 语言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22
4.3 尊重事实, 重视实践, 善于继承, 勇于创新	23
一、语言的本质	27
§ 1 关于语言本质的种种答案	28
1.1 把语言看做是自然现象	29
1.2 把语言看做是精神现象	29
1.3 把语言看做是社会现象	29
1.4 把语言看做是混合现象	30
§ 2 语言不是自然现象	30
2.1 认为语言是遗传的本能	31
2.2 认为语言同种族有必然联系	32

2.3 认为存在着基本相 同的“婴儿语”	2.5 认为语言不过是一种物理 现象	33	36
2.4 认为动物也有“真正的 语言”	2.6 划清三个界限	35	37
§ 3 语言是接缘性的社会现象		42	
3.1 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3.3 语言和自然界、精神活动 的关系	42	49
3.2 语言的接缘性		45	
§ 4 语言的物质性		51	
4.1 三种看法	4.3 接缘性的物质	51	53
4.2 语言的时空性		52	
§ 5 语言的共有性		54	
5.1 共有性是语言的重要 特点	5.3 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55	58
5.2 共有性的不同形态		55	
二、语言的职能		59	
§ 1 作为交际工具的职能		61	
1.1 人类交往的工具	1.3 语言的命运所在	61	65
1.2 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63	
§ 2 体现思维的职能		66	
2.1 思维与思想	2.3 人是词的动物	66	72
2.2 语言是思维得以形成 的工具	2.4 语言是发展思维的武器	67	74
§ 3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		77	
3.1 语言与生产力的发展	3.3 “人工智能”中的语言 研制问题	77	83
3.2 语言信息手段与生 产工具改革		79	

§ 4 语言诸职能间的关系	89
4.1 交际职能为主, 其他 职能为辅	89
4.2 语言职能与两种生产	89
4.3 职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90
三、语言的结构和体系	95
§ 1 语言的结构	96
1.1 交际行为的复杂性	97
1.2 语音与语义的统一	98
1.3 语言结构与内部语言 学	103
1.4 语音系统的各单位	105
1.5 语义系统的各单位	107
1.6 词汇系统的各单位	112
1.7 语法系统的各单位	116
1.8 语言结构的层级	118
§ 2 语言的体系	119
2.1 体系的概念	119
2.2 语音体系及其比较	121
2.3 语义体系及其比较	123
2.4 词汇体系及其比较	129
2.5 语法体系及其比较	135
2.6 一个句子的译文比较	145
§ 3 语言的符号性	148
3.1 符号的概念	148
3.2 语言具有一般符号的 特性	150
3.3 词的三种特性	152
3.4 随意性的大小	154
§ 4 语言体系的稳定与变化	156
4.1 语言体系的稳定	157
4.2 语言体系的变化	159
4.3 共时与异时	162
四、社会和语言	169
§ 1 语言与上层建筑	170
1.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71
1.2 语言与上层建筑的 特殊联系	172

1.3 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174
§ 2 语言与阶级	175
2.1 语言不是阶级现象···	176
2.2 语言中的阶级痕迹···	178
2.3 社会变革与一般词汇····	180
§ 3 语言与文化	182
3.1 语言是文化的形式···	183
3.2 语言(尤其是词汇) 反映着文化变革的	184
3.3 文化变迁对语言的影响···	193
§ 4 语言与言语	195
4.1 言语是语言的社会变体	195
4.2 说者(即发出者) 的社会属性····	196
4.3 听者(即接受者)的 社会属性····	196
4.4 环境(即语境)	197
§ 5 语言和民族、国家	199
5.1 民族、国家与语言 ···	199
5.2 多民族国家的语言状况···	202
五、语言和意识	207
§ 1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209
1.1 语言结构体系的物 质性····	209
1.2 语言的生理基础····	212
1.3 信息系统的物质性····	215
1.4 语言是结构和过程····	217
§ 2 意识是精神	220
2.1 意识及其相关概念···	220
2.2 意识的形式和内容····	222
§ 3 语言与意识的关系	223
3.1 语言与意识的特殊 联系····	223
3.2 两种非思维意识····	224
3.3 非思维意识与语言····	226

§ 4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230
4.1 思维的社会性	230
4.2 思维是一种运动	232
4.3 语言的可切分性	233
4.4 语言和思维的内容和形式	235
4.5 一些争议问题评述	238
六、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247
§ 1 语言的产生	248
1.1 语言起源研究的概况	249
1.2 种种起源论评价	257
1.3 恩格斯的语言起源论	259
1.4 原始语言的状况	269
§ 2 语言的发展	269
2.1 什么是语言的发展	269
2.2 语言发展的原因和规律	272
2.3 语言的发展过程	281
2.4 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	292
七、语言和文字	298
§ 1 文字的性质和作用	299
1.1 文字学与语言学	299
1.2 文字的性质	300
1.3 记录语言的三种情况	302
1.4 文字的社会性和文化意义	303
1.5 信码、数目字、科学符号	304
1.6 音标、标点符号、正字法	305
§ 2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306
2.1 几种似是而非的主张	306
2.2 文字和语言的差别	306
2.3 文字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310
§ 3 文字的类型	313
3.1 发生学分类	313
3.2 功能分类	315
§ 4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316

4.1 文字的起源和语言 的起源.....	316	4.3 字源学问题.....	320
4.2 原始文字与书籍文字	317	4.4 文字和语言结合的过程	321
§ 5 文字和文字学展望	323		
5.1 文字仍在发展中.....	323	5.3 文字学的展望.....	327
5.2 文字改革问题.....	324		
八、语言的研究方法	331		
§ 1 语言研究方法的变革	332		
1.1 静态描写、历史比较 到结构分析.....	333	1.2 接缘性与方法论.....	335
§ 2 静态的演绎方法	337		
2.1 传统语法.....	337	2.3 形态分类评价.....	340
2.2 形态分析法.....	338	2.4 成分功能分析法.....	342
§ 3 历史的比较方法	344		
3.1 历史比较法的原则.....	344	3.3 世界语言的谱系.....	348
3.2 历史比较法与谱系 分类.....	347		
§ 4 结构分析方法	348		
4.1 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况	348	4.3 哈里斯的分布法.....	351
4.2 美国描写语言学与 人类学.....	349	4.4 转换生成分析法.....	355
		4.5 “切夫语法”	366
§ 5 语言研究的辩证法	369		
5.1 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石	369	5.3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语言 研究中去.....	377
5.2 语言研究的根本方法	371		

附录：

1.世界语言谱系	382
2.我国诸语言系属	402
3.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貌	405
4.世界文字(图例)	411
5.简略语言学年表	419
6.索引	426
参考书目	462
后记	463

导 言

要 点

语言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是人们对语言现象认识的概括和总结。语文学是为研究古代文献和口传的经典服务的。语言学是从语文学中脱胎出来的。在语言学研究，有人以十九世纪为线，把语言学的历史分为“前科学”和“科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实际是理论的前提和基础，理论都是从实际中来的。但是二者又是不同的，有各自的内容。理论又分具体的和一般的。由语言到语言学，这也就是由实际到理论的过程。

语言学的性质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它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相互接缘的社会科学。弄清语言学的接缘性质有助于明确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吸收继承语言学的遗产，有助于对语言学各种流派的正确评价。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语言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其他任务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去提出和完成。

语言学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科。语言学的各种分科既不是绝对的，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总是呈现出两种趋向：分工趋向和一体化趋向。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了“出发点”和研究方法，它是我们从事语言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语言研究中既要避免“代替论”的干扰，又要警惕“怀疑论”的侵袭。

§ 1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任何科学，都不过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结晶，语言学则是人们对语言现象认识的概括和总结。随着人们对语言现象认识的每一个飞跃，语言学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形成语言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1.1 语文学与语言学

在两三千年前，语言研究就开始了。根据研究的内容和目的，一般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语文学和语言学两个阶段。在欧洲，古代的语言学叫语文学(philology)，它是研究古代文献的，所以我们有人把 philology 译为“文献学”。在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叫“小学”，相当于西方的语文学。当时所研究的古代语言，实际上都是留存下来的古代书面语言或口传下来的经典。所以这种学科往往包括字源、文法、修辞、训诂、音韵诸内容。大体上，古代印度学者是从说明古代经典《吠陀》开始的，希腊学者是从阐述《圣经》开始的，古代中国学者是从研读《五经》的义音开始的。这时的语言研究是为保存传授或解释这类经典服务的，对语言尚未作连贯的系统的研究。尽管如此，它的成就是巨大的，做为一种语言研究，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任何科学都不是单纯地积累事实 and 材料，而是要从事实、材料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其本质，发现其中的规律。海员都懂得使用杠杆，商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天平秤。但大家都承认，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定律对几何学的诞生起重要作用，化学现象象自然界一样古老，但谁也不能否认，十七世纪波义尔的化学著述对化

学成为一门科学是有功绩的；语言实践也象人类一样古老，但它成为科学却只能是在人们有目的地把语言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时候才开始的。语言研究经过语文学阶段而达到语言学阶段，是历史的必然。

语言学(Linguistics)和语文学相比较，有哪些不同呢？首先，它把研究领域扩充、转移到人们说的语言上。不只限于书面语，也包括口语在内，不只限于古代语言，也包括现代语言在内。其次，它不只在一种语言内打圈子，开始研究各种语言之间的共同性问题。这时的语言学家多是懂得许多种语言的人。第三，它的研究目的也不再只是为读经和解释古代文献服务了。

这样就出现了语言学的历史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的问题，即叙述语言学的历史应当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语言学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十九世纪才产生了语言学，或者说才有了真正的语言科学。我们不妨用苏联语言学家A. C. 契科巴瓦的主张为代表^①。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论著中认为：“语言的科学，溯其起源，迄今不过一百五十年”。并把语言学史划分为“前科学”时期和“科学”时期，写道：“语言研究的整个历史可分为两个意义迥然不同、价值不等的时期：第一个是科学前的时期（自古代起到十九世纪），第二个是科学时期（自十九世纪起）。”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只有在应用历史观点的基础上去研究语言的时候，语言的研究才变

^① 这个看法的出处，可以追溯到新语法学派的著述，后来影响较大的是德·索绪尔，他认为应有语法研究、语文学和语言学三个阶段。这里以契科巴瓦为例，是因为他的意见从五十年代以来，曾在我国广为传播，其实作者的意见是承袭索绪尔等人的学说。

成科学的研究。”^①我国许多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多引述这种观点，因此，这种看法几乎成了定论。

我们认为这种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为标志的划分法，即之前的均为“非科学的”，之后的均为“科学的”划分法是不妥切的，因为这种分期法并不符合语言研究的实际。公元前三世纪我国汉代对文字的形音义研究，公元前四世纪古印度对形态结构的探究，希腊对词类划分及其语法范畴的分析等等，难道仍是“非科学的”？两千多年来，人们不是一直在沿用这些规则吗！当然，这些规则现在更加确切、具体而深刻了。至于十七八世纪所出现的“技术语法”则更是对古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而绝不是无系统的零散的非科学的语言知识的汇集或对语言现象的主观臆测。看来，这种“前科学”和“科学”的划分本身是“不科学的”。

总之，语言研究一经从古代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中分离出来，并以语言为其专门的研究对象，语言学便“呱呱坠地”了。认为十九世纪才有了语言学，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说不上通。正象我们不能说十九世纪才有科学一样。只能说，十九世纪才有了与十九世纪相应的语言学。如果要求中世纪的语言学就达到十九世纪语言学才可能达到的水平，那只能是妄想。把十九世纪的语言学说得神乎其神，是不合适的。实际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只不过是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的一次飞跃反映在语言学中罢了。把十九世纪语言学说得天花乱坠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成果的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对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是十分重视的。

现代的某些语言学家往往有种苛求古代语言学的倾向，说

^① 契科巴瓦：《语言学中的历史主义问题》。

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没有运用历史方法去处理语言事实，没有研究人们的口语，没有分析出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等等。他们忘记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决不是取消原有发现的意义这个道理。我们看一看辩证法奠基人黑格尔是怎样把科学体系的差异看做是真理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吧！他深入浅出地指出：“花朵一开放，蓓蕾便消失了，可以说蓓蕾因此而被否定；花朵接着又凋谢了，出现了果实，于是果实又宣告花朵是植物的一种虚假存在。各个阶段互相否定，它作为存在的形式，不仅仅是互不相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同时它们还互相制约。这些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每一个形式在这个统一中都是必要的，它们合起来才构成整体”。^①语言学不也是由古代形式、近代形式和当代形式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吗！

1.2 语言实际和语言理论

语言学也象其他科学一样，可以相对地分为实际部分和理论部分。实际部分是指材料、数据、事实或问题的集中整理；理论部分主要指对已有的实际——材料、数据、事实或问题的分析概括，找出本质的东西，使其条理化，上升到理论，形成学说。如果说实际部分主要是“摆事实”，那么，理论部分就主要是“讲道理”了。

理论部分又分具体语言理论和一般语言理论。对某种语言的实际或现象的分析概括，使其条理化，从而形成理论，如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先生近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著作均属于具体语言理论部分；以各种语言实际、现象或理论作为基础，对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和功能、结构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概括，使其条理化，从而形成学说，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

^① 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小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页。

程》，高名凯先生的《语言论》，岑麒祥先生的《普通语言学》，朱星先生的《语言学概论》，以及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兹维金采夫的《普通语言学纲要》，高都赫夫的《普通语言学》等等均属一般语言理论部分。一般语言理论和任何具体语言理论不同，它所研究和解释的是整个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把语言一般理论的研究叫做语言学中的“哲学”部分。我们这本《语言理论》就是研究与解释一般理论的书。

实际和理论可以相对地分开，是为了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性，即对立的一面；但又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即有统一的一面。实际里面有理论，理论都是从实际中来的。没有和实际无关的理论。语音是任何语言都有的现象，从许多语音现象中可以发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语音理论。世界上有那么多语言，人们总是用语言达到相互了解的，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实际现象。从多种语言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从语言现象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它可以用来指导语言实践，这就是语言理论。理论反映对客观实际认识的深度。

实际和理论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受一定条件所制约。如，我们把语音分为元音和辅音两类，这是从许多语音现象中归纳概括的，这种归纳概括是“理论”。但在另外的条件下，元音辅音这样的事实又可以作为实际。如，人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中的元音和辅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此基础上归纳概括出来不同语言的语音体系。再如，从大量的词的实际归纳出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这是理论，但从抽象出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中归纳概括出来词类，这时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又成了词类理论的实际。可见在理论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抽象出更高一级的理论来。在这种情况下，供做发现高一级的

理论的“理论”，就成了实际。所以，我们说实际和理论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果当成绝对的就会陷入形而上学。过去学过的语言学概论一类的理论知识中就有许多具体语言的实际知识了，而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外国语一类的实际知识中就已经有许多理论（主要是具体理论）知识了，只是各自的重点不同罢了。

直至目前仍有一种错觉，似乎语言学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科学，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也有它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旧中国的语言学是个“冷门”，甚至把语言学当做是一种“不能生利的”点缀品，或者搞成一种高不可攀的、古怪的东西，这样，就使语言学这种本应该普及的科学处于严重脱离群众的状态之中。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由于研究者的努力，尤其新中国建立以来，语言学有了新的生机，但是，由于对中国的语言实际研究不够，很少提出符合汉语实际的理论，多是模仿或转述欧美、苏联语言学界提出的语言理论。可以想见，这些转述的理论当然不能完全恰当地指导我国的语言实际，甚至脱离了我国语言实际，久而久之，这种理论就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了。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如何把语言学变做为人民服务，推动四化建设的一种力量，这是摆在语言研究者面前的头等重要任务。这就要求语言理论的研究者，一方面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入研究语言的本质论、功能论、结构论以及方法论，一方面要深入进行实际语言的研究，尤其是对汉语的研究，从中概括出有价值的理论。即用一般理论指导具体语言理论，用具体理论丰富一般语言理论，使二者的研究辩证统一起来。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75页。

1.3 语言学与其他科学

要把语言学同其他涉及到语言的学科分开。语言，是好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文艺学、历史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信息学等都会涉及到语言问题，就连看来与语言学关系不大的经济学，有时也要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说明某些经济现象。马克思往往运用语言学材料去说明经济学问题。例如，他使用“mill（磨房）”一词的变化来说明工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历史。直到现在英文还把工厂叫做 mill（磨房）。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mühle〔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①郭沫若同志利用甲骨文透视中国古代社会，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孙常叙教授运用对甲骨文“耒”“耜”的科学分析，部分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农业史的发展脉络。

过去的某些教科书中提出“凡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属于语言学”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某些学科中的有关语言问题的部分，有的可以丰富语言学，但还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如果把那些凡是涉及到语言问题的学科，都拉来算作语言学，那么语言学就会失去独立性，成了大杂烩。就是划出这条界线来，语言学的内容仍然是十分丰富的。恩格斯说：“语文学是一门知识十分浩繁的科学。”而我们今天的语言学，要比古代的语文学浩繁得多。

划分语言学和非语言学的界限，实际上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会遇到许多困难。但这些问题现在已有条件可以逐步解决。如，人种学、民族学经常涉及到语言，但我们不必把人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6页注（43）。

学、民族学都当作语言学的分科。近十几年来出现的语言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把这种界限就划得比较清楚。语言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种，它的专门对象是心理现象，不是专门研究语言的。语言社会学，是社会学的—种，它的专门对象是社会诸现象，也不是专门研究语言的。最近有些人，打算把新兴的符号学算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要看这门学科的发展了。如果，它是把一切符号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其中包括着语言，但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当然，其中有关语言部分的新成果，可以用来丰富语言学。如果这种研究果真限于语言范围之内，而没有任何其他内容，那倒是可以算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了。

本世纪七十年代，有人把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缩小或扩大。主张缩小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限于研究语言的形式结构，而不研究语义。这是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前期的主张。最近苏联也有人把意义看做是语言之外的范畴。^①另一种是苏联的伊凡诺夫的主张，他说：“语言学是研究诸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所提出的研究内容，仅仅是语言学中一个方面的问题罢了。主张扩大的，如有人企图把信息论、符号学、语言工程学，都纳入语言学，各算做一个分科。

无论扩大或缩小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语言学的发展都是无益而有害的。

至于有的国家，在大学的语言系开设了《统计学概论》、《电子计算技术使用及原理》一类的课程。这些课程只能算语言学的邻近学科。这些技术知识对语言学工作者是必要的，但这些学科本身，并不属语言学范围。因为这些学科，根本不是专门

^① 苏联列弗尔玛茨基主张，假如语言学家把语言当作体系和结构来研究的话，他就不应当去研究词义，词义应当叫别的专业的学者去研究。

以语言为其研究对象的。

§ 2 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2.1 语言学的性质

语言学的性质是由它的对象——语言的性质决定的。如果认为语言是自然现象，就会把语言学归到自然科学中去，如果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就会把语言学划到社会科学中去，如果认为语言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现象，就会把语言学看成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人类历史、精神活动的理论，我们认为：语言是一种接缘性的社会现象（详见第一章），语言学是接缘性的社会科学。

近来，美国的温内曼(T·venneman)和巴赤(R·Bartsch)两人曾提出一个主张，说：“语言科学既不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不属于人文科学。即使按照这种至少值得怀疑的分类，我们也必须给语言科学以独立的身份。”他们首先怀疑科学的分类，然后呼吁：语言学要独立。但语言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科学呢？他们并没有回答。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时常出现新兴学科，有一种是由两种或几种现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的，通常叫做边缘科学。如，我们说生物化学，是用化学方法研究生物的。它是生物学，但已经进入了化学的边缘。又如，信息科学是在信息论、控制论、计算机科学、仿生学几个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边缘科学。我们在这里谈的语言学的接缘性，是指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相接缘的社会科学，我们不把语言学看做是同自然科学、思维科学无关的科学。语言学的这种接缘性，并不是我们硬加给语言学的，而是语言学本身所固有的。我们不

反对三种科学的学者分别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角度去探讨语言，我们支持在科学上的这种合作。但，我们并不主张用自然科学或思维科学去代替语言学。语言生理学代替不了生理语言学；神经科学代替不了语言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哲学、逻辑学代替不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如此，在社会科学中，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同样不能代替语言学。人类学代替不了人类语言学，语言心理学代替不了心理语言学。

忽视语言学的接缘性，会陷入形而上学，给语言研究带来片面性和盲目性；注意语言学的接缘性，会给语言学开辟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承认语言学的接缘性质，对当代的语言研究更有其现实意义。

（1）注意语言学的接缘性，有助于明确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由于充分注意到语言的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性质，无疑会使语言学从囿于一隅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使语言学的容量合理地增大。语言学家会感到扩充知识领域是多么迫切，认识到必须更多地利用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某些成就去发展语言学；与此同时，会认识到语言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也应该做出贡献，打破长期以来语言学的固步自封的局面。进一步，还会认识到，未来的语言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地用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新成就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国家高等学校的语言学系开始增设某些新的必修课程（如，电子计算机、神经生理学、信息论、符号学、模糊数学、人类学、数理逻辑等）是有远见的。^①

^① 美国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系除设有一般语言学课程（语言理论与语言实际）外，还开设有“脱离狭义‘语言学’观念，反映了边缘学科兴趣的课程，如，‘音乐的心理学’和‘科学革命与语言学’”等课程。

(2) 注意语言学的接缘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语言学遗产。

语言是客观存在，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语言学反映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程度，而这种认识程度中包含着对接缘性的认识在内。人们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由量变而引起的质变，即人们对语言认识的飞跃。人们对语言认识的飞跃反映在语言学中就形成了语言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们的认识的发展，科学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前提和条件的。在许多前提和条件中，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起决定作用。正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天文学的产生是由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确定季节和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而出现的；对观测天体、丈量土地、测量面积、建设房屋等实践，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语言学虽然不象自然科学那样由生产直接决定，但它也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引起人们的需要而出现的。古代希腊的语言学家们决不是由于对语言现象的好奇而进行研究的。这个时代的语法、语音和词汇理论的研究是从这个时代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文献语法”的产生，是理解古代文献和熟练地书写本族语所必需的。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家们所进行的文字、音韵、训诂、词源、方言等的研究也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产生的。

实际上，在早期的语言研究中就已经注意了语言的这种接缘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我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公孙龙子等，在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中，已经把自然和社会联系起来了。外国的这方面的遗产已被后来的语言学者所注意，而我国古代这宗宝贵的语言学遗产，却至今对它了解得还很少，正象埋在荒砂中的古代文物一样。有些语言学者也随着某些印欧学者所主张的十九世纪以前没有语言科学的论调，说什么

“中国在十九世纪前没有语言理论”，“中国的语法学是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建立的”，等等。目前，是从语言学的接缘性出发认真总结、吸收语言学遗产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希腊、印度的语言研究者们是处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水平上，他们不能预见到只有十九世纪才能出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那些科学问题。过去的语言学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对语言接缘性的认识，或侧重于这一方面，或侧重于那一方面，今天看来有很多局限性，片面性或错误，这都是必然的。将来的人们看今天的语言理论的研究也会这样。

（3）注意语言学的接缘性，有利于对语言学各种流派持客观态度。

过去，由于对语言学的性质缺乏全面的分析，由于对语言学派的评介采取不客观的态度，由于把政治与社会科学的界限混淆起来，从而流行一种有害的思潮：庸俗的社会学观点。马尔就是典型的代表。他认为语言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语言是有阶级性的，那么研究语言的科学自然也有阶级性，有所谓资产阶级语言学和无产阶级语言学。我们觉得这是除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对语言学各流派所做的不客观分析外，对语言的接缘性缺乏认识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从语言学的接缘性的特点出发，对当前和过去的语言学派别的评介，会居高临下，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许多派别，往往都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突出了接缘性中的某一方面。有的突出了社会性的某些方面（如各种社会学派）；有的突出了自然性的某些方面（如各种自然主义派别，机械主义）；有的突出了思维性的某些方面（如心理学派，数理逻辑主义）。各学派之间往往是相互补益，相互促进的（虽然各学派的成员当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这些

学派的出现，就会发现原来这些语言学的派别都在为语言学的前进开辟道路。至于其中所反映的某些片面性，甚至错误，那也是难免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2.2 语言学的任务

在社会生活中，凡是人们所需要的，人们总是要去研究它，以达到满足这种需要的目的。人们首先是需要语言，然后才逐渐有了语言学的需要。语言学的任务也是由人们的需要提出来的，过去的语言学的任务是由过去的历史条件（包括人们的需要）决定的，今天的语言学的任务是由今天的社会条件决定的。例如，十八世纪，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产生了对英语规范化的需要，“规范语法”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空前统一的局面、不断发展的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的精神产品等等迫切需要汉语的规范化。

语言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似乎这是不成问题了。其实不然。由于对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学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便会给语言学提出不同的任务来。我们如果把语言学的任务分为战略任务和战术任务的话，那么有的任务相对来讲是暂时的，有的任务相对来讲则是长远的，这里谈的主要是战略性质的任务。根据对语言学性质的认识，语言学的任务应该包括下面五个方面：

1) 语言本身在空间上、时间上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即语言内部的结构规律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2) 语言中由自然界（生理、物理）所决定的某些现象及其规律，以及语言对自然的反作用及其规律。离开这些自然界的物质基础就没有语言。

3) 语言中由人类历史所决定的某些现象及其规律，以及语言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及其规律。

4) 语言中由精神活动所制约的有关现象及其规律, 语言对精神活动的作用及其规律。语言是精神活动借以产生和存在发展的手段。

5) 这些规律综合为整体所呈现出来的条理性和规律性。

斯大林在一九五〇年所提出的“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的概括是正确的, 和上述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 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的理论所导出的五个方面, 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

§ 3 语言学的分科及其新趋向

语言学是一门“浩繁”的科学, 可以依据不同标准给予分科, 同时, 随着社会的进展, 人们认识的提高, 也总会出现一些新的分科。语言学又古老又年轻。中国古代把语言学叫“小学”^①, 又大体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分科。

3.1 语言学的分科

不同的依据或标准产生不同的分科。

1) 按传统分科: 这里的传统分科, 是笼统地根据语言学的传统习惯的一揽子说法, 其中又有几种情况。

a) 特殊语言学和一般语言学

按研究的是个别语言问题, 还是各种语言的共同性问题, 分为特殊语言学(也叫个别语言学)和一般语言学(也叫普通语言学)⁽¹⁾。从历史发展看, 特殊语言学出现的早, 一般语言学在十九世纪以后才盛行起来。这是由当时国家与国家, 民族与民族的接触机会的增加和对各种语言的材料进行对照研究的结

^① 隋唐以后, 范围扩大, 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至清末, 章炳麟认为“小学”之名不确切, 主张改称语言文字之学。

果。人们最初总是先有机会研究个别的语言现象，有了许多特殊然后才能有一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属于特殊语言学；而《语言学概论》、《语言理论》属于一般语言学。

b) 大语言学和小语言学

按研究范围的广狭，分为语言科学(linguistic science)（或叫广义的语言学、大语言学）和语言学(linguistics)（或叫狭义的语言学、小语言学）。在这个分法中语言学是被包括在语言科学之中的。这种分法现在美国还有人使用。他们主张把语言的范围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就是指语言结构本身；外部是指和语言结构有关系的一切方面。如：美国的温内曼和巴赤两人就主张：“语言学是内部语言科学，是语言科学的分支。”近来有许多人并不同意这种分法，认为没有必要划分语言科学的内部外部，语言学就是语言科学。从历史发展上看，语言学最初并没有这种广义狭义的区别。

c) 理论、描写和应用语言学

按实际应用情况，分为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法国语言学家艾迪·卢莱(Eddy·Roulet)就是这样主张的，他提出从语言理论、语言描写和语言应用三方面研究各类语言学科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理论就指关于语言的理论知识，这里的描写是指具体语言材料的知识，这里的应用则包括语言教育、教学及机器翻译等等。这种分法，实际上并没给语言学的分科增加什么新内容，只是把现有的语言学，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提出一种看法。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按传统分科里面。

2) 按内容分科

指按所研究的内容是语言的哪个方面为逻辑根据去分科。如专门研究语音的叫语音学，专门研究语法的叫语法学，专门

研究语义的叫语义学，专门研究文字的叫文字学，专门研究方言的叫方言学；或专门研究语言的内部的叫内部语言学（有人叫它：语言学内篇），专门研究语言外部的叫外部语言学（有人叫它：语言学外篇）。

这种分法往往因为对语言本身的看法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分科，所以分科很不固定。如有人认为词汇学应当包括到语法学中去，有人认为语义学不应独立，可分别属于词汇学，语法学；有的人主张句法学应当独立出来；有人主张把语法学、词汇学和语音学有关部分合成一门，称它是“语言结构学”。

这里介绍一下乔治·特雷杰(George Trager)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按内容分科的方法。这个分科方法后来被编入《大布列颠百科全书》，是一种综合了二十世纪前期中期欧美语言学各家分法而成的。按他的分法是从0到10，共十一种学科。

从(1)到(9)，实际上就是内部语言学，而(0)和(10)是外部语言学。(0)原型论，实际是指语言的生理基础、物理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这些是产生语言必不可少的本原，母体。Matrix意思就是母体。(10)本体论，实际上是指和语言有关的哲学，即理论部分，是从(0)到(9)中抽象出来的本质的东西。近来也有人把这里的(0)和(10)的研究叫超语言学。美国语言学界从六十年代以来，有人喜欢把这个分科当做基本分科，认为后来的一切新兴学科，学派，都不过是这里的从(0)到(10)之间不同搭配而已。

(0) 原型论(Matrix)

语音学：(1) 发音学(phonation)

(2) 音素学(Allophonies)

(3) 音位学(phonemics)

语法学：(4) 形态音位学(Morphe-phonemics)

(5) 形态学(Morphology)

(6) 句法学(Syntax)

语义学: (7) 组配(序列)(Collocation)

(8) 标记(notatation)

(9) 所指(参照)(Reference)

(10) 本体论(Hypostasis)

实际上这个分科图表,并不是那么完善的。有许多内容并没有包括进去。如语义学,修辞学,风格学,词典学,文字学,在这个分科体系中,是找不到位置的。

3) 按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分科:从研究语言时所采用的方法或技术手段的不同,可以相对地提出不同的分科。

如,用历史的方法,即偏重于历史的连续性的方法去研究语言的叫历史语言学。用比较的方法,即偏重于同一语系的不同语言间的比较、对照的叫比较语言学。这两种方法同时采用的叫历史比较语言学。

对共时系统的语言结构作静态地如实地记录描写的方法,一般叫做描写法。用描写法研究语言的叫描写语言学,还可以分为描写语音学、描写语法学等。描写语言结构的叫描写结构学。这种方法二十世纪以来在美国和欧洲盛行起来,形成各种结构主义学派。描写语义的,叫描写语义学;最近有些人把语言看做是一种程序、形式,描写程序形式的叫形式语言学。

再如,按研究语言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进行分科。如用数学和物理学方法去研究语言的有数理语言学,语言统计学。用各种现有仪器设备去研究语言的叫实验语言学(主要是实验语音学)。用逻辑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叫逻辑语言学。

分科只能是相对的,而且有些分科往往是交错着的。如描写语言学,在我们的分类表中划为传统的按实际应用情况的分

科里。如果按研究方法分类，它则可划为描写语言学^①。前者的“描写”是重在目的，后者的“描写”是重在方法。再如，按内容划分，可分为语音学、语法学等，如果换个角度，按方法划分，它们则可能属于“描写语言学”、“小语言学”之内。可见，同一项语言研究，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属于不同的分科。

3.2 语言学分科的新趋向

语言学分科的新趋向反映着语言研究的发展前景。上面列举的都是已经形成的语言学分科，其中有历史较久的，如传统分科方法；有的历史尚短，如按技术手段分科方法。

语言学在形成发展中，呈现出两种总的趋向——分工趋势和一体化趋势，看来二者似乎是相反的，实际上二者则是语言学的接缘性质的反映。

语言学的一体化趋势，由语言学的接缘性出发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将来有可能走向一体化，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个科学。”语言学的接缘性，决定着语言学向自己特有的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可能。这种趋势将表现为新的语言学的边缘学科的出现和在语言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综合性的增强。

除已经有较长的历史的语言学传统学科外，可以看出，语言学科发展有几种新动向。我们可以约略分为三种情况：正在形成中的语言学科；刚刚萌芽，有的初具规模，但还不完备的语言学科；设想阶段的语言学科。

如：近二三十年来，正在形成的：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

^① 近年来为了与传统的描写语言学区别开来，称这种学科为结构语言学。

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言语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都是五十年代开始形成的。这算第一种。

只是一二十年，或十年左右历史的，略有规模的：统计修辞学、统计词典学、糊胡语言学等，都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的。这算是第二种。

宇宙语言学，是七十年代才有人提出的，只处于设想阶段，属第三种。

我们又可以按新语言学科出现的情况不同，分为三类：深化的，边缘的，推现的。

深化的，在过去的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内，把某部分深化而出现了新内容。如统计修辞学，是过去的修辞学的深化。意义结构学，是语义学的深化。

边缘的，是由两个或几个学科交叉配合，结果出现了新学科。如，人类学和语言学配合，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语言的人类语言学。生理学和语言学配合，从生理学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生理语言学。数学和语言学配合，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的数理语言学。

推现的，是指某些问题的研究虽然早已开始，但过去由于客观原因，不被人们所注意，后来，由客观条件的变化，这部分研究被推现到重要地位上来，于是被“放大”，被“引申”，呈现出新内容来。如翻译学、话语语言学、语用学。

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但是，运用它去指导语言学的研究实践却刚刚开始。由于有更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语言学，也将导致研究思想和方法论的大解放。加上科学技术手段的精密化、电子化，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将使语言学进入微观和宏观新阶段。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划分，将逐渐失去实际意义。

人们会逐渐看到小语言学（即内部语言学）的框子必须冲破，而大语言学（即外部语言学）并不大。最近出现的所谓语言科学和语言学的争论，即语言学是语言科学一个分支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了。

§ 4 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

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五十年代初在苏联和我国语言理论界似乎是清楚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这一提法也很盛行，甚至有人说什么“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语言学”。但是，近一二十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又提出什么“语言学的研究不要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了”。因此，弄清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每个语言研究者的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客观存在，是摆在每个语言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有人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主张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真正的语言学。有人认为两者根本没有关系。十九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尚未产生时就有语言学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语言学家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使这个问题尤为复杂化了的，是由于在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些并不是真马克思主义，或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把二者的关系搞得模糊不清。

这里，就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暂时只讲三点意见，供研究这一问题时参考。

4.1 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语言学

“四人帮”和极左思潮，所散布的许多谬论中有一条，就是“代替论”。“马克思主义”可以代替一切。按这种主张，

似乎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就万事具备了。实际上这种说法本身，就根本不合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认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是“万灵药方”，更不是可以代替一切的。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所以搞语言学就要认真地研究语言的各种现象，各种问题。我们不能躺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不再前进了。

4.2 语言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语言学，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同语言学毫无关系，甚至连引证马克思一句话也有所顾及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是可以为我们研究语言提供观点和方法的，或象恩格斯所说，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出发点”。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狭隘的宗派主义思潮，或某个政治派别的思想体系。做为一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是工人阶级的，也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概括和升华。它所反映的是经得住检验的真理。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真理，因为它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所以也无所谓过时。列宁说得好：（他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②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义”，那是错误的；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采取漠视、怀疑的态度，也是错误的。我们在语言研究过程中，要时时排除“代替论”和“怀疑论”的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406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去观察、研究种种语言现象，总结出普遍规律。

4.3 尊重事实，重视实践，善于继承，勇于创新

这四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语言学的出发点和方法。

a) 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方法。不是从概念，从愿望，从定义或从体系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马克思说：“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①这一点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界线之一。在语言学研究中，忽视这一条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了。

b) 重视实践。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一切理论都只能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做根据，不能为实践所证明的，只能是空谈，根本谈不上叫它理论，更不用说是正确的理论了。理论和实践相比，实践是第一性的，是更可靠的，因为理论还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所以马克思说：“实践胜于一切理论。”^②当然，我们也不是不要理论，或者说理论不重要，只是指明，理论是来源于实践的。语言学的理论也要来源于语言实践，要经受实践的验证，要在新的实践中发展补充。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重视了实践，也往往会得出某些合乎唯物主义的成果。任何人如果离开这一条就会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

c) 善于继承。这一点是前面两点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问题。今天提出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对语言学遗产所采取的错误态度。或者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19页。

概否定，或因是资产阶级的或封建阶级的产物就全盘拒绝，甚至认为都只能放进历史垃圾堆去，似乎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垃圾。没有历史的连续性，就没有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是重视前人的语言学成就的。恩格斯曾经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去讥讽那种“把一切都看成微不足道”的人，说他们是：“从无通过无到无”。又说：“……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作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①

d) 勇于创新。不断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品质。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主张“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提倡不畏艰险、永攀高峰的变革精神。在伦敦马克思墓碑上刻的铭文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不过，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真正的创新是发展而不是混合，更不是拼凑。另外，创新并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空想”或“臆测”，而是对过去事实的概括、当前事物的总结和对未来世界的预言。最后，只有勇于创新，语言学的现代化才能逐渐实现。电子技术的发明，新的信息手段的使用，给语言学提供了崭新的课题，如电子语言学、宇宙语言学的设想；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给语言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科学的平衡是暂时的，科学的运动发展则是长久的，语言学也同其他科学一样，要研究新的资料，运用新的技术方法，尽快地吸收当代新兴科学的成果，不断创新，使语言学跟上时代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对新兴的科学总是非常敏感，十分重视的，并给予充分肯定、热情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224页。

荐。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高度赞扬了意大利人维科^①的《新科学》一书，他说：“在维科那里，以萌芽状态包含着沃尔弗（《荷马》）、尼布尔（《罗马帝王史》）、比较语言学基础（虽然是幻想的），以及还有不少天才的闪光。”在这里，马克思对当时新兴的比较语言学流露出自己的喜爱和称赞。恩格斯在看到十九世纪出现的新兴的历史语言学“这样有力地 and 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时候，也无比高兴。这一切都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同封建主义的“固步自封”、资本主义的“以我为中心”是格格不入的，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原有语言学的深入发展，当代新兴语言学科的不断涌现，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密切相连的，完全吻合的。

思 考 题

1. 荀子《正名篇》中的有关语言论述是属于语文学范畴，还是属于语言学范畴？并说明理由。
2. “十九世纪才有了语言学”的主张在理论上讲 通吗？是否符合语言学研究的历史？
3.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是实际，还是理论？为什么？
4. 某些教科书中所提出的“凡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属于语言学”的说法合适吗？为什么？
5. 为什么说语言学是接缘性的社会科学？
6. 揭示出语言学的接缘性质给语言的研究带来哪些益处？
7. 语言学的战略任务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8. 按不同标准可以把语言学分成多少种学科？并简述乔治·特雷杰的语言学分科。

^① 维科·卓万尼·巴蒂斯特(Vico·Giovanni·Battista, 1668—1744) 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9. 举例说明语言学分科的新趋向。

10. “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语言学”或“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根本没有关系”，这两种提法妥当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

一、语言的本质

要 点

语言的本质问题是语言学中的基本原理之一。过去的和当代的语言学家关于语言本质问题的答案，归纳起来不外有四种解释。

语言不是自然现象。不能把语言解释为遗传的本能、种族的特征或者单纯的物理现象。共同的婴儿语是不存在的，动物发出的声音信息并不是真正的语言。

许多人之所以产生种种错觉是因为他们没有划清人和动物之间、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一般信号和语言之间这三种界限。

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总是受人类社会所制约，它的基本属性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社会之外无所谓语言。语言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同自然界、人类历史、精神活动有着固有的联系，它是一种接缘性的社会现象，这种特性使它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语言接缘性的公式，一方面表明语言同自然界、精神活动的联系，一方面表明决定语言本质的是人类历史。

语言的物质性。揭示语言的物质性是解释语言本质问题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语言是一种与精神活动相联系的特殊物质。

语言的共有性。语言是大家共有的一种“公器”，一视同仁地为社会服务，即或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也是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

语言的接缘性，使它同非接缘的社会现象区别开来；语言的共有性，使它同非共有的社会现象区别开来。

语言的三种特性，使它的基本属性明确起来，并成为我们进一步剖析语言的职能、结构体系等问题的“纲领”。

语言是什么？这是语言理论所要回答的总题目，也是整个语言学的核心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曾作出各种答案，有过不同的主张。但是，看来答案还得继续做下去，一代一代地做下去。人们对任何一种事物的认识都是经常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在一个时期里，大家认为比较满意的答案，过了一个时期，往往也会被修改或废弃。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而是正常的。要回答语言是什么这个总题目，让我们先从语言的本质谈起。

§ 1 关于语言本质的种种答案

所谓语言的本质，是指语言的基本属性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语言是一种什么现象的问题。是自然现象？是社会现象？是精神现象？或是其它什么现象？一般认为这是语言学中的基本原理之一。

对语言本质的问题，不只语言学家有过答案，其他学者都有过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观，不过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罢了。一般说来，语言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不过也可能世界观和语言观有矛盾，有时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过去的和当代的语言学家关于语言本质的答案，的确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不外四种情况。

1.1 把语言看做是自然现象

十九世纪的许多语言学家都把语言看做是自然现象。如拉斯克就认为：语言是自然物，语言研究接近自然博物学。^①葆朴也认为：“必须把语言看做是有机的自然物体。”^②施莱赫尔是后来被当做自然主义语言学派的先驱的。他当时打算从生理学解释语言现象，说各种动物，各种物体在地上的各种活动方式，都是由肢体构造规定好的。各个器官的机能活动是和器官本身分不开的，甚至由此得出结论说：“各国语言不同是由于他们的脑髓和语言器官不同。一个人不能学会外国语，是因为这种转换是要求这个人变成为另一个人，他的脑髓和语言器官要向另外方向发展。”直至在1947年出版的书中，马赛尔·柯恩仍说：“由于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特别是生活科学的一部分，因而语言学就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可能性来确立发展的公式，从而对生物学的其它部门作出贡献。”^③

1.2 把语言看做是精神现象

如美国的语言学家萨丕尔就主张：“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我们要研究的与其说是语言的物理事实，不如说是抽象的语言。”^④乔姆斯基在他1972年的《语言和心理》一书中所反映的观点，显然是接受了笛卡尔的“思想实体”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观念的，存在于物质实体之外的东西，即“一种能创造和理解句子的机制——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语言能力”。

1.3 把语言看做是社会现象

① 《拉斯克论文集》第二卷，502页。

② 葆朴：《元音组织》。

③ 《语言》——语言的结构和发展——，1947年出版，1959年双明译本，第1页。

④ 萨丕尔：《语言论》，第13页。

目前持这种看法的人比较多。不过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还是有分歧的。比如，有人说语言是绝对的社会现象，即它和自然界和人的精神毫无关系的纯粹社会现象。苏联的马尔“语言新学说”就是代表。马尔主张：语言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等等。^①

1.4 把语言看做是混合现象

有人认为语言是三种现象的混合，也有人说语言既不是社会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声言要给语言以“独立的身分”，说语言既不属于社会现象，更不属于精神现象，而是一种“原则性的剩余现象”。

在上述的不同看法中，实际上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必须做出明确的解释。一是语言是社会现象还是自然现象？二是语言属于物质范畴还是精神范畴？下面就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做出回答。

§ 2 语言不是自然现象

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物体和现象，以及它们的运动、状态和关系，均为自然现象，象运转的行星天体，来自物理动因的风雨雷电，自然界中的无机物和有机物，直到高级动物，等等。

有一些现象往往会使人发生错觉，语言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些人无形中似乎觉得语言是自然现象：人生下来经过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地就会说话，正象人学会走路、寻食等行为一样。归纳起来，认为语言是自然现象的有五种情况：

^① 《关于雅弗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巴库讨论会》（1932年，俄文版，第25页）提出：“……有声的语言一般都是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范畴。”美国的B·布洛赫，G·小特雷杰也说：“语言跟其他的非物质文化，如同一种家教，一套法律，或一套礼节，是有区别的。”

2.1 认为语言是遗传的本能

婴儿是否生下来就由双亲那里带来了语言呢？或者说语言是否是一种天赋呢？的确，婴儿的语言往往很象他的父母，但是，这只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而不是生理上的遗传本能。庄子在《外物篇》中早就指出：“婴儿生无后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如果把初生的婴儿移居到渺无人烟的荒岛上，假设他生存下来，那末，他一定会熟练地跑跳，躲避危险并能寻觅食物，可是“说话”却不可能，因为在他那里，既没什么可学，也没有什么可说。

事实上，也出现过这样罕见的事例。苏联旅行家玛拉霍娃曾报导过一段有趣的故事^①：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米德那堡曾经发现了两个被野兽（狼）抚养过的“狼孩子”。据说已经被抚养三年了。人们发现他们的当时，这两个孩子已不会用脚走路，但是会咬人，见小动物就扑，并能把扑捉的鸡鸭撕成碎块，以异常的速度吞食，只是会吼叫而不会说话。另外，于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曾报导一则消息，大意是：一个成年的男子由于躲避被杀戮而跑进原始森林，足足经历了十四年。十四年后，人们偶然发现了这个“森林人”，当时他已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一个原来会说话的人几乎变成了哑巴。

“狼孩子”不会说话，“森林人”丧失语言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人的一些生理本能（跑、吃、呼吸、吼叫等）可以在社会之外，在与社会隔绝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相反，已经会说话的人，一旦与世隔绝，持续长久，语言的能力也会丧失。可见，语言以及与之相似的社会习惯，在社会之外，绝对不能形成，正象斯大林指出那样：“社会之外，无所谓语

^① 《被野兽抚养的孩子》，见《旅行家》杂志，1956年2月号。1979年，印度又发现了在兽群中长大的“狼孩”。

言。”^①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主张语言是一种遗传的本能呢？原来，他们把语言和语言器官，发音能力和说话的界限混淆起来，把不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

语言和语言器官本来是两回事——虽然它们有联系。发音器官是天生的，属于生理条件，是自然现象。而语言则是后天的，社会的。发音器官，人有，狗和牛也有；但语言却不是天生的，婴儿生下并不会说话，他后来所学会说的话，也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由娘肚子里带来的。除了“狼孩子”之外，还有生活在狗群、猴群、羚羊群中的野孩子，他们都有发音器官，但是都不会说话。

发音能力和说话也是两码事。有发音能力才可能说话，但发音能力所发出的声音并不等于说话。不少动物都可以用它们的发音器官发出一些声音来，但那不等于说话。正象婴儿伊伊呀呀地练习发音，只能算伊呀学语，不是真的会说话了。会说话要靠向社会学习，向他的母亲和周围的人耳濡目染，一点点地学习。其实语言中的声音是有规定的有限度的，不是口腔里随便发出来的声音都是语音。人的发出语音的能力或技巧，并不是天生的遗传，而是后来在向周围的人学习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严格地讲语言能力也是社会的产物，并不是生物个体的本能。汉语的平舌音，法语的小舌颤音，俄语的舌根音都不是由于生理条件特殊，而是各自的语音系统不同。如果分不开发音能力和说话的界限，或不把语言能力和发音的生理基础分开，就会形成错觉，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

2.2 认为语言同种族有必然联系

表面看来，语言同种族的界线好象是吻合的，汉族人说的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

是汉语，俄罗斯族人说的是俄语。但是，如果深入观察一下便可发现：同一种族的人并不一定说同一语言，而不同种族的人可能操着同一语言。前者如地中海居住的地中海族人，就其语言讲，属于不同的语言（土耳其、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诸语言）；后者，在这方面特别有趣的是美国移民，他们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其中有来自欧罗巴血统的，有来自阿非利加血统的，有来自亚洲蒙古利亚血统的，等等，但是，他们却说着同一种语言——美国式英语。

初看起来，中国儿童不都说中国话吗？美国的孩子不都说美国式英语吗？儿童呱呱落地以后，不过几年，不都说起他们父母的语言吗？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妨作一次“实验”：把初生的美国婴儿移居到中国的北京，而把新生的中国儿童送到美国的纽约，而且两个孩子都正常地生活下去。结果必然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美国孩子说中国话，中国孩子说英国话，虽然他们在外貌上同周围的人差异甚大。无论从皮肤的颜色、体型的大小，还是从颧骨的高低，发色的黑棕来看，都是不同的，可是语言上则同周围的人一模一样。我国古代学者对这一点有过精辟的论述：

“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也。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也。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①

可见，语言并不是种族的特征之一。何况种族也在变化，种族间的界限正在消失。种族，今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生物学概念了。

2.3 认为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婴儿语”

把语言当做自然现象的学者们，还有一个“法宝”，那就

^① 见《吕氏春秋·用众》。

是认为任何民族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婴儿语”。

这里首先要弄清“婴儿语”的涵义。对“婴儿语”有两种理解：一个是指“喃语”，另一个是指“喃语”之后的早期儿童语言。喃语一般指一周岁左右的婴儿，刚刚开始作发音练习，甚至是不自觉地用发音器官发出声来。这些声音的发出是没有目的的，甚至自己也不了解怎么会发出来，发出的声音他们也不去听它。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生理现象。这种偶然的发音和发音练习，根本不是说话，不是语言。喃语实际上还不是语言，由喃语发展到儿童初期的语言要有个过程。一般从十八个月开始逐渐学会发出简单的音节，有意识地用这些音节表示某种意义。多半是一个辅音加上一个元音尾巴，加尾巴是为了使声音响些、拉长些。这些简单的音节，只能算作语言的萌芽。已经有不少人做过这种调查。最近默多克^①曾搜集到1072个他认为是称谓词的材料。其中531个是用来称谓母亲的，541个是用来称谓父亲的。其中就包括 *ma, maama, mamma, mammy, mom, mommy; pa, pop, pap, papap, pappy* 之类。实际这些和后来成为语言中的表意单位的词，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并不是语言，只是偶尔的发音和语音练习。属于自然声音，是喃语。这些声音并不是社会现象，是生物——物理现象，正象不能把手脚的“痉挛抽搐”当做舞蹈和柔软操一样。这类调查的结果只能证明：婴儿由不会发音到学会发音的过程基本相似，人类的发音器官的构造是相同的。另外，也证明：各地的婴儿容易发出的辅音数目都限于很少的几个，*m, p, d* 之类，一般都是一个辅音后边附有元音，而元音中常常是开口音 *a* 占优势；常常一个音节所表示的意思是很多的。如 *mama*，可能是表示感叹的，或是指示什么东西的，其中也包括对妈妈

^① G·P·Murdock, 1959年《不同语言中双亲称谓语的比较》。

的呼叫。mama后来做为词固定下来了，其含义也并不相同。如在汉语和俄语中是母亲，在格鲁吉亚语中就是父亲。bab，在俄语中(баба)是父亲，在土耳其语中是祖父。在英语中pap是奶头，在美国的口语中papa是爱人。

2.4 认为动物也有“真正的语言”

这也是长期在许多人中间广泛议论的话题。“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不少鸟类在动物园里，在家庭中学说话供大家欣赏，特别是八哥、鹦鹉、白头翁是常见的。^①不少动物都会用声音去相互联系。青蛙叫，麻雀吵；海豚吱吱叫会使二哩内的海豚都集拢起来。母鸡唤雏儿，母马和它的驹子的互唤嘶鸣。役使牲畜的人，用一种“号令”去指挥牲畜的行动。有人称这些为马语、牛语、鹿语、羊语、……。看来似乎动物象人一样是有语言了。特别是有不少科学工作者，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在作着许多观察、实验。专门饲养、观察、训练黑猩猩的人已经不少了。美国的E·门泽尔，在其研究报告中曾提出黑猩猩“具有如语言学家所定义的真正的语言”。^②法国的德斯皮尔泰在《当黑猩猩互相“说话”的时候》一文中，美国的珍尼·古多尔在《黑猩猩》一书中，均有类似的主张。

当然，也有相反的结论。美国科学家哈涅尔，用尽毕生精力研究了猿类表示意义的方法，并撰写了《猿类语》一书。但研究的结果使他大失所望：“…猿类根本不能进行有联系的谈话。它们的言词仅限于同样方式重复之单个的声音或叫唤……”^③

① J·Sullivan的家中养一只非洲鹦鹉，能呼诸家人及诸来客之名无所误。早餐时，彼向每人云：“好早晨，”当夜间家人离去此室时，彼向每人云：“好安睡，”决无一次错误。（达尔文：《原始人类及类猿》）

② 门泽尔：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心理学家。1975年提出一份报告《幼年黑猩猩的自然语言》。

③ 尼可力斯基：《人怎样会说话的》。

那么，鹦鹉学舌的本领，猿类以同样方式重复的声音和叫喊，被驯服的动物接受或听懂人的某些呼唤，等等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便对这种现象作了正确的解释。
《淮南·鸿烈》中写道：

“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也，是何则？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

但是，本世纪以来，主张动物也具有语言的学者逐渐多起来。他们认为猿类可以互相“交谈”，能听懂人的话语，觉得这一切都在说明动物是有语言的。殊不知，他们混淆了动物信号与语言的界限。

2.5 认为语言不过是一种物理现象

把语言当做自然现象的人，还可能有一个论据：语言不过是声音，不过是物理现象。物理现象是和社会无关的。语言离不开声音，而声音只是物体震动的结果，是能引起听觉的震动波。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声音是不可分析，不可复制的。语言也是可以分析，可以复制的。可见语言不是什么社会现象，而只是物理现象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忘掉语言和一般声音的根本区别。把语言和一般声音等同起来，把说话只看成是发音器官的机械运动，从而，把社会现象去掉了社会内容，抹煞了语言和一般声音、一般信息的根本区别。他们忘掉了语言不仅是声音，而它是有意义的，是和人的社会连在一起的。他们也忘掉了决定语言声音的已不是自然界，而是社会——人类历史。

自称为是“机械主义”的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①正

① 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在三十年代出版的《语言论》(Language) 一书说：“语言可以在一个人受到刺激(S)时让另一个人去作出反应。”这里他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单纯物理声音的刺激。

是在这个死胡同里兜圈子的人。用他的描写语言结构的观点，虽然可以描写、分析语言的外形，但对许多实际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按这个办法去搞机器翻译，也只能把语言简化为物理现象而重犯机械主义的错误。

2.6 划清三个界限

许多人把语言误认为是自然现象，主要是没划清三个界限：人和动物的界限；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界限；一般信号和语言的界限。

1) 人和动物的界限：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划不清人和动物界限的事例。所谓“动物也有语言”的主张也多是企图证明“人和动物类似”的观点所引起的。他们以为只要证明了动物也有语言，那么“人猿类似说”就可以被人接受。有不少人提出什么“动物也有思维”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在为人猿不分论寻找根据。如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时，曾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不是人。达尔文在提出“人猿同祖”时，也由于只强调生物学特征而忽略或根本没有划清二者的界限。赫胥黎则把人和动物混同起来，说：“人和类人猿的类似，等于类人猿的互相类似，人和类人猿的差异等于类人猿之间的互相差异。”直到今天门泽尔还从这个观点出发在研究幼年黑猩猩的“语言”。在“人猿不分论”的错误前提下做他们的研究，这显然是一种倒退。

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①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劳动、语言、思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猿不分论”是和否定这三者是人与猿的根本区别直接联系着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人类的有声

^① 《辞海》上册，2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语言（音节语）同任何动物的不分音节的声音是有区别的，虽然人是由动物发展进化而来的，音节语是由非音节声音发展变化而来的。我们既承认人和动物的联系，承认音节语与非音节声音的关系，又明确指出二者间的原则区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充分认识人及其语言的意义。恩格斯说：“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① 还指出动物和人不同，它们没有“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的语言。”^② 马克思也不只一次地说：“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的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③

2）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界限；

从人的活动中区分出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并不容易。打哈欠是生理现象，说话就不是生理现象，而是在生理基础上的社会现象。生理现象属于自然现象，不包括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只是物和物的关系。这类现象都不受社会历史所制约，只受生理条件（自然条件）支配。达尔文以生物学特性的观点，曾力图证明人的语言同动物的声音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结果，恰好证明了另外一个他没想证明的问题。如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他指出“猫时常使用叫声来作为表情的手段；它们在各种不同的情绪和欲望之下，发出至少有六七种不同的声音来”。他原是用以说明猫也可以象人一样为了表情发出一些声音来。可是，这里恰恰证明了猫的这些声音和语言有本质的区别；它仅仅是和某种情绪欲望相伴随的生理现象，没有任何社会内容。同时这类声音也只是很有限的几种。类似这些生理上的声音人也是有的，如惊叫，欢笑，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〇卷，第536页、第5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4页。

哀叹之类。但我们从来不把这些当作语言。蛙鸣、鸟啭、犬吠、狼嚎、狮吼、猿啼，都不过是生理现象罢了。法国的布旦，从观察长臂猿中发现，它们因为饥渴、恐惧等能发出四种声音来。美国的加尔涅尔，在他的《猿猴的语言》一文中，只好说：“猿类不能进行有联系的谈话，它们的言词仅限于同样方式重复的单个声音或叫唤”。（其实这些叫唤不是什么言词）。热心于训练黑猩猩说话的人告诉我们，其结果最多只不过能发出四个到十个叫声罢了。1916年法尔聂斯曾训练一匹黑猩猩，能不很清楚地发出 papa 的声音。凯洛格也曾教会一个幼年黑猩猩发出 papa 的声音来。但这些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少数动物经过特殊训练，只能发出几个音节罢了，根本不能证明动物也有语言。

恩格斯用下面一段话来说明鹦鹉，以及其他动物学舌之类的现象，是自然的，而不是社会的，他写道：“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门发展得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是具有

最讨厌的声音的鹦鹉说得最好。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了。它一连几小时唠唠叨叨地反复说它那几句话,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往来。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①这里恩格斯讲的都是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们之间要相互传达的东西太多,非用分节语言去传达不可。而动物之间,甚至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相互传达出来。母马和马驹之间,是这样的。马戏团对动物的训练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一切动物,因为没有以劳动为起点的社会,它们没有社会行为,只有仅受生理支配的活动。

3) 语言和一般信息的界限:

在把语言看作和动物叫声相同的一些人中,往往把“语言是一种符号或信息”、“语言是一种信息”作为根据,并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认为许多动物也能发出各种信号或信息来,以此证明动物也有它们的语言。实际上只要弄清语言和一般信息的关系,特别是划清语言和一般信息的界限,问题就会得到澄清。

信息,是一个有对象的活动过程。信息有内容和载体两个方面。体现传递的物质是信息载体,一般也叫信码。如用交通指挥灯指挥交通的过程。红绿灯就是体现信息内容的载体,即传递内容的信码^②。但信码只是信息的载体,它不是信息内容。红绿灯光如果不放在交通灯中,就谈不到是信息了。在这个意义上,电报、手势语都是信息活动,母鸡唤雏,蛙鸣,也是一种信息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512—513页。

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中都有信息活动。自然现象中的各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充当信息载体。

我们认为按发展程度，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原始信息。这类信息，人、动物和植物均有，如婴儿在第一次手指被烛光烧痛之后，再看到烛光时，烛光便成了信息，他不再用手去抓它；蝙蝠用它特有的对超声波的感觉探路；被人称谓“蒙昧人”的海豚所发出的特殊声音；葵花向阳，等等。这类原始信息的特点是信息的载体同时也是信息的内容。第二类是一般信息。这类信息已不象原始信息那样属于自然现象之列，而是属于社会现象了，虽然信息的载体仍然是自然界中的物质。如烽火、照明弹、鸣枪等等。这类信号的特点是信息的载体已与信息的内容区别开来，烽火如果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便失去信息的作用。第三类是语言信息。通常说：“交际过程是信息传递的过程”，或者说，“说话者把信息编成代码，听话者译读代码，使信息还原”。这只是指出语言与信息共同点，但是如果超过这个界限，忽视二者的显著差别，那就会把二者混淆起来或等同起来。语言信息是一种最高级的信息，它区别于原始信息和一般信息。它作为一种信息活动，由编码到译码，都有高度的灵敏性和精确性，而且是同思维紧密相联的，这种信息只有人类才有，动物是“望尘莫及”的。动物只有原始信息，经过特殊训练的动物（与人生活在一起）也只能有一般信息的萌芽，但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象人类一样掌握语言信息。

总之，把语言误为自然现象的主张者，只注意了语言的某些自然属性，从而把非本质的属性误认为本质属性，而没有注意到语言的基本属性——社会现象，语言总是要受人类社会所制约的。

§3 语言是接缘性的社会现象

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我们认为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人们可能继续追问：社会现象多种多样，那么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呢？我们先从语言是社会现象谈起，回答“什么现象”的问题。

3.1 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有哪些特点。尽管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是它们有三个共同点：

1) 以自然界为基础，是自然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用恩格斯的话说是“在它（指人）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人则把自己的生命运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①所以，社会现象既同自然界有天然的联系，即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自然界，是自然现象发展到“自我确证”的高级阶段的产物。人和人类社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或者说从它由自然界发展分化出来的时候起，它就成为和自然界对立的东西，并在这种对立中发展着。

2) 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既依附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和发展，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又是以种种社会现象作为必要条件的。同时，在种种社会现象中必然反映着人和人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②离开人，离开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2页。

人和人的关系就无所谓社会现象了（而自然现象中所有的只是物和物的关系）。

3）社会现象受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不受自然界发展规律所支配。如，生产的发展，商品的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产生，文化的传播等等，都受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这些都不能用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去解释，当然，我们在研究种种社会现象时，既要看到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一面，也要看到每种社会现象自身的特点，即每种社会现象均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规律，都以自己的特殊功能为社会服务。

上述三点都属于社会现象的特点，语言完全具备上述三个特点。

语言是在自然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一般认为地球已有四十五亿年的历史了，有机物和无机物，空气和光，化学元素、粒子……这些自然现象早已存在，而人及其语言的产生则只是一千多万年的事情。^①

语言存在于人和人的关系之中，存在于社会之中，如果人和人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那就没有人的社会，语言也就没有必要了。不同人和社会相联系的任何声音，都不是语言。如风声、雷鸣、城市噪音、动物的吼叫等等。这些声音并不是语言，因为他们没有同社会联系起来，同人和人的关系没有任何瓜葛。人嘴里发出的单个音节（元音、辅音）也不等于语言，因为它不反映人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说：“语言必须是音节，但音节并不一定是语言。”道理也在这里。哭泣声、欢笑声、婴儿用手敲叩半张开的嘴“打哇哇”都不是什么语言。以上都

^① 国际上近年来认为，人猿分化是从腊玛古猿开始的，其时间大约一千四百万年前到八百万年前。

可以说明；不表达社会意义的声音就不是语言，因为语言是社会现象。

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汉语为什么和英语不同，并不是由自然条件或任何自然界规律所决定的。并不是由地理条件或生理条件决定的。并不是因为中国是大陆国，英国是大洋中的岛国。在美洲有不少人也说英语，中国的汉族、朝鲜族、蒙古族、藏族、鄂伦春族，在生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口腔的构造，脑髓的结构都是相同的。中国人可以学会英语，英国人可以学会汉语。在中国，少数民族可以学会说汉语，汉族也可以学会其他民族语言。这些都说明了语言不受自然界规律支配，而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是受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

语言同社会息息相关，共生存、同命运。只要读一下我国的《诗经》和《楚辞》、俄国的《伊戈尔王子远征记》、希腊荷马史诗就可以看到汉语、俄语、希腊语几千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语言的发展如果没有中国社会、俄国社会、希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那是不可想象的。某一语言的消亡，死语（鲜卑语、吐火罗语等等）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它们所依附的社会集群已经消亡。是的，语言（尤其在词汇方面）象一面镜子一样，反映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语言依附于社会，象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对语言的需求，语言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

总之，语言对社会的依存，社会对语言的需要，充分说明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

能。”^①

3.2 语言的接缘性

我们清楚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正确理解语言本质的起点，是深入探求语言本质的开端。

至于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还是众说纷纭的。过去有人说：“对‘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这一原理阐述得正确与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者的分界线。”这种提法显然是过分了，简单化了。我们认为正确地科学地阐明“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是揭示语言本质的核心所在。

卢梭(J·J·Rousseau)在提倡“民约论”的同时，主张语言是一种“民约”，这是对语言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解释。马尔在“语言新学说”中提出：“语言是上层建筑的范畴”。^②这又是一种解释。这两种解释都受到了各国语言学者的指责。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批判了马尔的错误观点，并引证列宁的主张：“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③进一步指出：“语言是工具，手段，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④这种解释的确突破了过去有关论述“语言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问题的旧说，从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方面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阐明了语言的本质问题。

但是，我们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却不应停留在这个基本点上。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语言本质，还必须把语言和自然界、人类历史及精神活动的关系搞清楚，进行确切的分析，不能简单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② 《马尔选集》，1930年，俄文版，卷1。

③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汉文版，第7页。

④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化；也就是要用辩证的观点，从实际出发，否则，会犯形而上学或片面性的错误。

1) 关于自然界·人类历史·精神活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的理论，是人类智慧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完整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精神活动，则是一切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

自然界在发展，人类历史在前进，精神活动在不断发达丰富，这些就是我们称为语言这种现象的实际背景。对自然界、人类历史、精神活动的本质的认识，对三者间的关系的正确理解，是人们正确了解语言的基础，是科学地解决语言学问题的理论基础。任何语言学家都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世界的本质做了全面的完整的科学分析。把三者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做了唯一正确的解释，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在一起的画面。”^①而语言学的研究必然要接触到这个“画面”——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实际上并不存在孤零零的语言。语言决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发音器官的生理活动，或机械的物理声音，也不是什么只有心理功能的结构等等。恩格斯老早就给一些语言学家的思维方式做出了结论：“因为他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了它们的运动。”^②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2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22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人类历史、精神活动的理论就是我们提出语言接缘性的出发点和依据。

2) 语言接缘性的涵义及其公式：

我们认为语言是一种接缘性的社会现象，这就是我们解决“什么样社会现象”的答案。那么，什么是接缘性呢？它的公式又是什么呢？

语言不仅和人类历史相联系，也和自然界精神活动有着固有的密切的联系。语言和三者的联系，都不是臆想的，可有可无的，而是注定了的，天然的。马克思恩格斯为表明这种联系，曾不得不用一个加了括号的字眼儿“纠缠”或“交织”。

——直到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字眼儿。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原理告诉我们，要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研究以下两组问题。

(1) 语言 and 自然界，语言 and 人类历史，语言 and 精神活动的关系。它们是怎样“纠缠”、“交织”的，语言和三者的联系的具体情况和特点。

(2) 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它们对语言的制约，语言对它们的反作用。

我们把语言的这种和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所特有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叫做语言的接缘性。

我们承认语言的接缘性，并不是说语言和这三者的关系是等同的，而认为，其中只有一种，是决定语言的本质的。首先这种决定语言本质的东西，不是自然界。因为语言没有产生以前自然界就早已存在了。自然界本身并不需要语言。其次，决定语言本质的也不会是单纯的精神活动。语言本身并不是精神，从语言是一种声音上看，它的存在倒是一种物质，一种振动着的空气层。语言只是精神活动借以存在的物质手段。语言

主要是社会现象，决定语言本质的是人类历史。语言同人类历史同时开始，也将同人类历史永远共存。因此，接缘性的公式应该是：



语言和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的关系（不包括语言的反作用）如果用线性逻辑，可大致表示为：

$$Z \rightarrow (R \rightarrow J) \rightarrow Y$$

如果去掉中间的一段 $(R \rightarrow J) \rightarrow$ ，只剩下：

$$Z \rightarrow Y$$

这是机械主义或自然主义对语言的理解公式。这个公式可以反映出机械主义或自然主义对语言学的根据和缺陷。说明他们为什么做出了成绩，但又有严重的局限性。

如果去掉前一段 $Z \rightarrow$ ，只剩下：

$$(R \rightarrow J) \rightarrow Y$$

这是反自然论，庸俗社会学或心理功能论的理解公式。这个公式反映出庸俗社会学或心理功能论的主要症结在那里。

另外，有一种倾向，是打算去掉前一段，也去掉中间一段，即去掉 $Z \rightarrow$ 和 $(R \rightarrow J) \rightarrow$ ，则成为：

$$(Y \rightarrow Y)$$

从语言到语言，这是主张搞内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者的公式。有人企图用这个公式去搞什么人工智能，机器翻译，而不打算做某些补充修正，那是行不通的。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人类历史、精神活动的理论，我们认为，语言是接缘性的社会现象。而主要的是人类历

史现象，离开人类历史，语言就毫无意义，也不可能产生和存在。

3.3 语言和自然界、精神活动的关系

1. 语言和自然界

语言和自然界的关系本来是很明显的。谁都承认语言是要用嘴去说，用耳去听，少不了脑细胞、神经元的活动，而且语言又总是离不开声音的。文字所记载的也还是有声语言。但为什么它又不属于自然现象而成为社会现象呢？它既然是社会现象，为什么还要考虑到它和自然界的联系呢？在语言身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界限岂不是暧昧不清吗？

我们必须排除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干扰，要充分理解人总是在利用自然界这个特点。在语言上，人又是在利用自然界。在这里充分利用着生理的、物理的、化学的，甚至分子原子的，一切可利用的东西形成语言。把口腔改造成发音器官，使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相配合同神经中枢形成特殊的语言机制系统。这个系统曾被叫做语言运动分析器。今天对语言的声音的物理特性，对神经细胞的化学特性都可以做出分析了。对存在于大脑皮层的和语言运动有关的部位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这一切都说明了人是在充分利用自然界，改造自然界，而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同时改造着自己。

人，就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自己服务这一点说，是反自然的，因为他是自然的对立物，所以马克思说：“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并通俗地举例说：“为了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语言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人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复杂成

果。反自然，或和自然相对立，正说明不但有自然，也有反自然，所以语言虽然是物质的，但又是反自然的。它是振动着的空气层，但它又不是自然的声音。说话时运用的是一些生理器官，但说话却不是生理现象而是社会现象。这一点，有点象人用木头做成桌子，木头的形状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的。语言是社会现象，但是，它仍是利用自然声音，还是肌肉的和神经系统的运动。

2. 语言和精神活动

精神是物质的高级产物，是神经细胞发展的结果，是“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正如列宁所说：“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①在这里人们往往只注意精神是自然的物质发展的结果和产物，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在这里也指出了精神的存在，它是和物质有区别的一种高级产物。精神活动（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等）是有其自己的内部规律的。精神领域是十分广阔的。人类生活，一天也离不开物质，同时也不能没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精神活动是比物质更复杂的东西。人类从达到“自我意识”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精神现象是愈来愈复杂的，人不仅是物质的生产者，也是精神的生产者，思想生产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出“劳动力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合”。人的思维能力，意志和性格等一系列心理现象和逻辑现象，社会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各种意识形态，都属于这个领域。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专门研究精神领域的。精神现象使我们感觉到，它和物质的关系有点象水中的倒影，在一定条件下，湖中的倒影会比岸上的原物更美丽动人。精神活动存在于语言中，所有这一切精神活动，精神现象，精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神力量，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精神财富，都是同语言分不开的。人类如没有语言就没有这一切。没有语言，人的大脑就失去概括能力，就没有办法去掌握世界了。观念，意识，思想，都将无法产生，无法存在，无法发展，即离开语言，人的精神活动无法存在，精神生产也将停止。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曾把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精神活动叫做“语言中的精神生产”。^①就是说这种生产是在语言中进行的。这些精神产品，精神财富都是反映在语言之中的。语言同精神的这种特殊关系必须在研究语言时予以充分的注意。如果在语言研究中硬要排除这种语言和精神的联系，那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甚至连概念、判断、推理、想象一类的逻辑现象，心理现象也将无法理解。

综上所述，语言和自然界、人类历史、^②精神活动都有着不同性质的不同情况的联系，从而使它成为一种具有接缘性的特殊社会现象，并以此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

§ 4 语言的物质性

语言是物质的呢，还是精神的呢？这又是揭示语言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进一步说明语言这种接缘性的社会现象的属性问题。

4.1 三种看法

我们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有三种：语言是物质的；语言是精神的；语言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每种主张还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说法。如主张语言是精神的人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页。

^② 语言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另辟《语言和社会》一章给予说明。

A·施莱格尔说：“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我们研究的与其说是语言的物理事实，不如说是抽象的语言”。他认为语言虽然是功能系统，但它不是物理的而是抽象的，是“精神”结构。乔姆斯基的主张看来似乎更难以确定。因为他口口声声是主张分析语言结构的，但我们仔细分析其下列观点，依然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语言是精神。乔姆斯基认为听到和看到的语言是由观念的，存在于物质基础之外的“深层结构”孳生的。这种“深层结构”是天生的，它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语言发挥交际职能的基础。而语言学理论是“心智理论”，因为它所研究的是如何揭示支配实际语言运用的“心智现实”。无怪乎乔姆斯基曾自称他的主张为“心灵主义”了。^①主张语言是物质的人们中间，也是颇有分歧的。如除掉马克思主义主张语言是物质之外，还有自然主义和机械主义也主张语言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前者如德国的语言学家葆朴，就是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和动植物一样的有生命的有机的自然物体。“必须把语言看做是有机的自然物体，也就是在一定法则下形成的有内部生命的原理的”^②。后者如美国的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主张：“语言使一个人给予刺激(S)时，另一个人能作出反应(R)”^③把语言过程看成是机械运动。他认为在语言学中应尽力排除心理学因素。最后还有一种主张是语言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语言的声音是物质的，但语言的意义是精神的。

4.2 语言的时空性

任何物质都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它的存在形式，语言亦

① 乔姆斯基的理论基础是摇摆不定的，我们这里暂不对他的理论体系做分析评论。

② 1836年葆朴《元音组织》第1页。

③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英文版。

然。每个词、每句话都是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中。物质都是有结构的，语言也是一种由语义与词语组合而成的结构体系。物质是一种运动过程，语言也无非是一系列的运动过程，不过，语言和言语活动同一般物质比较起来是有其特点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和精神是有特殊联系的，即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物质。^①正因为这点，所以才有人误认为语言是精神，或一半是物质一半是精神。实际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它是和精神有联系的物质。对语言来说，物质是本，而精神则是末。如果把语言当做精神则不但是本末倒置，而且是以末代本。说语言是一半物质一半精神，则是本末不分。

语言和精神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它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认为，精神和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产物。在这里是讲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他们在进一步阐明精神必须和物质“交织”在一起时，又用了“纠缠”这个字眼，去说明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物质，它始终和精神“纠缠”在一起。反过来说，精神只有和语言“纠缠”在一起，“交织”在一块儿时才能存在。他们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②这一著名的概括不仅指明了语言是物质的，也如实地反映了语言和精神的特殊关系。

4.3 接缘性的物质

我们在研究语言这一接缘性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现象似乎也具有接缘的性质，最明显的是心理现象（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思维现象（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它们都同自然界、人类历史、精神活动有着固有的联系。但是，它们同

① 详见《语言和意识》一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34页。

语言不同，各有特点。语言的接缘性是与自然、人类历史、精神活动三者接缘，而心理现象与逻辑现象的接缘性主要是与自然、人类历史这两者接缘，由于它们本身就是精神活动，这是其一。语言这种接缘性的社会现象的基本属性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心理、逻辑这类接缘性的社会现象的基本属性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这是其二。最后，语言的物质性可以分切为语言的各个组成单位，可以作为一种信息载体被运用着，这一点也是同心理、逻辑现象不同之处。

过去对语言本质的研究，只注意解决语言是什么现象问题（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而对语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一关键问题缺少分析，殊不知这是解决语言本质问题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只有既解决了语言是什么现象问题，又解决了语言是物质还是精神问题，语言基本属性才能得到全面的揭示，语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的问题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我们的结论就是：语言既是接缘的性，又是物质的，这是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基本属性。

§ 5 语言的共有性

语言从产生那天起，就象空气和阳光一样为人类所共有，一旦某种语言只为少数人所有，甚至据为己有，那它的生命也就衰竭了。这一点早已被语言研究者所公认，回顾一下语言学史便会发现：尽管在语言是什么和什么样的现象问题上，有过争议，甚至众说纷纭，可是对语言的共有性是没有异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在这里重提这一问题呢？

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的马尔，由于把语言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从而导出语言是属于阶级的结论。在一段时间内

“语言阶级性”的公式代替了语言的非阶级性公式。所以，今天仍有必要对语言的共有性作一分析，以消除“语言阶级性”公式的影响。

5.1 共有性是语言的重要特点

语言的共有性同语言的接缘性和物质性直接相关。如前面所论述那样，接缘性的核心是它的社会性，而共有性则是语言社会性的体现；物质性也是不受某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的，而语言的共有性则是语言物质性的派生，可见，共有性乃是语言接缘性和物质性的体现与派生，因此，我们既不要把它与接缘性和物质性并列起来，当作同一平面的问题，也要看到它同接缘性和物质性的密切关系。

语言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由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产生那天起直至现在以及将来，都是为大家所需要、大家所共有的“公器”。语言是“公器”这一特点也同其他社会现象划清了界限。过去把这一特点一般都用“全民性”或“社会性”去表明。这两种表达似乎不够妥当、确切。称作社会性，其含义太笼统，而且也容易同其他社会现象混淆，因为其他社会现象也具有社会性，没有不具有社会性的社会现象；称作全民性，其含义更容易使人误解，是指世界之“民”，国家之“民”，还是民族之“民”，显然是不准确的。

5.2 共有性的不同形态

语言的共有性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语言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不同形态：氏族阶段表现为氏族语言，部族阶段表现为部族语言，民族阶段表现为民族语言等等。形态尽管不同，但其共有的特点没有丝毫变化。语言这种共有性一旦丧失，归为己有，那就不成其为语言了。记得在列·托尔斯泰的庄园里，有一个鞑靼人，叫 Юфан (尤范) 的工人。他耕田的时候，把肘部

撑得大开。列·托尔斯泰的儿子也有时拿起木犁模仿尤范的样子，从此他们家庭里便产生了一个新词 юфаниствовать（尤范式）。但这个词只限于家庭里使用，根本没有共有性，因此这个词很快就消失了。但是，语言只要有一定数量的集群来使用，它就有了一定的共有性，从而这种语言也就是一种存在形态，不能被排斥在语言之外。象方言、土语以及行业语就是。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语言的共有性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超阶级性。^①从无阶级到有阶级，从有阶级到阶级的逐渐消亡，在这个全过程中，语言的共有性始终不变，即在阶级社会中也是超阶级的。语言在阶级社会中一视同仁地为社会不同阶级所运用，这突出地证明了语言的共有性质。

5.3 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语言的共有性都是通过每个说话人表现出来的，而每个说话人所说的话又必须符合集群的共有性，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语言和劳动一样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的东西。如果人只是单个的而不生活在一个集体中间，语言是多余的，是没有用的。劳动的发展使社会成员更密切地合作，人们意识到，个人之外还有一个集体，没有集体，个人是不堪设想的。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即社会）的发展。而语言就是在这种具体环境中出现的，可以说语言的背景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公和私的统一。语言决不是个人的独占品，语言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它是共有性的东西。语言一直成为人类生活的必备条件，也正是因为它的这种共有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才说语言是社会性的，这里包括各种不同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语言可以是民族的，地区

^① 语言的超阶级性，详见《语言与阶级》一节。

的，行业的，但决不能是个人的。因为它是满足在一起生活的共同体的社会需要的，它使不同年龄，不同教养，甚至不同时代的人可以相互交往。任何语言，在任何时候都必定是非个人性的。相反，语言如果一旦变成个人的东西，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们在这一章里，试图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语言的基本属性问题：第一，说明语言不是自然现象（尽管它具有自然属性），而是社会现象，进而说明语言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尽管它具有社会现象的特点），而是接缘性的社会现象，从而回答了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问题。第二，提出了语言是物质而不是精神的问题，从而把语言这种接缘性社会现象同其他具有接缘性的社会现象（如心理现象、逻辑现象等）区别开来：接缘性的语言现象是物质，接缘性的心理、逻辑现象是精神，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语言的基本属性。第三，阐明语言的共有性，从而同其他非共有性的社会现象区别开来。

以上三点是揭开语言本质属性的三把钥匙，也是研究语言的“纲”。只有对语言本质这一问题有个清醒、明晰的了解，才可能高屋建瓴地解决语言的职能、语言的结构体系、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语言的研究方法诸问题。

思 考 题

1. 我们是否可以从过去的和当代的有关语言本质问题的答案中吸取些合理的东西呢？
2. “狼孩子”和“森林人”的故事在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语言理论问题？
3. 美国居民中有来自欧罗巴和阿非利加，有来自亚洲等等。可是他们却操着同一种语言——美国式英语。这种有趣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类似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否存在？举例说明。

4. 婴儿开始学话时候往往发出以轻唇音为首的音节，如ma-ma, pa-pa, na-na等，这是一种现象。另外，这些音节又往往同“妈妈”“爸爸”的意思联系着，如汉语妈妈（ma-ma），俄语мама（妈妈），英语mama（妈妈），汉语爸爸（baba），俄语папа（爸爸），英语papa（爸爸），这又是一种现象。还有俄语中的ма-ма是“母亲”的意思，在格鲁吉亚语中则是“父亲”的意思，而在土耳其语中又是“祖父”的意思，这也是一种现象。请你把这三种现象同“生而同声，长而异俗”的道理联系起来想一想：各民族的语言之间到底存在不存在基本相同的“婴儿语”？

5. 狼会扮鬼脸，高声嚎叫，发出呜呜哀鸣，将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皱鼻，竖起双耳，用鼻子相互碰撞等。经过训练的金鱼，看到红旗会结队而来，看到白旗会鱼贯而入。蚯蚓喜暗不喜明，经过多次试验，把它放到明亮的地方，反复刺激多次，它会一反常态地“弃暗投明”。动物的这些表现和活动，都属于哪一类信息？狼的各种叫声同人的语言有何区别？

6. 从信息活动的角度分析，动物的声音信息同人类的语言信息有哪些区别？

7. 举例说明人类是如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形成语言的？

8. 人的喘气声、叹息声、欢笑声、吼叫声……同语音是一码事吗？起刺激作用的单纯的物理声音同语音有什么不同？

9. 在听到不熟悉的语言时，虽然听见了一串串的声浪，但是你却不懂得它的意思。这种现象应作何解释？

10. 结合语言接缘性公式的学习，试说明语言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是本质的、主导的道理。

11. 语言的物质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试举例说明？

12. 从小说《红旗谱》有关朱老忠与冯兰池的说理斗争的描写中，你能举出一、二例来说明语言的共有性吗？另外，从话剧《日出》中找出一些说明语言共有性的例证。

二、语言的职能

要 点

没有脱离社会的语言，也没有离开语言的社会。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形成、发展的进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人类的产生意味着人们交往的开始，而语言则是交往的纽带，成为人类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具有多种职能，但是最主要的是它的交际职能和体现思维的职能，以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

语言这种交际工具是人类所独有的。有人把动物的叫声说成是语言，这是抹杀了语言的社会职能，也降低了语言的巨大作用。人们的交往可以利用其他一些手段，但是最基本的、经常起作用的还是运用语言这一工具。交际职能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语言的生死存亡决定于这种交际能力。

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借助语言进行的。世界上不存在非语言的思维，思维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不仅是思维形成、表达、感受的工具，而且也是发展思维、提高认识能力的武器。幼儿认识事物的过程，成人学习知识的过程，或者由丧失语言能力而引起的呆滞现象，都说明语言在人类认识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人类的物质生产也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在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既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前者如协调生产关系方面，后者如语言作为一种物质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语言种种职能的内部关系是：交际职能为主，其他职能为辅；体现思维的职能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都是交际职能的具体化。

语言这种接缘性的社会现象，对人类社会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的职能又是什么呢？

从呀呀学语，到老，一直到死，除了聋哑人之外，人们都在说话。“也许由于它太平淡无奇了，我们对语言很少注意，把它只看成象呼吸或者走路那样理所当然的事”。^①看成一件普普通通、无关宏旨的事。这是大错特错了。一般人常常有种习惯看法：耸人听闻的事才是大事，日常习见的事就是无足轻重的琐事。衣、食、住、行、说话……远不如探险、火箭发射、人登其它星球那样重要，那样引人注目。我们在从事某项科学研究的时候，必须跳出这个习惯势力的圈子，重新观察一些现象，看一看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马克思正是这样做了，他从亿万人看过千遍万遍的“琐事”——生产和谋得方式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研究语言也应该这样，从一个新的高度去认识语言的作用以及它的职能。

语言无处不在，无时不用，这是语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从动物的简单的发音和叫喊到人类的复杂的发音和音节语的过渡，同从无生命物质到有生命物质的过渡，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都是生命史上的巨大飞跃。恩格斯早已发现：语言是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条件和规律，而且是在语言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②这是对语言的重大作用的揭示。1950年斯大林在《马

①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版，1980年，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09页。

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对语言的作用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他说：“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离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作胜利的斗争并达到我们今天已有的进步的力量之一。”这是对语言作用的总的评述，也是我们研究语言作用的出发点。

语言的作用体现为语言的职能。任何事物的职能都是各种各样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手的职能，它既是劳动的工具，又是自卫的武器；既是指示的工具，又是表情的手段，等等。语言的职能也不是单一的。有些职能已被发现，有些职能尚未发现。尽管语言的职能是多方面的，但它的本质职能则是交际职能。因此，我们在了解与研究语言职能这一问题的时候，既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把交际职能当作语言的唯一职能，也要避免把语言的各种职能不分主次并列起来的倾向。

§ 1 作为交际工具的职能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这一论断，从人类历史角度对语言的职能作了本质的揭示，说明语言是人们交往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不是辅助性的。斯大林又进一步阐述：“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①

1.1 人类交往的工具

人类祖先为了获得社会有益的成果，只有依靠集体。是集体增加了他们的力量，是集体需要交往的工具——语言。在德语里，“社会”（gesellschaftlich）一词，原来的含义是“交谈者”、“社交宴会”。这说明交往、社会、语言是互为条件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紧密相关的。语言从产生那天起，便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为社会服务，活跃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中：生产（物质的和精神的）的领域、阶级斗争领域和日常生活中。

人类的产生就是交往（交际）的开始。人群与猿群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群意味着交往，而交往的纽带是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猿群意味着接触，其接触的纽带主要是动作、表情以及含混不清的叫声。^①当然，人群的交往主要来源于人类的集体劳动，猿群的接触主要来源于对自然物的搜集。因此，语言是在人群“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象许多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②可见，语言产生于交往，又服务于交往，交往的职能象一条红线，贯穿在语言活动的始终。猿群则不同，“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③但是，一旦狗和马或其他高度发展的动物同人的接触频繁起来，经过人的驯养，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动物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门发展得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④这种现象，从反面也证明语言产生于社会人群的交往的需要，从产生那天起

① 可以把动物的叫声和动作看作是一种信号，但这种信号表达的只是自身的情绪状态，这种状态的传递也可以使同类动物进入这种状态，只此而已。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7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就是人类交往的工具。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①象某些澳洲的初民社会里，语言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没有交际工具——语言，人群之间的交往就成为不可能，从而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就成为不可能。

1.2 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人们采取许多方法进行交际，可以采用打手势、面部表情、特殊符号（海上旗语、交通信号）等等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起交际作用的手段称作姿态信号。这种姿态信号只限于用姿态来表达一定的感情和简单的意思，而要用它们来表达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抽象的概念，那是非常困难的。同姿态信号相对而言，我们可以把语言叫做词语信号。词语信号不仅能表达一定的感情和简单的意思，而且能表达丰富的感情和复杂的思想。“的确，语言历史，是人民的编年史，是人民的生活、感情、希望及志向的反响，是人民的灾难和痛苦、欢乐和成就的反响。所以，人们通过语言说出思想，表达出情感及意志。”^②只有词语信号——语言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交际需要，其他办法（例如姿态信号等）都不能象语言那样担起人们交往的重任。因此，我们说语言是一种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他手段同语言比较起来是辅助性的，次要的；而且其他手段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起一定的极其有限的交际作用。现代信息科学的发展也证明：姿态信号在信息量上远远低于词语信号，而且人的其他信息活动又都是模仿语言的结果。信息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② （苏）加尔金娜——非多鲁克：《语言是社会现象》，时代出版社，第42页。

语言的“仿生学”，①即对语言的模拟、演绎的结果。

资产阶级某些语言学家也发现了语言这一重要职能。例如卡西勒（E·Cassirer）在《语言与客观事物世界》一文中指出：“它本身就是创造这些客观事物的媒介，从一种意义来说，它是最优秀的媒介，是征服和构造一个真正的客观事物世界的最重要的和最宝贵的工具。”但是，由于他的理论是建筑在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从而把语言的媒介功能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并为康德派提出的“客观的世界是人的主观综合能力所造成”的谬论寻找根据。他说：“说实在的，社会世界是由语言逐渐地加以打开和征服的。”这里，卡西勒把语言的最重要的职能归结为创造客观世界，而不是交际。他的唯心主义公式是：语言帮助思维去创造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这不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创造客观”的唯心主义图式吗？在这里语言再不是交际的工具，而成为创造客观世界的原动力了。当然，这个图式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没有语言就没有社会”的原理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我们指的则是语言在社会成员间交往过程中的媒介作用——交际职能，而且这种交际职能是依附于社会，依附于人们的交往，语言同社会、人们交往相比则是第二位的。

凡有人群的地方均有交往，而交往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就是语言。语言活动的社会领域是多方面的，其作用也是经常的、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把语言称为“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或武器”，叫做“宣传工具”等等，实际上，这也

① 简单地说，仿生学是模仿生物来建造先进技术装置的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仿生学是本世纪中期才出现的。我国著名工匠鲁班发现草叶边缘上长着许多小齿，从而得到启示，发明了木工用的锯子，这就是一种仿生学。

都是交际职能在社会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只是有所侧重有所强调罢了。至于有人把语言单纯视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则是片面的，因为“表情达意”成分只是语言交际内容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从说话人一个方面来说的。如果语言一旦失去交际职能，那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表情达意”了。但是，有一个时期在强调语言的交际职能的时候，却否定了语言的“表情达意”的作用，这同样也是片面的。

1.3 语言的命运所在

交际职能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或者说，语言的交际力就是语言的生命力。某种语言的分化和统一，生死存亡，它的根本标志就是视其交际力如何。交际力不断增强和扩展，是语言丰富发展的标志；交际力逐渐缩小和减弱，是语言衰亡的前奏。语言不是生物有机体，也不象生物那样新陈代谢，有童年、壮年、老年以至死亡，语言是社会现象，它的新陈代谢的决定因素是人们的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力。语言无所谓童年、壮年、老年，它既可以“长生不老”，永远处于“青春”时代，又可以夭折，很快衰亡，其关键在于：交际力是否存在和发展。汉语、英语、俄语等语言之所以发达，其根本标志、直接表现是这些语言的交际职能越来越增强，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从而其生命力是旺盛的；象拉丁语、鲜卑语、满语之所以逐渐消亡，当然同它们所依附的社会集群的消亡紧密相联，但是，其根本标志，直接表现则是这些语言逐渐丧失了交际职能，使用的范围越来越窄小，从而其生命力也逐渐衰竭。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也发现了语言交际力的关键作用，他说：“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它起作用的方式有两种。有时是消极的，每当创新在某地出现的时候，它立即加以扑灭，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有时是积极的，它接受和

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①同时，也发现所谓语言的“乡土根性”之所以长期存在，“只不过是每一地区所固有的交际力量。”^②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有时出现一种语言复苏的现象，即某种语言曾经“衰老”，濒临死亡的边缘，后来又“返老还童”复苏起来。例如，我国在解放后，克服了旧社会统治者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对某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吞噬”，使这些语言在党的民族语言政策指引下，逐渐复苏起来。语言的“衰老”和复苏，其直接表现、根本标志仍是语言交际职能的复苏，语言交际力的重新获得。

在人类社会范围内，语言的交际职能是统辖一切的，或者说，语言同人类历史的接缘性质所产生的交际职能是语言其他职能的依据和生命线。

§ 2 体现思维的职能

人类的精神活动是藉助语言进行的。语言同人类精神活动的联系体现为思维的职能。有的语言学家从语言对精神活动的作用着眼，称语言为体现思维的工具。^③有的学者称“语言是精神的工具、思考的武器。”^④

2.1 思维与思想

“思维”指人们反映客观事物的一种抽象概括的能力及其过程。^⑤它与“思想”不同，思想指人们在意识中对客观事物

①② 《普通语言学教程》1980年商务印书馆，第287页，第291页。

③ 见高名凯：《语言论》。

④ （日）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第四节。玉川大学出版部，1977年。

⑤ 这里的“思维”系指概念的词的思维。至于非概念的非词的“分析与综合”能力和过程，不是论及的内容。

的反映和认识。当然，思维和思想有着紧密联系，思想是思维的结果，但二者并不是等同的。思想因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不同而有所不同，思维则不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不同认识而改变自己的性能——概括能力及其过程。例如，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而人们的思维则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阶级烙印。无产阶级考虑问题，开动脑筋，依靠的是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以及思维的基本规律。同样，资产阶级考虑问题，开动脑筋，所依靠的仍是思维的形式以及思维的基本规律。

思维虽然是脑髓的产物，但它不是生理上的分泌物，而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依靠语言对客观事物进行抽象概括的独特运动形式。

思维与思维着的器官——大脑，思维与思维的对象——客观事物，思维与思维的负荷者——语言，这是思维中的三组矛盾，每组矛盾又都充满了复杂的关系。我们这里仅就“思维与思维的负荷者——语言”这组矛盾略加分析，而且只着重于语言如何形成、体现、表达思维的物质作用方面，而不是语言与思维之间关系的全部。

2.2 语言是思维得以形成的工具

思维是怎样形成的或如何获得的呢？人没有停止在对周围事物的直接感受上，而是超出感觉经验的小天地，深入到任何感知所达不到的事物本质之内，也就是说，人具有反映周围事物的新形式，它可以超越感性经验之上而形成新的抽象概念，能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正如苏联心理学家A·P·鲁里亚所说的那样：“人不同于动物，他的认识活动具有全新的形式。”^①实际上，这种全新的认识形式就是思维。

^①鲁里亚：《语言与意识》第一讲《语言与思维问题》，莫斯科，1979年版。

这种全新的形式（思维）是如何获得的呢？一种解释是：理性认识或范畴形式是存在的，但它们同感性认识或直觉形象无关，认为“思维进行的过程中没有直觉形象或词语的参预，因而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而且断言，这种高级精神活动只能描写，不能分析，是完全属于“彼岸”的东西。符茨堡学派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①

一种解释是：思维中的一切都是在感性经验中有过的，思维只是感觉形象的联想，否认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在质上的差别。联想主义心理学派就是这样主张的，他们把复杂的高级精神活动过程归结为感觉形象的联想过程。

一种解释是：人的复杂的思维形成以及它的活动的基因，不是在大脑中，也不在精神中，而是在超出机体外部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人类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

这几种解释，对我们研究思维得以形成的原因均有启发，但每种解释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人的思维到底是怎样获得的呢？迄今为止，还没有条件对其形成过程作具体描述，但是，它所获得的条件和原因还是可以探究的。

这里不拟研究思维形成的生理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无疑它们是重要的，没有它们也就没有思维。这里只就思维得以形成和活动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即语言，作一分析说明：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或武器。

从意识发展的历史来看，^②思维意识的出现是一次极其重要的飞跃。在这次飞跃中，人学会利用自己发出的声音把复杂的客观事物在感知的基础上概括抽象起来，分切开来，使之成

① 鲁里亚：《语言与意识》第一讲《语言与思维问题》，莫斯科，1979年版。

② 意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总的反映。意识与思维不同，思维只是意识的一种，详见本书“语言与意识”一章。

为代码体系，即靠语言对感性认识进行加工，经过加工，人的意识能力空前提高。人们运用语言这一工具，可以使客观对象抽象化，从而作为一种符号进入人的精神领域内。高不可攀的“珠峰”和肉眼不识的“微生物”，都可以凭借语言进入人的意识中。思维意识并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神秘莫测，也不是什么“黑箱装置”，而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具有它的特性：客观事物、动作、状态和关系同人的口腔发出的声音在大脑中建立起联系，达到“去粗取精、取伪存真”的新阶段（在人脑之外，客观事物同声音是建立不起任何联系的）。

在语言与思维的联系中，我们应当承认：物理声音变为语音，这是一个飞跃，思维中的概念变为语义，又是一次质变。前者飞跃的标志是声音的意义化，后者质变的标志是意义的语音化。

总而言之，人类的精神活动总是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作为精神活动的内容之一的思维，一开始就同语言交织在一起，即依赖语言而产生。

作为“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思维，是依靠语言变为现实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①这一精辟论述，既同非语言的“抽象的和纯粹的思维论”划清了界限，也同“语言是出声的思想，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的主张区别开来。

人们往往以为思想^②是现成品，它赤裸裸地存在于脑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5页。

② 思维、思想这两个词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特指内涵，但是它们同语言的关系，则是相同的。它们的形成、进行及其结果，总是同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总是作为精神活动为一方，语言作为它们的物质为一方“纠缠”在一起的。

中，当需要表达它的时候，才给它穿上语言“外衣”表达出来。美国的爱德华·萨丕尔就主张：“语言只不过是件外衣”、

“思维不和语言手拉手地颠簸着，而只轻飘飘地骑在潜伏的语言的顶峰上。”^①这纯粹是一种误解。只要认真考虑一下便容易发现：准备好了的现成的赤裸裸的思想并不存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②离开语言的纯粹的思想是不能形成的。例如，我们在想“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是凭借“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四个词并把它们组成句子而形成和实现的。尽管完全处于默想，没有声音，没有明显的器官活动，但是无论如何“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思想是靠语言而物化，它只能存在于这句话中。科学实验早已证明：默想也只能凭借储存在脑中的词语和句子，否则便不复存在。虽然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发音动作，但是运动神经的兴奋却是活跃的，在默用着词语。例如，在你默读一篇动人的文章之后，或者深思一个问题之后，你的发音器官，特别是喉头，往往感到疲乏，就是证明。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杜林，有意歪曲语言同思维的辩证关系，武断地认为，语言对思维来讲，纯粹是外在的，说什么“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么他就不懂得什么是抽象的纯粹的思维。”^③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的马尔也认为，思想可以赤裸裸地单独存在，提出：“语言仅仅是表达现成的思想的一种手段。”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对杜林、马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进一步阐述了思维对语言的依赖性。他说：“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

① 《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10—11页。

② 转引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页。

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没有语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化身，也是思维存在的物质形式，这一命题在这里被分析得多么深刻和透彻。

至于语言是感受思维的工具，是容易理解的，要了解他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人们的思想交流、知识的传授、经验的获得，都要在思想物质化的基础之上的，即是成为可以“捉摸”的东西以后，才能被人接受和理解。《三板腔》相声有一段插曲，大意是：一方自嘘为“张口就知道”，另一方却故意为难。结果一方只张嘴巴不说话，“张口就知道”这一方变成了“什么也不知道”。最后，“张口就知道”不得不退而哀求对方：你要说出“词”来。我们从中也可以体会到上述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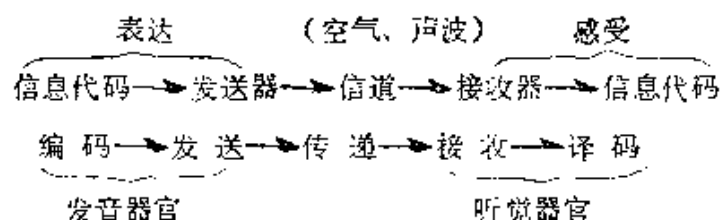
表达和感受是两种不同的能力，表达与感受各有自己的特性。信息科学的发达，使这种区别更加明显起来。

制定编码，是思维的形成。有了编码不等于去运用这些编码去交往。运用编码，即思维的表达，是另一种能力。言语活动是一门学问，总的可分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这种能力都要在反复的实践中或经过特殊训练才能获得。接受代码，即思维的感受，是另一种能力。接受能力同原有代码的储存量有关。你有多少代码就能接受多少，这是相互的，双向的，反馈的。例如，你只掌握500个日语词，你就只能懂这500个，以外的完全不懂。日本人有全部码本，而你的库存只有他们的很少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一部分，那当然人家说的，你就不会懂了。电报也是这样，甲方码多，乙方少，那甲方的意思乙方自然就译不出来了。

思维活动与信息活动的关系可以用下图示之：



思维的形成、表达、感受这三个方面在正常情况下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但三者又是各自独立，有区别的。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心理活动和信息活动的论述，以及人们日常的交往活动，都证明思维的形成、表达和感受是离不开语言的，思维是凭借语言而物质化了的。

2.3 人是词的动物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巴甫洛夫——苏联著名的生理学家、辩证唯物主义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奠基者，提出了有名的“第二信号系统”学说，科学而形象地证明了“语言是思维形成的材料和手段”这一命题。

他依据刺激高级神经活动的刺激物的性质的不同，把高级神经活动分为两个系统：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由实物所引起的高级神经活动是第一信号系统，由语言、文字所引

起的高级神经活动是第二信号系统。

第一信号系统的刺激物是周围环境或活动——能感觉到的（看、听、嗅、触……）实物，其中包括先天本能的反射所获得的和由后天训练（经验的）所获得的，或在特定的环境中某一实物代替另一实物所获得的，①均包括在第一信号的系统之内。巴甫洛夫把现实实物的反射和刺激（既包括本能的，也包括非本能的）统称为第一信号系统，这一系统是动物和人所共有的。

人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对外部客观世界直接刺激的反射）外，还有第二信号系统，即引起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言和文字（信号的信号）。第二信号系统的反射同第一信号系统的反射比较起来有着质的差别：一个是用概括了的词以形成思维，一个是用具体的实物以形成综合分析的能力，即“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②人对外界具体对象除有所反射之外，还可以用它的代理者——词语来反映、代替它们。例如，用“梅子”一词反映、代替客观存在的一切“梅子”（大的、小的，……）。吃过梅子的人们，当听到“梅子”这一词的时候，他们便会流出唾液。“梅子”成了信号的信号，它已远远超过了作为梅子的实体，已把现实对象抽象化，从而构成了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神经活动，形成了思维。“谈虎色变”和“听梅止渴”③的故事都说明了“词”乃是形成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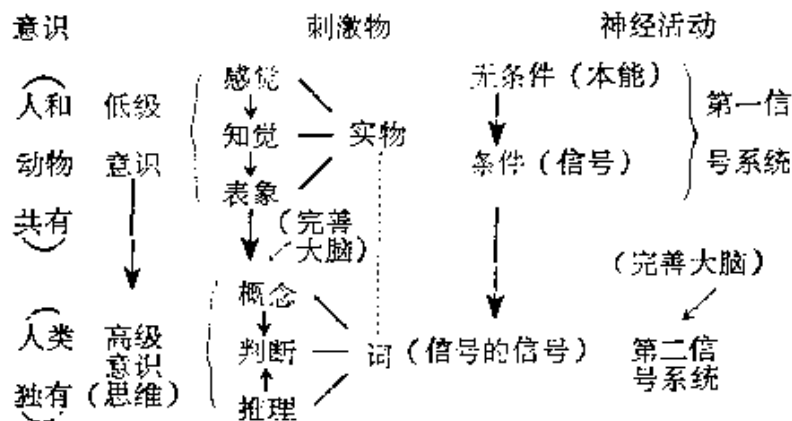
① 在狗吃肉而引起唾液分泌的同时，铃声出现。这样反复多次，铃声便同肉建立了联系——听觉和味觉同样受到刺激而在中枢神经相应区域内形成了两个兴奋中心，建立了“传导体通路”。之后，狗只要听到铃声一响，即或肉不出现，也会流出唾液来。因为听觉神经兴奋与味觉神经兴奋已经相通，只要二者出现一个，也会同样兴奋起来，人们把代替肉的铃声称谓信号，这种信号乃是由后天训练而获得的。

② 有人把这种认识能力或意识叫做形象思维或低级思维。本书所使用的“思维”这一词均指抽象思维或词的思维。

③ 《世说新语·假谲》：“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信号系统的刺激物。

下面的简图可帮助我们理解词（语言）是抽象思维的承担者这一道理：



巴甫洛夫在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中，对于语言在思维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的作用，作了精辟的说明：“人是具有高级思维的动物”，“语言是第二信号系统得以形成的工具”。最后他说：“人是词的动物。”

2.4 语言是发展思维的武器

语言不仅是思维形成、表达、感受的工具，而且也是“发展自己思维”、提高认识能力的武器。正象日本学者浜田正秀所说的那样：语言是“能装建和导游精神世界的宏大殿堂”。^①语言的创造性就在于“以某种方式将现实存在的诸现象改造成为意识范畴”。^②

人的手势一般来讲，只能指点眼前的以及目光所及的事物，而语言却能标示目光所不及的遥远的和极微小的存在，并能指示流逝了的往事和未来的远景。著名心理学家J·皮亚杰也承认：“语言能在广度和速度上增强思维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

① 《文艺学概论》（玉川大学出版部，1977年版。）“两种精神武器”一节。

② В·Л·Звезницев：《普通语言学纲要》，1962年莫斯科大学出版。

疑的。”^①

语言是标记客观事物的，客观存在着“桌子”、“牛”、“水”等事物，语言中才有“桌子”、“牛”、“水”等词。这说明语言中的词汇单位对客观存在、对人们的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至于语言拥有的名称系统（词汇系统）反过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则论述得很少，而且这正是我们在研究语言发展思维、提高认识能力的过程中应该十分注意的问题。

众所周知，眼睛的辨色能力很强，可辨出“五光十色”。但是人类在语言中却用为数不多的词来称谓各种颜色（红、绿、蓝、白、黑等），而且色彩名称在各种民族语言中也很少相同。这些无疑影响着人们的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美国某些语言学家认为：色彩的词制约了色彩知觉的过程，制约了人们对色彩的区分和分类。例如，在苏联境内，南方和中央一带的民族语言里只有一个表示白色的词，而北方一带的民族语言里表示白色的词至少有10—12个（新下的大雪的白色、软雪的白色、溶雪的白色，等等）。^②

幼儿认识事物的过程，成人学习知识、掌握先辈们积累起来的经验的过程，都说明语言在人类认识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儿童认识力的获得和提高，没有语言的媒介，那是不能实现的。儿童是在同成年人的交往中发展自己的思维、提高自己的认识力的。母亲对幼儿发出言语指令（拿花、举手、苹果在哪儿？等等），引导儿童注意力，随之完成这些言语指令。幼儿这种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动作的完成，都是以母亲言语开始，

① [瑞] J·皮亚杰：《儿童心理学》，1980年商务印书馆，第65页。

② 词汇系统对人们认识的制约性，在本书“词义体系的比较”一节中还要谈到。

而以他自己的动作结束的。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需要反复地加以引导：开始，母亲的言语信号总是伴以姿态信号，逐渐减少姿态信号，最后去掉姿态信号，只靠词语信号。言语信号可以摆脱直觉的姿态信号的束缚，可以逾越姿态信号所具有的时空的范围，可以离开姿态信号所进行的连续方式，而使思维力和认识力大大地扩展起来。“语言不同于表象和其他信号工具，因为表象和其他信号工具是根据个体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则是在社会上经过人们精心制成，并包含着一个为思维服务的、标志认知工具（如关系、分类等）的完整体系在内。”^①实际上，语言是幼儿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工具和武器。

成人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语言（已感受的被贮存起来的），去学习理解人类过去历史上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是语言这种媒介物保证了各个时代在精神上的继承性。先代人所获得的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秘密，而是发展我们的思维，提高人们认识力的基础。语言在认识中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对新一代的教育过程中。受教育的年轻一代是通过语言（有声的，尤其是书面的）来学得前辈人的知识和经验的。苏联学者乌申斯基在论述语言对认识的巨大作用时指出：“人类一代一代地把深刻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各种历史事件、信仰、观点，已成陈迹的悲哀与欢乐，都收入祖国语言的宝库中，——简言之，人民精心地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痕迹都保存在民族语言中。语言是一条最生动、最丰富和最牢固的纽带，它把古往今来世代代的人民连结成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活生生的整体。”^②

① 【瑞】J·皮亚杰：《儿童心理学》，1980年商务印书馆，第66页。

② 【苏】乌申斯基：《教育著作选集》，国立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45年版，第206页。

总之，没有语言的参预，思维的形成和发展，认识能力的提高，是不可思议的。语言中反映着整个精神世界。

§ 3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

语言同物质生产领域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在组织社会生产、协调生产关系中的职能和作用；另一方面是语言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前者对物质生产来讲，是间接的作用或职能，后者对物质生产来讲，是直接的作用或职能。语言在组织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是明显的，也是研究得比较充分的。谁都清楚，“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生存。”^①而语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虽然随着语言信息手段的发展，对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至今研究得还很不够，这一命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本节也只能谈个轮廓。^②

3.1 语言与生产力的发展

斯大林在论述语言的作用时，指出了语言“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这一职能，而且是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并列提出来的。

我们理解，“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这句话的含义非常广泛，它既包括着语言在人类祖先同洪水猛兽、风雨雷电作胜利搏斗中的职能和作用，也包括着语言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同自然力进行斗争、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的职能和作用。

语言信息手段变化的历史，生产工具改革的历史都表明，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② 语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一些著述中把它解释为交际职能的扩大，我们单列一节的目的在于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二者既有间接的联系，也有直接的联系，即语言与生产活动的相互制约性。因为“语言是与人的生产行为直接联系，并且是与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围中的一切行为直接联系。”^①当然，这种相互制约性也表现在语言的交际职能上，但是，不能用交际职能代替语言的发展生产力的职能。语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它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不是辅助性的，同矿物和动力资源等因素一样，起着直接的作用。

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人，以及全部的生产资料，而人又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语言是帮助人类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的进步力量之一。谁都知道，直立行走，手的解放（意味着工具的出现），是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手的解放同脑髓的发达、发音器官的完善，几乎是同时的。当然，手的解放（劳动）首先引起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变化。反过来，大脑的发达和发音器官的完善又促进了手的进一步解放。可见，三者相互间乃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劳动、思维和语言产生于同一过程，并相互作用着。达尔文提出的生长相关律和近代心理学的成果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它们的辩证关系。人嘴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脑髓的变化，由于生长相关律的作用，无疑地也要反过来影响人的手，使其逐渐灵活。人脑解剖学证明：言语中枢同手动作中枢紧靠在一起，大脑左半球言语中枢和右手动作中枢联系着，“管理语言活动的布洛卡氏回便是在左侧大脑半球。‘灵智区’是一种整体的联络区，一种具有极高吸引力的部位，也是在左侧半球。由于左侧大脑半球是控制右手侧的身体的，因此大多数人是右利的，这是不奇怪的”。^②中国俗语所谓“心灵手巧”正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② 〔美〕阿西摩夫：《人体和思维》。

是思维（包括语言）同劳动间的关系的形象说法。

总之，语言对劳动或生产活动的反作用，是我们研究和探索语言的促进生产力发展职能的出发点和归宿。过去，人们在研究语言的职能的时候，往往只强调语言在组织生产中的交际职能，而忽视了语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直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

3.2 语言信息手段与生产工具改革

任何工具的创造和发明（从原始的棍棒、石块到现代的蒸气机、电子机的使用）都是手的功能的延伸。任何信息手段的创造和发明（从文字、符号语到语图仪、声码器的使用）都是语言职能的延伸。生产工具的使用与信息手段的运用，二者间的关系似乎是间接的，实际上是直接的。生产工具由一个发展阶段进入另一发展阶段总是影响语言的信息手段的变化；反过来，语言信息手段由一个发展阶段进入另一发展阶段也影响生产工具的变化。可见，语言信息手段的变化是同生产工具的改革相适应的。

1. 青铜铁矿的熔炼和文字的发明：

纵观世界文字的渊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记录有声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的文字，最后形成于以铁（铜在内）器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从铁矿的熔炼开始，并因文字的发明与它的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转入文明时代。”^①古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早在数千年以前就发明了文字。这些国家虽然相隔遥远，但生产力发展水平却非常近似，都能冶炼铜铁了；社会制度多处于奴隶制初期；国家出现了，文字也在图画文字的胚胎中诞生了。

文字的发明，可以“百代流传”，“译宣万里”，弥补了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有声语言的某些缺欠。它可以突破“身授言传”的局限，而在广阔地区内和在生产活动领域里发挥作用；国家通用语言凭借它可以更快地形成，从而使生产活动的规模扩大；同代的和前辈的以及异地他邦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凭借它可以更快地得到利用，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再生产的学习时间可以凭借它大大缩短和加快，从而改变自然模仿、个体经验的积累或家传师教诸方式；掌握生产技术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等等。

不过，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之前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时代里，语言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是不明显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语言的这一职能越来越明显，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语言发展生产力的职能恰好成正比。

生产力水平越低——语言发展生产力的职能越不明显，生产力水平越高——语言发展生产力的职能越显著，这是不难理解的。在生产力发展速度极慢的历史条件下，在生产技术方面，就“整个说来从未超出积累制作方法的范畴”，一种生产工具一旦形成，往往留传百代，所谓“刀耕火种”不是延续了几千年吗？在这种生产活动中，语言的发展生产力的职能是不明显的，文字的发明也无多大效用，因为文盲也丝毫不影响“牛耕马种”。但是印刷术的发明，文字资料的大大普及，语言对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则有了巨大的影响。印刷术的出现，突破了单靠少数语文学家个别传播这一狭窄渠道，普及到生产者本身。生产者本身需要的前辈的或同时代人（本国、外国）所写的文献资料可以通过大量的印刷品而得到满足，从而为加快生产力再生产的速度提供了“物质”力量，这个时期，语言的发展生产力的职能逐渐明显起来。

2. 工业革命与电讯信息：

蒸气机的发明、金属冶炼方法的改进和生产机器的机器的

出现，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也称产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结果，在生产领域内代替了工场手工业技术，生产力的发展空前加速。语言信息手段的变化和生产工具改革之间的时间参数表明：过去使用的语言手段（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已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新的符号系统逐渐形成，并广泛用于生产领域——电讯信息的使用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速度的一个新的因素。电报、电话、无线广播、电视等语言信息，逐渐成为传递生产技术和经验的重要手段。

电讯信息的发明，可以摆脱语言和文字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某些被动局面，改变文字信息或语言信息传递缓慢的状态。自从电讯信息发明以后，就能迅速地传达生产情况，及时地交流生产技术和经验；扩大了语言空间的广度，可以通过电讯信息远距离交谈，甚至在地球上的任意两点间均可通话；克服了在特殊情况下给语言和文字所带来的困难。在机器轰轰作响的高噪声环境里，生产者只有靠电讯信息才能听到或看到生产的指示和报告。例如，为了适应特殊的生产上、军事上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一种把语音变成可见的图形的装置——语图仪出现了。^①

大工业生产的专门化必然导致语言的专门化，这时，民族统一的共同语，除了由地域的差别而早已存在的方言分歧外，又出现了生产和科技的专门语言（有人称职业语言）。这种专门化语言的出现又促进了生产的专门化，提高了生产效能。从这一时期开始，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学也象数学、物理学、化学这些科学一样，直接为生产活动服务，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直接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再不是“有所影响”，而是“大有影响”了。

^① 参考《中国语文》1978年2刊登载的《语言学与四个现代化》一文。

随之而来的是科技文献语言的研究。科技文献术语的研究与应用，被提到语言学的重要日程上来，成为建立和提供科技所需要的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特殊分支。这样，语言专门化的速度必然加快起来，从而会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3. 电子技术与机器语言：^①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生产力的巨大变化引起语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的又一次飞跃：语言可以“命令”机器进行生产了。我们知道，电子计算机这种神通广大的机器，不仅以惊人的高速度运算数值，而且能高速度地完成复杂的逻辑运算。计算机无论怎样“神奇”，它总离不开语言（或称语言变体）这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基础。显然，有声语言、文字语言等语言信息已经不适应计算机的需要了，这就给语言和语言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考虑人和机器打交道的问题，即人机对话（人——机器——人）的问题。

自然语言（有声的和文字的），尤其是科技语言，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适应于电子计算机呢？从五十年代起的机器翻译的实践，为解决这一新的课题提供了某些经验：对语言进行精密的描写；对语言进行各种加工；逐渐使语言手段形式化和数学化；等等。形式语言学就是语言学中研究同机器对话的语言手段的一门新兴的具体学科。

电子工业生产的特点之一是高度自动化。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活动中，人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主动；人们不仅可以让机器代替人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可以让机器代替人的复杂、精密的脑力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离开语言及其变体，机器便无法工作，无法代替人的体力劳动，至于代替脑力劳动更无从谈

^① 也称人工语。

起。

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从手控制机器到语言控制机器，这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在这一飞跃过程中，机器语言起着巨大的作用。试想语言指挥机器同手控制机器相比，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在自动化生产中按动电钮控制机器，那是非常方便和灵活的了，但是，它同语言控制机器相比则显得拙笨得多，正象牛耕马种同自动化生产相比一样。

3.3 “人工智能”^① 中的语言研制问题

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数理逻辑、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医学、工程技术等许多学科互相渗透而产生的边缘科学。它的任务是研制模拟人类智能活动的机器。

“智能”不同于“知识”。智能的英文是Intelligence，其含义是“一种能随外界变化的条件，确定正确行为的能力”，或者说是“随外界条件变化的一种正确的反应能力”。知识只是一些有用的信息，是智能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用的信息。一个人记住（储存）许多信息（知识）而不会灵活运用，不能算智力敏捷。

一般的电子计算机都储存许多信息，也可根据事先编好的程序来运算和处理固定而刻板的信息，但它不能随外界条件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反应活动。现有的电子计算机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自然的，而是人工的编码系统（人工语）。这是电子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的根本区别。人工智能所要研制的是能随外界条件变化，能机动灵活地作出正确判断、具有正确的反应能力的机器，它所运用的语言，既区别于人工语，也有别于自然语言，是自然语言（口头的、书面的）的理解系统。

^① 有人也称“电脑”。

1959年，美国的塞缪尔创造了“跳棋机”，这台机器不仅击败了设计者本人，而且在1962年击败了美国一个州的欧洲跳棋冠军。这种特殊应用的计算机已接近“人工智能”机了。

在研制“人工智能”机的过程中，要妥善解决“自然语言的理解系统”问题，以达到按照人的命令去工作的目的。^①近些年来，在“人工智能”研制中出现了所谓“专家系统”，诸如计算机教师、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探矿家等等，它们可以象该领域中的专家一样处理某些问题。在模拟“自然脑”的过程中，如何使自然语言更巧妙地适应“人工智能”机（电脑）呢？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一般计算机所使用的由两个“字母”（0和1）表示的“编码”（人工语），是适应不了“人工智能”机的。

“人工智能”机中的“语言”，既不同于一般计算机的人工语言，也不同于一般的自然语言。它应该既是精确的，也是模糊的，是精确与模糊的统一。这正象“自然脑”的思维能力远远超出一般计算机的思维能力一样，人类社会中的“自然语言”的交际能力远远超出一般计算机的“人工语言”。虽然目前这种“人工语言”的有效率在数学运算中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对于记忆、思维、逻辑判断、区分概念、识别事物等等，是不能适应的。例如，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创造的巧妙的“数字纵横表”，任何一台现有的计算机也得不出来准确的答案，而未来的“人工智能”（模拟“自然脑”的成功之作）则有可能得出纵横表的规律和答案。

〔巧妙的数字纵横表〕 表中横竖每行的八个数字相加都

^① 1979年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李家治等三人将问题用汉语拼音方式输入计算机，机器便将答案以拼音方式输出，初步实现了汉语的人机对话。

等于260；而前四个或后四个数字相加则为130；四个角上的数

52	61	4	13	20	29	36	45
14	3	62	51	46	35	30	19
53	60	5	12	21	28	37	44
11	6	59	54	43	38	27	22
55	58	7	10	23	26	39	42
9	8	57	56	41	40	25	24
50	63	2	15	18	31	34	47
16	1	64	49	48	33	32	17

字加上中间四个数字也等于260；任何四个小方格组成的大方格中，四个数字相加则是130；任意四个与横轴和纵轴等距离的数字相加也等于130；“八”形虚线连接着的八个数字之和是260，等等。

电子工业的发展、技术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能够在模拟人的感官而制成精巧的信息接收器和发送器的基础上，创制出能直接接收操作者提出的文字和口头指令的编码信息输入器，从而使人们能够更灵活地与机器打交道。同时，也能扩大输出器的机能，使之能够用文字或语言形式输出信息。这将是电子技术的又一次飞跃。语言指挥生产，实际上就是使机器具有人的思维和语言，通俗的说法叫“机器人”。随着当代技术科学的高速度发展，电子计算机科学的不断革新，《西游记》中的神话幻想已经部分地实现了，^①并已显示了许多美好的远景。一般认为，“电脑”、“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它的目标是：研制各种机器，这些机器所承担的各种任务，通常需要人的智慧和语言才能完成。“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代最新科学，^②其成果日增，有人把它称为本世纪三大技术之一（原子能、空间技术、人工智能），无疑，它

^①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能用分身法创造出无数个“虚拟”的孙悟空，而且从外貌到才能同真的孙悟空一模一样。

^② 1956年6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多玛斯大学，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人工智能”问题，有许多著名学者参加。

会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人工智能”给语言和语言学带来了新的课题，语言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将更为引人注目，语言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将更加显著，语言科学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将更加直接。据权威人士说，“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最大困难是：思维、记忆等活动规律尚未能掌握，如何才能把数百亿个神经元的机制了解清楚^①？正象有人说的那样：人类的大脑创造了科学，但科学尚不能解释人脑的机制。这是第一道难关。随之而来的是把语言这一结构体系模式化——形式化、数学化的问题。我们知道，适应机器需要的语言的“分析模型”和“孳生模型”，尤其是“孳生模型”，同人脑的神经元紧密相联，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微。这是第二道难关。

显然，电子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使语言发展生产力的职能越来越明显，其作用也越来越大。一般来讲，计算机的语言也好，人工智能的语言也好，都是以自然语言为前提和基础的，即或是科技文献语言，也只是在词汇方面特殊些罢了，在语法和其他方面则仍是全民语言的变体。因此，不应只强调机器语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直接作用，而忽视自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作为人机对话的基础——语言的发展生产力的职能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现代科学技术关系极为密切的机器语言学，在科技革命中也必将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速度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力量。

综上所述，人与人交往；人通过文字（印刷的）与人交往；人通过电讯信息（指初级的）与人交往；人通过机器与人

^① 人脑，在它那大约一公斤半的质量里，却包含有约150亿神经元，同时还有9千万辅助细胞。

交往；在人的指挥下，机器人通过语言信息指挥生产；这些事实说明：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同语言信息手段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是相适应的，并且是相互制约的。不过，对语言这种职能的描述十分粗糙，看来象是用粗钝的工具来处理一种精细的机器一样。

语言信息手段的变化同生产工具的改革是相适应的，这个理论同马尔所宣称的“语言是生产工具”的主张没有丝毫共同之点。斯大林指出：“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刚才我所说的那一点。^①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财富，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②

语言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是指语言在人们改革生产技术和工具过程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所谓“直接”，即是语言在改进生产技术（包括工具）过程中，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越来越发挥“直接”作用。但是，任何时候语言也决不能作为生产工具而“直接”参与生产，“直接生产财富”。

另外，在了解语言促进生产力发展速度这一职能的时候，必须注意理论思维^③的作用。

语言信息手段的不断变化、不断完善，促进了人类理论思维（或称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相对）能力的提高；理论思维的发达又直接促进生产工具的改革，因为任何生产工具的改进都是由人想出来做出来的，而人所想的所做的又是离不开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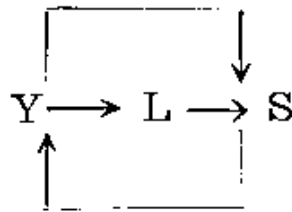
① “的确，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生产工具，象语言一样，对于各个阶级表现着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能够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不管是旧的阶级也好，或新的阶级也好。”——斯大林。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③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82页。

思维的运用的。反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发达，又直接改善着语言信息的手段。可见，语言信息手段同生产工具的改革之间存在着一个“秘密媒介”——理论思维，是它把语言信息手段变化同生产工具的改革联系起来。理论思维一方面与语言信息联系着，一方面又与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它象个纽带一样，一端是语言信息手段，一端是生产力的发展，语言通过它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它又影响着语言信息手段的改善。其间的关系以图示之是：

Y：语言
L：理论思维
S：生产力发展



这一点使语言工具同生产工具严格地区别开来，从而也使语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同“语言是生产工具”的论点划清了界限。

当今世界，随着电子工业技术的发展，如何使机器运转高度自动化，自动控制信息，赋予机器以“人工智能”，其中关键问题是实现对信息的有效利用、转换和控制。语言的模拟就是其中的难题之一。一些科学家预言：到2000年，在电子技术领域里将用模仿人类神经系统的、模拟人类语言的“智能机”，代替不能随外界环境作出相应反应的一般电子计算机。

“人工智能”机广泛应用之日，就是工程技术高度自动化之时，而模拟语言的成功则标志着“人工智能”机的真正诞生。由此可见，语言学同其他科学一样，对早日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必将产生直接影响，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 4 语言诸职能间的关系

4.1 交际职能为主，其他职能为辅

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原来这三种职能乃是孪生姊妹，它们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总是有主有从的，一方为主导，另一方为从属。语言也不例外，也完全符合这一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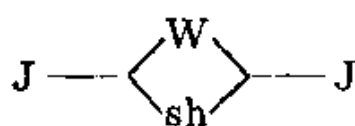
语言以交际职能为主导、以其他职能为从属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职能系统，成为社会存在、发展的动力之一。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独占品”。人类社会意味着交往，而交往的纽带是语言。正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语言产生于交往，并在日趋复杂多样的交往中发展，这就表明语言的交际职能是与交往同生共存的。没有它，语言便成为单纯的物理声响；没有它，语言的产生就没有渊源；没有它，语言即或已经产生，也要归于消亡。显然，语言的交际职能是基本的，主导的，是派生其他职能的基地。

4.2 语言职能与两种生产

人类社会的生产，不外有两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谓人们的交往，主要是围绕这两种生产进行的，而作为交往纽带的语言，其活动领域也多限于这两种生产范围之内，其活动的内容也随之以这两种生产活动为转移。这样，语言的交际职能开始表现为体现思维的职能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而这两种职能又归属于交际职能。此种关系可用略图示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4页。



J: 交际职能

W: 思维职能

sh: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

语言在物质生产领域里的交际职能转化为发展生产力的职能；语言在精神生产领域里的交际职能转化为体现思维的职能。当然，我们完全有根据地认为语言的体现思维和发展生产力的职能是语言交际职能的变体。变体既不等于本体，又不能脱离本体，这就是我们研究分析语言职能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它既同“等同论”划清界限，又同“同一论”^①区别开来。

以上只是就语言诸职能间总的关系而言。如果分析起来，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复杂的，因为事物的关系就是错综复杂的。

4.3 职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②语言无疑也是个“过程的集合体”，即对立统一的集合体。在这一集合体中既有其矛盾的普遍性，也有其矛盾的特殊性。语言的交际职能是语言这一集合体的普遍矛盾，它贯串语言活动各个领域，失去了它，语言本身便失去价值。语言的体现思维和发展生产力的职能则是语言这一集合体的特殊矛盾，它们一方面只是交际职能这一矛盾的特殊表现，另一方面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个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③语言的体

① “等同论”指把各种职能等同起来，不分主次；“同一论”指否认其他职能的存在，只囿于交际职能。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77页。

③ 毛泽东：《矛盾论》。

现思维的职能当然要以人们的交往为前提，而且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就是交际的主要内容，但是，思维这种能力（分析、综合等能力）的产生，又不是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交际，而是有其自己的特殊内容的；^①语言的发展生产力的职能，当然离不开人们的物质交往，而且生产活动的过程就是交际的重要内容。但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这种职能的产生，并不能由交际职能完全代替，而是有其自己的特殊内容的。实际上，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语言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只是由于有人注意不够罢了。

至于体现思维的职能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语言职能间的关系，乃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在语言中的一种特殊表现。体现思维的职能总是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这种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换言之，总是受语言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所制约。同时，正如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一样，语言的体现思维的职能又总是影响着语言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的深度和广度。尤其在语言这一“特殊的王国里”，思维作为语言的内容，并同语言一起，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

总之，体现思维的职能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一起存在于语言的交际职能中，就象价格是同商品一起存在着一样。同时，发展生产力的职能制约着体现思维的职能，而体现思维的职能又反过来影响着发展生产力职能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理论思维的出现和发展，直接促使语言其发展生产力的职能的进一步发挥。

^① 理论思维是逻辑思维中的高级阶段，撰写论文，专著，长篇讲演等经常使用理论思维。

思考题

1. “叭”的一声，发令枪响了，小燕象离弦的箭冲过起跑线。“咚、咚、咚”的鼓声在催促着她，鼓掌声此起彼伏。小燕脚下生风，一直遥遥领先。快要到终点了，“小燕加油！小燕加油！”的喊声激励着她。当她第一个跑到终点时，莹莹和丽丽跑过去，同小燕紧紧拥抱，热烈握手。

试从上面的一段话里分析一下哪些声音和动作起到了交际作用？

2. 经过专门训练的猿类可以掌握少量的符号，如以椭圆形表示“梨”，正方形表示“给”，直线表示“要”，曲线表示“不要”，等等。猿类所掌握的象征性的视觉符号，是否可以将它同语言等量齐观？

3. 某些语言“寿命不长”，有些语言却“长生不老”，这是为什么？举例说明。

4. 结合“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论语·子路篇》）和“舌头虽小，可以摇山”（俄罗斯成语）这两句话，说明一下语言的社会作用。

5. 人能够超越直接的感性经验的狭隘范围而形成深入到事物本质之内的理性认识，即能够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语言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6. 从《“三不”、“四噫”和“一不做假”》这段描写中谈谈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附：

二婶和宝山翻了二十几里山沟，到了牛蹄岔。一进女方家，女方妈招呼道：“快坐下歇歇！”

韩宝山回答：“不，不！”蹲在了墙根底。

“快喝碗水！”

“不，不！”

“快拿扇子扇扇！”

“不，不！”

一连三“不”，事就坏了。那姑娘把二婶叫出外头埋怨说：“你咋给领来这么个不透气！”

……

第二家，是后山石板沟的。见了面，……女方爹问道：“听说你爹早下世了？”

宝山点点头：“嗯。”

“你弟兄就一个？”

“嗯。”

“你一年能做四百多个工？”

“嗯。”

“听说你还会赶大车？”

“嗯。”

一连四“嗯”，又把场面弄僵了。

……

双方又见了面，……那姑娘开口又问道：“听说你们韩家山一个劳动日能分一块多钱？”

宝山给闹愣了：“……”

“一个人能分一百多斤麦子？”

“……”

“家家都有车子、缝纫机？”

“……”

小说《碾柄韩宝山》，载《汾水》一九八〇年第八期。

7. “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这句话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8. “语言对于思想来说是一种工具，正如一匹马对于一个军人一样，最好的马才适合最好的军人，最好的语言也才适合最好的思想。”

（但丁语）你觉得这种比喻说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9. 用“金钱”这个词买不到任何东西，用“火”这个词既不能取

暖，也不能用来烹调，那么语言中的词能作什么用呢？

10. 语言训练在幼儿教育 and 成人教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举例说明。

11. 古人说：“言，心声也。”语言美与心灵美二者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老人只喊“老头子”、“老婆子”、“老太婆”，对女同志只叫“女的”，甚至叫“娘儿们”，请求别人让路，不说“请让让！”只喊“喂，走开！”、“喂，靠边站！”等等，这些说法所反映的思想感情能够是美的吗？

12. 科幻小说《温柔之乡的梦》（《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中所描写的机器美人丽丽，对她的自然人丈夫是那样的百依百顺、体贴入微。但是，当自然人丈夫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竟然发出指令：让丽丽从写字台的抽斗里取出全部绝密的贵重的科技情报。之后，他俩象一对小傻瓜一样，笑着、烧着，烧着、笑着。事后，自然人丈夫被送交特别法庭追究刑事责任。自然人丈夫象木头人一样回到家里，丽丽伏在他身上痛哭。原来，事情发生的时候，自然人丈夫已失去理智，可丽丽却是清醒的。因为机器人的头脑里没有设计欺骗的程序，丽丽只懂得服从，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这是在机器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的程序：

“天然人对您的指令有这样一组逻辑程序：指令信息——鉴别——决策（抗拒或执行）——行动；而机器人的逻辑程序却是：指令——执行。”

结合这篇科幻小说想一想：从机器手到机器人，这是电子工业的一次飞跃，而在机器人的制作过程中语言的作用如何？语言，现在以至将来，在机器人的生产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三、语言的结构和体系

要 点：

语言是由音义结合的结构体系。在分析语言结构的时候，通常都是设想把它看做是固定的或暂时不变的常数，或者叫做平面的横的研究。

语言结构的两极性、层级性和切分性。音与义，或“能指”与“所指”的特殊联系；语言结构中的三个层级，以及对每个层级的切分。语音系统的各单位，语义系统的各单位，词汇系统的各单位，语法系统的各单位。诸单位的组合和聚合。诸单位除了大小不同之外，是有层次的，并不是同一平面上的语言现象。

语言结构每一个层级中的各单位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地相互制约以构成各自的体系。体系是一个同一性质相互制约的各种结构因素的统一。体系的概念不能用机械的调整来偷换。

语音体系及其比较，语义体系及其比较，词汇体系及其比较，语法体系及其比较。每种语言均有自己独特的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体系。

语言具有符号性，词同它所标示的客观事物并不是必然的，而是随意的，或者是假定的。词的随意性有大有小，单纯词大，复合词小。在了解语言随意性的同时，必须了解语言的依存性，或约定俗成性。而随意性和依存性又是同语言的概括性紧密相联的。这三种特性，对于语言来讲，是同等重要的，不应只注意或强调某一特性，而忽视其他。

语言体系是在千百年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稳定的决定因素是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体系的稳定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任何语言现象都是历史的。语言体系变化的不平衡性以及相互制约性。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

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好，都有自己的结构和体系。作为接缘性的社会现象——语言，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语言与自然、社会、思维各个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它的结构和体系更有其独特性。对语言结构和体系的分析，不但十分有趣，而且很有价值，只有了解语言的结构和体系，才能对语言这一特殊社会现象有实际而具体的认识，从而更自觉地去运用它。

§ 1 语言的结构

宇宙之大，包罗万象，“四方上下”，宇宙之年，无限延伸，“古往今来”。宇宙这一庞然大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它的结构和体系早已有了比较科学的说明。^①而有关语言结构的科学说明则进展缓慢，也只能说刚刚脱离童年期。科学的发展历史证明：“人们对于凡是跟人关系最不密切的东西反倒最容易持客观态度。在自然界里，人们首先是对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的运动作出了科学的论述”。^②由于语言同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几乎成了人类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科学家们的一大堆偏见总是干扰着语言学的成熟。

语言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物”，许多哲学家、文学

① 从宏观角度看，宇宙除太阳系外还有千万个太阳系，银河系外还有千万个银河系，它是无边无际的；从微观角度看，分子中有原子，原子中有基本粒子，而基本粒子还有复杂的结构，也是无穷无尽的。

② 鲍林杰：《语言要略》(Aspects of language, 1968年,第十一章)。

家、语言学家早就注意了。中国的古代哲学家荀子、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都在论著中对语言的符号性进行过探讨。^①至于语言的结构和体系则涉及得很少，比较有意识地系统论述这一问题的应首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教授。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系统地提出了语言的结构和体系的学说。时至今日的语言学，关于语言结构的论述，当然大大地进展了，深入了，但索绪尔的主张仍被保留下来，新的东西只不过是旧的东西的重新调配。就连当代最时髦的“深层”与“表层”，也同索绪尔“语言”与“言语”有着渊源关系。

1.1 交际行为的复杂性

语言结构的分析，应该从言语的实际——人们的交际行为出发。交际行为是一种复杂的言语活动。

交际行为，初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在交际过程中，往往遇到饶有兴趣的事实。语言交际有时好象非常简单：我说，你听，或者你说，我听，从而互相了解；有时，语言交际又十分困难：在听人家讲一种你不熟悉的语言时，虽然你的听觉留有一串声音，但是这一串语音对你来讲是“听而不闻”的。^②另外，有时还会产生误解：听者把所感受的分节发音不自觉地引向自己熟悉的语言上去。听说，从前有个汉族老太婆，当她听到一些外国词儿的时候，开始迷惑不解，后来带点责怪的口吻说：外国人的话真怪，明明是“五个”，法国人偏偏叫“三个”（cinq），日本人还把“十”叫作“九”（ジュー），把“鞋”叫“裤子”（クツ）；明明是“水”，英国人偏偏叫“窝头”（water）。再如，不

① 荀子：《荀子》，亚里斯多德：《Peri hermeneias》。

② 〔美〕Breyne Arlene Moskowitz也说过：“当一个成年人跟一群用他不熟悉的外国语讲话的人相处时，会觉得很不方便，这种陌生的语言听起来莫明其妙，就象一串串神秘莫测的声音。”

熟悉俄语的人，当听到“cy6or（星期六）”这些分音节发音时，往往同汉语中的“subolang（苏波汤）”音节组合联系起来；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蒙语中的“Mopb（马）”的时候，往往同“maolü（毛驴）”音节组合联系起来。鲁迅在小说《肥皂》中有一段描写，又一次说明当人们听到自己不熟悉的音节组合时，是如何不自觉地同本民族的语言联系起来：四铭把听来的别人嘲笑他的英语oldfool（老蠢货）”当成“恶毒妇”来理解。^① 这样的例子很多。

只有细心人深入观察体会，才会发现：原来言语交际行为除了一连串声音的一面而外，还有意义的一面。换言之，交际行为乃是声音与意义的统一。在交际过程中，说出的和听到的必须一致起来，而统一的前提则是：不单是声音上听觉的一致，还要意义上理解的一致，否则便不能形成交际。

1.2 语音与语义的统一

言语的交际行为除语音方面外，还具有意义方面。语言就是由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组成的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一种特殊结构体。有的语言学家把语音系统叫作“表达”结构，把语义系统叫做“内容”结构。他说：“语言运用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语音，凡是人类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总是以某种方式运用于某语言中。另一种材料是概念、社交情境、意义，是人们生存的一切事实或幻想以及引起人们的反映。就语言学家来说，这两种材料可以称为‘表达’和‘内容’。”^② 高名凯先生把它们称为“语言结构的两极性”。^③

① 见《鲁迅全集》第二卷《肥皂》，第45--50页。

② 见格里森：《描写语言学导论》。

③ 高名凯：《语言论》第156页。

任何一种语言（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发现四千多种语言）都是语音和语义的统一体，都具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种语言（即或是同一系族的语言）的结构：外部的即声音的，以某种方式同内容相联系的物质方面；内部的即意义的，以一定的方式同分节发音——音响组合相联系的内容方面。

先看汉语：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

Womende gongchandang he gongchandang

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

suo lingdaode Balujun, Xinsijun, shi gemingde

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

duiwu Women zhege duiwu wanquan shi weizhe

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

jiefang renminde, shi chedide wei renminde liyi

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

gongzuode, Zhangside tongzhi jiushi women zhege

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为人民服务》）

duiwuzhongde yigetongzhi. (《Weirenminfuwu》)

译成俄文是：

Наш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и 8—я и новая
4—я армии, которыми руководи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 это армия революции, это наша армия
существуе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рад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народа
и действует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до конц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народа. Тов. Чжан Сы—дэ был одним из бойцов
этой армии.

(《Служить народу》)

译成英文是：

Our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ighth route and New Fourth Armies led by our Party are battalions of the revolution. These battalions of ours are wholly dedicated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work entirely in the peoples interests. comrade Chang Szu-tch was in the ranks of these battalions.

《《Serve the People》》

译成日文是：

われわれの共产党と共产党の指導する八路军、新四军は革命の部队である。われわれのこの部队は、完全に人民を解放するための部队であり、徹底的に人民の利益のために働く部队である。张思德同志はわれわれの部队のなかのとりである。

（《人民に奉仕する》）

语音与语义的统一，实际上是就语言的共性来说的，音与义的具体的结合，即什么音同什么义结合，是语言的个性所在。《为人民服务》一文的第一自然段的汉语原著和俄、英、日译文，显然都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

“womende……yige tongzhi”是它的外部的即声音方面；“说明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性质和目的，指出张思德是这个革命队伍的一员”是它的内部的即意义方面。这是就汉语的声音与意义协同一致而言。如果把这一自然段的俄、英、日的译文稍作比较，就会首先发现：俄语、英语、日语同汉语在外部的即声音方面截然不同，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内部的即意义方面是否相同呢？粗看起来，似乎相同，实际上它们也是不同的：汉语有自己的声音与意义联系

的独特方式，俄、英、日也各有自己的声音和意义联系的独特方式，换言之，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以及两种系统的协调一致，构成该语言的结构体系。

例如“我们的共产党”这个词组(词群)，汉语是由四个词(我——们——的——共产党)组合，俄语是由三个词(Наш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组合，英语是由三个词(Our—Communist—Party)组合，日语是由三个词(われわれ——の——共产党)组合，初看起来似乎雷同，但实际上它们各自的语音系统与语义系统的结合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每个词都处于自己的语音系统与语义系统中。列一简表试作说明：

	(1)		(2)	(3)	
汉	我	们	的	共 产	党
日	わ れ	わ れ	の	共 き よう さん	党 とう
英	our			Communist	Party
俄	наш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1) 汉、日、英、俄的代词的音与义的结合系统是不同的，其中的类别各种各样。

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有：

我、咱、俺，复数是我们、咱们、俺（们），汉语代词的复数用助词“们”来标示。我及我们表自称适用于一般场合；咱及咱们也表自称，但范围比我及我们小；俺及俺们表自称，范围更小。用我们为宜。

日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有：

わたくし（我）、わたくしたち（我们）——表示敬谦称谓

ぼく (我)、ぼくら (我们) ——同辈亲属朋友之间称谓

おれ (我)、おれたち (我们) ——同辈亲朋之间的男性称谓

われ (我)、われわれ (我们) ——书面语第一人称复数称谓

在日语代词的音与义结合系统中，有敬体与一般体之分，又有口语与书面语之别，这样用“われわれ”翻译“我们”比较贴切。

英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有：

	主格	属格	目的格	
单	I	my	me	(我)
复	we	<u>our</u>	us	(我们)

英语代词的音义与结合系统中，除了有单数与复数分别外，还有“格”的不同。用“our”不仅表示“我们”，而且把所属关系也标示出来了。

俄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有：

	主格	属格	与格	对格	造格	前置格	
单	я	меня	мне	меня	мною	мне	人称代名词
复	мы	нас	нам	нас	нами	нас	
单	мой	моего	моему	мой	моим	моём	男
	моя	моей	моей	мою	моей	моей	女
	моё	моего	моему	моё	моим	моём	中
复	наш	нашего	нашему	наш	нашим	нашем	男
	<u>наша</u>	нашей	нашей	нашу	нашей	нашей	女
	наше	нашего	нашему	наше	нашим	нашем	中

俄语代词的音与义结合系统比汉、日、英复杂得多。代词

又分人称代名词和物主代名词；有单数、复数，有六格变化，有阳性、阴性、中性。现代汉语的“我们（的）”用“*наша*”翻译最为合适，既有“我们”意思，也有“我们的”意思。

（2）汉语用形助词“们”表示复数；日语用重叠（われわれわれ）表示复数；英语用内部屈折（We—our）表示复数属格；俄语用物主代名词 *наша* 表示复数领属。汉语用形助词“的”表示所属，日语用格助词“の”表示所属。

（3）汉语、日语中的“共产党”是一个音与义结合单位；英语、俄语中的“共产党”则是两个音与义结合单位。

1.3 语言结构与内部语言学

研究语言的社会方面，是外部语言学的任务；研究语言的结构方面，是内部语言学的任务。至于语言结构本身又应该如何解释和说明呢？

“结构”这一词在语言学中，当然不是指其“建筑之如何构合也”之意，也不是指“文体、字体之结合”^①之意。那么，在语言学中“结构”究竟是指什么呢？

一说是：前后相续的语言成分的聚合方式，或者说“语言内部各组成员组合起来的结合方式”^②。这样，从最小的音素到最大的句子片断均属结构之列。

一说是：“成块儿地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③实际上是许多著述中所说的短语或词组，而音素、词、句子均不属于结构之列。

我们这里所使用的“结构”，是指由音义结合的各单位之间的组合方式。结构可以拆成“零件”，切分出单位来。对结

① 《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出版，1041页。

② 高名凯：《语言论》，1963年科学出版社，第140页。

③ 张寿康：《说“结构”》，中国语文，1979年。

构的分析研究，通常是把它当做是静态的或暂时不变的常数，即所谓的静态分析。

分析语言的结构也象分析说明某种东西的结构一样，可能有分歧，但也可能都是符合实际的，这是因为分析的角度、所用的方法不同，而区分的零件单位也必然各异。例如，一座建筑物，在分析它的结构时，你可以说是由二十个房间构成的，他可以说是由砖瓦、钢筋、水泥构成的，也有人还可以说是由教室、办公室、会议室组成的，等等。对语言结构的分析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这里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只是从诸种方法中采用比较常见的一种罢了。

“结构”和“体系”又是密切相联的两个词，葛尔农格说：

“‘语言系统’和‘语言结构’这两个术语既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可彼此对立”。① 在一般的论著中，常常把“结构”和“体系”当做同义词互相替换。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指出：“我们不妨设想‘结构’是横向的，系统是纵向的”。② 实际上，是对语言所进行的横的平面研究和纵的发展分析的结果，前者曰“结构”后者曰“体系”。当然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因此许多人把二者统称为结构体系。

语言结构不仅与一般事物的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与一般符号的结构也有着显著的差异。语言结构的特点可概括为下列三点：

（1）两极性。语言结构是由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构成的，是音义结合物或统一体。索绪尔把音的方面叫“能指”，义的方面叫“所指”；格里森把音的一面叫“表达”，义的一方叫“内容”；信息论者把音称作“信息载体”，把义称作

① 葛尔农格：《论语言结构的特点》，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一期。

② Firth: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35年。

“信息内容”，等等。

(2) 层级性。语言结构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不同层级：音和义的对立统一，是语言结构的第一个层级，是其他层级的前提和基础；词汇系统是语言结构的第二层级；语法系统是套在词汇系统之上的又一个层级，即第三层级。

(3) 分切性。语言结构的各层次都可以分成各种不同的片断，切分出不同的单位来。索绪尔把这一特点叫作“结构段”，它的意思指的是前后相续的语言成分结合而成的片断，不论这片段是大的或是小的。^①

可见，从总体方面看，语言结构是由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构成的，这是研究语言结构的前提，但不能到此止步，还必须进一步剖析其构成因素，即各个单位以及各单位之间的组合方式，因为语言结构就是指以音义结合为前提的各单位之间的组合方式。语言结构的各个单位，在各种语言中大同小异，而各个单位之间的组合方式就大不相同了，从而形成各自的独特体系。

1.4 语音系统的各单位

切分的步骤先从语音的最小单位开始，即从音素——音位——音节开始。

音素：是语言化了的最小的声音单位，包括元音和辅音。各种字母是它的书写符号，它在语音中有点和构成一切物质的九十多种化学元素相似，是语音系统中最基本的元素。从道理上和实际上，每种语言中的音素绝不限于通行的几十个字母的数目，它多得多。比如，同一个汉语的〔a〕在交际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男女老少等等条件)发出来，高低强弱、音色并不完

^① 索绪尔把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组合和聚合。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又进一步把组合关系分为不同层次。

全相同，就发音的生理和物理条件说也是不同的音[a、A、a]，^①但在交际过程中个人的发音特点完全被排除了，人们所获得的仍然是[a]，同汉语的[o]、[u]、[ü]等区别开来，“a、A、a”等在汉语中只不过是[a]音的一种变体。因此，严格说来，字母所标记的是音位而不是音素，音素只不过是“素材”，音位才是“形象”。音素是自然音，可以作微观分析，而音位是社会音（经过选择的音），可以用来区别意义。

音位：是某一音素类型的典型或代表，是语音中起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每种语言都对自然音仿佛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对于超出它自己的音位体系范围的一切语音，都是“充耳不闻”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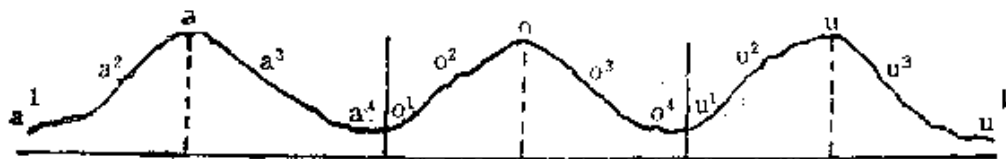


图 1

a¹……a⁴是一类音素，其代表音是“a”，o¹……o⁴是一类音素，其代表音是“o”，u¹……u⁴是一类音素，其代表是“u”。a¹⁻⁴之间，o¹⁻⁴之间，u¹⁻⁴之间，在现代汉语中在声音上有细微差别，但在区别意义上则没有任何不同；a、o、u之间不仅声音上不同，而且在区别意义上也有差别。例如，bā（八…），bō（脖…），bū（布…）之间的意义差别，乃是由于a、o、u的不同。音位本身并不表现或者具有意义，但它起区别意义的作用。有人把这叫音位的辨义功能。

音节：是按一定方式组合起来的音位群。语音在标记词和

① 指国际音标：前、央、后元音。

② 对汉语来讲，P所表示的俄语语音，都不是语音；对俄语来讲，th所表示的英语清浊音，也不是语音。

句子的时候，总是按一定方式组合起来。语音的最小组合单位是音节，音节是由一个或几个音位组合起来的表达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是对语音作自然的（生理和物理的）分析的结果，音位是结合社会功能对音素作对比分析的结果；而音节则是从标记词和句子的角度对音位作组合分析的结果。可见，三者既有密切联系，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音素是音位的基础，音位是音素的典型或代表；音位是音节的基础，音节是音位的组合。

音素本身并不区别意义的音位起区别意义，作用，而音节则能表达意义或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另外，音位是在音节内部，是内向单位；音节则是标记词或句子，是外向单位。当然，一个音位有时可以充当一个音节，这时，它就以音节的身分出现，而不以音位的身分论述了。例如，在汉语中“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Wo—men—de—gong—chan—dang—he—gong—chan—dang—suo—ling—dao—de—ba—lu—jun—xin—si—jun—shi—ge—ming—de—dui—wu)这个句子有二十六个音节，还可以细分六十六个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或音位。汉语中的书写符号——汉字都同音节相一致。

1.5 语义系统的各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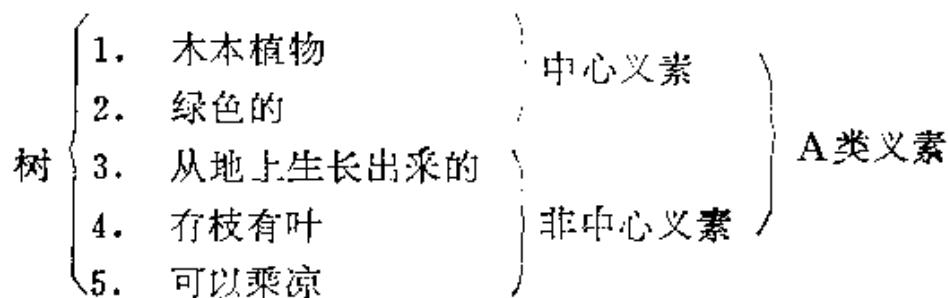
音素、音位、音节这些单位，是从语音系统这个角度划分出来的，或者说，它们是语音上的基本单位。下面我们再从语义系统这个角度对语义的单位进行切分。

义素：有点象语音中的音素，它是语音化了的最小的意义单位，是构成意义的元素。义素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同语音建

立一定联系的反映。一种事物，反映在人脑中，是多方面的：它的性质，体积，颜色，程度，大小，长短……。这些都可能反映在人的大脑中来（象感光板一样，但它比感光板复杂得多，不仅感光，还能感音、感热度、感重量……），成为义素的来源。一般来讲，人们能反映的只能是其中的某些部分——印象深的那一部分。这些部分一旦同语音片断联系起来，便成为义素。例如，看见一棵树，它的许多性质反映到头脑中来：土地生长出来的，有枝有叶，绿色的，可以乘凉，可以作房梁，等等。这些后来便在“树”这个语音片断（词）中作为义素存在着，而这些义素有的占主导地位，可称中心义素，有的处于次要地位，可称非中心义素。绿色的木本植物是中心义素，其他是非中心义素。

义素中还包含由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赋予的意义因素，前者指修辞、风格、色彩等意义因素，后者指词与词的组合功能以及语境等意义因素。

这样，我们可以把义素分为三种：A类义素，指“树”中所列举的意义，其中又分中心义素和非中心义素。如：



B类义素是指由语言环境所形成的义素。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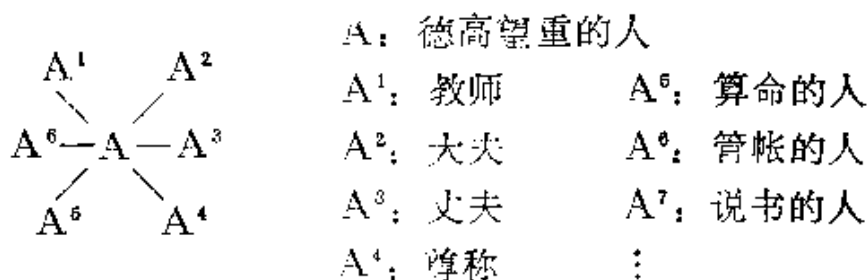
“老年是黄忠，青年赛武松。”

“……只见她后面，紧挨着门旁的墙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

“那个房间，他住了二十年了”。

显然，上面句子中带圆点的词，所标示的意义，既不是中心意义，也不是非中心意义，而是临时赋予的意义，一经改变上下文，它们的比喻、借代、特指等意义便随之消失。语义的这种特性是普遍的，有人称其为词义的多面性，我们把它称为义素B。另外，某一个词在运用中所处的序列、与其他词的组合关系，即语法意义，我们把它称为义素C。

义位：有点象语音中的音位，它是A类义素的典型和代表，统辖着其他义素。比如，汉语中“先生”一词的义素（A类）有“教师”、“大夫”、“丈夫”、“尊称”等等。而“德高望重的人”，则是A类义素的代表，即义位。



需要说明的是：多义词中的义位是指义素A的中心意义，单义词中的义位同义素A一致，而单义词也好，多义词也好，均有义素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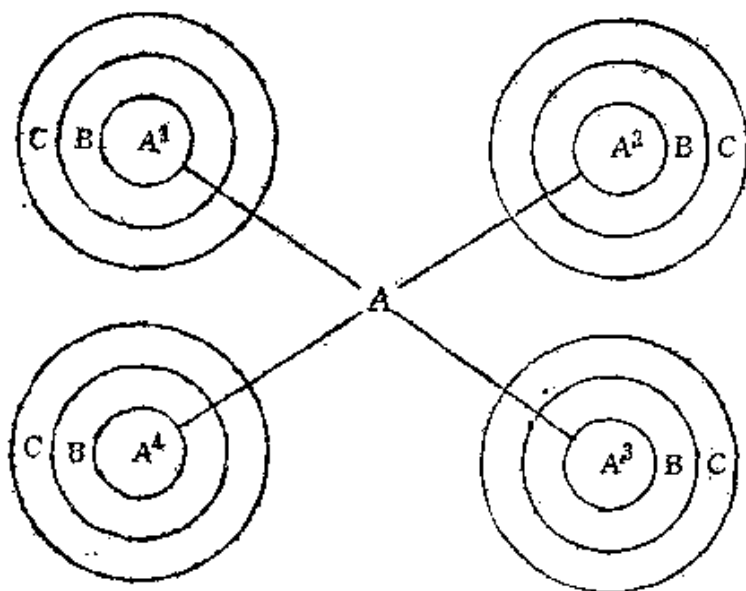
现在分析下面四句话中的“先生”这个词各种义素的情况：

- ①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 ②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 ③ 国民党先生们，你们也曾想一想这件事么？
- ④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如果以图表示之则是：

	A	B	C
(孙中山) 先生	特殊尊称	赞 扬	同位、宾语
(诸 位) 先生们	一般尊称	中性词	呼位
(国民党) 先生们	称 谓	卑 视	呼位
(可爱的) 先生们	称 谓	讽 刺	呼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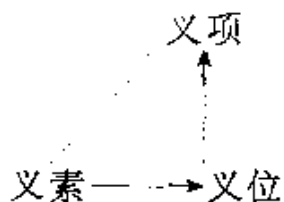
义位与义素的关系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错综复杂：义位统辖着A类义素，而A类义素又各有自己的义素B，义素A、B又各有自己的义素C。以多义词的义位与各种义素的错综关系为例：



在多义词中，A是义位。义位在运用中它则分布到A¹——A⁴中去，即它是个统辖意义，例如，“先生”这个多义词的义位——德高望重的人，是对“教师、大夫、丈夫、尊称”等意义的概括，在运用中它只能体现为“教师”等A类意义的某一种。A¹类型义素（教师），在运用中必然会产生B类义素和C类义素，A²、A³、A⁴亦然。

义项：是由义位及其义素A、B、C聚合而统一形成的最小的运用单位，即体现为每个词在运用中A、B、C义素的统一。

义素是对词汇意义、临时意义、语法意义所作的具体分析；义位是对义素A所作的概括分析，义项则是对ABC义素综合运用所作的分析，三者是密切相联的，但又不是同一现象：



义素A¹⁻⁴是义位的基础，义位是义素A¹⁻⁴的核心和代表；义项是对义位所统辖的ABC义素的综合运用，即是语义系统中的最小运用单位。在言语交

际过程中，语义系统的最基本的运用单位，是义项而不是义位，更不是义素，换言之，义素和义位只是语义系统中的内向单位，①义项才是语义系统中的外向单位，是成句的最小单位——词的意义部分。例如：

“母亲爱女儿”这句话中，从语义系统分析，它含有三个义项“母亲”、“爱”和“女儿”。仅以“母亲”为例：

在现代汉语中“母亲、妈妈、娘”，“姑母、师母、舅母”，“母鸡、母牛”，它们都是同一义位（生我之人、女之尊长、凡物由其所生者）变体的不同义素；而在本句话中“母亲”是一个义项：生我之人（同‘女之长’和‘物之生者’区别开来），亲称的书面形式（同亲称的口语形式‘妈妈’和方言亲称‘娘’区别开来），动词前充当主语（同其他语法意义区别开来）。义项把义位所统辖的义素A、B、C统一起来，明确起来，使义素A、B、C单一化、固定化。

当然，还可以扩展开来，就其表达“生我之人”的意义来说，母与父、祖、子、女……等构成一个义素群；就其标示慈爱感情来说，母与敬、爱、严等又可构成一个义素的类聚；就其标示词与词的功能及序列来说，母又可与谓、宾、定语等构

① 高名凯在《语言论》中说，‘义位’是语义单位的结构，不是语义系统的结构。

成一个义素的类聚，等等。

语义系统就是由义素、义位、义项各单位组合起来的极为复杂的系统。

语言结构中的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但是，为了具体而深入地分析语言结构，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开研究，并对其基本单位进行剖析，象上面所作的那样。

1.6 词汇系统的各单位

现在，我们再把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结合起来，对语言结构作进一步的研究，这叫作“分久必合”。这种合起来加以考查，实际上是在对语言结构的另一层级所进行的剖析，即对语言结构中的词汇系统所作的分析。

词素：是词的构成单位，是词中一定的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它在一般的情况下同音节、义素相适应，音节是它的语音物质外壳，义素是它的语义内容。

根据词素在词中的地位不同，又分为词素A和词素B两种^①。词素之组合以及它们组合方式，是词汇系统的主要内容。下面仅以派生词^②内的词素组合方式以及其内部关系为例作一简要剖析，便可见一斑。

派生词的结构不象单纯词的结构，它可以再分析解释——即通过意义间的某种联系给以说明。派生词中词素的组合方式主要有八种：

派生词 = Pc

词素A = A

词素B = B

① 词素A，一般书中所说的“词根”；词素B，一般书中所说的“词缀”。

② 词的结构一般为三种：单纯型、派生型和复合型。

Pc的基本类型:

Pc1型 A + B 作者

B + A 非党

Pc2型 (B + A) + B 第三者

(A + A) + B 资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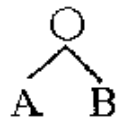
B + (A + A) 反革命

Pc3型 {(A + A) + B} + B 修正主义者

B + {(A + A) + B} 非霸权主义

Pc4型 B + [(A + A) + B] + B 非霸权主义者

Pc1 型中的词素只组合一次, 即一个层次, 其不同处在于 A 与 B 的位次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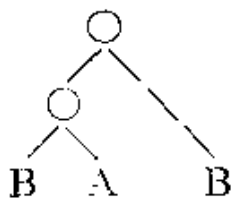
作者 (汉语) 非—党 (汉语)

лёт—чик (飞行员, 俄) по—дружие (丈夫, 俄)

plac—ard (布告, 英) pan—Asia (泛亚细亚, 英)

мал—чин (牧民, 蒙) * 蒙语无此组合方式.

Pc2 型中的词素组合两次, 即两个层次, 它们的位次也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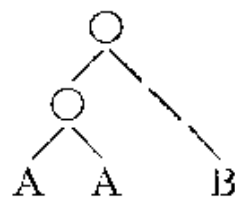
第 三 者

да—школь—ный

(学龄前的, 俄)

an—abapt—ist

(再洗礼者,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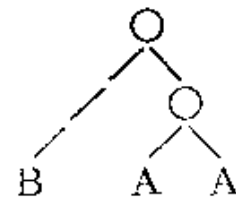
资 产 者

fa—mil—ism

(家庭主义, 英)

ба—гор—щик

(捕鱼者, 俄)



反 革 命

anti—ma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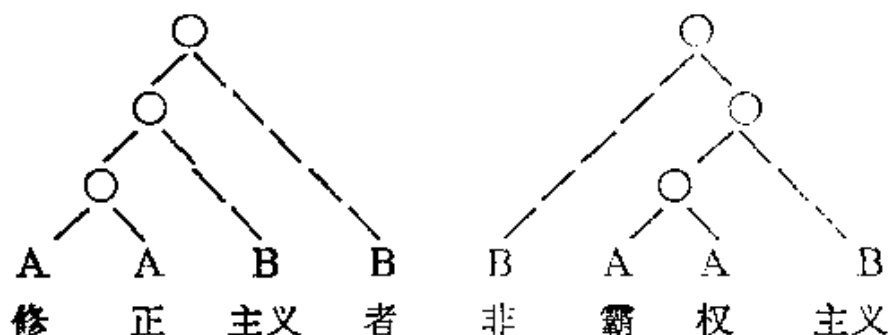
(反物质, 英)

анти—обще—ство

(反社会, 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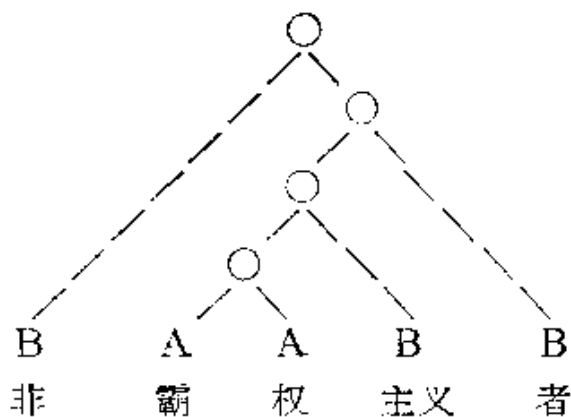
Pc2 型中词素组合发生两次关系，即两个层次。‘第三者’一词，先是‘第+三’组合，之后又共同与‘者’组合；‘资产者’一词，先是‘资+产’组合，之后又共同与‘者’组合；‘反革命’一词，先是‘革+命’组合，之后又共同与‘反’组合。

Pc3 型中的词素组合三次，即三个层次，位次也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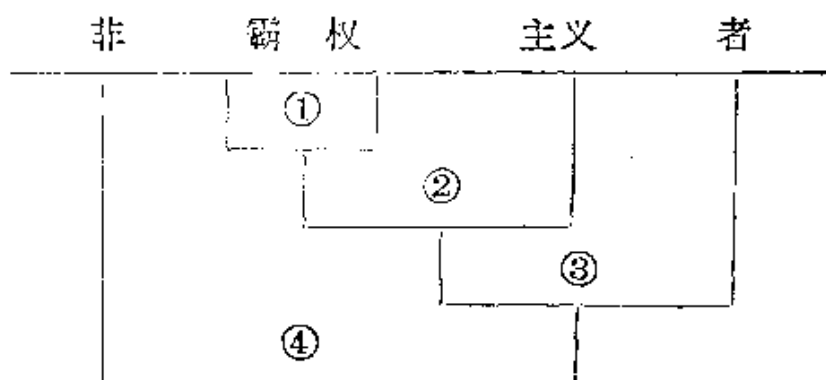


“修正主义者”的层次是：‘修与正’组合，再同‘主义’组合，最后共同与‘者’组合；‘非霸权主义’的层次是：‘霸与权’组合，再同‘主义’组合，最后共同与‘非’组合。

Pc4 型中的词素组合四次，即四个层次，位次也不尽相同。Pc4 型在汉语中是极少数。



Pc4 型是结构最复杂的，也是各种语言所少见的。



词素间发生了四次（①②③④）关系，形成四个层次。

对词素类型的分析，结构语言学都把它列入语音系统之内，好象它同意义系统没有联系或者极少联系，从而把词的结构分析排斥在语义系统之外，这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比如词素A——词根和词素B——词缀都是同它所标示的意义分不开的，其名称的称谓主要根据意义，这是非常明显的。另外，有些研究者把词中词素的组合叫做外部结构，实际上也是把词素的组合单纯看作是语音单位的结果。总之，脱离开意义对词素进行分析必然陷入形式主义泥坑，词素层次的划分就无法进行。

词：由词素组合而成的独立运用的最基本单位。它是音（音节）义（义项）的统一体，音节是词的外部，体现为物质；义项是词的内部，体现为意义。

义项虽然不属于语音，但它必须同某一特定的语音形式相结合，离开语音物质外壳，赤裸裸的义项是不存在的，同样，音节虽然不属于语义，但它必须同某一特定的语义单位相结合，离开意义内容的声音只能是物理学上的声音，而绝不能成为语音。词恰恰就是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词素也是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产物。那末词与词素的区别在哪里呢？其一，词是词素的组合，词素只是词的构成因素；其二，词是

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是外向单位，词素则不能独立运用，只是内向单位。有些词素一旦能独立运用，那它便以词的身分参与交际，其词素身分开始“隐退”。

词结：大于词小于词组的独立运用单位。它也是音（多音节）义（义项）的结合，在交际过程中相当于一个词。例如，叠词（看——看看，糊涂——糊糊涂涂，家——家家）、儿化词（瓜子——瓜子儿，天——天儿，口味——口味儿）、成语（大公无私、叶公好龙、咬耳朵）。另外，象“的”字结构、介词结构、名量结构（两瓶酒之类）方位结构等，也是一种词结，为了区别叠词等词结，可以称它们是多义项词结，因为这种词结是在组词成句过程中形成的，在词汇中并没有形成单一义项，而叠词等词结，其义项是单一的，因此可称单义项词结。

1.7 语法系统的各单位

语言结构中的另一层级是语法系统，它“是套在词汇之上的一个层级，因为语法成分不能脱离词汇成分的基地而存在，并没有空中楼阁式的语法成分，只有建立在词汇成分之上的语法成分。”^①语法是在已经抽象化了的词的基础之上，^②在交际过程中长期形成的词的变化与组合的格式或规则，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规则的综合”。可见，语法所研究的是些关系，即一类词、一类句子的共同意义及其格式，而不是具体的词或句子本身，在这一点上有点象几何学。“几何学上的定理是把具体对象加以抽象化，各种对象看成没有具体性的物体，并在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时候，

① 高名凯：《语言论》。

② 客观存在物‘桌子’、‘水’等，是形形色色的，多种多样的，而‘桌子’、‘山’这些词所反映的不是个别的某一个‘桌子’，个别的某一座‘山’，而是一般的、共同的东西。

不当成某些具体对象间的具体关系，而当成一般没有任何具体性的物体间的关系”。语法所反映的不是每个具体词或具体句子，而是抽象出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规则，无怪有的语言学家把语法称作“语言的间架”了。那么，语法系统的单位是哪一些呢？

形位：词在句中的形态变化，即一般人称作的构形法。大量事实说明，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们，是沿着构成语言结构的音和义相一致的原则进行习惯地选取的：有的着重选取词根、词缀的变化以及附加词尾^①的方式，可谓形位A；有的着重选取实词虚化——形助词的方式，可称形位B；这两种标示语法意义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形位内容。

例如，俄语中名词‘перо’一词的不同变格：перо—пера—перу—перо—пером—(о)пере；动词‘читать’的不同变位：читаю—читал—читаете，等等。英语中代词‘I’一词的变格：I—my—me；动词‘feel’一词的时态：feel—felt—felt；等等，均属形位A。

俄语中的‘Буду’(я буду читать)，英语中的‘shall’(I shall be expecting)，汉语中的‘着’(学生正读着英文)，等等，均属形位B。

形位实际上就是词的各种变化规则的综合，是语法系统的基本单位之一，即词法。

句位：是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及其方式，即一般人称作的造句法。哪些词与哪些词经常组合，以及其组合的序列(位置)是句位的主要内容。

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包括代替它们的代词)经常

^① 词尾指附加在词的尾部表示关系意义的语法形式。如俄语中 Стол—Стола—столу等o词尾一般都一身多职，-а(数、格)，-у(数、格)。

组合，并且排成较固定的序列，多数是：

主在谓前，谓在宾前（先生讲授课程）；

从词在中心词之前（伟大祖国，努力工作）。

汉语中的副词只能同动词、形容词组合，而不能同名词组合；俄语中的副词不仅可以同动词、形容词组合，而且也可以同名词组合。

蒙语、日语中词与词的序列多数是主在宾前，宾在谓前，同汉语、英语、俄语的序列不同。例如，“我吃饭”这个句子，蒙语、日语的序列是“我饭吃”（Би хоол иднэ，蒙；わたくしは御飯をたべます，日）。

句位，实际上就是组词成句规则的综合，是语法系统的又一基本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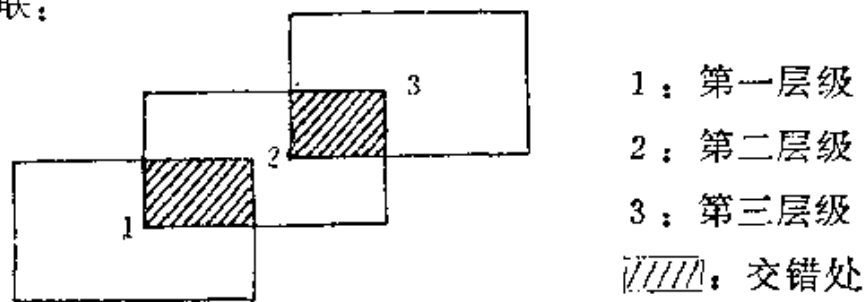
句项：是由形位和句位组合而成的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形位也好，句位也好，都是内向单位，而句项则是外向单位，它是交际的最基本的单位，即一般书中所指的句子。

1.8 语言结构的层级

语言结构可以相对地切分若干音义结合片断。如词汇结构系统可切分为词素、词、词结等单位，语法结构系统可切分为形位、句位、句项各单位。如果以“词”作为切分的标尺，那么它上可以组合词结、形位、句位，下可以再切分为词素、音节、音位、音素。这就告诉我们，语言结构的诸单位，除了大小不同之外，还是有层级的，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从整个语言结构来看，语音系统、语义系统同词汇系统、语法系统也是有层级的，并不是同一个平面的语言现象。

原来，语言结构是由语音和语义两大系统构成的，它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级：音与义的结合为第一层级；词汇系统为第二层级；语法系统为第三层级。每个层级又由不同的单位构

成；音素、音位、音节和义素、义位、义项是第一层级的基本单位；词素、词、词结是第二层级的基本单位；形位、句位、句项是第三层级的基本单位。而且这三个层级间都有其交错处，紧密相联：



音节、义项是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交错处；词、词结是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交错处。

显而易见，在这三个层级中，第二层级——词汇系统是中间环节，它既是音与义的汇合点，又是研究语法系统的出发点，难怪许多学者把语言结构研究的中心放在词素与词的分析上。

§2 语言的体系

语言不是一盘散沙，它是具有严整的体系的。语言结构每一层级的各个单位并不是孤立的或单摆浮搁的，而是互为条件地相互制约构成各自的体系。如果对语言现象进行横的平面的研究，即结构分析，那么所说的体系的分析就是对语言现象所进行的纵的研究。当然，横的分析与纵的分析，只是相对的，不能截然分开。

2.1 体系的概念

体系，这是一个同一性质相互制约的各种结构因素的统一。体系中的诸结构因素都是依赖于该体系中的其他结构因素

的相互联系而获得意义的。

索绪尔在解释体系这一概念时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他说：“假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体系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①语言的体系更是这样，它是由同一性质相互制约的各种语言结构要素所组成的统一体，语言体系中的诸结构因素都是互相制约、相互依存的。例如，汉语中的完成体与未完成体；俄语中的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主格、生格、与格、对格、造格、前置格；日语中的简语式与敬语式，等等。如果只剩一个成分的话，那这成分的意义便不复存在，法语中只剩一种变格，那法语的变格体系便逐渐消失，而英语的代词，虽然只剩下两种变格，可是英语的变格体系仍然存在。

体系的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机械的调整来偷换。例如，一班共有32名学生，他们可以排成四行，每行为8人；也可以排成八行，每行为4人；这种外部的任何调整都不能改变32名中的每一个学生的特性。而语言的体系与此相反，全体的变化必然引起个体的变化，或者个体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全体的变化。列弗尔马特斯基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1960年俄文版）指出“象存在六格变化的属格就不等于没有六格变化的属格：有‘X’的语言的‘K’的意义同没有‘X’的语言的‘K’的意义，是不同的。”

语言结构中各个层级中的种种单位，相互联系，互相影响或制约，从而形成了语言的体系。

每种语言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它们有各自独特的体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俄文版（1933年），第45页。

系，即是每种语言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每种语言中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的独特体系上。

2.2 语音体系及其比较

人类能发出的音是无限的，但某一人群总是习惯地选取，把起区别意义的音组合起来，从而形成本语言的语音体系。发音特点相似的某些音素，在甲语言中形成音位，在乙语言中则构不成音位。汉语的送气与不送气是不同的音位，而清音与浊音则是同一音位；俄语与此相反，清浊音是不同音位，而送气不送气则是同一音位：

汉语	{		ba (爸)	pa (怕)
	{		da (答)	ta (他)
	{			
俄语	{		том (卷)	дом (家)
	{		папа (爸爸)	баба (婆娘)
	{			

蒙语的长元音与短元音是不同的音位。хон (远) —— хоол (饭)，зурах (绘、画) —— зуурах (捏揉)，等等。而在汉语、俄语中，长短元音是同一音位。在阿拉伯语（以及一般闪族语）中，元音之间的辅音可以延长以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如kataba “他写了” —— kattaba (他写了许多)。

颤音（小舌音）如俄语中的‘р’，法语中的‘r’形成了音位，而汉语、英语则没有形成；日语中的促音与拗音是不同的音位，而许多语言中则没有。

塞音 英语、俄语、汉语是两系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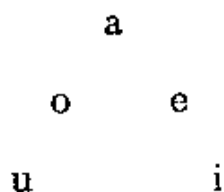
b	d	g	⋮	б	д	г	⋮	b	d	g
p	t	k	⋮	п	т	к	⋮	p	t	k

而南非有的语言(sotho)是三系塞音；印度的 India 语是四系塞音；① 等等。

音节体系的比较。许多语言中的音节都是以元音为基础，但在一些语言中辅音也可以单独构成音节。汉语是一个极端例子，一个音节至少要有有一个元音，捷克语又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音节可以没有元音参予，如 vlk (狼) ②。声调是汉、藏、泰等语言音节的重要构成因素，而轻重音则无足轻重；轻重音是俄语音节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声调则无关紧要，如 мýка (痛苦) --- мука (面粉)。

每种语言中音从(词首、词尾)的数目有多有少，其种类也不相同。英语中词首音从(b、d、g、s等)和词尾音从(st、g等)数目既多，种类也繁。

世界上很多语言都具有下列元音三角体系：



例如，汉语、日语、俄语，非洲的拉姆巴语、绍纳语、祖鲁语等等。在辅音方面，多种语言都有舌面音、齿音、唇音。语调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辅音+元音”的音节亦是普遍的。

- | | | | | |
|---|------|---------------------------------|------|--|
| ① | 三系塞音 | { 带声的
{ 不带声送气的
{ 不带声，不送气的 | 四系塞音 | { 不带声，不送气
{ 不带声，送气
{ 带 声，不送气
{ 带 声，送气 |
|---|------|---------------------------------|------|--|

② 南斯拉夫语中有的音节也可以由辅音单独构成，例如 vrt (花园) 就是。在 bella coola (英属哥伦比亚) 语中许多没有元音的词：tmkmfp (菠萝树) 等等。

总之，语音体系是由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语音单位组成的，它们总是在不同的语言里有着各种不同的平衡以及各种不同的补偿。

2.3 语义体系及其比较

语义体系是人们认识得很模糊的部分^①，也是语言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

过去，人们往往把语义同语音合在一起研究，或同词汇、语法合在一起研究，语言三要素说^②就是突出代表。实际上，语义是语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语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为什么会有目前的情状呢？语音、词汇、语法都是有形式而可以捉摸的，是“形而下的”东西，而语义是一种无形的，难以捉摸的，是“形而上的”东西。一般来讲，事实也是如此，只有通过“形而下的”（有形的）东西，我们才能依稀看到寓于其中的“形而上的（无形的）”东西。语义体系不仅是“无形的”东西，而且是难于分解的。我们认为这是种误解。虽然初看起来，数以万计的词所标记的意义十分庞杂纷繁，甚至很难理出个头绪来，实际不然，整个语义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严整的体系。词义是标示概念的，概念的数量是无限的，所谓语义体系就是体现概念^③的词语意义所形成的分布网络或系统。

原来，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是受使用该语言的人群之历史、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心理素质诸因素所制

① 关于语义系统的研究，在语言学中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同语音系统的研究相比，更是十分落后。这一方面由于语义系统十分复杂，不易理出头绪，一方面由于一些语言学家，把语义系统排斥在语言学范围之外，语义系统的科学研究是今后数十年间语言学的重要课题。

② 许多语言学著述都是把语言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也多以三要素为据。

③ 这里的概念既指实体概念，也包括关系概念。

约,同时更重要的是受该种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所决定。例如,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中可以用不同的义项来标示,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语义体系;某一概念在甲语言中形成了独立的语义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语音形式,而在乙语言中就没形成独立的语义单位,或者相反。实际上就是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分布网络。

蒙语中“牲畜”这一类概念在蒙语语义体系中分布成许多词,即与许多语音形式相结合,以标示其细微的差别:^①从毛色、年龄、雌雄、生体形状等方面一一给予命名或称谓。①在爱斯基摩语里,标示“雪”这一事物的词,有好几个,而在英语里只有一个词“snow”。当然,英语可以运用词组的方式(两个以上义项)来表明区别:细雪(flue snow)、干雪(dry snow)、软雪(soft snow),等等,但在爱斯基摩语里,这种区别是词汇化了的,即用单词(单独义项)来区别。苏联境内南方和中央带的民族只有一个表示白色的词,而北方民族语中至少有10—12个词表示白色的细微差别。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这四个概念在汉语、日语中用四个义项及其相应的音节给予标示;在蒙语中用三个义项及其相应的音节去表达;俄语、英语用两个义项及其相应的音节去标示;而马来语只用一个义项及其相应的音节去表达。见下面图表:

汉语	日语	蒙语	俄语	英语	马来语
兄	あに	ax	брат	brother	sudara
弟	わとうと	дүү			
妹	いもうと				
姊	あね	Эгч	сестра	sister	

① 蒙语中没有相当于汉语中“山羊”这一义项,而分布为“ухна”(公山羊)、“ямаа”(母山羊)两个义项。

如果需要的话，俄、英、蒙、马诸语均可分别运用词组的方式表达上述四个概念，不过它们所用的则是两个以上的词，是两个以上的义项。例如，蒙语中在需要标出“弟、妹”性别时，则用эрэгтэй（男性）дуу（弟）——“弟弟”；эмэгтэй（女性）дуу（妹）——“妹妹”。俄语中在需要标出“长幼之分”的时候，使用старинный（年老的）брат（兄）——“哥哥”；маленький（年纪小的）брат（弟）“弟弟”；等等。

再如，自然界中的彩虹或从三棱镜射出的光谱，在人类思维中的反映，在人们的感觉上都是一致的，但在不同语言中对它的标记和描写则是不一致的，甚至差别颇大。在甲语言中用六个义项（词）来标记划分，有的用五个词（义项）来划分光谱的类别，……。正象有的语言学家说的那样：“自然界中本有的颜色，连续渐变，在语言里是用一系列独特的类别表现的。这是把内容改成结构的一个实列。”^①并对几种语言作了对比说明：光谱的划分多种多样，有的用六个词，有的用五个，有的……见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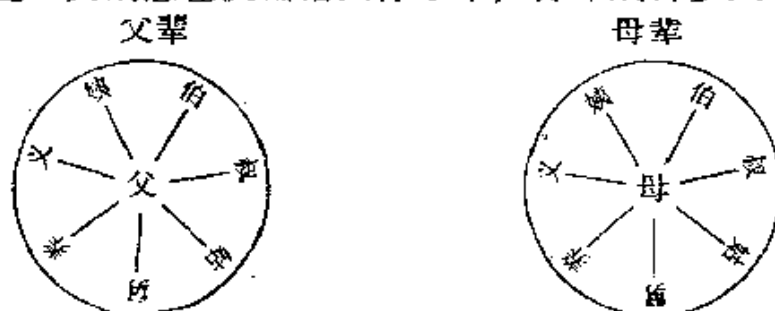
语 光 谱 别	英 语	索 南 语	瓦 夏 语	汉 语
紫	purple	cbpswuka	—	紫
蓝	blue	cifema	hui	蓝
绿	green	—	—	绿
黄	yellow	cicona	zîza	黄
橙	orange	—	—	橙
红	red	cbpswuka	—	赤
黑	black	—	—	青（黑）
		*cifema包括黑色 cicona包括白色		

① （美）格里森：《描写语言学导论》。

显然，把光谱划分两部分或三部分而不是六部分或七部分，这并不表明分辨颜色的视力有强有弱，而仅仅表明某种语言划分光谱的习惯不同，具体化为语义结构不同罢了——体现在不同的名称上。

各民族间表示亲属关系的称呼，往往各不相同，差别非常明显。英语用uncle称呼“父亲的兄弟”、“母亲的姐妹丈夫”、“母亲的兄弟”、“父亲的姐妹丈夫”，而尼亚玛尔则用mama表示前两个称呼，用karna表示后两个称呼。汉语是用“叔父、姨父、舅父、姑父”分别称呼。

汉语中对家属亲友的称谓，其区别相当细微。称谓“父辈”、“母辈”这一类概念在汉语语义体系中，分布成许多义项，



汉语中‘父辈’一般分布为七个义项，‘母辈’也相对分布为七个义项。而在俄语、德语、英语、日语、蒙语中它的分布情况则是另一个体系：蒙语、日语、德语中‘父辈长者’一般分布为三个义项，‘母辈长者’亦然。俄语、英语中‘父辈长者’一般只分布为一个义项，‘母辈长者’亦然。

当然，俄语、英语中有需要指出‘义父、义母、养父、养母’的时候，可以运用义项与义项的组合（用附加语或从词方式）来表达：俄语，приёмный отец（义父、养父），приёмная мать（义母、养母）；英语，adopted father（义父）、adopted mother（义母），foster father（养父）、foster mother（养母）。

用下表对汉语、蒙语、日语、德语、英语、俄语作一比较：

汉 语	蒙 语	日 语	德 语	英 语	俄 语
伯父 伯母	авга, авга				
叔父 叔母	ах, эгч				
舅父 舅母	нагац, нагац	おじ, おば	onkel, tante		
姑父 姑母	ах, эгч			uncle, aunt	дядя, тетка
姨父 姨母					
义父 义母	хонг, хонг	ぎふ, ぎば	pfl-geva-ter, pfl-gmu-tter		
养父 养母	ах, эгч	ようふ, ようば	Ado-ptiv-ater, Ado-ptimu-tter		

同义系统和反义系统，也是构成语义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照词的意义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分为多义的词，同义的词和反义的词，这是各种语言共同的，但每种语言的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的体系则是各异的。仅举反义体系的不同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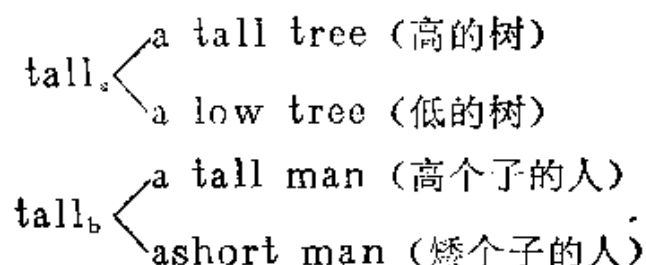
俄语、汉语中间有“深刻的”和“肤浅的”一对反义词，法语却没有。另外，每对反义词的配搭能力也不同，即在一定上下文中，彼此可构成反义关系，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它们就构不成反义关系。



瘦 a 同‘肥’构成反义关系，瘦 b 则只能同‘胖’构成反义

关系。

再如，英语也有类似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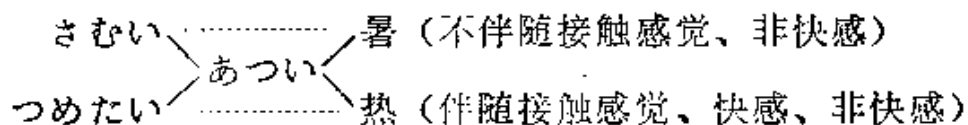


英语中‘low（低）’不能与表示生物的名词搭配，只能同非生物名词搭配。因此‘a tall man’只能同表示生物的rt（矮），构成反义关系：‘a short man’。

各种语言中的同义体系也是各不相同和错综复杂的。例如，日语中“さむい、つめたい、すずしい”三个词的意义，有其共性“低温”，更有其细微差别：

すずしい〔凉爽〕	低 温	弱	不伴随接触感觉	快 感
さむい 〔寒冷〕			(身体的全部)	非 快 感
つめたい 〔凉〕		强	伴随接触感觉 (身体的一部分)	既有快感也有 非 快 感

在分析同义词的微妙差别时也可以从它们各自的反义词的对应中得到说明。



可见，了解与掌握在哪一点上是同义的，在哪一点是反义的，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词的意义系统只是语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还包括语、句、段、篇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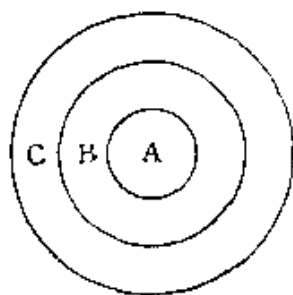
2.4 词汇体系及其比较

这是音义统一的语言体系，它是不同于语音体系和语义体系的又一个语言平面。词汇体系是由彼此制约、互相影响的成员（词）组成的。

词汇体系表现为词汇的组成，词的结构类型，以及词与词、音与义之间所形成的多种类聚。

（A）词汇的组成：

词汇是语言中词的总汇，它是语言建筑材料的仓库。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声音和意义特征的相互制约的词汇单位所构成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是基本词汇。“语言的词汇中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词，成为基本词汇的核心”。①



A：根词

B：基本词汇

C：非基本词汇

（一般词汇）

根词指最单纯最原始的词。基本词汇是词汇中数量较少但具有稳定性、派生性和通用性的词，它的面貌决定着语言词汇的面貌，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非基本词汇，是由基本词汇派生的，数量大大超过基本词汇，但它具有流动性、非派生性和地域、行业性。

非基本词汇主要由下面几种词语组成：新生词语、某些古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语词、借词、行业语、术语、阶级习惯语以及除基本词外的其他词语。

但是，语言词汇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①不象语音和语法构造那样稳定。因此，基本词汇与非基本词汇总是相互影响，互相渗入²⁰的，呈现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是：基本词汇是派生非基本词汇的基础，非基本词汇又是充实基本词汇的后备成分。例如，汉语“原子”“公社”原是非基本词，现在已成为基本词，成为创造新词的基础。俄语中радио（无线电）开始时也不是基本词，后来竟成为二十多个新词的鼻祖（如радиостанция、радиоцентр……）。

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的错综复杂关系，制约着语言发展的方向——通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新质要素的不断增加来实现的。

（B）词的结构类型：

一种语言的词汇体系区别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体系，主要表现在基本词汇构成上，更具体地表现在词的结构上——词中词素组合的方式上，也称构词法。一般来讲，词的结构方式可分成三种类型：单纯型、派生型和复合型，这是每种语言共同的普遍的。但是，这三种类型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分布情况、使用频率则是不等的，甚至相差悬殊。为叙述简便，以dc代单纯词，以pc代派生词，以fc代复合词。

语种的类型不同，制约着词的结构类型的差异：印欧语种多以pc型为主，如俄语、英语、德语等；汉藏语种多以fc型为主，而dc型在各种语种中的分布和使用频率大致相仿。

^① 科技术语的发展是当代产生新词的最丰富的源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探索外层空间的登月和宇航。因登月而产生了moonwalk（月面行走）、earthrise（地出）、perilune（近月点）和apolune（远月点）等。

	印 欧 语	汉 藏 语	
pc	dc	pc	fc
	fc	dc	

dc型比较:

汉语 人、山、水、伶俐、莫斯科;

俄语 вода (水)、перо (羽毛)、горь (戈壁);

英语 man (人)、red (红)、tea (茶);

蒙语 хүн (人)、эх (母)、цонх (窗户)。

dc型 汉、俄、英、蒙等语言中均是pc型和fc型的基础，分布情况与使用频率相似。

pc型比较:

仅列举汉、俄、英、蒙中的某些词缀的数目，① 从中看它们的差别。

前缀	汉:	非一, 反一, 泛一, 老一, 第一等;
	俄:	пере—, под—, за—, от—, при—等;
	英:	a—, ana—, co—, post—等;
	蒙:	_____
后缀	汉:	一者, 一家, 一性, 一化, 一主义等;
	俄:	—ние, —ник, —ость, —ист等;
	英:	—able, —ary, —age, —ian, 等;
	蒙:	—ооч, —уул, —лт, —лан等。

俄语、英语的前缀、后缀数量相似，分布情况也差不多；蒙语词汇系统中只有后缀，而无前缀，后缀之多远远超过英

① 俄语词缀约百余个。见赵卓编：《俄语语根速成识字读本》。

语；汉语的前缀不够发达，只有十余个，后缀的分布和使用频率也不如俄、英、蒙。总之，汉语中pc型属于非能产型。

fc型比较：

多数的fc型是一层的，少数是两层的，三层是个别的。

汉语fc型是最能产的，俄、英、蒙诸语言是望尘莫及的。

一层的：

汉语 人民 铁路 出版 民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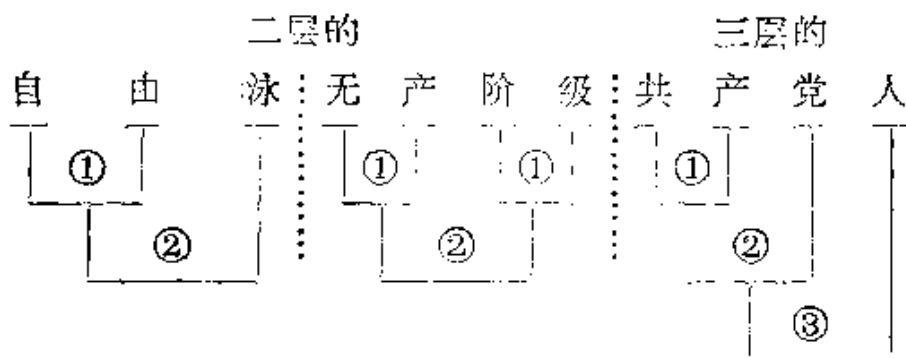
俄语 паровоз (机车) трудодень (劳动日) 等；

英语 blackboard (黑板) breakdown (损坏) 等；

蒙语 хэл ам (口舌) улс тэр (命运) 等。①

现代汉语中fc型词，除了大量的发生一次关系外，还有相应数量是二层的，少量是三层的，这是其他语言罕见的。

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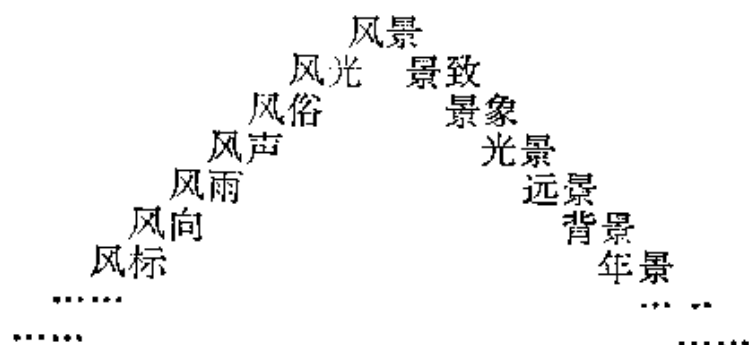


同族词是词汇体系内部的一种特殊类聚。在数以万计的词汇中，一些词是以共同的词根为中心而形成“词族群”，语言学上把这种词根相同的词族叫作同族词。各种语言的同族词的形成，从组合方向及其数量上也是不等的。这直接受某一语言词汇体系中词的类型所制约或影响。现代汉语fc型词是能产的，从而汉语的同族词多数具有两个组合方向，即以复合词中的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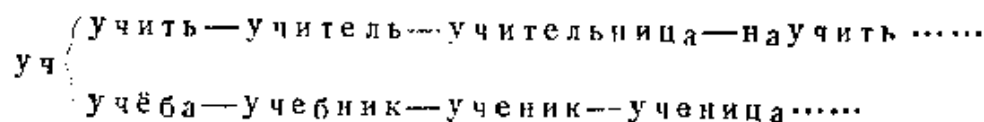
① 蒙语fc中的词素，虽然分开写，仍看作一个词，其形态变化都在合成词最后的词根上。

或两个以上的词根为基地不断地向外扩展，俄、英、蒙的同族词多以pc型中的词根为基地不断地向外扩展：

汉语——



俄语——



日语的同族词，由于日语吸收许多汉语借词，从而其同族词往往有两个词族：一个是汉语造词词族，一个是日语造词词族。例如，以“そら”为词根（词元）的词族和以“くう”为词根的词族。“そら”的含义大致有没有根据、虚假的、白白地、无端的、假的等意义；“くう”的含义大致与汉语“空”相同，所以日语以“くう”为词根的同族词同汉语以“空”为词根的同族词基本相同，但也各有独特的词出现，如汉语的空城计、空头等等，日语的空株（くうかぶ）、空取引（くうとりひき）等等。日语以“そら”为词根的词族，用的是汉字“空”，而含义却同汉语不同，从而这组同族词与汉语以“空”为词根的同族词大不相同。例如：

空色（そらいろ）	〔天蓝色〕
空恐（そらおそろしい）	〔非常可怕的〕
空言（そらごと）	〔说假话〕

空頼（そらだのみ）	〔（指望）落空了〕
空泣（そらなき）	〔装哭〕
空涙（そらなみだ）	〔假流泪〕
空模様（そらもよう）	〔天气〕
空寝（そらね）	〔装睡〕
空耳（そらみみ）	〔装听不见〕
空目（そらめ）	〔错看〕
空喜（そらよろこび）	〔白高兴〕
空笑（そらわらい）	〔假笑〕

.....

我们要注意这类不同于汉语的词族，否则就会望文生意了。

（C）词与词音义之间的交错关系：

依照词与词之间音与义的交错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类聚，如同音的类聚、同义的类聚、反义的类聚。

同音词：不同的词在声音上相同，而意义既不相同也没有任何意义联系的称同音词，也称同音异义词。例如，汉语的‘青、清、轻’；‘难、南、男’等；俄语中的‘коча’（镰刀）、‘коча’（辫子）、‘коча’（砂滩嘴）；英语中的‘read’（读）、‘reed’（芦苇）、‘red’（红）；日语中的‘かんしゃ’（感谢）、‘かんしゃ’（甘蔗）、‘かんしゃ’（观考）；等等。日语同音词较多，区别方法之一是用汉字或假名标明，如ここ、ココ。

同义词：发音不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称同义词。例如：

汉语 暖瓶——暖壶——暖水瓶

星期天——星期日——礼拜日——礼拜天

严格——严厉——严明

冲击——冲撞

俄语 вывоз (出口) — экспорт (出口)

лоб (唇) — —чело (唇)

доклад (报告) — —сообщение (报导)

英语 to begin (开始) ———to commence (开始)

happy (幸福) — —lucky (幸运的)

日语 すはだか (素はだか) ———あかはだか (赤はだか)

——まるはだか (丸はだか) [赤条条的]

こころのそこ (心底) ———こころのずく (心奥) ———こころぬ
(心根) [心窝里]

某种语言词汇中这类同义词 (尤其意义相近的词) 的多寡是该语言词汇是否丰富多采的重要标志。

反义词：两个词所表示的意义是相互排斥互相对立的，称反义词。例如：

汉语 大——小 光明——黑暗

俄语 большой—маленький; свет—мрак

英语 big—small; white—black

准确、积极运用反义词，会使要表达的思想更加鲜明、突出。但是，不能把词义中的反义现象同逻辑中的否定命题（是一不是，对一不对）混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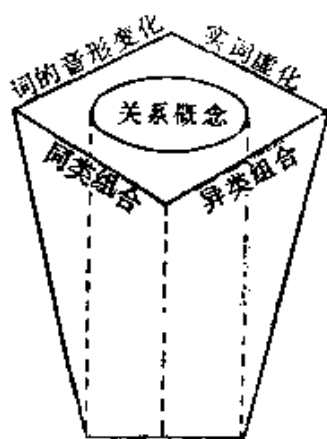
2.5 语法体系及其比较

语法构造又是语言特点的本质之一，它与基本词汇一道构成语言的基础。形位同句位有机结合构成语言的语法体系。形位和句位是相互依存的：离开句位的形位，象“离群孤雁”，离开形位的句位象“梁上君子”。形位与句位的枢纽则是语言中的词，言语中没有脱离开词的赤裸裸的“词位”和“句位”。有人干脆把语法体系称作“词与词聚合的格式”还是有一定道

理的。但是，语法研究的不是具体的词，而是词与词的关系。如果说词汇所标示的主要是实体概念，那么语法所标示的就是关系概念了^①，当然，关系概念不是空中楼阁，是以实体概念为基础的。

（A）表达关系概念的两种基本方式：

所谓不同的语法体系是指关系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及其表达方式，一般来讲，表达关系概念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词的变化；一种是词与词的组合。^②词的变化所标示的关系概念是性、数、格、体、态、时、式、级、人称、量等等；词与词的组合所标示的关系概念有主谓、动宾、领属、附加、并列诸关系。词的变化又分两种：一种是词的形音变化；一种是实词虚化——由词汇词变为语法词。词与词的组合也有两种：异类组合与同类组合。



各种语言中标示关系概念的语法方式不外这两类四种，可以说是共同的，普遍的，但是，由于操某种语言的人们习惯所选取的重点不同，从而就形成各自的语法体系：汉藏语种被习惯选取的是，以实词虚化和词与词的组合方式为主，词的形音变化为辅；印欧语种被习惯

选取的是，以词的形音变化为主，其他为辅。总之，每种语言都把这两类四种方式有机地组合起来，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严整的语法体系，满足表达上的需要。

（B）某些语言中的语法体系比较：

- ① 实体概念与词汇意义相应，关系概念与语法意义相应。
- ② 词与词的组合，包括词的搭配功能和词与词之间的序列。

(1) 词的形音变化:

英语 foot—feet (脚, 单一—复);

俄语 горы—горы (山, 单一—复);

西鲁语 jit—jɪt (耳朵, 单一—复)

以上属于词的声音发生变化 (也叫内部屈折)。

英语 box—boxes (箱子, 单一—复);

蒙语 монгол—монголоос (蒙古—从蒙古);

俄语 книга—книги—книгу…… (书—书的一—给书);

菲语 kayu—kinayu (堆木头, 未完成体—完成体)。

以上属于词形变化, 或称加音或加中缀。

日语 ヒト—ヒトビト (人, 单数—复数);

英语 very good—very very good (好, 比较级);

汉语 家——家家 (单一—复)。

以上是词音重叠。

从比较中看出, 汉语常用词音重叠这一方式, 其他方式都是较少用的, 而俄、英语这几种形式使用的频率是很高的, 也可以说是‘能产的’。

(2) 实词虚化:

汉语 着, 了, 过;

被——, 把——, 所——;

——上 (把门关上), ——起来 (动员起来);

关于——, 在——, 从——;

——碗 (一碗饭) ——本 (一本书);

俄语 буду (я буду читать 将来时);

на—, в—, к—;

英语 shall (I shall be expecting 将来时)。

蒙语 байна (бодож байна 进行貌)。

从比较中看出，汉语这一方式是能产的、普遍的，而俄、英、蒙诸语言则是少量的。

(3) 异类组合：

汉语——

母亲爱女儿 }
女儿爱母亲 } 主谓关系、动宾关系

主语在谓语前，谓语在宾语前；

英语——

Mather loves daughter }
Daughter loves mather } 主谓关系、动宾关系

序列基本同汉语相似。

日语——

私は本を読む（我——书——读）标示主谓关系，谓宾关系。其序列与汉、英不同：主在宾前，宾在谓前。蒙语与日语相似：

би бичиг увшиж байна（我——书——读）

俄语异类组合所标示的关系与汉、日、蒙相似，而排列顺序则相当自由。

“我读过报”这句话，俄语的序列可以排成六种，而基本意义不变：

Я читал газету.	}	Я: 主格
Я газету читал.		читал: 过去时
Читал я газету.	}	Газету: 宾格
Читал газету я.		}
Газету читал я.		
Газету я читал.		

汉语 红的花，流的水，唱的歌；

蒙语 улаан туг (红旗)，дуулна дуу (唱的歌)；

俄语 живой цвет (鲜花)；петный песня (唱的歌)；

以上的异类词的组合均表示附加(修饰)关系。各种语言的组合方式类似，但是在汉语中其序列是固定的；修饰语在被修饰语前；俄、蒙、英等语其序列较自由。

(4) 同类组合：

汉语 书和笔、聪明和伶俐、说和唱、我和他。

俄语 книга и перо (书和笔)，беречь и помогать (爱护和帮助)，я и ты (我和你)

蒙语 саяхи ба бороо (风和雨)，алдар ба агууих (光荣与伟大)，би ба чи (我和你)。

这种同类组合，一般标示并列关系(平行)关系。还有名词与名词、代词与名词组合标示领属关系：父亲的书房，我的书包，等等。

(C) 某些语言中词类的比较：

词的类别划分以及每类词的语法特性，各种语言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词类是语法系统的汇合点，反映着语法体系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词类系统也是语法范畴的重要内容，语法体系的差别往往集中反映在词类的系统上。例如，俄语的名词有性、数、格；动词有体、时、态、人称；形容词有比较级等等。英现代语的名词只有数，而没有格的变化，而动词的时体变化远远超过俄语。蒙语名词有数、格，而没有性。汉语的名词本身没有性、数、格之分，动词本身也没有体、时、态，日语亦然，但汉语具有相当数量的形助词，日语亦然。

例如，冠词：

汉语 无。

英语 几乎无，只有定冠词the和无定冠词a(an)。

俄语 无，拉丁语希腊语皆无。

日语 无。

蒙语 无。

德语 有全套的冠词，并分单复数、阳阴中各性，还有格变。

名词：

汉语 不变格，无性，有单复数，不带冠词。

英语 不变格，分阴阳两性，分单复数，少量带冠词。

俄语 有六格变化，分阴 阳 中 三性，分单复数，无冠词。

日语 不变格，无性，不分单复数，不带冠词。

蒙语 有七格变化，有单复数，不带冠词。

动词：

汉语 有及物和不及物动词，有助动词，有完成体与未完成体，无时，无人称，无性。

英语 有及物和不及物动词，有助动词，有体，有时，有人称，有性。

俄语 有及物和不及物动词，有助动词，有体，有时，有人称，有性，有数。

日语 有及物和不及物动词，有助动词，动词按五段活用、一段活用等规则变化。

蒙语 有及物和不及物动词，有助动词，有体，有时，有人称，有数。

代词的区别更加明显，汉语最简，俄语最复杂；其他词类也有许多差别，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下面是六种语言的词类一览表：

词类 语别	名 词	动 词	形 容 词	副 词	数 词	量 词	代 词	介 词	前 置 词	后 置 词	助 词	连 接 词	冠 词	语 气 词	感 叹 词	数 量
汉	+	+	+	+	+	+	+	+	0	0	+	+	0	+	+	12
日	+	+	+	+	+	+	+	0	0	0	+	+	0	0	+	10
俄	+	+	+	+	+	0	+	0	+	0	0	+	0	+	+	10
英	+	+	+	+	+	0	+	+	0	0	0	+	+	0	+	9
法	+	+	+	+	+	0	+	0	+	0	0	+	+	0	+	9
蒙	+	+	+	+	+	0	+	0	0	+	0	+	0	+	+	10
说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汉语 也叫 次动 词			日语 也叫 格助 词	共			共	
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种语言中共有的有八类，其他七类词其分布情况大不相同。另外，某类词的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内容和范围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区别很大，例如“副词”、“助词”两类词就是。汉语的副词和助词范围小，内容少；蒙语的“副词”指的范围也很窄；俄语“副词”的范围甚广；日语的“助词”范围就比汉语广得多。再有，俄、英、蒙、法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均有特殊的词尾作为标志，而汉语、日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则没有特殊词尾。其中日语中这几类词有特殊助词作为标志，汉语中这几类词没有词尾标志，只有少量形助词标志，多数是“光秃秃”的。

(D) 搭配关系的比较：

搭配关系不仅反映语义结构体系，而且更显示语法体系的特征。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家说：“有人估计，在学习第二语言时，通常可以在五年左右的时间掌握全部句型，但是要掌握很复杂的搭配关系，则非要坚持不断地学习二十年不可。”^①例如，英语动词 kill 可以同许多词搭配，但在其他语言里却不能。

He killed the man. (他杀死了那个人)

He killed the dog. (他宰了那条狗)

He killed time every day down at the park.

(他每天上公园去消磨时间)

He killed his chances of success.

(他断送了成功的可能性)

He killed the spirit of the group.

(他抹杀了那个团体的精神)

killed一词后面可以用表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词作宾语，

^① 见《奈达论文集》，第105页（引自《国外语言学》，1981年2期，第6页）。

如kill a marriage (解除婚约), kill the friendship (终止友谊) 等等。

词与词的搭配关系同民族习惯、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概念上相等的词, 其配搭能力不尽相同, 这是翻译中常遇到的现象。例如, 俄语中 “дать право”、“дать обед”、“дать свет”中的“дать”(给) 译成汉语则用不同的词: “授权”“设宴”“点灯”, 等等。

单复数、时态, 俄语借助于词的形音变化, 汉语则用形助词、副词, 这从译文中可以显现出来:

Корабль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днял паруса и понёсся к свободе.

革命的大船已经扬帆向自由飞驶而去。

长江两岸是一片金黄色的田野。

По берегам Янцзы тянутся золотые нивы.

汉语中标示方位(地点)的介词(往..., 向..., 在...) 译成蒙文是用名词变格来标示:

我从中国来。

би хятадаас ирсэн.

我们在学校里学习。

бид сургуульд сурдаг.

在春天的季节里, 要注意身体。

хавар цагт биеэ анхаасах хэрэгтэй.

最后, 再从《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一句话的英译文, 看一看英汉语法体系的区别: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为人民服务》)

英译文:

在 时候 的 困难 我们的同志 要 不

In times of difficulty① **We**② **must not**

介词短语

“我们”代“我们的同志”

失去 视力 (的) 我们的 成绩 要 看到

lose sight③, **of our achievements**④ **must see**

成语代“看到”

介词短语

(这) 光明 未来 (和) 要 提高 (鼓起)

the bright future⑤ **and**⑥ **must pluck up**⑦

短 语

我们的 勇气。

our courage.

汉英在语法上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如，组词的序列比较固定，名词都没有“格”的词形变化等。但其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上句英译文中带**黑体**的部分都同汉语不同：

① 汉语表示时间的介词结构（在…时候）放在主语后，英语表示时间的介词结构放在主语前；“困难”与“时间”两个词聚合；汉语“困难的”在“时间”之前，英语“困难的（of difficulty）”在“时间”之后，其附加语的标示，英语有“of…”，汉语有“…的”。

② 汉语“我们的同志”，英语只用“We（我们）”表示，因为英语中不习惯说“our comrades”。

③ 汉语“看到”，英语用“not lose sight”（成语）来表示。

④ 汉语“成绩”，英语用一个介词短语“of……”（属于我们的成绩）来表示。

⑤ 汉语“光明”，英语用定冠词为首的短语“the bright future（光明的未来）”来表示。

⑥ 汉语并列关系中三个以上的词的连接可用连接词，也可不用连接词，英语并列关系中三个以上的词的连接，最后的连接一般要用连接词 ‘and’ 来表示。

⑦ 汉语“提高”，英语用动词短语 “pluck up (鼓起)” 来表示。

2.6 一个句子的译文比较

我们试把“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这个汉语句子的日、俄、英译文，作个初步比较，对了解语言的词汇体系尤其是语法体系，也许有所裨益。

A、词的结构类型、词的语法类别比较：

种语 词	汉	日	俄	英
共 产 党	共 产 党 ┌───┐ └───┘ fc、名	共 产 党 ┌───┐ └───┘ fc、名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两个词：形(根 +缀+尾)+名(dc)	Communist Party 两个词：形(根+缀) +名(dc)
领 导	领 导 ┌───┐ └───┘ fc、动	指 导 ┌───┐ └───┘ fc、动	руководит ┌───┐ └───┘ fc、动	led dc、动
革 命	革 命 ┌───┐ └───┘ fc、动	革 命 ┌───┐ └───┘ fc、动	революция ↑ pc、形	revolution ↑ pc、名
队 伍	队 伍 ┌───┐ └───┘ fc、名	部 队 ┌───┐ └───┘ fc、名	армия dc、名	battalions ↑ pc、名

3、关系概念及其表达形式比较 1、

关系概念 语 种	第 一 人 称 复 数、所 属	动词领导的时体	专 有 名 词、 介词结构标志	主 语 标 示
汉	加形助词‘们’‘我— 我们’；复数；加‘的’；我 们—我们的’所属。	无	无	序 列 共产党…是…队伍。
日	重叠表示复数：われ— われわれ；加助词‘の’表 示所属：われわれの。	助 词 指導する（过去时）	无	助 词 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は …‘は’与‘が’提示主语
俄	格 变 нам наша （复主—复属）	改变词尾 руководить—руководит （进行体）	无	格 变 主格词均为主语
英	格 变 I—we—our（单—复 —复所有格）	词 尾 变 化 lead—led （过去时）	定冠词‘the Eighth Route（八路军）of the revolution（介词结 构）	序列和定冠词 the标示主语

C、关系概念及其表达形式比较 2、

关系概念 语 种	主谓关系与 动补(宾)关系	所 属 关 系	修 饰 关 系	
			一 致 关 系	位 置
汉	序列: 主在谓前, 谓在补前. “共产党和新四军是…队伍”.	形助词 ‘的’ 我们的共产党…	无	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 革命的隊伍 (共产党所領 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日	序列: 主在谓前, 补在谓前. 共产党と…新四军は 部队である.	助词 ‘の’ われわれの共产党	无	修饰语在中心词 前: 革命の部隊
俄	格变、序列 партия (主格) и… армия (主格) — это армия (补格).	变格 наша… партия	‘性、数、格’一致: наша коммуни- 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女、复、主格一致	位置可前可后: новая 4-я армии (前) армии революций. (后)
英	序列、定冠词 party and the… Armies…are bat- talions	冠词、变格 battalions of the revolution our… party	‘数’一致: Our communist party 复数一致	位置可前可后 New Fourth Armies(前) battalions of the rev- olution. (后)

§ 3 语言的符号性

每种语言的体系为什么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呢？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十分有趣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方面同思维、现实之间的外部关系问题连系在一起，一方面又同语音与语义的内部关系问题连结在一起。从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中，都说明语言具有符号性。

3.1 符号的概念

作为一般语汇来讲，符号就是一种记号或一种标记，而在语言学中“符号”一词就有了它的专门意义。至于这一专门意义包含什么内容，直到今天，国内外语言学界仍在争议。^①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符号问题则给予完全不同的新的论述。他写道：“语言是反映思想的符号体系，从而可以把它同文字、聋哑人使用的字母、象征性的仪式、表示敬意的姿态以及军事信号等等进行比较。由此可见，完全可以推断出一种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专门科学……我们姑且把它称作‘符号学’”。显然，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种符号体系，并同其他任何一种符号体系相提并论。

后来，有些语言学家试图把符号分成不同类型，代表者是山德曼（M. Sandmann）。他先把符号分成征兆性符号（或叫自然符号）和人为符号（或叫通用符号）两种，最后得出结论说：语言就是征兆符号和人为符号的结合体。诸如此类的分析还有一些，但是其基本观点仍不外是沿用索绪尔的，只不过

^① 它有时指心理学范畴（表象），有时指对象和现象的代用物，甚至象洪堡德那样跟语言的形式混为一谈：（В. А. Звегинцев:《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第15页，1962年。）

一会儿把语言比作符号的这种形式，一会儿把语言比作符号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形成于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结构主义就是以符号体系这一理论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国内许多学者，也曾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主张，认为语言“和其他的符号一样，语言符号也是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①

有些语言学家（洪堡里特为代表）认为“语言就是心灵的全部，它按照精神的规律而发展”；有些语言学家（缪勒为代表）主张“语言是一种有机体”，他说：“要改变语言的规律……将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规律，或使我们的体重增加一分一寸一样的困难”；^②有些语言学家（浮士德为代表）则主张“语言是个人精神的创造和表现”，把个人对美的追求看成是语言发展的主要原因。他们的共同点：都否认语言的符号性。

另外，有些语言学家虽然承认语言具有符号性，甚至也同意是一种符号体系，但他们所指的符号性或符号系统则同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系统不同了。伯威尼斯特提出：“符号和外界的关系虽然是任意的，但它在语言中都必然要受制约；……概念和语音形式是在说话人（或听话人）的理智活动中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是在统一中发生作用的”。^③巴意更抛弃了索绪尔关于任意的符号和依存的符号之间的差别，主张应把符号分为“完全依存的符号”和“完全任意的符号”两种^④，前者是在一定的内部必要联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后者是以外部非必要联想为基础与一切其他符号相联系的。

① 高名凯：《语言论》1963年科学出版社第131页。

② 缪勒：《语言科学讲话》上卷。

③④ 参看《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第18页。

我们上面概略地介绍了有关语言符号性问题的争议情况。实际上，这种种争论，都是传统语言学中的形式派和意义派争论的继续。

3.2 语言具有一般符号的特性

把语言同其他符号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语言就是符号体系，当然，这是不能被人接受的；把语言说成是纯心理的，同符号毫无关系，这也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因此，我们一方面不能把语言同符号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语言具有某些符号特性，即不能把语言断然排除于符号之外。

说语言具有某些符号特性，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不能以此为依据引伸开来。有些人提出语言具有假定性或任意性还更准确些。

本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企图简单化或者一刀切，那必然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所谓语言的符号性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本来它涉及到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诸学科，绝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直至辩证唯物主义奠基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出语言的假定性问题或者所谓符号性问题。

荀子对庄子“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实名，……”。^①

亚里斯多德说：“语言是标示精神感觉（印象）的一种符号，而文字又是符号的符号。语言正象文字对所有的人并不相同样也对所有的人并不是一致的。但是，精神感觉（印象）

^① 荀子：《正名篇》。

——从来源来看同这些符号有联系。对所有的人则是一致的，正象事物以及反映这一事物的感觉对所有的是一致的一样。”^①

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批判布鲁诺“思辨的矛盾”这一唯心定义反映论的时候，指出：“在他（布鲁诺）看来，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本身”。^②在这里已间接说明：词语或名称只是现实世界的假定称谓，它同现实世界没有本质的联系。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也指出：“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③后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举例说明这一论点：“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原部落给自己取的名称不同，象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④马克思更明确指出：“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格布，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⑤

从古代到近代，有关语言的假定性（随意性）的问题都是从“名与实”这一哲学课题的角度进行论述的。从古代著名哲学家到辩证唯物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现实同思维、语言的关系出发说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

① 亚里斯多德：《Peri hermencias（歇尔梅斯仙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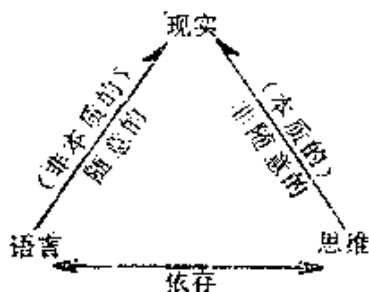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3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0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19页。

他们所论述的现实和思维、语言的关系，可用下面图形式之：



显而易见，在这里只是从语言和客观事物的关系中说明语言的随意性。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并没更多涉及，而语言学所关注的则是后者（语言

与思维的关系）而不是前者（名与实的关系），当然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说明总是以“名与实”这一背景作为前提的。我们为了把二者区别开来，称“名与实”中的随意性为语言随意性A，称“语言与思维”中的随意性为语言随意性B。

3.3 词的三种特性

为了说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语言随意性B，把问题聚拢起来，缩小范围，重点研究一下“词与概念”的关系中词的随意性。

词是语音与语义的统一体，而这统一体两个方面的结合既有其随意性，又有其依存性（或称“约定俗成”性）。我们不能把词这一声音与意义统一体简单化，实际上，词不是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机械地契合，而是第三者，即两个因素辩证地统一。

物理声音变为语音，这是一个质变，逻辑中概念变为语义，又是一个质变；前者质变的标志是声音的意义化，后者质变的标志是意义的声音化，可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互为条件的，这一点同语言与现实的随意性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语音同语义相依存的同时，又有其随意性的一面，即语言学中的所谓符号性。显然，词的随意性既不能和语言与现

实间的随意性混为一谈，更不能同一般符号与事物间的随意性同日而语。

词的随意性是在抽象思维约束下形成的，一般符号的随意性则是在感觉、印象影响下形成的：信号枪之类的符号是靠听觉感知的，红绿灯之类的符号是靠视觉感知的，昆虫发出的微量化学物之类的符号是靠嗅觉感知的。^①语言的符号性则是靠语音与语义相互依存的关系获得的。因此，词的随意性是以词的另一特性——概括性为基础的。例如，“桌子”一词指的是各式各样桌子的总称，这说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水平，也表现了人掌握复杂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巨大能力。这样，人们不必为每个单独的具体事物或现象命名，可以只用几万个词或更多一些词来称呼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事物或现象。词的随意性的质与量都是受词的概括性所约束。例如，“桌子”的语音与语义的统一在以人类高度抽象化基础上形成的，从而这一统一也排除了其他的语音与语义的结合，只用“这一个”。在这一前提下，各民族的人们才能用不同的“语音与语义”的统一来称呼“桌子”这一事物：汉语称“桌子”，英语称“table”、德语称“tisch”，俄语称‘Стол’，蒙语称“шилээ”，日语称“ツクエ”，土耳其语称“sofra”……

有些人把词的这种随意性解释为同一概念在各民族语言中所赋予的不同称谓。如果再深入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词的依存性问题，即各种语言中“桌子”这一词，都有各自的特性，汉语中‘zhuozi’——语音与“家俱”——语义的特定结合，英语中‘table’——语音与“桌子、台子”——语义的特定结合，其他语言亦是，如果把它们放在同族词中或语义网里其间的差别，那就会一目了然：

^① 参看《昆虫“气味语言”的妙用》一文，载于《光明日报》。

汉语：“桌”的同族词语有书桌、餐桌、桌布、桌面……，它的语义网有“家俱”、“同桌”、“以桌数论的饭菜”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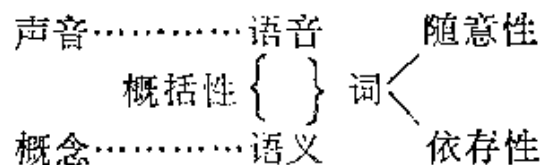
英语：‘table’的同族词语有tableware、table、tablet…，它的语义网有“台子”，“放料盘”、“木牌”“文献”等等；

俄语：‘Стол’的同族词语有письменный стол、общий стол、адресный стол……它的语义网有“桌子”“写字台”“餐桌”“公寓”“股”、“科”、“所”、“处”“失物招领处”……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举下去。各种语言的翻译，只能是相对的，绝不能由于翻译的一致性而忽视词的依存性，否则就要曲解词的随意性的实质。

总之，词的概括性，词的依存性，词的随意性，三者既密切相联，又各有特性，我们所指的词的符号性，只是三者中的一个，因此，有些语言学者把词的本质或主要特征归结为符号性，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通过下图看一看三者的关系以及随意性的地位，



3.4 随意性的大小

语言的随意性在每种类型词的体现并不是等同的，象dc型的词(词根词)其随意性就大，汉语中的“人”、“水”、“大”、“

“红”等词是不能论证的；象pc型和fc型的词(词根+词缀，词根+词根)，其随意性就小。汉语中的“水车”、“大人”、“红旗”、“作者”等词则是可以论证的，能使人想到它的组成部分，想到与之有关的其他词。象俄语中шесть(六)

和десять (十) 这两个词都是不能论证的，因为它们各自只有一个词根无法联想，而 шестьдесят (六十) 这个词就完全可以论证了，因为它的组成部分是能够分析的。关于词的随意性的不等这一现象就连语言符号论者索绪尔也发现了，他写道：“只有一部分符号是完全任意的，其他的符号则具有可以把它们归入不同程度任意性的特点”。并举例说：“сорок (四十) 是假设的，但 пятьдесят (五十) 的假设性却减少了，……至于象 frêne [栎树]、chêne [橡树] 之类的名称，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①

这都说明绝大多数词的命名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只有少数词根词的命名才是完全随意的，不可论证的。即或这样一些完全随意性的词，一旦命名后，那就不能随意改变，也就是立刻受到词的依存性所制约，或者说已经“约定俗成”而不能轻易更动。关于这一点，我国古代哲学家公孙龙子在《名实篇》中就有过精彩的说明。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当，乱也。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语译：名正〔的结果和标准是：〕‘唯乎其彼此’。如果称呼那个东西叫彼，而彼不专用于那个东西，那末彼的称呼就不能成立；称呼这个东西叫此，而此不专用于这个东西，那末此的称呼也就不能成立。这是因为，这些用来充当的称呼并不适当，拿不适当的来充当，就叫乱。如果那个彼的称呼，适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俄译本127页。

合于那个东西，就专用于那个东西，那末，那个称呼对那个东西就成立了；这个此的称呼，适合于这个东西，就专用于这个东西，这样，这个称呼对这个东西就成立了。这是因为，这些用来充当的称呼是适当的，拿适当的来充当，就正了。所以，称那个东西为彼，又专限于那个东西，称这个东西为此，又专限于这个东西，这是可以的。称这个东西为彼，因而弄得彼也成了此，称那个东西为此，因而弄得此也成了彼，这就不行了。所谓名，是对实的称呼。已经知道此〔这个名〕不是指的这个东西，或者知道此〔这个名〕现在已不指这个东西了，就不要称呼了。已经知道彼〔那个名〕，不是指的那个东西，或者知道彼〔那个名〕，现在已不指那个东西了，也就不要称呼了。）^①

扩而言之，词的随意性表明了语言的随意性。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同思维与现实的关系相比有其随意性，语言中语音系统与语义系统的关系有其随意的性质，可见，随意性，即符号性，的确是语言的一种特性。但它不是语言的本质特性，只是语言种种特性之一罢了。

语言符号性（随意性、假定性）是形成不同语言体系的重要因素，或者说语言的随意性对不同语言体系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即由于在语音系统与语义系统的结合过程中具有假定性，是“约定俗成”的，从而才能形成不同的语言体系。

§ 4 语言体系的稳定与变化

语言的发展不象其他社会现象那样是爆发的，乃是通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新质要素的不断增加来实现的，因此，每

^① 语译录于庞朴：《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种语言体系都是千百年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体系。

4.1 语言体系的稳定

语言的基础是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它们是语言体系稳定的决定因素，是它们的稳定使整个语言成为一种稳定的体系，是它们使语言对外族强迫同化具有巨大的抵抗力。斯大林说：

“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在几百年中努力伤害、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干各族人民语言的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词和语。有过‘汇合’，也有过‘分离’，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活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语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基本上保存下来了。”^①

基本词汇是语言词汇的核心（它又以根词为核心^②），是语言构造新词的基础。它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稳定性、派生性、通用性。

基本词汇所标示的事物或现象多是人民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不可缺少的，所以，它能一代一代延续下来。例如：

汉语 天、地、人、水、山、土、看、吃、走……等等；

俄语 дом, стол, рука, мать, человек, хороший……
等等。

基本词汇是构造新词的基地，有极强的构词能力。例如：

汉语‘土’这一基本词，可派生出下列诸词：泥土、土地、土质、土壤、土产、土豪、土布、土话、土匪、土方、土气、土枪、尘土、领土、水土……等；

俄语 вода（水）这一基本词，派生下列诸词：водосток（放水路），водица（酒商），водник（运水员），водка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② 根词：指最单纯最原始最基本的词，绝大多数是dc型。

(白酒), паводок (山洪), ……等。

日语 石(いし)这一基本词,派生出下列诸词:いしこ(石子)、いしく(石工)、いしやま(石山)、いしゆみ(石弓)、いしうす(石臼)、いしばい(石灰)、いしぐるま(石车)、いしがみ(石神)、いしばし(石阶),等等。

英语 man(人)这一基本词,可派生下列诸词:manager(管理人)、mankind(人类)、manly(男子气概的)、manikin(侏儒)、manned(载人的)、mannequin(人体模型),等等。

基本词汇是全民通用的,使用的频率也非常高,不管使用者的阶级地位、职业分工、专业团体、居住地区,都同样运用它为自己服务。语言词汇的全民性也是以基本词汇这一通用性为基础的。

语言的语法结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它是语言体系中最稳定的成分。某一语言的语法范畴及其表达方法、词与词的组合方式是制约某种语言类型的决定因素。例如,尽管英语和法语有了千百年的历史,而且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但是它们的类型均属于印欧语种,同时也可看出英语属于希腊语支,法语属于罗马语支,它的根本标志在于它们各自的语法构造。斯大林明确指出:“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更慢,语法构造是千百年形成的,它在语言中已经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要比基本词汇更慢。”^①在印欧语种中语法序列的“能”大部分是禁闭在词的结构里,变成一种位能,也可能成为千年不变的形式,甚至这种形式的精神内容已经丧失,但它仍为形式而形式,正象某些古老的风俗习惯已失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去原有意义而苟存下来一样。一个俄罗斯人说 дом（家、阳性），комната（房间、阴性），окно（窗户、中性）等词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绝没有明确的性别观念，而只是由于惰性保存下来；一个英格兰人在讲话时，绝没有把时制形式清楚地划分为十六种。这种语言中的惰性从另一个角度却证明了语言结构的稳定性。

4.2 语言体系的变化

语言体系的稳定，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任何语言现象都是历史的，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其不同：有的慢些，有的快些罢了。一般词汇中的旧词消亡、新词产生，是非常迅速的；而语法构造的变化则是相当缓慢的。缓而慢，还是在变，语言体系就是在发展变化中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现在，我们就以变化缓而慢的语法体系为例，看一看语言体系的变化。

还是从大家熟悉的古代汉语句子谈起：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用现代汉语说是：

“三个人在（路上）走，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再细致些说：“如果有三个人，一起在路上走，那么其中一定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

又如：“桂林山水甲天下”。用现代汉语讲只能是“桂林的山水是天下第一”。“甲天下”一类格式今天已经罕见，

“焉”这类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消失。“吾谁欺”，“不我欺”之类的格式和语序亦很少出现了。

可见，语法体系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缓慢地变化着。一些新的语法现象在产生，一些旧的语法现象在消失。在语法体系的变化上，有两种趋向已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一种是从综合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发展，从依靠词形的屈折变化向依靠词序和各种起语法作用的助词方面发展。英语语法体系的变化是这种

倾向的典型代表。例如，古代英语的名词、代词有多格变化，而现代英语只剩下三种（主格、属格和目的格），而且只局限于代词范围内。英语疑问代词who（谁）主格→whom（谁）宾格的逐渐消失，足以说明英语正在向分析性语言发展。疑问句“Whom did you see?（你看见了谁？）”曾是规范的，而现在逐渐被“Who did you see?（你看见了谁？）”所代替，宾格消失，与主格拉平，实际上英语代词的格变正在减少。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可以大胆地预言，过不了二百年，就是最有学问的语法学家也不会说whom did you see?了。那时候whom将成为可爱的古董。”^①英语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中，more和most正大量使用，已逐渐代替加词尾-er和-est的综合屈折形式。原来的Commoner（比较级）→Commonest（最高级）形式由more common→most common的形式所代替。英语的助动词也发生了变化：shall和should被will和would所代替，等等。另一种是粘着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发展，汉语语法体系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这种趋向。现代汉语形助词的大量增加就是一例，另外介词结构的逐渐加多，其作用越来越大，也是突出的一例。再有，印欧语种中曾有过双数，但这些语言发展到近代，双数已消失，俄语就是。

语法体系在缓慢地变化着，有没有一个规律可寻呢？有的。根据某些语言学者的观察、研究、对比，发现语法体系的变化一般是按照实词虚化，类化和异化三种方式进行。

实词虚化是表示词汇意义的实词逐渐变成单纯标示语法意义的虚词。在语法发展的过程中，语法方式（或称形态）往往从词汇中得到补充，汉语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现代汉语中绝

^①（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七章。

大多数标示语法意义的虚词，都是由实词演变来的，象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形助词：“了、着、过”、“关于、对、通过”、“~张、~只、~块”、“和、由于、所以”等等。俄语、英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如俄语的“быть”、英语的“have”，就是由实词演变为虚词的。当然，虚化的程度不同，有的已经完全虚化，有的是半虚化，但是，其发展趋向却是由实向虚发展。

类化是表示同一意义的几种形式，由于其中一种形式的影响而统一起来的过程。比如，古英语“book”（书）的复数形式是“bec”，“cow（牛奶）”的复数形式是“kine”，而其他名词的复数是在词后加尾“~s”标示。如hand—hands, eye—eyes 等等，在类化作用下book和cow的复数形式也变为books和cows。

异化，与类化相反，是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某一种形式，在其他几种形式的影响下发生异化的过程。例如，俄语动词“есть”（吃）、“дать”、（给）现在时第一人称在古代俄语是：

单数第一人称	复数第一人称
--------	--------

есть; емь	смь
-----------	-----

дать; дамь	дамы
------------	------

后来由于异化的作用，复数形式变成了‘едим’和‘дадим’。因为，现代俄语中“ь”已经消失，“ь”单独也不起区别作用了。

除了这三种方式外，还有两种趋向：词本身形音变化逐渐减少，它所要表达的语法意义逐渐分布到词与词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趋向；另一种趋向是词与词的序列形式所要表达的语法意义的一部分被虚词（形助词）所代替。

英语是第一种趋向的典型代表。古代英语的屈折形式在现代英语中不见了，原来现代英语用句子的位置“接受了”本来

不属于它而属于词本身形式的功能。例如，现代英语的名词，作主语也好，作补语（宾语）也好，它的形式（词形）并不发生变化，完全靠这个词在词与词组合的序列来标示它是主语，还是补语？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不必枚举。现代英语的代词，作主语与补语，它的形式（词形）就发生变化，以示功能的区别。例如‘he’标示主格，‘him’标示补格。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英语代词是变格体系的最后一章。

汉语是第二种趋向的典型代表。古代汉语虚词（标示形态的）的数量很少，而现代汉语虚词的数量逐渐增多，形成又一新词类：形助词。例如‘的’、‘们’、‘了’、‘对于’、‘一本’、‘被’等等。例如：

我的父亲是教师。（标示属格意义）

他看了这本书。（标示完成体意义）

敌人被消灭了。（标示被动意义）

人们对于这件事很感兴趣。（标示与格意义）

哥哥买了一本很厚的书。（标示量的意义）

带“·”的词都属于形助词之列。

4.3 共时与异时

语言体系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它在这一时期内则是稳定的。我们把这种相对稳定的语言体系叫作共时体系，以共时体系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科叫作共时语言学。同时语言体系又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内，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我们把这种发展变化着的语言体系叫作异时体系，以异时体系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科叫作异时语言学。

语言体系的‘共时’与‘异时’不是相互隔离，绝对对立的，恰恰相反，二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共时体系，事实上也是无时无刻地变化着，而异时体系，事实上总是有着其稳

定的成分，因此，在研究与描写共时的语言体系的时候，不能忽视异时的语言体系中的变化因素；同样，在研究与比较异时的语言体系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共时的语言体系中的稳定成分。只有使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异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它们的差别只是重点不同罢了，共时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是共时的语言体系，异时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是异时的语言体系。例如，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其中不少是从古汉语的词语中提炼而成的。“学问”、“宣言”、“谍报”就是。象“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易·乾·文言》）中的学问；“廉君宣恶言”（《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宣言；“一日晌午，谍报敌骑至”（《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中的谍报，它们在古汉语中都是词组，可是在现代汉语中都演变为合成词了。如果研究考察这些词汇现象的过去和现在的来龙去脉，必须把共时与异时结合起来，才能确定这种语言现象的性质。

德·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较早地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异时语言学的概念，这无疑是对语言科学的一大贡献，在语言研究的历史中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不过由于他受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把共时语言学和异时语言学割裂开来，拒绝在研究共时体系时运用异时体系的事实来说明，正象把语言与言语割裂开一样。

这种倾向后来被某些结构主义者扩大了，其恶性发展的极端表现就是对历史语言学的否定，提出了反历史主义的所谓非时语言学（泛时语言学、超时语言学），布龙达尔、叶尔姆斯列夫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正象高名凯教授指出那样：“在布龙达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看来，真正的语言系统是超时间的、永恒不变的、固定的常数，而不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语言的相对

的静止状态，更不是在前后不同的时期中演变着的流动的语言状态。这种反历史主义的观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它使语言成为一个脱离具体存在的不可想象的东西，一个不能发挥交际职能的空公式，使语言学的研究成为构造空中楼阁的游戏……。”^①

前面谈过的英语名词变格体系——从多格变化到少格变化的过程，如果不把英语的异时体系和共时体系结合起来研究、比较，那就很难进行科学的说明。因此，只有把共时的语言现象放在异时的语言变化中去，或者把异时的语言现象同共时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才能给予共时的语言体系或异时的语言体系以科学的说明。

当然，我们在强调共时体系与异时体系密切相联的同时，绝不能混淆二者的界限。而且应当把研究共时的语言体系——研究语言使用者所面临的这个语言状态作为重点，显然对历时的语言体系的研究也是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还是“古为今用”，用古代语言历史的演变为现代语言体系的研究服务。

思考题

1. 在公园里当你遇到外宾时，他们讲话的声音，听清了，一串串的，但是不知说了些什么。这是怎么回事，用学过的理论给予说明。

2. 看下面这句话：

“蹬杠弧形转体一百八十度团身空后翻下，稳稳站住。”

你懂得多少？除“稳稳站住”外，其他，有的不完全懂，有的完全不懂，或似懂非懂。字都会念可以单个讲清意义，但是一连起来，我们就感到陌生了。为什么？

3. 举例说明语言结构的两极性，层级性和切分性。

^① 高名凯：《语言论》第154页。

4. 国际音标[a][A][ɑ]三个字母,在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里用一个字母‘a’来代表,这是为什么?类似的情况,如拼音方案用“i”代表国际音标三个字母[i][ɪ][ɯ]。从中想一想音素与音位的联系和差别。

5.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字母,英文字母,俄文字母,它们是标记音素的还是标记音位的?并说明理由。

6. 说音位是表示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对不对?为什么?说音节都是表示意义的,全面不全面?为什么?

7. 略举数例说明一下汉俄、汉英、汉日音位体系的差异。

8. 举例说明音节组成的某些特点以及音从的差异。

9. “姚志兰的好日子本来择的明天。大家的好日子看看过不成时,谁有心思只图个人眼前的欢乐?”(《三千里江山》)这两个“好日子”的内容一样吗?你再从语义的角度分析一下其义素所属类别。

10. 试翻开《辞海》把“大”和“小”的意义(义素)抄录下来,按义素的性质分类。再用这两词造几个句子,从中看一看它们的语法意义、语境意义。

11. 《全家福》里边甲演员问:“你和你哥哥谁大?”乙演员:“废话!当然我哥哥比我大呀。”甲演员:“我哥哥就比我小,才齐我这儿。”这段相声对话中的“大”和“小”是一个义项吗?为什么?

12. 从前有一个人在一处作客,吃到南京板鸭,连声说:“我懂了,我懂了”。人家问他懂了什么?他说:“我一直不知道咸鸭蛋是哪来的?现在知道了,是咸鸭下的。”从这一笑话里体会一下分段不同,意义不同(词汇的和语法的)的道理。

13. 略举数例说明一下汉俄、汉英、汉日在语义体系方面的差异。

14. “爸爸搂过她,用一只手遮住她的眼睛,粗粗糙糙的手掌扎得她脸生疼。她从手指缝里看到爸爸在擦眼睛,接着,一颗好烫好烫的水珠落在她的脖子里。”(《第一级火箭即将脱落》,《长江文艺》一九八〇年第八期)请你先切分出“词结”,后切分出“词”,继之再切分

出“词素”，并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15. 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各举出五例，汉、日、英、俄任选。

16. 举例说明由于语种的不同如何制约着词的结构类型的差异。

17. 按词与词音义之间的交错关系，各举出不同的类聚（同音类聚、同义类聚、多义类聚、反义类聚）。

18. 任选一段译文，从中比较一下它们在词素、词、词结方面的异同。

19. 举例说明表达关系概念的两类四种方式。

20. “一会儿再说”和“再说一会儿”，“一本书读了三天”和“三天读了一本书”，这些话语，词儿没变，但是次序变了，结果如何？其中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21. “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这个句子可以分成若干种语段。由于切分的不同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这里面除了一个词一个词的意义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22. 汉语是如何把表达关系概念的两类四种方式结合起来？任选一种外语，说明一下该种语言是如何把两类四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并同汉语比较一下，想一想，“汉语无形态”的说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23. 把某些语言的语序比较一下，说明它们的异同。

24. 汉语为什么把“牛”称作“牛”而不叫作“马”？“山”这个事物，为什么在不同的语言里它的称呼是不同的？

25.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说法是否符合语言的实际？为什么？

26. 举例说明词的随意性、依存性和概括性，并分析一下三者的关系。

27. 举例说明语言体系的稳定性（从语音、语义、词汇、语法诸方面）。

28. 从下面的引文中分析一下语言体系的稳定和变化（从语音、词汇和语法诸方面的比较中）：

“汤始征，自葛藟，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

“田单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资治通鉴）

“于是衡潭奏议曰：‘陛下圣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览天下’。”（汉书·郊祀志）

“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三国志·蜀书二）

“当涂受命，尤好虫篆；金行勃兴，无替前烈。”（唐·《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宋·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

“原始之起，皆因于乐，是故《三百篇》即乐经也。（清·黄宗羲：《乐府广序序》）。

“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清·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

“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王国维：《元剧之文章》）

※ 语音比较主要指音节；语法比较主要指序列和虚助词。

29. 把下面这段古文译成现代文，然后说明其间在词汇和语法上的不同。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断其喉，尽其肉，乃去。”（柳宗元：《黔之驴》）

30. 某文科大学开设如下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英

语词汇学、法语语法学、东欧语言词汇史、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研究、古代汉语音韵研究。请你运用共时与历时的观点分析一下哪些属于共时语言学，哪些属于历时语言学？

四 社会和语言

要 点

只有社会才有真正的语言，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族是没有语言的。语言象一面镜子反映着整个社会诸关系，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迁徙、宗教信仰、阶级状况、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语言材料和社会历史的互相印证更能说明现象的某些本质。

语言中所反映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而是延续地反映着历史上出现的各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产生或消亡，并不意味着一种语言的产生或消亡。但是，语言和上层建筑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能用语言说出来的观点是没有的，语言总是及时地反映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

在阶级社会里，语言也是超阶级的，因为语言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努力创造出来的。不过，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各个阶级对语言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因此语言总是要有阶级的痕迹，阶级的倒影总是要反映在语言之中。

词汇，尤其是一般词汇同社会的联系最为密切，“语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是立刻发生的。”

语言是文化的形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

语言去实现。语言，尤其词汇，反映着文化变革的脉络，通过语言可以照出文化的影子，如民族的迁徙，民族间的接触，民族的文化程度以及民族内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制度，等等。同样，文化的变迁也对语言有所影响，当然影响的程度是不等的，语义最多，语音次之，语法最少。语言史与文化史是相辅而行的。

言语是语言的社会变体。语言的社会变体决定于说者和听者的社会属性以及环境。

语言和民族基本上相符合，但二者并不等同。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亦无时无刻不在依附于社会；而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作为相互交际的语言工具，也无法生活下去。这些已在前面作了总的说明，本章实质上是对总的说明的一点补充，即研讨一下语言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把语言的社会职能引申开来，并把它所反映的社会诸关系勾勒出来，从而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语言的社会职能和作用。

§ 1 语言与上层建筑

语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本来是明确的，但是，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曾出现一股否定历史遗产的虚无主义思潮，“无产阶级文化派”、“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派”就是这种思潮的典型代表。他们提出：“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将拉斐尔火葬，我们要将博物馆破坏，我们将艺术花朵摧残”。正象列宁所说：波格丹诺夫在保护“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这股反动思潮也冲击着当时的语言学

界，马尔^①倡导的“语言新学说”就是。马尔主张：在俄罗斯语言中进行革命，必须销毁旧的语言，必须创立“新的”语言。“新学说”的基本点之一便是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的范畴”。^②而且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新公式提出来的，这样就必然给语言研究带来混乱。这种混乱虽然在五十年代开始有所澄清，但是语言与上层建筑二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仍有必要作一概要说明。

1.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政治经济学术语是十九世纪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得到了完整阐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每一时代的经济结构，成为真正的基础，而各该历史时代的法律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同样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上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说明”。^③

语言和每个时代的基础及上层建筑都有密切联系。但它自己并不是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是独立于两者之外的社会现象。历史上每个时代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会反映在语言中，语言中所反映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基础或上层建筑，而是延续地反映着历史上出现过的各个基础和上层建筑。现代的语言，根据社会的需要，从各个历史时代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保留积累着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一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消灭或产生，并不意味着一种语言的消灭或产生。在这一点上，语言的生命比任何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要长久得多。现代语言的许多因素，都是在长期历史中延续和逐渐积累起来的。汉民族有几千

① 马尔 (Малл 1864—1934)，格鲁吉亚人，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909年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共产党。他提出的“语言新学说”在苏联语言学界曾统治了一、二十年，严重地阻碍了苏联语言科学的发展。

② 《马尔选集》卷一，第279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25页。

年的文明史，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是经历过多次变革的，但汉语本身就其总体来说并未改变，而是发展并丰富了。

现代语言中保留了许多历史上的“陈迹”，但今天我们并不觉得它是“陈迹”，我们照常使用它。现代语言中的词，如用语源学的眼光寻根问底，那就会发现它们原来是奴隶制或封建制时代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物。如汉语，人民的“民”字原来是指奴隶，贯穿的“贯”字原来是一串贝壳（当时的货币），买卖的“买”字原来是以物换贝，“命令”一词是封建社会出现的，“将军”、“博士”诸词都是封建社会里产生的。英语的person（人称）原义是“面具”，来自古代罗马演员戴的表现不同身分性格的假面具。comrade（同志）原义是“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人”。现在常用的政治术语中dogma（教条），minister（部长），lecture（讲义、讲演）都是来自封建时代的宗教用语。salary（薪水）原义是“盐钱”（saltmoney），古罗马曾以盐当作士兵薪水。而“月份”的名称大都是来自古代神话和古代帝王名^①。

1.2 语言与上层建筑的特殊联系

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有直接联系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观点，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制度，也都是同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不能用语言说出来的观点是没有的，语言总是及时地反映人们的认识的。

上层建筑中的文学和语言有特殊的关系。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就没有文学。但，文学不就是语言本身。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常常是为一定的政治，一定的阶级，一定

^① January（一月）来源于Janus（门神），表示一年过去新年开始。March（三月）来源于罗马的战神Mars。June（六月）来源于Juno（朱必特的妻子），July（七月），Augustus（八月）是两个帝王的名字。

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文学一般是一定阶级的意识、愿望和心理状态的反映。由于语言具有共有性的特点，它是可以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经济基础同样服务的，可以反映不同的艺术观点，可以写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也可以写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作品。

科学和哲学，是用概念和逻辑规律去反映和掌握世界的。没有语言，没有抽象思维，就不会有科学。任何发明、设想、判断、预见，以及分析综合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数学领域中最抽象的记号、符号、数字、算式，其形成的基础也是普通语言。最抽象的哲学（或科学的科学）也都需要通过语言去进行抽象。人们不会忘掉一切哲学观念、观点、理论，都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我们这一代的理论思维也是如此）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在阶级社会里一定阶级在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时，往往是从本阶级立场出发，达到有利于本阶级的目的。各种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剥削制度，不惜歪曲事实，用阶级偏见代替客观真理。而语言由于它的共有性，它可以服务于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不管这门科学、哲学是对那一种经济基础有利或有害。

道德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从维护一定经济基础出发，调解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宗教则使人信仰、崇拜、屈服于并不存在的超自然的，超社会的力量。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都是靠语言去传播的。当然，道德、宗教也会影响语言。语言不仅反映道德、宗教的存在，正象一切事物都会在语言中留下印迹一样，道德、宗教也会在语言中留下某些印迹。这不仅反映在道德、宗教的特殊词语上，也反映在语言习惯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23页。

上，如：叫星期天为“礼拜日”，称坏事为“缺德”，惊诧时叫“我的老天爷”，绝望时说“我的上帝”，等等。

语言并不产生道德和宗教。仅仅依靠语言去抨击、批判也不能改变或消灭一种道德或宗教，因为经济基础才是他们的物质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生产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①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②同理，新的道德风尚也不是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在短期内形成的。

1.3 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语言和上层建筑虽有特殊的联系，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马尔的“语言是上层建筑的范畴”的公式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马尔认为代词是“占有的代名词”，是私有制的反映；语法是“性”的范畴，是家族、血缘关系的反映；语言中的“主动句”与“被动句”是社会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反映；俄语形容词的三级是社会上三个阶层关系的反映。甚至连语音的变化也从经济上找到了原因，t的发音三个阶段t'—d—d'意味着同一经济集团发展的三个阶段；声音的抑扬变化也反映在同一经济集体和血缘民族的分化里；等等。马尔列举这些例证都是为了证明“语言是上层建筑的范畴”的论点，都是为了说明“基础的变革必然引起语言的革命”这一论点所寻找的注脚。马尔坚信革命后的“本质新颖的物质生活，本质新颖的技术和本质新颖的社会制度，结果得出了新颖的思维。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这思维得出了语言结构的意识形态，自然因此又得出了新的语言技术，于是就有了不同的语言体系。”^①从而，他把语言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经济因素对语言的制约上去。马尔还提出语言既然是上层建筑范畴，那么它的变革方式必然是爆发式的，即所谓的“语言发展的阶段论”，认为苏联既然进行了社会革命，语言也要进行革命，不是改善，而是根本改造，用“爆发的方式根本改变”。在批驳马尔上述论调的论争中，斯大林正确地指出：“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②

斯大林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语言和上层建筑有着质的区别：

（1）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却很少发生变化；

（2）上层建筑只为派生自己的某一经济基础服务，而语言则不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为全社会成员服务；

（3）上层建筑只是某一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产物，语言则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它的生命力长久得多，是同人类社会相始终的；

（4）语言可以直接反映生产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但上层建筑往往和生产的细节不发生直接关联，只是一种折光反映。

§ 2 语言与阶级

马尔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必然导出语言不是共有

① 《马尔选集》卷四，第61页。

②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的，而是阶级的结论。所以，他提出：“阶级以外的语言还没有过，这是将来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事”。^①又认为：在阶级社会以前使用的是手的语言，有声语言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将来没有阶级的社会会产生新的语言。斯大林在批评这种错误观点时写道：“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代地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語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个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②

在阶级社会里，语言与阶级是有密切关系的，虽然它不是阶级的，因此有必要作一全面了解，以避免把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化。

2.1 语言不是阶级现象

阶级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语言是另外一种现象。在没有产生阶级的社会里，就已经有了语言；将来阶级消灭了，语言依然会存在下去。语言是社会的（人类历史的）产物，而不是阶级的产物。人类历史不等于阶级史，人类社会并不等于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只是一定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③这里讲的人的世界，范围是大的，其中包括国家和社会。人的世界，从时间上（也就是历史上），包

① 《马尔选集》卷4，第21页。

②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2页。

括阶级产生以前的社会，阶级社会和阶级消灭以后的社会。阶级社会，仅仅是人的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过程罢了。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则是贯穿在全部人类历史之中的。语言和阶级的关系，只有把阶级社会看做是社会发展史中的一段，才能作出全面完整的理解。

有些人，把各阶级都利用语言这一事实当做语言是有阶级性的依据，认为既然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那么，敌对阶级是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可言的。自然，语言也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共同的，而只能分裂为各阶级独自的语言。

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恰恰相反，各阶级都利用语言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语言的超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所运用的语言是全社会统一的同一种语言。阶级斗争并不能使社会分裂，更不能使语言分裂成不同阶级的语言。在封建社会里，语言对所有社会阶层（从封建主到农民）都是共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语言对社会所有社会阶层（从资本家到工人），也是统一的共同的。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社会所有成员共同了解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交往，从而就会停止生产，社会便会停顿、瓦解而不复存在。语言具有阶级性的公式是违背科学的莫大错误。

语言超阶级性的事例，触目皆是。例如，朱买臣做运货小卒子的时候，曾上书求见汉武帝，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俄国的洋溢着当时时代精神的陈情表，是古俄罗斯的重要文献之一。陈情表是向公爵提出的，而它的作者是公爵的兵卒（奴隶）。这些都雄辩地说明：无论是皇帝、公爵，还是小卒、奴隶，他们都存在着共同的统一的不属于各个阶级的语言。

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原始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

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社会主义社会也好，有阶级的社会也好，无阶级的社会也好，语言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的，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它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程。从有阶级的社会来看，语言也是超阶级的，人们可能在交往中有种种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在内，但交往终归是交往。这种共同的交往需要，使语言有了共有性的特点，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超阶级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常常用语言去宣传某种观点，他们宣传内容往往有阶级性，但这并不能证明语言的阶级性，只能证明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因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音义结合的结构体系，是一种“物质外观”，这种“物质外观”，是和阶级无关的，阶级并不去干预某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没有必要去影响这种“物质外观”。

语言不是某一阶级社会的产物，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语言是超阶级的，这是我们在了解语言和阶级关系时的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

2.2 语言中的阶级痕迹

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对于语言并不是漠不关心的，这一点也是我们在研究语言与阶级关系的时候不应忽视的。

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这也是社会的客观实际，——“人的世界”的实际。这种实际也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只以为自己是奴役剥削别人的上等人，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金钱的奴隶，甚至他们这种可耻的奴隶状态也在语言中留下了痕迹。

阶级的存在，在语言中的影响和反映，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不同阶级利用语言为本阶级服务所引起的某些现象，再一种是由于阶级的出现，其倒影反映在语言之中。

第一种情况，利用语言为本阶级利益服务所引起的现象中，最常见的是阶级习惯语。不同阶级往往或多或少使用一些习惯语。恩格斯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①

阶级习惯语中，包括：

①一些特殊的词语（有的是特殊理解的），成语，谚语，熟语。用本族语言材料所造的词：如秦始皇曾叫人民为“黔首”，而自称“朕”，皇帝又自称“寡人”。工人叫资本家为“大肚皮”，农民叫地主为“老财”。这些就是“阶级影响语言，并把自己的专门的词和语加进语言中去”②的。

②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惯用语或不同的积极词汇。其中包括常用某些外语，文言，口头禅，形成特殊的语言色彩。如旧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言中常夹杂一些外语：如密斯特(mister先生)，密斯(miss小姐)，斯提克(stick手杖)。有一个时期，俄国宫廷中一部分封建贵族说话中夹杂着大量法语词。英语中的所谓“绅士英语”，如不说help(帮助)，说assist；不说before(以前)，说ere；不说here，说hither；不说read(读)，说peruse。轻视人民群众的剥削阶级上层，认为在群众中通用的某些用语是“粗鲁”“太俗”而有意识地换上一些他们自己以为文雅的词语。例如：十七世纪法国贵族的客厅语，把鼻子称作“脑子的门户”，把日历叫做“未来的记忆”，把衬衣称作“死人和活人的永恒的伴侣”，等等。中国封建贵族为了“明上下，别尊卑”，表明自

① 恩格斯：《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10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己的高雅，把钱说成是“阿堵物”或“孔方兄”，把兄弟说成“友于”，把妻子叫做“拙荆”，等等。另外，不同阶级、社会集团中往往有不同的腔调、语调、特有的装饰音、口头语等。

第二种情况，做为阶级的倒影反映在语言中。各个阶级都会在语言中留下一些痕迹。

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习惯于用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英国人常有“百万富翁”的说法，或说“这个人值一万英镑”。这已经成了日常的合理的语言现象了。实际这是资产阶级“可耻的奴隶状态留下的痕迹”。

②小商人气质渗到语言中来。买卖关系，商业关系，成为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成为用来判断人生的逻辑公式。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来表达。如在商人中，得到任何好处，都说“发财”，受到损失则说“赔本”，均属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重申了这个见解，指出了“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例如：propriété, Eigentum〔财产〕和Eigenschaft〔特性〕；property, Eigentum〔财产〕和Eigentümlichkeit〔独立性〕；重商主义意义上的和个人意义上的eigen〔自有〕，valeur, value, Wert〔价值〕，commerce, verkehr〔商业、交往〕，change, exchange, Austausch〔交换〕等等，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①

2.3 社会变革与一般词汇②

语言中的一般词汇，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特别是同社会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55页。

② 指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的词。

革、同工农业生产、同技术科学紧密相连的一般词汇，当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革的时候，其变化更为迅速，甚至使本来使用某种语言的人们，对产生的新词语，不甚明瞭，甚至有隔世之感。记得在解放初期，原来没有接触过我们党的人们，对“合作化”、“集体农庄”、“选举”、“镇反”、“坦白”、“首长”、“同志”、“人民”、“学员”、“社会主义”等等这些体现出社会变革的某些现象词汇，一下子是搞不清它们的确切含义的，尤其一些老年人更是不知所云，如坠五里云雾中。

我国十年内乱期间由于多种原因，出现了许多新的词语，例如由“黑”字所组成的词语就有几十个，什么“黑旗”、“黑话”、“黑货”、“黑五类”、“黑心”等等。美国出版的一部辞典，在“黑”字字头下，就收录了十五个含着新义的语词（词组）^①，实际上何止十五个！正象陈原同志指出那样：“每一个这样的语词，都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同时唤起无限辛酸的回忆。”不过，这些词语的寿命是不会长久的，它们也必然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逐渐消亡。

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Paul-lafargue 1842—1911)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书中所列举的大量语言事实，还是客观的，即反映了社会变革同语言词汇的关系，书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他在书中提出的“突然的语言革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变革中，法语确实增加了许许多多的新词语，也消失了不少陈旧的词汇，但是法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则基本上没有变动。显然拉法格在论述中犯了“以偏带全”的毛病。另外，把“语言”同“革命”联系在一起，也是不符

^① 见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当代用法词典》，第725页，详见陈原著：《语言与社会生活》，第25页。

合语言发展变化实际的。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对拉法格所写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书的批评，也有过重之处。

我们的初步结论是：

1. 语言不是阶级现象，语言是超阶级的；
2. 语言中会有阶级的痕迹或各种“倒影”，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些改变不了一种语言的性质。
3. 反映社会变革的一些词汇是同社会变革息息相关的，这些词汇往往敏感地反映着社会变革；
4. 当阶级消亡了，阶级对语言的各种影响也将逐渐消除，可是，语言仍将继续发展下去。

§ 3 语言与文化

文化比起上层建筑、阶级来说是个老概念，还没产生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文化一般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①后来又着重指精神财富方面。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说：“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②社会主义文化是同资本主义文化根本对立的，它的产生是文化中的变革，但文化中的变革并不排斥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联系及其继承性。而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这样，语言同文化便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① 《新知识辞典》，1958年新知识出版社，第110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3.1 语言是文化的形式^①

正象不能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同一样，也不能把语言和文化混为一谈。如果说文化是内容，那么语言则是文化内容借以存在的形式。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存在形式，二者乃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文化在阶级社会里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有进步的，落后的，反动的；它和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相适应，有封建的文化，有资本主义的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化。而语言由于它的共有性的特点，则同样为各种文化服务，是一视同仁的。

例如，在我国，无论是封建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不管是宣传封建的、奴化的，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以汉语作为自己的主要形式，因此存在着“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文化。”^②文化的内容并不决定语言的性质，相反，各种文化主要依靠全民性的语言得以存在。我国《诗经》中的《风》、《雅》、《颂》，其作者出于不同阶层，使用的都是古代汉语，世界名著《红楼梦》和《阿Q正传》、《子夜》、《女神》的作者属于不同阶级，这些作品属于不同文化范畴，但所使用的语言则均是近现代汉语。这样的事例在外国也不胜枚举。这些都说明：语言只是文化的存在形式之一。有的人，从语言和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一事实出发，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那么它们得以表达、存在的形式（语言）也必然分为两种，从而把语言和文化混为一谈。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在某一民族范围内，永远是全民族的，它既可以出色地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本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正象斯大林指出那样：

① 语言只是文化的形式之一。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8页。

“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没有看见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而变更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变的，同样地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①

3·2 语言（尤其是词汇）反映着文化变革的脉络

一些人把语言与文化混淆起来，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太密切了，从词语的变迁中，可以窥见历史文化的遗迹，可以看到民族的迁徙的踪影，了解民族间的接触，也可以弄清民族内的亲属关系和文化程度，等等。语言中的词汇反映着民族文化变革的情况。

（1）语义演变与文化遗迹：各种语言中的语义演变总是以民族文化作为背景的，从语义演变的历史中常常可以看到过去文化的影子。例如，英语fee（古代英语feoh的现代形式）原义是“牲口、牛羊、财产、金钱”，现代英语的意义是“经费”。在日耳曼语言的同源词里，如德语Vieh[fi:]或瑞典语fä[fe:]，亦含有“牛羊、牲口（若干头）”的意义，其他印欧语也如此，如梵语[paṇu]或拉丁语pecu，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在欧洲古代社会生活中曾经以“牲口”作为交易的手段。汉语与“钱币”有关的字，象“财、货、账、赠、贷、赊、买（買）、卖（賣）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原义是“介壳”，后来变义为“钱币”。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了解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说明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曾经以“贝壳”作为交易的手段。再如，拉丁语fasces原义是“木棍”，后来演变为Fascisti“拿木棍的人”（音译是“法西斯”），这个词的演变说明当时罗马社会的政体。原来，罗马社会最初的政体是贵族式的共和制，故一般平民是被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统治的。当时政府的最高长官是两个执政官(consuls)担当，据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记载，这两个执政官，终日是被十二个手执一束木棍的人保护着。这个木棍名叫Fasces(法西斯)，后来演化为“拿木棍的人”(Fascisti)，又过一段时间，人们用它指称“独裁者”(法西斯蒂)。

从词义的变化中可以了解历史上的文物制度。例如：“衣”本义是“上衣”，其他的意思(从上衣到护体之物，从护体之物到套体之物……直到鸟的羽毛“鸟衣”)是演化而来的。这反映了古代服饰的形制。有的人不了解“纓”字的含义，竟把“绝纓会”(绝纓是捋断帽带儿的意思)改为“摘纓会”^①。

“纓”原是从帽子左右下垂可以系在项下的帽带儿，而不是挂在帽子上的帽纓子，这反映着我国古代服饰的样式。再如，英语的pen是来自拉丁语的penna，原义是“羽毛”，后来演化为“钢笔”。其演变的脉络是“羽毛——>鹅毛笔——>钢笔”，从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古代欧洲的文物制度。

另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墙”这个词在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它的含义基本相似：“墙”原来是一种所谓“编砌式”或“版筑式”的建筑^②。英语wall和其他印欧语言中含有“墙”的意义的语词均与“柳条编织的东西”或与“枝条”有关。德语wand是从动词winden变来的，它的原义是“缠绕”或“编织”。汉字“墙”既可以从“爿”^③也可以从“土”，而

①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绝纓会》就是一例。在连环画中绘出摘掉帽纓子的画面。

② 据一些考古学者发现：“许多烧过的土块上面现出清晰的柳条编织物的痕迹。”他们推测古代的“墙”或者用柳条编的东西作底子上面再涂上泥，或者把泥吞在两片柳条编的东西中间，这是所谓的“编砌式”。而“版筑式”则是筑板四垣(北方为四，南方为二)，填土夯实其间。

③ 谓木材之半边，左为爿，右为片。

从已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中推测：应是从“土”到从“斗”，即从“干打垒”到“拌以木柳”之类。我们还可以从汉字“斩”窥见我国古代的刑法制度。《说文》指出：“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段氏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再如，“家”字，许慎解释为形声字；段氏解释为“豕之尻也”，后引申“人之尻也”；而罗常培先生解释为“上层住人，下层养猪”，并以云南某地有其残余样式为依据。虽然他们的解释不同，但在反映我国古代社会居民建筑样式这一点上是有共性的。

（2）构词心理与文化程度

正象罗常培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词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①现在一些地方还说“日蚀”是“天狗吃日头”。^②至于把“自行车”叫“铁马”；“飞机”，有的叫“飞房”，有的叫“风船”，有的叫“铁鹰”，甚至有的叫“天上的火车”。这些民族的造词心理都是“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从中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古代中国和欧洲，许多民族语言的“心”都是“思之官”的意思，这反映了当时各民族的文化程度。他们不了解“思之官”乃是“大脑”，“心”只是“人身行血之总机关”，而相沿把“心”代之“脑”至今许多词语仍有此痕迹，如心理、心计、心神、心术、心思等等。库兹科·克威丘阿斯部落把“年”叫做“裹住太阳”，这也与该部落的文化程度有关。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山神”、“火神”、“雷公”、“玉

① 《语言与文化》，1950年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页。

② 路南的撒尼也把“日蚀”叫作“太阳被虎吃”。

皇”、“王母娘娘”；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宙斯 (Zeus)”；巴比伦洪水朝天故事中的“水神埃亚 (Ea)”、“天神阿奴 (Anu) 和柏尔 (Bal)”；圣经中的“天使 (angel)”、“魔鬼 (devil)”等等，都反映了古代人的心理和对大自然规律的无知。至于奴隶主、封建主利用这些来欺骗劳动群众，那是后来的事情。

(3) 亲属称谓与婚姻制度

在氏族社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通婚，逐渐成为当时的婚姻制的代表形式。“同姓为婚，其生不蕃”的道理逐渐被大家知晓，于是族外婚便代替了族内婚，这样实际上形成了若干个婚姻集团。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同一婚姻集团中是男子“嫁”到对方氏族；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颠倒了过来，在同一婚姻集团中是女子嫁到对方氏族去。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同姓不婚”这种族外婚的习惯还是严格遵守着。比如齐是姜姓，鲁是姬姓，齐鲁可以通婚；秦是嬴姓，晋是姬姓，秦晋可以通婚，所谓“结秦晋之好”；而鲁与晋不可通婚，因为鲁晋乃是同姓（姬）。古代汉语中把公婆称为“舅姑”正是这种婚姻制度在称谓上的反映。原来，两个通婚的父系氏族，彼此嫁女，实际上是姑舅结亲；就女方来讲，所嫁氏族的“公公”，正是母亲的兄弟辈，所以应该称“舅”；所嫁氏族的“婆婆”正是父亲的姊妹辈，所以应该称“姑”，这样一来，公公与舅舅，婆婆与姑姑就“一身而二称”了。这种称谓习惯一直延续到唐宋时代。例如，《谷梁传·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父戒之曰：谨慎从尔舅之言；母戒之曰：谨慎从尔姑之言。”（其中舅姑指的是公婆）；与《近试上张籍水部》中的“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这里的“舅姑”仍指“公婆”。同理，女婿也称

岳父母为姑舅。如《礼记·坊记》：“婚礼。婚迎亲，见于舅姑”。因为岳母是父的姊妹辈，岳父是母的兄弟辈。有一个时期，为了区别，婿称岳父母为“外”舅“外”姑。同时，了解了古代的称谓及其所反映的婚姻制度之后，为什么把出嫁叫做“归”，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后来，为了同有亲戚血缘关系的姑姑和舅舅区别开来，终于被“公”“婆”等尊称所代替。而把父的姊妹叫“姑”，把母的兄弟叫“舅”；把丈夫的父母叫“公”（公爹）“婆”（婆母）；把妻子的父母叫“岳父母”。

印欧语族中的许多语言中，表示父辈的兄弟只用一个词称呼，表示母辈的姊妹也只用一个词称谓。前者如德语叫“onkel”，英语叫“uncle”，俄语叫“дядя”；后者如德语叫“tante”，英语叫“aunt”，俄语叫“тётка”。这些都是古代族外婚制度在语言词汇中的反映。

至于在汉语中把丈夫的姊妹称姑（今称“大姑姐”、“小姑妹”），把妻子的兄弟称舅（如今称“大舅哥”，“小舅子”），那是因袭孩子称谓的结果。

我们再举昆明近郊核桃箐村黑夷族的亲属称谓为例：①

在这种黑夷族的亲属称谓中，我们发现：

哥哥，堂兄，姨表兄，大伯子，大舅子（？）同叫作 a-
vil；

妹妹，堂妹，姨表妹，小姑子同叫作 ŋo-
mɔ-；

舅表兄弟，小舅子同叫做 a-
ru-
ɬa-（自己的父母称妻的同母）；

姑表兄弟叫做 a-
ni-
zo-（妻的父母称自己的父母）；

姑表姊妹叫做 a-
ni-
mɔ-（妻的父母称自己的母同）。

① 转录《语言与文化》第84页。

弟弟、堂弟、姨表弟、小叔子同叫作 $\eta\alpha + Zu +$ 。

黑夷族的婚姻制度显然是较普遍的交错从表婚即姑舅表婚的一种：外甥可以娶娘舅的女儿，可是内侄不能娶姑母的女儿^①。亲属间的称谓可作为研究古代社会中婚姻制度和家族关系的主要佐证之一。

（4）借词与民族文化的接触

借词是指借自外民族的语言词汇，而不包括来自同一民族语内的方言词汇。^②“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掺杂的外来语成分”。^③我们可以从外来语成分的吸收过程中看到民族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由于交际的需要，总是要直接地或间接地吸收外来成分的，虽然也有句法的和语音的借用，但是主要的是借用词语。当然民族间的词语借用是以文化间的交流为背景的，因此，从语言中的借用词语可窥察出民族间接触的历史以及它们间的文化联系。

例如：古代英语从七世纪起由于基督教传播，借入许多有关基督教的拉丁词语，象 church（教堂），minister（宣教士、牧师），angel（天使），devil（恶魔），apostle（圣徒），monk（僧侣），mass（弥撒），……这说明罗马拉丁文化对英国文化的影响及其渊源关系。德国和荷兰一些商业上和航海上的用语，先后被斯堪的那维亚诸语所吸收，俄国也从德国和荷兰借来许多这方面的词语。

我国是文明古国，所接触的民族甚多，象印度、伊朗、波斯、马来、朝鲜、越南、蒙古、日本，以及近代的欧美各国。中

① 另一种是：男子可以娶舅父的女儿，也可娶姑母的女儿。

②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中把借词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来自同一语言的方言。

③ 《语言与文化》，第18页。

外古今的许多文化潮流多少都给汉语留下一些借词，同时汉语也贷出一些词语。对于这些借、贷词语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汉民族同其他民族的文化联系，有时从借贷词语中可以给文化历史作出有趣的解释。

狮子：有人说“狮”(ši)是由波斯语 ser 来的，有人说是从某种东伊兰语 sarr 借来的。从文献上考证，“狮子”的来源有月氏、疏勒、波斯三个说法。《班超传》：“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又《顺帝纪》：“阳嘉二年，疏勒国献师子封牛。”^①又，《洛阳伽兰记》卷三，永桥中说：“狮子者，波斯国王所献也。”

葡萄：从史记大宛列传看，葡萄、苜蓿是在汉武帝通西域的时候张骞从大宛带回来的，这两个词也随之而借入。《史记》、《汉书》写作“蒲陶”，《后汉书》写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写作“蒲桃”。

琉璃：也写作“流离”，“瑠璃”。其全名为“璧流离”。琉璃这种东西及词语在汉朝的时候已经从印度经由中央亚细亚输入中国了。梵书是“吠琉璃”，“吠”与“璧”音相近。^②后来省言称“琉璃”。

站：驿站或车站。借自蒙古语 зам(jam)。这个词同土耳其语或俄语的 зам 同出一源。《元史》中的“站赤”(замчин)是 jamci 的译音，指驿站长之意。

八哥：别名鸛鵒。《负暄杂录》记载：南唐李后主讳煜，改鸛鵒为“八哥”。尔雅翼也说：鸛鵒飞辄成群，字书谓之唼唼（原注，卜滑切）鸟。唼唼是阿拉伯语 babgha 或 babbagha 的

① 月氏今之甘肃青海一部。

② 梵文俗语为 Velurya，雅语 Vaidurya。

译音。阿拉伯人也管鸚鵡叫做 babgha, 因为鸚鵡和鸚鵡是能效人言的鸣禽, 可以通称一个语词。

对外来词语的借用, 乃是语言的一种固有功能, 即吸收功能。正象鲁迅所说: “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 就如将被俘来一样, 自由驱使, 绝不介怀。”^① 在另一个地方又指出: “靴, 狮子, 葡萄, 萝卜, 佛, 依犁” 等等一直使用着。因为生活接受了必需的外来事物, 随之必然吸收借入相应的外来词语, 否则解决不了传达信息的问题。古代, 汉唐之际, 从梵语中吸取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 近现代, 五四以来, 从英、法、日、俄诸语中借入了大量的与西方种种社会思潮、“新”事物有关的词语, 就是突出的例子。现代汉语中的外来借词, 随着我国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而日渐增多, 如想列举一个眉目, 那都是十分困难的。

由于现代汉语仍在使用方块汉字, 在吸收外来语的时候, 往往经历一个音译——音意兼译——意译的过程。

音译的, 如布尔什维克(俄большевик); 麦克风(英microphone); 维他命(英Vitamin); 布拉吉(俄Платье); 戈壁(蒙говь); 坦克(英tank)。

音意兼译的, 如卡车(英car); 芭蕾舞(俄балет); 法兰绒(英flannel); 金鸡纳霜(西班牙文, quinquina)。

意译的, 如胡萝卜(carrot梵文); 番茄(tomato); 民主(英democracy); 共产主义(communism); 世界语(Esperanto)。

但是, 也有少数借词是由意译变音译, 如logic先译作“名学”, “论理学”, “理则学”, 后来让位于音译“逻辑”。另外, 供人食用的东西, 音译是大量的, 如咖啡(cof-

^① 鲁迅:《坟·看镜有感》。

fee), 可可(cocoa), 等等。

上面主要就汉语借入的外来语作些说明, 至于汉语贷出的不是本节的重点, 只略举数例。汉语贷出借到欧洲语言的, 如,

英语的“Silk”, 古北欧语的“Silki”, 瑞典丹麦语的“silke”, 立陶宛语的“Szilkai”, 俄语的“шёлк”(shelk), 以及拉丁语的Sericus, 希腊语的Serikos, 都是汉语“丝”的译音。一个时期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或Serrer, 就是以出产品“丝”代称国名的。

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输出品, 还有“磁器”和“茶叶”。英文中的china既有“磁器”意思, 又有“中国”意思, 其分别是一个小写, 一个是大写罢了。中国被称谓“China”, 是欧洲人移用我国特产品“磁器”名称的结果。^①“茶叶”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第三种产品, 它的贡献不亚于丝和磁器。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饮茶之风始于唐代, 张华《博物志》中已有“饮真茶令人少眠”的记录。中国的茶叶在十六世纪就输入欧洲, 最早的茶叶商是葡萄牙人, 后来又转入法国、丹麦、英国、俄国等国家。故英语的“tea”, 俄语的“чай”, 法语的“the”, 德语的“tee”或“thee”, 都是汉语“茶”的译音。可见, 我们可以从外来词语的分析中看到汉民族同其他民族间的文化联系, 正象考古学家从出土文物中发现我们的祖先的生活面貌一样。

另外, 从地名、姓氏、别号还可以考察出民族的迁徙踪迹、来源以及宗教信仰, 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这些都说明: 语言词汇同文化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语言的历史的确同文化历史是相辅而行的。

^① 罗常培先生则认为“china”一词是“秦”的音译。

3·3 文化变迁对语言的影响

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某种语言一旦接触外来文化，其语义、语音、语法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当然三者（语义、语音、语法）所受的影响是不平衡的，语义最多，语音次之，语法最少。有关外来文化对语义的影响最大，从3·2节中可以看到，下面仅举罗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列举的非常有启发的一例：印地安那洼和(Navaho)语现在管马叫作Fiʔ，可是从比较证据和分析那洼和语的某些复词中，发现这个词原来只有“狗”的意义。因为在没有接触欧洲文化以前，狗是那洼和的唯一家畜；所以“马”是从欧洲输入以后，本地人开始就不免指“马”为“狗”了。

文化变迁对语音影响数例：蒙语“大司”、“泰实”(taiši)是汉语“太师”的译音；“兀真”（或作乌勤 ujin）是汉语“夫人”的音译，这样汉语的贷词影响了蒙语的语音变化。法语鼻化元音广泛地保留在英语里，如法语 [salō] > 英语 [əʊlō]（客厅）；法语 rendez-vous [rāde-vu] > 英语 [ˈrāɹdivuw]（约会）；法语 restaurant [restorā] 英语 [ˈrestərə]（餐厅）；瑞典人则用元音加[ŋ]来替换法语鼻化元音。再如，德语冠首音[ts]开始贷入英语时，英国人说起来是很不习惯的，如 garage 的尾音 [ə] 是违反英语模式的。马来的塔夏劳格语没有[f]音，他们把西班牙语的fiesta（庆祝）读成 [piˈjesta]。汉语没有俄语的 p[r] 颤音，往往在借入带有“p”音的俄语词中，把p译成汉语的“r”或“l”，如 россиянин（俄罗斯人）汉族译成“Ruxiya”。

文化变迁对语法影响举例：汉语中的“反”，原来是动词，自从英语带有前缀anti—或at—（反）词语借入后，这个“反”字便增加了新义——前缀义，其语法构造已经英语

化了。英语 antifeudal, 译成反封建; antiparticle, 译成反粒子; antimilitarism 译成反军国主义, 等等。汉语受了 anti—译文的影响, 也用“反”(anti) 创造了一些新词: 象反革命, 反作用, 反比例, 反共, 反人民等等。再如英语后缀—ism(主义), 也有同样的影响。现代汉语中由英语—ism 的影响, “主义”已成为现代汉语的能产型后缀之一了。如, 集体主义, 官僚主义, 文牍主义, 风头主义, 山头主义等等。现代汉语中的某些词缀, 象非—, 准—, 一性, 一化等都是受英俄词缀的影响而产生的。俄语中许多词缀是由借入希腊、拉丁语而产生的, 如 А—, АН—, АНН—, 来自希腊语否定意义的前缀; АБ—, АВС—, АД—, А—, 来自拉丁语表示离去意义的前缀; —ИК, —ИКА, 来自希腊语表示一者, 一家意义的后缀; —ОПННЙ, —ОНАЛЬНИЙ 均来自拉丁语形尾后缀。法语 rouge (红、红色), 本来只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用法, 而受借入英语的影响, 却产生了动词的用法, 如“*She is rouging her face*”(她正在往脸上擦胭脂)。汉语单句中原来很少有“单主语——并列复谓语”的句型(我们——讨论并通过了这项议案)和“谓语重现”的句型(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一定是), 由于受了俄、英语的影响正在逐渐增多, 并成为汉语的常用句型之一。还有, 英、俄语的比较级, 对汉语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从文化同语言的关系看, 马尔把文化同语言混为一谈, 当然这是一种误解。但是, 我们不能为了避免走向文化——语言同一论的歧途, 而因噎废食, 忽视甚至否定语言与文化的特殊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削弱了, 这是值得语言学界及人类学界、历史学界注意的。社会语言学派奠基人之一梅耶所做的有关文化发

展和词汇变化之间关系的说明，还是中肯的，他在批判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时，曾预言“不再根据心理联想现象”去研究语言的时代即将到来。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 СВ·А·Звегинцев 也在1962年撰写的《普通语言学概要》一书中指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依从关系，不但表现在词汇上，而且也表现在语法上，只不过没有这样明显罢了。”

§ 4 语言与言语

社会之外，无所谓语言。语言归人类社会所独有，并且由每个社会成员的言语活动体现出来。原来，语言有两方面的不同性质：一方面是它的社会性，一方面是它的个别性。这首先是由索绪尔发现和论述的。语言这两方面就象人一样，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是个别的；但是，每个人又都有共同的地方，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语言的社会性是相同的一面，语言的个别性是不同的一面。国内诸学者把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的社会性(Langue)一面译为语言，把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的个别性(parole)一面译为言语，而又用语言行为作为种概念来统辖语言和言语。显然，这是不易理解的。但是，国内语言学界已习惯这种提法，我们这里也不必另译名称。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所使用的语言和言语并不是一般著述中的含义。

4.1 言语是语言的社会变体

我们在研究语言的社会变体的时候，一方面要反对庸俗社会学观点，即把语言的变体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变革混淆起来，一方面又要避免结构主义观点，既单纯强调语言一般的内部结构规律而排斥语言个别的外部规律。我们认为语言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是研究的重点和核心，但语言外部的语言社会变

异的规律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有把语言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结合起来，才能对语言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即必须把语言结构体系的研究同语言社会功能及其变体的研究结合起来。

言语——语言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变体，是同人们在社会中的各种差别相应的。那么，语言各式各样的社会变体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主要取决于语言社会变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因素是多种的，但其中有三个因素——说者、听者和环境则是我们研究、解释语言社会变体的决定条件。

4.2 说者（即发出者）的社会属性^①

它可以最清楚地说明言语的差异。例如，阶级习惯语里，言语差异是同人们的社会阶层的划分相应的。印度种性特殊词语就是突出一例。说话人的言语信息可以提供一些有关发言者的职业、出生地、文化教养等诸方面的线索。我们同不相识的人相遇时（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或公园里、饭店里），当然可以从他（她）的衣着、举止中了解一些情况，但总不如在攀谈起来的时候，从言谈中了解到的东西会更多。另外，P·H·弗菲在《男人和女人的语言》（载《美国天主教社会学评论》，1944年第5期）中所论及的“男人”和“女人”言语之间的差异，均属于语言社会变体中的典型材料。

4.3 听者（即接受者）的社会属性

它也能清楚说明言语的差异。例如：对长者所使用的敬词在东方和大洋洲某些语言中都是非常明显的。日语中的敬语是很有代表性的：日语分简体和敬体两种。“叔叔明天去羽田”这句话，简体是“おじはあす羽田をたつ”，敬体则是“おじ

^① 社会属性内容广泛，包括阶层、职业、性别、年龄、城乡、文化水平、习惯、关系亲疏等等。

さんはあす羽田をたちなさる”。另外，还专有敬语动词和助动词①。在有些国家里，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用语也是有差异的，如在日本，“早晨好！”这一句话，职员对经理说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②，经理回答则是：“おはすうよ”另外，成年人对儿童谈话所使用的儿语，也是语言社会变体的一种。儿童语言的特点是叠音多、单词句多等等。

4.4 环境（即语境）

它包括地域和社会，即一般语言学著作所谓的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或社会习惯语）。这两个方面包括在交际过程中除参与交际的个人以外的一切有关因素。

地域是环境的一种，它是语言变异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汉语有八大方言区，日语有东京语与大阪语的差异。如果我们从出生地迁到外地，便立刻会感到周围的人与自己说话的方式（语音的、词汇的）不同，这是谁都经历过的事实。以日语的东京语和大阪语为例：

ア[ス]与ア[メ]（雨），ハ[シ]与ハ[シ]（桥）③，不但在语音上有差别，词汇方面也有差异：“カッタ（買った）”在大阪变成，“コータ”，“（へびの）マムシ（蝮蛇）”在大阪是指“うなぎのかは”やき（烤鳗鱼片）了。这种地域差异在语法上（如语序、助词等）区别是少见的，一般来讲主要地或更多地表现在语音和词汇上。

社会的种种因素，如生活背景，交往场合，交际方式等等，是环境包含的主要内容。

① 敬语动词，如“なさる”“ぐたさる”，敬语助动词，如“ます”。

② ございます是日语的敬语时态。

③ ㄣ符号表示先高后低，ㄣ符号标示先低后高。

生活背景，表现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高低上，也表现在职业分工上和社会地位上，美国学者拉波夫对纽约市民进行了这方面的调查。他通过对高级、中级、低级三家不同地位的百货商店的店员说的话作了语音上的分析，其变异情况是：元音后面的|r|使用频率同生活地位和文化水平有关。高级商店的店员不使用|r|音的占38%，中级商店的店员不使用|r|音的占49%，低级商店的店员不使用|r|音的占83%。近几年来，个体经营和合股经营的商店增多，这些小商店同国营大商店相比，服务员的言语是有差异的。另外，在农村，在工厂，在医院，在学校，我们一方面可以听到不同的表明职业特征的词汇，一方面也可以听到各自的习惯套语和装饰音。例如医生同患者的谈话，教师同学生的谈话，师傅同徒弟的谈话，以及徒工之间的谈话，等等，都会觉察出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及职业的差别使语言产生各种变异。

交往场合，指交往时的各种环境。在万人大会上的发言同两个人的交谈，既或是同一内容，其间亦会有许多变异的；私下调查和公开审讯，其间的言语差别也是明显的；国宴上双方祝酒同家宴中的碰杯，其气氛和言语的运用显然是不同的；教师课堂讲授的言语同课下个别辅导的言语也是不同的；知心朋友之间的见面语同一般同志之间相见时的寒暄话语是不一样的；在家庭中父母妻子之间同在办公大楼里上下级之间以及同志之间，谈起话来，其间的变异也是不小的；至于政治外交活动中的委婉词语及装饰音，这是尽人皆知的。例如对某些敏感的问题，为了某种目的，说出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又能表达自己倾向性的话来，这类委婉语，是心照不宣的；主人懂得，客人懂得，第三者也懂得。

交际形式，指交际时所运用的方式。从总的方面分析，不

外有两大类：口头的和书面的。口头的还可以分讲演式、交谈式、对话式、独白式等等；书面的还可以分各种文体：文学体、科学体、政论体、应用体，等等。

我们从语言及语言社会变体——言语的联系和区别中看到：相对来讲，语言是某个社会所有成员共有的常数，即语言的社会性；言语则是集群（大、中、小）以及个体所有的变数，即语言的个别性。以某种语言的标准语为例，从理论上讲，它是规范的、标准的，并且均有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上的规范，但这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既或规范的标准语也总是体现在言语中，即语言的各种社会变体中。

§ 5 语言和民族、国家

语言和民族基本上相符合，但二者并不等同，绝大多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已丧失自己独立的语言。语言和国家一般来讲是不相符合的，许多国家存在着双语现象，也有少数国家与某一语言是符合的，即只有一种语言。

5.1 民族、国家与语言

民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是按生物学特征划分的（如毛发、再生毛、肤色、发色、眼睛的颜色、头骨特征、眼鼻唇口的形状大小等），以同一血统为标准^①（但今天已不只是生物学的概念了）。民族则不是生物学概念，它是以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文化为

^① 如盎格鲁种人：黑发，褐色眼睛，棕色皮肤，髭骨突出，厚唇。欧罗巴种人：头发平直或波状轻柔软，再生毛发达，肤色浅，胛骨不突出，鼻高而窄，下腭发达。蒙古种人：头发直硬，再生毛不发达，脸扁，髭骨突出，鼻低，上眼皮有赘皮。

标志的。如法兰西民族，是由罗马人、高卢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组成的，他们说着共同的法语。巴西民族，是由黑人、葡萄牙人、印地安人、美蒂斯人、摩拉特人、桑博人等组成的，他们说的是葡萄牙语。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民族共同语）。种族不一定有共同的语言。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是蒙古种族，但他们并不说蒙古语。

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①一个 国家 中，可以有一个民族，也可以有许多民族。前者叫单一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数目已经较少了。如巴勒斯坦，是犹太人，说希伯来语。冰岛，是日耳曼冰岛人，说冰岛语。后者叫多民族国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象尼泊尔这样的国家，也有两个民族：尼瓦尔人、古隆人。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境内不包括有一部分其他民族”。^②今天，则不仅是欧洲，全世界的国家几乎都是多民族的了。

另外，与上述情况相反，历史发展的结果，也会出现同一民族分属于不同国家的情况。如美国华人、越南华人、土耳其斯拉夫人，奥地利斯拉夫人。朝鲜族在朝鲜有，在中国也有，玛亚人在危地马拉有，在墨西哥也有。

民族有共同的统一的民族语言，国家不一定有共同的统一的语言。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有五十多种语言。苏联也是多民族国家，有一百多种语言。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在现阶段，国家机器不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就是掌握在劳动阶级手里。民族不属于阶级范畴，虽然某一民族内可分成不同阶层，但是民族却不属于特定阶级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435页。

②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298页。

民族语言是民族的标志。这是因为民族这种社会集体（或生活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就无法维持下去，更不能稳定下来。但是，我们说民族要有共同的民族语言时，并不是意味着：不同的民族一定语言不同，也不是说语言相同就是一个民族。如挪威人和丹麦人不是一个民族，但语言相同。比利时人和瑞士人都用法语，古巴人、厄瓜多尔人和墨西哥人都说西班牙语。只是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一个民族只能有一种民族语言。如汉民族在形成中只有一种汉语，俄罗斯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只有一种俄罗斯语，等等。

国家不以语言为标志。有的国家只有一种两种语言，有的国家会有几十种或上百种语言。目前，世界上约 200 个国家和地区，而语言却超过 5000 种以上。^① 按这个概数计算，平均每个国家有 25 种语言。

有许多语言，使用它的人不仅本民族，而且扩大到许多国家中去。说英语的人大大超过英吉利人，说西班牙语的人，大大超过西班牙人总数，只占 1/4，3/4 是在西半球（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中美、北美）。在纽约说意大利语的人已经多于罗马。在美国说犹太语（伊第绪语）的人数，已经超过这种语言的故乡巴勒斯坦。

从人数上看，在世界语言中汉语当然是排第一的。如果以五千万人以上来排列，有十三种语言可以列入名单。其顺序是：

1	2	3	4	5	6	7	8
汉语	英语	印地语	俄语	西班牙语	德语	日语	法语
9	10	11	12	13			
马来语	孟加拉语	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	阿拉伯语			

^① 低限数是 2500 种，高限数是 5000 种以上。这里采用了高限数，精确数尚待调查。

5.2 多民族国家的语言状况

由于每个国家政治的历史的不同情况，多民族国家中的语言呈现出复杂纷纭的状况，其民族语言也有着不同的境遇。一般来讲在一个国家中，为了便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交际，会在许多民族语言中，选定一种或几种民族语言作为全国的通用语。这种通用语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通常称之为“国语”。如美国的英语，伊朗的波斯语，新加坡的马来语，埃及、突尼斯的阿拉伯语，西班牙、墨西哥、古巴的西班牙语。

国语的选定要有语言学上的根据，要服从语言发展的规律，要看语言的实际条件。违反语言发展规律，不照顾社会的历史的实际条件而主观确定，往往会得不到什么实际效果。正因如此，所以有的国家的国语不只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或多种。如塞浦路斯，确定希腊语和土耳其语都是国语。巴基斯坦在几种民族语言中选出两种为国语，即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在瑞士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并用（他们通常习惯于不叫国语，叫“正式语言”）。

除了国语之外，在有些国家还规定所谓“官方语言”。官方语言就有明显地硬性规定的性质了。它是政府为了管理国家，在正式文件，国家机关，法律裁决，商业往来，军事施行等官方场合，只确定某种语言是有效的。如马里，毛里塔尼亚，都以法语为官方语言，毛里塔尼亚的国语则是阿拉伯语。圭亚那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新加坡以马来语为国语，但马来语、英语、汉语、泰米尔语四种都是官方语言。比利时以佛拉芒语、法语为官方语言。

多数国家的官方语言和国语是一致的，或不另有“官方语言”。

爱尔兰是一个特殊情况，它确定了两种国语，而分为第一国语和第二国语。这个国家的居民97%以上是爱尔兰人，其余是英国人，所以他们以爱尔兰语为第一国语，英语为第二国语。

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既没选定国语也无所谓官方语言，只有通用语（共同交际语）。如亚洲的中国、蒙古、朝鲜、老挝、印尼、伊拉克、约旦等。

我国的通用语为汉语（汉语的普通话）。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宪法中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里体现了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从政治上看，从语言发展的规律上看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语言研究的历史，便会清楚地看到，对于语言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注意，较早的代表人物是拉法格。他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写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94）一书引起当时语言学界的关注。在该书中记下了凡尔赛贵族和巴黎资产阶级语言的差异，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据此得出的结论——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语言，甚至说这种语言的差异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矛盾的反映和产物，则是错误的。梅耶的学生A·索墨菲尔德在《语言和社会》（1938年）一书中提出了“语言类型、社会制度和人类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依属关系”的主张。尤其后来的马尔“语言新学说”，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歧途。近一二十年来，社会语言学开始摆脱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影响，比较科学地说明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论著已不是个别的了。如果说对语言结构本身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对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表现形

式的研究，也应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语言学领域。只研究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显然是不够的。“多数语言学家通常是把活生生的语言当作静止的东西来对待，即搜集材料或记录原文，然后再按静态的语言规则对它们进行加工。我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无非是静止的词典和语法。”^①苏联语言学家谢尔巴这段话，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语言研究者一方面要研究语言结构（或语言内部），一方面要研究语言社会的变体（语言的外部），面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去研究语言的种种职能，语言的各种社会变体以及语言教育等等。只有这样，语言学的研究才能兴旺发达起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思 考 题

1.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毛泽东选集》586页）把这段话同郭沫若同志在《甲骨文字研究》序言中所说的，“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对照起来说明一下语言（包括文字）与社会的关系。

2. 甲骨文有方（来）字，殷墟窖穴发现有双齿木来的痕迹，甲骨文有“自右、中、左”的记载（“自”为师旅的师），后世的军队有三军；从甲骨文到发掘的文物或后来的某些制度，分析一下语言材料和社会历史相互印证的关系。

3. 有人统计《圣经》全书共用了七千二百个不同的词，弥尔顿的著作共用了一万七千个词，莎士比亚的著作共用了二万四千个不同的词，一本较好的辞典大约有十万个词。医学大辞典约七万六千个词，化学辞典约三万个词。但是医学的和化学的两种，每经几年就要增订一次。你从

^① 转译自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ироде языка一文。
《вопрос языкознание》1981年1期第68页。

上面小小的统计数字中分析一下语言的词汇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4. 我们研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等流派，是依据着什么？考察古代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等，除了依据考古学外，还靠什么给予说明呢？

5. 汉语只是由一个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所产生的吗？试举例予以说明。

6. 举例说明汉语中的阶级痕迹和阶级倒影。这些痕迹和倒影是否影响语言的超阶级性质？

7. 请举出一些你所熟悉的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

8. 一部《诗经》里“马”的名称有几十种，如《诗经·鲁颂》的《駉》[jiōng]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十六种。而现代汉语中“马”的名称却不多。拉布人(Lapps)的语言中，“冰”的名称有二十四个，“雪”的名称有四十一个，有十个词表示“冷”，二十六个词表示“结冰”。这些语言现象都说明了什么？

9.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这三十多年的社会变革中出现了哪些新词，试举二十个。随着航天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一些什么新词，仅举五例。

10. 举例说明“古今言殊”的道理，并结合语言的社会变体谈一下“四方谈异”“诸行言殊”的情况。

11. “我去上课”这句话，学生说了表示什么意思？先生说了又表示什么意思？这种意义的差别是由什么决定的？再如，“我去看病”这句话，患者说的同医生说的是一回事吗？为什么？

12. 你在自己的左邻右舍里，调查一下都有哪些语言变体，为什么？

13. 祖辈、父辈、同辈、下辈之间有时候说的意思一样而所用的言语却不尽相同，这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14. 把下面的借词按政治、经济、宗教、文艺、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分类。

蒙太奇(montage)、基督(christ)、托拉斯(trust)、马达(motor)、吉普(jeep)、法西斯(facist)、雷达(radar)、拖拉

机 (Трактор)、布尔什维克 (Большевик)、夹克 (jacket)、拷贝 (copy)、弥撒 (Missa)。

15. 举例说明一下语言与民族, 语言与国家的错综复杂情况。

16. 从下面这段描写中分析一下说者、听者的社会属性以及语言环境对语言变体的影响。

…原来二诸葛吵了二黑几句回去, 就一头躺卧在炕上, 一袋接着一袋吸烟想心事, 灯亮了好一阵, 他还是长吁短叹不想睡。二黑娘说: “快挺尸吧! 哭丧着脸叫谁看?” 他长出了一口气说: “唉! 我早就说过, 他两个命不对! 火克金! 你不信! 看看! 现在不应啦?” “放屁放屁! 我不听! 我不听!” 不料三仙姑这天受了凉气拉肚子, 去茅舍回来在院子里听得一清二楚, 马上就火了, 蹬蹬蹬几步窜到堂屋窗下, 火爆爆直着嗓子说: “刘修德! 你不要猪尿泡打人!” 二诸葛也恼了, 在里边接上火说:

“不是你家小芹, 我二黑怎么叫撒了职?” 二黑娘慌得拍了他一巴掌, 连声骂他: “快不要放屁!” 三仙姑一指头捅破窗户纸: “坏良心的! ……” 她越说越气猛乎乎推开门闯进去, 指着炕上的二诸葛气狠狠地说: “二孔明! 你现在就给我说个清楚! 要是我小芹不好, 我娘们明天就走! 不用你撵! 你不要昧了良心说屁话! 满嘴屎尿撒尿, 咳! 呸呸! 臭! 臭! 臭!” 这一顿抢白, 气得二诸葛直哆嗦, 一骨碌坐起来正要再骂, 猛不防二黑娘扑上炕来把他推倒: “老不死的! 你快快死了吧!” ……又退下地来劝三仙姑: “亲家, 你消消气, 快不要听他胡说! 他老糊涂了, 尽说昏话, 你是个明白的人, 不跟糊涂人一般见识……。”

(《汾水》一九七九年十期)

五、语言和意识

要 点: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语音可以分切描写、定量分析。语义是和语音共存的结构体系，义素——义位——义项。

语言是大脑控制的信息系统。语言的生理基础。人脑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大脑皮质是大脑在系统发生方面的最晚的结构。它不仅能对客观世界做出多级的反映，而且能进行概括和抽象。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信息符号系统。它具有时空性，既是结构又是运动。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学说。

意识是精神，是运动着的物质的特性。人的意识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思维只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所特有的意识形式。人既有非思维意识，又有思维意识。意识对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内容来说是形式。意识本身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语言和意识的关系。思维是意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前思维意识（感性阶段）和后思维意识（理性阶段）。语言的意义可分为思维意义和非思维意义。非思维意义的四种情况。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和客观事物的联系是在人脑中建立的。语言为思维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的思维活动是用语言去实现的。利用语音的可分切性和可标志性把意识分切成各种单位，并用它标志不同的意义符号。语言和思维各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语义是语言的内容，语音是语言的形式。人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是思维的内容，逻辑则是思维的形式。

语言之外还有一部分意识，但人的意识主要是语言思维。语言外的意识并不是思维。意义和语义。语言意义（语义）和非语言意义，即思维意义和非思维意义。不能把思维意识和非思维意识混同起来。应把思维同用思维去做什么分开。思维的类型，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不是艺术家有特殊的思维，而是他们用思维去做特殊的（艺术的）工作而又有其语言材料上的特点。

语言和意识的关系，长久以来就是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了。这个主题，看来现在还是个主题，是个难于解答的、始终没有使人获得满意答案的主题。有人说这是语言学理论中的“永恒主题”，不是毫无根据的。

有人主张语言和意识是两个东西，有人说它们是一个东西（洪保德说：语言好象是人的精神的外在表现，人的语言是他的精神，而人的精神是它的语言——很难想象有什么更同一的东西）。有人说先有语言，有人说先有思想，也有人说二者同时产生。关于二者的关系，有人提出是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工具使产品成为可能，产品又改良了工具，这是美国萨丕尔的主张。他又说：“思维不和语言手拉手的颠簸着，而只轻飘飘地骑在潜伏的语言的顶峰上”。另一种通行的看法是，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施莱赫尔：认为“思维与语言之同一正如内容之与形式”）

下面分四个方面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二）意识是精神；（三）语言和意识的关系；（四）语言和思维。

§ 1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物质，是我们感觉到的客观实在。语言也是一种我们能感觉的（听、看）的客观实在，所以语言是物质的，可以说它是一种复杂的特殊的物质现象。不仅因为语音做为声音我们说它是物质的，语言的结构体系本身也是物质的。语言的物质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语言结构体系的物质性

物理学可以把语言做为一种声音进行定量分析。现在这种分析虽然还是粗糙的，但是比起以前的分析还是细致多了。我们已经完全能分析出每一个音素的音长、音高、音强和音质。描写出每种语言的音位和音位体系；音节和音节体系，如汉语普通话有31个音位（元音音位9个，i、u、y、e、o、a、ə、ɤ、ɪ辅音音位22个：p、p^h、m、f、t、t^h、n、l、k、k^h、ŋ、x、ts、ts^h、s、tɕ、tɕ^h、ʃ、tɕ、tɕ^hɕ、ʒ）。如汉语的普通话有400—1300个音节，英语约4500个音节。语调和语调体系，虽然至今还研究得很不够，但大家也都认为是可以用物理的方法去描写的。语调中包括：声调（音节调），词和词组中的重音、轻音及句调。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展，提供了语音研究分析的新技术。在语言声学中已经能把语音的每个语音段进行分层描写，用语图仪可以显示出语音流的过程，取得可靠的数据。现代声学技术对音高（单位是赫兹（Hz）），音强（单位是分贝（aB）），音长（单位是毫秒（ms））都可以准确测定，并且已经开始了语音的分析和合成工作。

在语义学中，可以把语义进行分析，找出不同语言中的语

义系统。语义系统中包括：义位（义素）和义位系统，词义和词义系统，句义和句义系统。这种语义系统的分析，当然要结合各种语言的声音系统进行的。

如果从控制论的角度，可以把语言看做是一种信息，那么它应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语音是信息的载体，而语义是信息的本体（内容）。语音是语言的形式，语义则是语言的内容。只有语音而没有意义或只有意义而没有语音的语言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种认识上的混乱，即有人把语义和意识、思维混同起来，而看成是单纯的精神现象。而我们认为语言（包括语音和语义）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现象。我们承认语义和语音是有区别的，做为语言的本体的语义本身并不是声音，但它却是和一定语音共存的结构体系。这个体系也像语音体系一样，也是可以分切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语义的单位叫义位，而义位是由义素组成的。在语言中义位总是同一定语音成为统一体而存在的。一个义位同哪些语音在一起，这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不同的语言，有自己的规定和规律。如在现代汉语中boli（玻璃），这是个义位，它和[poli]成为统一体。做为意义单位，它是不可再分切的最小的意义单位。但从语音上看，boli又是可以继续分切的，bo—li, b—o—l—i。从这里正可看出语音和语义的不同。在英语中玻璃是glass，这是一个义位，在语义上是不可分切的，在语音上是可以分切的。[gl—a:—s]。在日语中是ガラス，在语义上是不可分切的，在语音上是可以分切的，[ga—la—su]—[g—a—l—a—s—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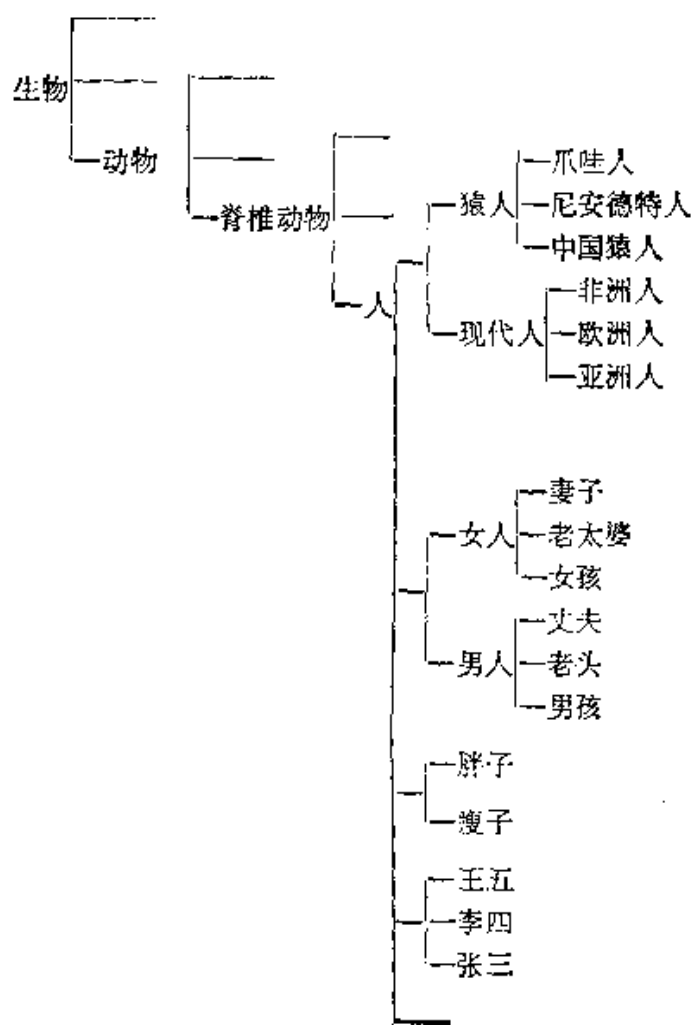
义位来源于客观事物本身，和表示义位的语音完全是两回事。比如，不能说boli（玻璃）的义位是bo（玻）和li（璃）。

glass的义位是gla和ss, ガラス的义位是ガ, ラ, 和ス。玻璃的义位都是来源于玻璃本身。玻璃的形象和人所了解的各种属性都可以成为玻璃的义素。如: 透明, 坚硬、脆、建筑材料和器皿材料, 含有二氧化硅、氧化钠、氧化钙, 名词, 并由这些义素组成义位boli。由一个义位组成的词叫单义位词, 由两个以上义位组成的词叫多义位词。例如:

	汉语	日语	英语
单义位词	水 水门汀	ミズ (水)	water (水)
多义位词	水稻	ミズタマ (水珠)	Water level (水平)
	水电站	ミズムシ (脚气)	water melon (西瓜)
	水泥	ミズツボイ (水拉巴吉的)	watering place (水浴场)
			waterry (水汪汪的)

汉语的水、水门汀各是一个单义位词。水稻, 水电站, 水泥虽然也是词, 但它们都是多义位的。日语的ミズ是单义位词。ミズタマ, ミズムシ, ミズツボイ, 则是多义位的。英语的water是单义位词, 而water level, water melon, watering place, waterry 则都是多义位词。

义位在意义系统中组成词义系统。在词义系统中单义位词、多义位词都算一个单位, 叫作义项。义项同它的语音结合体做为词加入词汇, 成为词汇的单位。词, 有由一个义项组成的, 也有由几个义项组成的。义项的抽象等级可以不同;



1.2 语言的生理基础

我们说语言是物质的，还因为语言可以从生理学上找到解释。而这个生理基础完全可以作物质分析。

A. 大脑的语言中枢：

语言是社会现象，它的实际活动是由社会中的个人去实现的，每个人的生理条件是语言活动的直接的物质基础。这种个人在语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生理条件，我们称做语言的生理基础。

语言的生理基础，主要有两个部分。即，大脑的语言中枢和发音器官。

人脑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它是比一般动物大脑发展得更高级的物质。近代生理学告诉我们，高等脊椎动物不仅有特殊的神经中枢，其它有关组织结构，已与下等脊椎动物有所不同。如高等脊椎动物脑下有四迭体，而下等脊椎动物只有二迭体。大脑皮质是大脑在系统发生方面最晚的结构。皮质的神经细胞可以接受机体由外部及内部得来的刺激，做出反应。人的大脑皮质是意识、思维、情绪的物质本体。关于大脑皮质的细胞数目、面积、厚薄，甚至神经细胞的排列及形状都早有人提出各种数据^①。人的语言中枢是一种联合中枢，包括有言语运动中枢，言语视觉中枢，言语听觉中枢。这些中枢的位置和机能都越来越清楚了。

许多人已经证明大脑皮质有一种特殊的机能，它不仅能对客观世界做出直接的敏锐的反映，还能做出多级的概括化的反应，做出多级的抽象。而这种概括和抽象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谢切诺夫和他的学生巴甫洛夫曾设想，人有两个信号系统。第一信号系统，是人和动物共同有的，对客观实体的反映能力，以实体为信号；第二信号系统是人所独有的，以语言做为信号。它对语言可以做出反映：听说酸梅这个词同看到酸梅一样做出反映。

B. 发音器官：

在语言的生理基础中，发音器官是最明显的部分。但，如果认为只有发音器官是语言的生理基础，那当然是错误的，起码不应当把更重要的大脑忘掉。这一点我们前面简略谈过了。另外，也不能认为口部器官就是发音器官。从发生上看口部器

^① 一般认为大脑皮质的细胞总数约140亿。皮质的总面积约2200平方厘米。皮质的厚薄约在2—4毫米之间。神经细胞的排列状况，可分六个基本层：分子层，外粒层，锥体细胞层，内粒层，节细胞层，多形细胞层。

官原来并不是用来说话的，主要是用于吃(喝)东西和战斗(咬敌人)。把这种吃喝东西和咬敌人用的一套器官改造成说话器官是很不容易的，是用了相当长的年月的(粗略估计要在300万年以上)。这套器官后来也被用为歌唱的器官。目前习惯于把发音器官区分为三个部分：肺(供给动力)，喉头和声带(语音的声源)，咽、口、鼻腔(共鸣器)。这一套器官做为语言的物质装备，都是听大脑支配的(特别是大脑的语言中枢)。

这套器官的被改造，是由和直立行走劳动引起的。胸腔的改造主要表现在胸腔的形状变了。长期直立的结果，人的胸腔变得比任何四足动物都扩展得多，胸的横径变大，深度缩小，胸的呼吸容量加大了。呼吸方式也变为不只是向前向左右扩张，而且还向下扩张。这种呼吸方式和呼吸量为说话提供了充分的动力。与此同时头部结构也得到了相应的改造。如，头骨的颜面部分和脑腔部分的比例关系有了显著变化。一般的猿类的颜面部分大于脑腔部分，而人则脑腔部分大于颜面部分。就颜面部分本身来看，则上下腭和牙齿都比一般动物和猿类有明显的缩小。人的下腭如果还像其他动物的下腭那样又长又大，又宽，那是不能完成说话这样灵巧的动作的。在其他方面，如，人的喉头和声门，人的口腔的平面和气管咽腔的通路之间的角度等等，也都是便于发出清晰的音节，便于说话的良好装备，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为了实现语言合成和分析，实现机械的语言模拟，以至人机对话，对语言的生理基础都必须做更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关于人工喉的实验研究，已经证实了喉头，声带是可以模拟的。但音色问题却难以解决。音色问题是和每人的声带的素质和喉腔咽腔口腔的具体状况有关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对语言的声源(喉头、声门)，共鸣器(咽腔、口腔、鼻腔)的生理

基础做进一步的研究。

斯大林在1906年，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如果猿类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么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大大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他的结论是：“物质方面的发展，存在的发展，先于精神方面的发展，先于观念的发展^①。”这些在当时还是预言式的论点，现在已经逐渐在后来科学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1.3 信息系统的物质性

语言的物质性还表现为信息系统的物质特性。语言是一种由大脑控制的信息系统，这种复杂的控制过程也完全可以作物质分析。

近年来，信息系统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信息论本来是由语言科学派生出来的用工业技术传递情报（信息）的科学。最初主要用于通讯技术，特别是军事通讯，后来又应用到航天、人造卫星等方面。

信息，是有结构的，其基本结构是信息内容和信息形式的统一。二者缺一就不能成为信息了。另外，信息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可以表示为：

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译码

这个过程在技术上表现为：

信息代码——发送器——信道——接收器——信息代码

关于信息的性质，有三种看法：

（一）认为信息是物质，“信息是物质的特性”。（二）认为信息是精神。（三）认为信息既是物质也是精神。信息的

^①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51、352页。

载体是物质，信息的内容是精神。^① 稍懂一些唯物主义的人都会看出，信息是精神的主张是错误的，但是说“既是物质也是精神”，则会使人觉得有一定道理。这是因为他们把信息载体看做物质，而把载体内容当成非物质的。前面已谈过信息按发展程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原始的信息，人和动物、植物都有，如婴儿在第一次手指被烛光烧痛之后，再看到烛光时，烛光成了信息，不再用手去抓烛光。蝙蝠用它特有的对超声波的感觉探路，以及葵花的向阳性等，都是以某种物质直接做为信息的。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内容同时也是信息的载体。所以这种信息的物质性是容易被接受的。第二类信息，已经是人类所特有的，这种信息实际上是对语言的模拟，或语言的符号转换。不管其信码怎样复杂化，抽象化，技术化，也不管信息的载体由什么去充当，其信息内容都是语言的变体，相当于一定的语言。可见第二种信息也具有物质性。做为第三种信息的语言，它同其它两种信息一样，也具有一般的物质可以充当信息的特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凡是能充当信息的都必定是物质，所以信息本身当然是物质。做为信息系统的语言也必然是物质的。如果有人把语言和思维（概念、观念）混淆起来，那是他的错误了。

上面谈的是信息的物质属性。下面再谈谈语言和信息的关系。

有很多人在谈语言和信息的关系时把语言和信息混为一谈，因为他们只注意到二者的某些共同点，而忽略了他们的区别。

首先人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和信息的传递过程大致相

^① 茹科夫在他写的《控制论哲学原理》中说：“信息不仅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M·扬柯夫写有《物质信息和观念信息》。

同。其次今天的信息技术，是语言交际的补充和发展。这些当然都是合乎实际的。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本来信息论就是由语言学派生出来的，信息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语言的“仿生学”，即对语言的模拟、演绎的结果。所以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相似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其相同点来说，我们可以承认通常说的：“交际过程是信息传递过程”，“语言是社会的信息”，或“语言是改造、传递、保存信息的手段”，或“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把信息编成代码，听话者译读代码，使信息还原”，等等。但这只是就二者的通性说的，如果超过一定界限，再向前走一步，就会忽略二者的差别，甚至把二者混同起来。

前面简要地谈过语言和信息差别，下面再进一步补充四点：（一）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信息是自然界（动物、植物）也有的。（二）语言直接和思维相联系，有些信息和思维没有直接联系。（三）语言不只是信息，信息不限于语言。（四）语言在做为信息时，有时其本身既是内容又是内容载体；有时又做为其他载体的内容。

至于有人说：“意识是信息过程”或象雅可布逊的看法，“遗传代码和语言符号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恐怕是混淆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界限了吧！

1.4 语言是结构和过程

任何物质都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的。语言也不例外。存在于空间中的语言是有结构的，我们称之为语音结构，语义结构，词汇结构，语法结构等等。这些结构又都存在于时间之中，语流本身就是存在于时间的延续中的；如果离开时间，就会连一个音节也无法展现出来。

这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语言，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

的。反过来说：语言既有时间性又有空间性。

语言的空间性，使我们有可能从结构上去研究它，做横断面的剖析。好象电影胶片中的一小张，我们可以固定地静止地去进行观察其画面的组成情况。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语言，借用历史学的术语叫做断代研究法，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起名叫“共时性”（实际是空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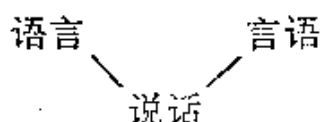
语言的时间性，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语言的发展变化情况，可以把语言理解为延续着的线性序列。正因如此，我们有可能把语言做为历史现象去研究，观察其发展脉络。好象放映中的电影，了解其动态。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语言，借用历史学的术语叫做历代研究法，索绪尔起名叫“异时性”（或历时性）（实际上是时间性）。

语言做为一种社会现象，做为一种物质，是处于空间和时间的交叉点上的，是运动着的结构体系，它既是结构又是运动。

可惜，至今有不少语言学家，还不是这样认识语言的，或者，在研究工作中反映出他们对语言的物质性的片面理解。在这里可以提出索绪尔的观点，略作剖析。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对索绪尔做全面的评价，只是在语言是物质还是精神这一点上谈到他。因为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说二十世纪的欧洲、美洲语言学几乎在他的理论的笼罩之下，是毫不夸张的。二十世纪的下半期在苏联、日本以及在我国也都有较深的影响。虽然他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现在在我国才有全译本和广大读者见面，但其理论观点却早已被介绍到我国语言学界了。

索绪尔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中比较冷静、踏实而有创见的语言学家。他把语言当做社会现象来研

究，但他却认为语言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观念的、心理的）。他发现了语言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但由于缺乏辩证法，而用形而上学去看这种现象，结果就把语言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绝对对立起来。提出：“断代的和历代的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是完全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折衷。”认为语言只能做现状的研究，静态的、横断面的研究。只能找一张缩图，一个观察点。于是索绪尔提出：语言(la langue)，言语(la parole)和说话(le langage)三个概念。



首先他把语言理解为是可以进行分析的静止的结构。但他却又主张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的动态的现实的语言活动则是言语。他认为我们可以研究的只是语言，而不是言语。“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我们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并且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这样就使他的追随者们特别是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认识。这些认识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不外乎是：语言是空间的，言语是时间的；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是动态的；语言是一般，言语是个别，语言是模式，言语是原型。

我们认为指出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在研究工作上会带来方便，在方法论上是有价值的。这种区别，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接受的。但理解为是绝对对立的，忽视了语言实际上是结构和过程的统一，是空间和时间的交叉，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这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

六十年代，在我国语言学界曾讨论过语言和言语问题。从形式上看是争论言语有没有阶级性，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否是

形式和内容关系问题，但实际上是在索绪尔的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主张影响下进行的。那次讨论如果摆脱索绪尔的影响，必然会对语言的物质性有新的认识，对处在空间和时间交叉点上的语言的结构和过程有新的发现。

综上所述，从语言是结构体系；从语言的生理条件；从语言是大脑控制的信息系统以及语言既是结构又是过程几方面看，我们认为语言是物质的。

§ 2 意识是精神

在这里我们主要不是研究意识，而是去说明语言和意识的根本区别及语言和意识的关系。

2.1 意识及其相关概念

首先，弄清几个基本概念：意识、思维、思想、观念（观点）。

意识，是人的大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知觉、表象、思维及感情、意志等心理过程的总和。是物质的派生现象，它对物质来说是第二性的，也可以说意识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一种特性。但它本身并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形式。人的意识是社会的产物，这是和任何动物的意识不同的。达尔文说：意识只是在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时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进一步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①

从自然发展史来看（达尔文就是从这个角度提问题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意识还没有出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时候，物质（自然界）就已存在了。“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①以后随着动物的感觉能力的发展，特别是神经系统的发展，终于出现了意识。

从生理学来看，意识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大脑两半球上具有强烈的兴奋性的特定部分的神经活动。

思维，是人的意识中的一个环节，或一种表现形式。不过这种表现形式，在整个人的各种意识形式中，是占有特殊地位的。是人所特有的，是人的意识不同于动物意识的标志。其他动物也有意识，但那只是本能的感觉，或动物的知觉。这种意识只能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人的意识由于达到高级阶段，出现了思维，所以已经不只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能动地理解世界，掌握世界，最后达到可以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列宁所说的：“人的意识不仅仅反映客观世界，并创造客观世界”^②就是指这种出现了思维的意识说的。

我们可以把感觉、知觉、表象等等叫做非思维的意识，或前思维意识。把思维、思想、观念等叫做思维的意识。思维的特点是它的抽象性，可以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它概括了许多个别而为一般。所以我们也说思维有概括性，它已经不是自然状态的反映客观事物，而是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思想、观念等理性活动（即理论思维）都是在思维的基础上实现的。

思想、观念都是在思维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的意识活动。如果说做为单一概念的思维是“点”，那么观念、思想就是由许多点联合成的“线”和“面”。思想是对客观世界的较全面完整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由现象到本质的运动，而每个认识

①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288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199页。

又可以由初级到高级。正如列宁所说：“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①

意识（包括非思维的意识 and 思维的意识）和意识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②在人们看来，实际上是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形式。用哲学上内容和形式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意识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物质）叫做内容；把反映客观世界的意识（精神）叫做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内容总是先于形式，决定形式的。精神只是物质的反映。

2.2 意识的形式和内容

上面在谈到意识的性质时，我们曾说客观世界也有内容形式问题。意识只是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形式。现在我们来分析意识本身。意识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有没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呢？我们说，有的。在非思维的意识中，感觉、知觉、表象的具体对象（包括客观对象和主观生理条件）是内容，而人们称之为感觉、知觉、表象的就是这种意识的形式。在思维的意识中，所谓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归纳、演绎、类比……等等的具体对象（包括客观事物的各种运动形态和主观生理条件，如高级神经系统及各种分析器，大脑皮质等神经中枢……，也包括语言）是这种思维意识的内容，而逻辑学中称之为概念、判断、推理的就是这种意识的形式。这种意识的具体对象为什么也包括语言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参与在客观事物之中。它完全可以代替客观事物作为一种存在物反映到思维、思想、观念中来。人们不仅能根

① 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256页。

② 在不同的著作中，有时用思维或思想概念代表意识；用存在外部世界，或客观事物代表意识所反映的东西；但都是说精神和物质这同一事实。

据自己对实际事物的实际体验、观察形成概念、判断、推理，也可以通过词语，文献资料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写成文章、著作。我们一定要把意识的形式同它的内容分开。

可见我们这里谈到的是两种内容和形式。一是客观世界是内容，精神意识是它的形式。二是，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即引起直觉的具体事物以及形成逻辑的客观基础都是内容，直觉与逻辑是形式。

§ 3 语言与意识的关系

上面我们着重谈了语言和意识的本质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和意识的特殊关系。如果不了解这种特殊关系，就不可能了解语言的特点，也不可能了解人的意识的特点。

3.1 语言与意识的特殊联系

关于语言和意识的关系，近几十年来一般几乎都只谈语言和思维的密切联系。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似乎语言只和思维有关系，和其他的意识形式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研究思维科学的人专门探讨思维问题时，可以提出思维和语言的命题去研究，但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最好不要只局限于语言和思维的联系的研究，因为语言不仅同思维有关系，还同整个人的意识，同意识的各种形式—初级的、高级的形式都有特殊的密切联系。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就不要专门去研究了。只是说不要忘掉语言除了和思维有特殊关系之外，还和其他意识形态有联系，如果忽视了那些联系，就会对语言的理解

带来偏差。我们也认为在着眼于意识整体和语言的关系的基础上，还是应当把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当做重要问题去研究的。我们下面还要用专门的一节去谈语言和思维问题。

正象由脊椎动物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出现了人，但是做为整体的人，并不是因为它是高级的，就完全失掉了初级的脊椎动物的某些基本特点一样。思维做为意识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整体上看它并不是和其初级阶段的某些特点完全没有关系了。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思维是意识发展的新阶段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阶段以前的那个阶段的存在。这样我们可暂时把意识分为思维的意识和非思维的意识。思维的意识我们通称为思维。非思维的意识则包括两种：一种是感觉、知觉、表象等等在内；另一种包括感情、意志、性格等等。前一种是产生思维以前就有了的意识现象，无妨叫做前思维意识。后一种是形成思维以后的复杂的综合性的心理活动，为了方便起见，无妨叫做后思维意识。前思维意识，后思维意识都是非思维意识。但它们都仍然具有意识的特性，即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映象）。

这里，我们先谈前思维意识和后思维意识同语言的关系，然后再把思维同语言的关系专辟一节去谈。

3.2 两种非思维意识

前思维意识属于认识论中的感性阶段。思维意识和后思维意识属于理性阶段。前思维意识有的同语言有直接联系，有的同语言没有直接联系。我们不能说语言之外无感觉、无知觉、无表象的存在。事实上，有大量的感觉、知觉、表象是同语言没有直接联系的。不过一般这类感觉、知觉、表象都很快就过去了，散失了，甚至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更谈不上成为记忆的东西。这样也是必然的，如果真的凡是接触到事物的每一个映

象，都记忆下来，都存储起来，那恐怕人的负担就会太重了，实际上是力所不及的，也是不必要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留下的印象较深的只能是其中的极少数，特别是通过语言和思维的东西更容易留下印象（或说在大脑皮质中留下痕迹），或被记忆下来，但也远远不是全部都留下印象或被记忆下来。

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某些前思维意识——语言外的意识，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画家有时对他所看到的某些造型、色调、画面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些只是表象，并不是通过语言来形成的（当然，如果可能的话，用语言的帮助就可以更好地留下这些印象）。如音乐家有时对他们听到的某些自然界或社会环境中的某些音响、音象或节律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也只是表象性的东西，并不是通过语言去形成的。正是这些东西，有可能成为旋律或乐曲片段的原料和素材。另外，如雕塑家有时对他所见到的某些外界的造型、结构、配置关系等等也会留下较深刻的印象。诗人也同样，有一些感性的东西被留下来，可能是朦胧的、不定的感受，这些都不是用语言记下来的。等到诗人把它速记下来，甚至形成诗句的素材，那就已经是进一步加工过程的事了。我们一般常说：“可以意会，不能言传”或“非言语所能形容”，“言不尽意”也都是生活中确有其事的。

这种前思维的意识，一般叫它直觉。这种直觉是一种意识，但还不是思维。总之，我们不能说：语言之前没有意识。

另外，这种前思维意识，也不都是同语言无关的。有时可以同语言有关，但它并不是思维。语言中的这种和思维无关的意义，叫非思维意义。只是由于对语言来说，主要是它的思维意义，所以容易把这些或有或无，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晦的意义淹没在思维意义的阴影中了。光辉的太阳中的几个黑点，

通常人们会视而不见。语言终究是思维的世界啊!

3.3 非思维意识与语言

对客观事物的非思维意识,如果同语言挂上钩,即建立了联系,就出现了语言的非思维意义。这些意义是原有的思维意义中所没有的。如,《阿Q正传》中的阿Q认为“光”这个词是对他有侮辱意味,实际上他周围的人也有这样理解。这个意义是在任何词典中都查不到的。在脸形长的人面前最好不说驴脸,在胖人面前最好少谈肥猪,也是这个道理。有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意识中,但并没形成概念之类的思维活动,这类意识就只是感觉、知觉或表象罢了。由于它们并没形成思维,所以一般印象很浅或没有印象而一闪即逝了。但在特殊条件下,这些意识一旦同语言挂上钩,它们就使语言在这个特殊条件下有了除正规意义之外的意义,即非思维意义。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非思维意义,就是指在语言中附着的感觉、知觉、表象等意识说的。这种非思维意义可能在词中出现,也可能在句中出现。不过,这里说的词或句往往都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之下,而不能离开这个特殊条件。

非思维意义的出现,大约有四种情况:

A. 义素中被隐没的部分,在特定条件下显露出来。凡是反映在意识中的东西,都可以做为义素出现在语言中。不过因为人们对这许多义素,是要进行“筛选”的,特别在经过思维的“筛选”之后有很多被抛弃了,或被掩盖起来了。如“光”这一客观事物,人对它直接感受到的东西,都会反映到意识中来。如驱除黑暗,白天,火所有的白色,透明,亮,平滑,变得平了,热,秃,平坦,空旷,无所有,净洁,水面所映出的,速度快,无法捕捉的,鲜明,太阳、月亮、星、灯所发出的,波长 7.7×10^{-5} 厘米— 4×10^{-5} 厘米的电磁波,等等,这些都

是‘光’的义素。但在语言意义中，这些义素经过筛选，一般只剩下其中本质的主要的一些：波长 $7.7 \times 10^{-5} - 4 \times 10^{-6}$ 厘米的电磁波；太阳、月亮、星所发出的；平滑，白天等等。其余义素都被掩盖起来，隐没了。但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义素如果临时复苏，就成为通常语义（思维语义）之外的意义了。

汉语‘穷光蛋’这个词中，‘光’的意义并不是一般的思维意义，也不是引申义或转义，比喻义。而是在‘光’的义素中所固有的，但被隐没了的。正因如此，在汉语中认为是很合适的，听起来并不别扭。可是如果把这个词译成日语，这个‘光’字是无论如何不能译进去的。因为它和这个概念无关，只有非思维意义。日语只能译为“貧し人”、“貧乏汉”，绝不会是：貧しいばかりたまこ。

这种情况在短语中也有。如，‘一命呜呼’，按语言的思维意义讲，是不通的。必须知道‘呜呼’的被隐没的义素——‘呜呼哀哉尚享’才成。在这里必须理解其非思维意义，如果只按思维意义去理解，不但翻成外语时会莫‘明’其妙，就是改成现代汉语也是不通的。呜呼相当于‘呵’，或‘唉哟’，‘一命呵’，或‘一命唉哟’，是不成话的。

成句的话也有这种情况。如非常要好的朋友，多年不见了，偶尔相逢，不禁说：“这老小子，你还没死！”是想不到还能见到你的意思。是对十分亲切的人才这样说的。这句话的意义是在这个句子的思维意义之外的，用的是非思维意义。

义素的被隐没，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引申义或转义，比喻义。因为一般的引申义，转义，比喻义等的意义可以是原来的义素中所根本没有的。原来就没有，就无所谓被隐没了。另外引申义转义，比喻义等是与词义的变化或修辞有关的，这些意义都是思维意义，和这里所说的非思维意义无关。词义的变化

和修辞意义等是意义学问题，这里我们不去谈它了。

B. 个人对语义的理解。包括以个人的直觉，感情成分，主观态度为条件的意义。这种意义也是较普遍的，特别是在感叹词或感叹句中。如“唔！”其中的含义是随人随条件而千差万别的。“好啊！”，“这是我们想不到的！”也是如此。不只是感叹词和感叹句是这样，在一定条件下，一般的词、句也可能出现这种语义。如：一个人说：“在这儿，象到我家一样。”这里的“家”就可能是气候象他的家乡，房屋样式像他的家，饮食习惯像他的家，语言象他的家，人的亲切关系像他的家，……。

至于个人感情成分，主观态度在语义中的反映虽十分明显，但这些意义不容易捕捉，因为它在词义，句义之外。不过凡是实事求是的细心人，都会承认这样的东西存在着，美国的萨丕尔就说：“绝大多数的词，象意识差不多所有成分一样，都附着一种情调，一种由愉快或痛苦化生的东西。”他最后又认为“这种情调一般不是词本身固有的价值，它毋宁说是在词身上，在词的概念核心上长出来的情绪赘疣”。他指出有这样一种意义是符合事实的。但他对这种现象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其实这只不过是思维意义的一种罢了。语义是来自客观实际。词义也并不长在概念上，非思维意义，并不是由核心意义或“概念核心长出的赘疣”。语言中往往有说话人的心理倾向（包括感情、意志、性格）的表露。演员们是最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正是在这里要体现角色。再现角色的心理倾向是他们再现或塑造角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C. 在一定语境中出现的语义。这里的语境是指现实的语言环境，词在一定的句子中，句子在一定的段落中。离开这种语境，意义就会有变化，非思维意义或有变化或不存在了。

如，泰山一词，在“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特定语境中的特殊意义就是如此。“泰山”一词的含义，在这里不仅和“死”有关联，和“鸿毛”也有关联。而在词典中，“泰山”只有其一般意义。英语的pass，在“to pass water”(撒尿)中，pass有了特殊的意义(water也有了特殊的意义)。离开这个语境就是另一件事了。

D. 在一定交际环境中出现的意义。这种情况和语境不同，语境纯指语言结构，是以语言结构为环境的。交际环境，则是指语言之外的人们的交际时的情况场合(交际环境)说的。这种环境也是千变万化的。交际当时的对象、内容、形式及具体细节都会影响语义。“妈呀！”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按一般意义似乎很简单，但在不同交际场合下其意义可能大有区别。试看下面的“Fine”在交际环境中的具体的现实的意义。

- (: Hello how are you?
- : Fine
- (: See you tomorrow.
- : Fine

这里的两个fine含义是显然不同的。第一个fine相当于汉语的“好”(是你好的意思)，第二个fine，噢(明天见！)。而这两个fine的意义，都不同于这个词的思维意义。我们在词典中查到词义只是：①漂亮的，优良的，美好的；②晴朗的；③精美的，优雅的，上等的；④稀薄的，细致的；⑤锐利的，敏锐的，微妙的；⑥纯粹的，成色好的；⑦快乐的。

非思维意义中有些由于经常出现，也可能发展成思维意义。不过这要看具体条件。由非思维意义转化为思维意义，是可能的，甚至这种转化可以看做是新的思维意义的来源之一。

§ 4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上面讲的是语言和意识的总关系，以及语言和初级阶段的思维以外的意识—非思维意识的关系。下面再谈谈语言 and 意识的高级阶段，即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由于思维是人所特有的意识，是意识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所以有人用思维代表了人的意识。从只有人才有思维这一点来看，这种提法是可以的，因为思维确实是人的特征。但必须看到这种提法是不全面的，容易使人感觉到仿佛人除思维之外，再没有其他意识了。

4.1 思维的社会性

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看思维的社会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意识，或高于一般意识，就在于它是用语言去进行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复杂的交往过程中，学会了这种意识本领。从意识发展史来看，思维的出现是一次极重要的质的飞跃。在这次质的飞跃中，人学会了利用自己发出的声音去把复杂的客观事物给自己的感觉、知觉、表象概括起来，分切开来，使之语言化，即对意识进行一次加工。经过这种加工，使意识能力大大提高了，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做为意识能力的思维，从它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可能性来说是无限制的，但在一定的交际实践中所出现的高频率的思维的需求，则是有限的。只有高频率的需求，才会被突出出来，被稳定和固定下来。这也就是思维只是意识能力的一部分的基本原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思维的社会性。

从语言和思维的形成中，我们发现：在声音（语音）和客观事物之间建立的一种特殊联系，实际上是在人脑中建立的，

客观事物和声音在人脑之外是没有联系的。这种在大脑皮质中建立起来的事物和声音的联系，就是思维。

这种大脑皮质的特殊机能，今天已经被许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所证明，目前虽然我们对思维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认识正在不断加深。亚里士多德曾把脑当做调节器，认为它是用来冷却过热的血液的。这种认识早已成为“历史”了。人们目前已经确切地知道人的大脑重量，也已经知道人的神经纤维能以每秒100米（即每小时360公里）的速度传递冲动，而某些无脊椎动物的神经传导速度，每小时只有 $\frac{1}{6}$ 公里。1861年法国医生布洛卡（pierre paul Broca）证实患“失语症”的病人通常在左侧大脑皮质的特定区域具有器质性损伤。（这个区域后来叫“布洛卡氏回”）。瑞士的赫斯完成了脑的各部位的功能配置的研究。（当然还是不完善的）1904年曾因“条件反射”学说，获得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后来提出自己的关于第二信号系统的假说，对了解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见解。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人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还正在进行，并且有许多不一致的认识，有许多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但有些认识还是逐渐殊途同归的。如，人脑的大脑皮质的特殊作用，大脑皮质的不同部位负担着不同的职能，语言活动和大脑及神经系统的联系等等，人们的认识还是基本一致的。①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盛行一时的见解，甚至在到底有没有意识的问题上有截然相反的主张。如，某些行为主义者认为，意识是哲学家捏造出来的，把人的全部行为归结为不过是刺激

① 据Г·И罗素礼摩的估计：人的大脑皮质是意识、思维、情绪的物质本体，约300cm³，细胞总数约140亿，一般估计皮质的总平面约2200平方厘米。

和反应，不存在意识。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意识是先天的，每个人生下来就在 *RNA*（核糖核酸）分子中装载有巨大的潜在记忆机构——“记忆银行”。这些主张究竟有几分真理，都是需要用实践去加以证明的。

4.2 思维是一种运动

关于思维问题，恩格斯说得好：“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①

恩格斯在这里提出有关思维本质的论述是十分深刻的。首先，恩格斯把思维看做是一种运动。这个见解恩格斯曾提出过多次，可见并不是偶尔说出来的。他在谈“运动是物质存在方式”这一命题的时候曾提到：“宇宙空间中的运动，个别天体上的较小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的分子振动，电压，磁极化，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一直到它的最高产物思维，——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②在另一处他也是把思维当做“运动”来说明的。他写道：“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③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了，思维是一种有机生命的高级形式的运动，是某种物质运动的结果。不过，他同时又提出另一个观点，即象思维这样的高级运动形式，是不能只从自然界去得到完全的解释的。即使从物理的化学的方面找到实验上的证明，也还不能包括思维运动形式的全部。因为思维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6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408页。

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把思维的社会属性结合它的自然属性去研究，才可能对思维的本质属性有全面认识。

4.3 语言的可切分性

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看语言的可切分性和标志性。上面对于思维性质的分析，告诉我们：语言为思维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才使得一般意识提高到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言是思维形成的必需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思维就不可能产生，就不可能进行思维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说，人的思维活动是由语言实现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存在形式，同时也是连续进行思维活动的“工具”。因为思想是以思维为基础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那么，语言如何使思维成为现实的呢？简单说来，就是语言的可分切性和可标志性。

本来意义的语言，是指有声语言。语言是一种声音。这个物质特性，对语言来说十分重要。声音是一种在时间中可以延续的振动波，而语音是人可以控制的声音。这种控制，不仅表现在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来，还表现在它是可以按需要分切的。这样就有了分切为各种音节的可能。而这种可以分切的特性，又给它可以做为各种标志提供了可能。这种可以做为事物标志的特性，叫做可标志性。语音的可分切性和可标志性，使它有可能成为一种很好的传达信息的信码。人们正是利用语音的这种特性，把它用各种方式分切成许多片断，分隔成大小（长、短）不同的单位。不仅利用元音辅音的对立，还可以按语音的长短、强弱、软硬、高低、宽窄、松紧等等的对立去分隔开。这种分隔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这种分隔出的语音片断又可以按不同情况组合起来，这种组合的可能性也是广阔的。这样，这种具有可分切性和可标志性的语音音节，正

好被利用来把人的意识分割成一个个的单位，终于使音节成为标记不同意义的符号。有了这样的物质做为符号，才使人的思维从一般意识中形成抽象（当然，这种抽象是由那些反复出现得最多的意识中首先出现的，它由于实践的不断反复，达到脱离其原始的具体意识，而成了概括性东西）。如果没有语音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物质性符号，这个抽象过程就不能实现，也就无所谓思维了。思维活动的形成实际上还和在大脑神经中枢支配下的许多神经系统的协同活动分不开，只少和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活动是不可分的。不同的音节符号帮助分隔了不同的意识（思维）。你和他（l和you[ye]），终于在人的思维中区别开来了，而这种区别是依靠wo和ta（l和yan[ye]）的不同音节实现的。

在这里顺便谈一下所谓语言的三种形式问题。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有三种形式：有声语，文字语和手势语。在他们看来，这三种语言形式是并行的。我们认为这三种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们的性质和作用却是不同的。本来意义的语言应当是有声语，语言本来就是声音的。文字是语言的转换，它是视觉符号，是由听觉符号转化为视觉符号的，就是说文字的基础是语言，文字使语言成为视觉符号。语言出现这种变化之后，便有了它自己的某些特点（如：视觉符号的特点，从属于有声语言的特点），产生了许多新的情况。这些新的情况，有它自己的规律性。文字和由文字而产生的现象和规律性不能和原有的语言现象和规律性混同起来。我们在语言学中，应当注意研究这些文字现象及其规律，注意研究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注意它们之间在性质上的某些区别，把文字和语言并列，或混同，已经给语言研究带来恶果。如把文字的演变史当作了语言的演变史，等等。

至于手势语，这更不是什么语言了。说它是“语言”只是一种比喻意义罢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也不反对对它可做专门的研究。但必须看到它无法同语言相比，不能同语言并列。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它既不是主要的交际工具，也不是思维工具。它只是原始的交际手段，或辅助语言的手段罢了。

4.4 语言和思维的内容和形式

应该如何来表述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语言和思维本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现象。但因为它们的关系是特殊的，人们往往容易注意这种特殊密切的方面。于是就用：“不可分的”、“象纸的两面一样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等来说明这种关系，甚至有人干脆说它们是“统一体”了。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种提法，都是为了描绘出语言和思维的密切关系来。但可惜都是不确切的。通常的看法说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可分的。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索绪尔提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一张纸的正面和对面。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纸的正面和背面，是指同一事物在同一空间中的两个不同方向说的，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的关系。说它们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很多人是赞同的，似乎这个哲学公式在这里套用得很合适。唯心主义者和不少“唯物主义”者都曾这样谈过。如：施莱赫尔就说过：“思维与语言之同一正如内容之与形式”。后来索绪尔对这种现象提出一种表述方法叫做“所指”和“能指”：思维是“所指”，语言是“能指”。这个表述方法比套用“内容和形式”是更接近一点实际的。所以后来被许多语言学家所沿用。高名凯在《语言论》中就是沿用这种表述的。不过沿用这个术语时，往往会成为“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说法，实际上还是认为语言是形式而思维是内容。高名凯

和一些人甚至提出新的表述方法，叫做：“语言·思维统一体”。这也是为了表述语言和思维的同一性的。但实际上这个词儿，并不好，对理解语言和思维都没带来什么科学价值，也无助于解决问题的实质。目前较通行的观点，还是简单化地把语言当做形式，而把思维当做内容来理解。按照这个理解，词和概念也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际这还是萨丕尔的主张：“词是一个概念的符号性的语言对应物。”^①这种对应就是所说的形式和内容的对应。

为了便于分析这些似是而非的主张，我们在这里先提出如下的意见。

我们认为问题的焦点是没把语言和思维的性质断然分清，只强调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对立性)。在不得不表述对立性(差异性)时，也只套用“形式和内容”这个概念。以为这样就是辩证地看问题了。但实际上，这种不全面不客观地看问题的方法恰恰是违反了辩证法。辩证法是符合实际的，是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的。实际是怎样呢？实际是语言和思维尽管有特殊的联系(有同一性)，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现象(有对立性)。语言和思维都各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而不是一个以另一个为内容或形式。由于把二者简单地归结为形式内容关系，势必导致相互取消，或相互混淆。

语言和思维各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

	语 言	思 维
内 容	语 义	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包括语言)
形 式	语音(语言形式)	逻辑(概念、判断、推理……)

语义是语言的内容。语义中包括所有的语言形式所表达的

^① 萨丕尔：《语言论》中文本，19页。

意义。其中主要的是思维（即概念判断、推理中所表达的具体的内容），也包括思维之外的一些内容。如来自直觉的一些感觉、知觉、表象及一些心理状态（感情、意志、性格……）。语言的形式是以语音为物质标志的各种结构形式（语音的、词汇的、语法的、修辞的……）。上述的语言的内容和形式都是语言学的直接研究对象。

在不同语言中，时常有语言内容相同但语言形式不同的情况。如，汉语中‘请’，总是放在一句话的开头，而英语please却总是放在一句话的末尾。其语义是完全一样的。

汉语 (请)	英语 (please)
请进!	Come in, please.
请坐!	Sit down, please.
请站起来!	Stand up, please.
请把你的书打开!	Open your book, please.

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大脑皮质，神经中枢）不只是思维的内容。其中是包括全部意识（思维意识和非思维意识）在内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做为一种客观存在，也加入人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之中。这部分意识（思维内容）是大量的，是任何动物所没有的。它使人的意识，精神世界无限地扩大开来，丰富起来。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人的思维不仅包括和语言有关的内容，也包括语言之外的客观世界的内容。逻辑是思维的形式，是人所认识到的思维规律的条理化的结果。这些规律都是在思维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不是人编造出来的。目前经常利用的思维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虽然它们的存在和表现是用语言来体现的，不过它们本身并不就

是语言，更不是语言的组成部分。人们对思维的种种形式的总结，是要以长时期的实践做基础的，这条认识的长河，是在不断前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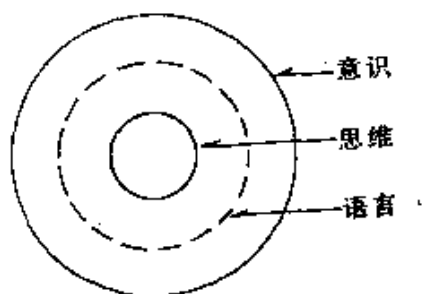
4.5 一些争议问题评述

根据以上我们谈到的有关语言的内容、形式，思维的内容、形式的基本观点，对当前语言与思维讨论中的一些争议问题，提出如下评述。

A. 语言和思维的同一性问题：

语言和思维的本质决定了它们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它们一开始出现时就注定了的。实际上它们都是意识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主观世界（意识）的结果。人的意识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还是语言的思维。思维之外的意识，是由第一信号系统做出的，一般叫做直觉。语言之外的意识（直觉）并不是思维，它比思维要原始得多，是低级的意识。

在右图中表明：语言和思维只是部分相重合，但这部分是语言的主要部分。思维只能在语言中存在。语言中含有思维的和非思维的两重意义。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语言的特点是，既可做为外在的信号刺激物出现，由听觉直接传输；又可以做为内在的信号刺激物出现（做为一种意识），在大脑皮质内部的信息储存中完成思维过程。储存的不只是语音，而是语音和语义的统一物。不需要由听觉传输。语言所以能做为外在刺激物，是因为它是声音；所以能做为内在的刺激物，则是因为语义是可以做为信息内容而在皮质中储存的。它是声音而这种声音是附有意义的。语音是信息载体，语义是信息内容。这是语言的二重

性。这种二重性我们一般说它是，语音和语义的统一。

基于上面的理解，我们也可以弄清意识、语言和逻辑（思维的形式）的关系。三者有同一性，但又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特殊性质。既不能把意识和语言混淆起来，也不能把语言和逻辑混同。如我和一位日本朋友，一位英国朋友一同去会场找贾克和贝蒂。我们三个人的问话会是：

（汉语）：贾克和贝蒂在这里吗？

（日语）ジャクとベツティはここにいますか。

（英语），Are Jack and betty here?

此刻，我们的思想（意识）是相同的，我们的语言不一样。我们的逻辑结构是相同的，但我们表述这一逻辑结构的方法却不相同。

〔汉〕主词—系词—宾词—（表示疑问的语气词）

（贾克和贝蒂 在 这里 吗？）

〔日〕主词—（助词）—宾词—（格助词）—系词（敬语形式）—（表示疑问的语气词）

（ジャクとベツティはここにいますか）

〔英〕系词—主词—宾词

（Are Jack and betty here?）

B. 关于“无声思维”和“内部语言”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源远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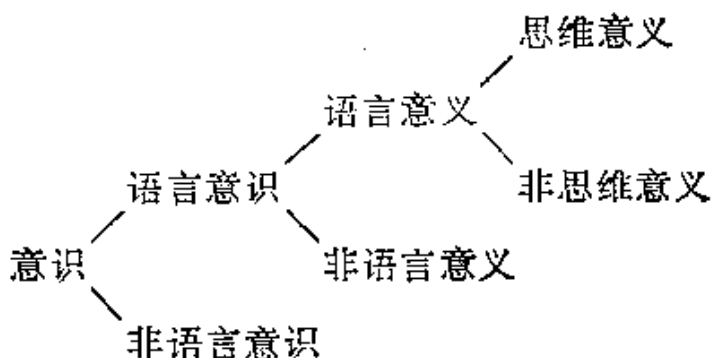
最初是由于用唯心主义观点看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把语言和思维完全割裂，不承认它们之间的特殊联系。康德就认为：思维是“纯粹理性”，思维的存在和语言无关，语言不过是标志思想的“内部符号”。后来一些心理学者提出有四种语言：口说语、书写语、内默语、手势语。他们说这种“内默语”是和语言没有联系的“纯粹思维”，是不依赖于任何物质的“精

神实体”。当然，事实上这样的思维是不存在的。另外，也有些人提出“无声思维”和“有声思维”，认为语言是“有声思维”。实际上还是没有弄清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差别，只在于无声和有声；思维是无声的语言，语言是有声的思维。这样就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简单化了，歪曲了。这些人所说的“无声思维”，实际上就是“内默语”。再后些，又有人以唯物主义的姿态经过实验提出数据，证明人在思维的时候即使没说出声音来，但语言的“动觉刺激”和“肌肉感觉”是照常进行的。他们想以此来表明他们的彻底唯物主义。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一切动觉刺激，和语言活动过程中的肌肉的每一活动都当成思维本身了。他们忽略了大脑皮质的特殊功能，硬把思维描述成是声带，口腔在暗中的颤动。如果类推下去，那么人的听觉系统（譬如耳膜，耳鼓）是否也同时有什么回响呢？内部语言论，实际上是打算把以前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内默语”加以修补。你看这“内部语言”不正是外部的（物质的）和内部的（思维的）结合在一起了吗？他们不敢承认思维的独立性，以为思维一旦闹起独立来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语言就是语言，无所谓内在语言，思维就是思维，无所谓外在思维。演员的背诵台词，那就和日常生活的默读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抑制活动，不能设想我们每天的思维活动都象背台词那样紧张。思维活动并不总是再现具体事物或语言声音实体的联系，而往往是对头脑中信息储存的运用。这正如计算机在输入了一定储存代码之后，不必每次都再输入一次代码一样。

C. 关于语义的问题

意识对客观世界来说客观世界是内容，意识是它的形式。在语言之中，语义是内容，表现它的语音则是语言的形式。

据此语义可以表述为：



在这里我们承认人的意识有两种：一种是语言意识，这是人所特有的，也是人的意识的主要部分；另一种是常被忽视的非语言意识，如感觉、知觉、表象及其他直觉。在语言意识中（即人的正常意识中）存在着两种意义：一种是语言意义，即语义。这是语言的内容，是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一种是非语言意义，它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意识，还包括各种艺术形式所表达出来的美感享受及宗教在历史上所曾反映出来的那些意义，这些都无需语言的中介。在语言意义中，我们也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思维意义，这是语义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及各种逻辑形式，及其各种复杂组合所反映的语义。研究语义，首先要研究的是这些，因为这是语义的基础和核心，丢了它就丢掉了语义的基础和核心。不过我们也承认在语义中还存在着非思维意义，它是意义但又和思维无关。如通常所说的修辞意义，风格意义，由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韵律感，朗读艺术中的语调，速度，间歇等所表现出的意义；各民族语言中的特有惯用语，成语所特有语义效果等等，都属于非思维意义。过去的语言研究中，有一种偏见，只研究语言的思维意义，而无视非思维意义，这样就使得语言研究简单化，粗糙化了，脱离了语言的实际。有人曾怀疑非思

维意义是否有规律，似乎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实际上这种认识是有害无益的。既然客观上存在这种意义，就不是不可知的，我们总会逐渐认识它的。

D.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

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所谓“形象思维”问题，根据我们对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理解，谈四点意见：

首先，要弄清思维的本质。思维到底是什么。这里，我们只提出我们所说的思维是什么，然后，以此做为我们谈这个问题的出发点。简要地说，我们认为：思维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意识和意识活动。它是人的大脑的特殊的复杂机能，这种机能是在长期的劳动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人所特有的生活环境中（自然的、社会的）发展起来的。它在生理上已经有自己的一整套机制系统，这是极其复杂精密的信息系统，包括信息储存，转化、传输，统一调节等一套完整的机制系统。语言形成是这套机制的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思维和思维活动。同时，我们认为，思维只是意识的一种，我们不仅承认人有思维，还承认人还有非思维意识（包括前思维意识和后思维意识）。如果有人把这些非思维意识和思维意识混同起来，都一律叫做思维，是不妥当的。如果有人干脆不承认有非思维意识的存在，认为人的意识就只有思维一种，我们认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其次，应当把思维同运用思维去做什么，达到什么不同的效果分开。我们认为思维是好用的，可以用它做出各种事情来。到目前为止，在实践中已经大体上可以把运用思维的情况，归结为两大类型：用来达到科学目的的思维活动和达到艺术目的的思维活动。反过来说，也就是，科学和艺术都是靠思维活动实现的。这两大类型，只是目前我们容易认识到的，是否

还有别的类型，还有待进一步探求。这种由于运用思维去达到不同效果的思维活动反映在语言中，就形成两大类型的语言风格。在科学类型中和艺术类型中又可各自分出许多不同的风格来。如数学的语言风格，哲学的语言风格，散文的语言风格，诗的语言风格，等等。

第三，我们认为目前论争中所使用的某些术语本身就是不确切的，是缺乏认真推敲的，只是一些不成熟的认识的模糊概括。如“抽象”思维就是。这个词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思维本身当然是抽象的，思维加上“抽象”，就好象说“牛的牛肉”一样是不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这个概念时常用的是理论思维。根据我们上面的关于思维类型的看法，可以暂时用“科学思维”去表述这一概念（或者还用“理论思维”）。另一个成为目前这场论争的“主角”的术语“形象思维”，也是不科学的，是尤其模糊的。在我们日常谈话中，当对这个概念找不到恰当词语时，暂时说说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有大量的概念是极其模糊的，但这不影响我们的日常交际）做为科学的术语，还是应当有其确切的概念为好。我们认为暂时可以用“艺术思维”去表述。这里牵涉到美学中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不在这里详谈了。科学思维也好，艺术思维也好，所指的都是思维本身的类型，是指用思维去达到什么效果说的。前者是指用思维去从事科学，后者是指用思维去从事艺术。同时，我们又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各有其本身的特点的。思维形式不同不等于思维本身有什么不同。

第四，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是事出有因的。并不是用了“科学思维”，“艺术思维”两个术语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这丝毫也没触及问题的实质。我们认为问题的实质是，确实存在着某些差别。不过这种差别并不是思维本身有什么不

同。

人们所说的“形象思维”这个模糊的词，如果是指艺术思维说的，那还是有其实际根据的。这种实际根据是：艺术确实是思维的成果，没有思维，就根本谈不到思想，就不会出现艺术。思维的特点之一是它是抽象地反映客观世界的高级意识。既是反映，又是抽象，在思维中抽象就是反映，反映是经过抽象的。艺术又是思维的高级产品，是复杂的精神现象之一。目前我们所认识到的人类用思维取得的两大成就，一是科学，一是艺术。这两者都是在高级认识活动基础上的创造性活动，都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和科学都是掌握客观世界的方式。某些语言学著作或心理学著作中提出的一种观点，说：“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①这样就似乎是有两种思维，一种是“形象思维”，一种是“抽象思维”。如果有人果真以此为根据，用来解释艺术的特点的话，那就会大大贬低了艺术。就等于说艺术比起科学来是低级思维的产品，因为科学的思维是高级的思维。实际上，这种主张是把前思维意识（感觉，知觉，表象等）也当做思维，并叫做“形象思维”。这样，实质上不就和唯心主义美学中的直觉主义，或下意识论相同了吗？所以我们主张不是艺术家有特殊的思维，而是他们用思维进行着特殊的工作（或生产）。艺术家的思维和语言只能是一般的，即人们共同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将会无法理解它们的艺术品。以文学作品为例，由于艺术的需要，作家有时运用了一些通常少用词语，甚至制造新词，或新的用法，给某些词语以新的意义。有时喜欢用语言中的非思维意义（这是科学著作中所不用的）。有

① 高名凯：《语言论》80页。

时也利用语音的某些物理特性和字形的某些视觉特征。

语音的物理特性的利用，在诗歌的韵律格式，散文的音乐感，戏剧台词的抑扬顿挫中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可以形成特殊的文学样式（如中国的赋、骈文。日本的俳句、和歌）。

文字形式的利用，如中国古典作家有时利用汉字字形取得某些艺术效果（如利用“丿”旁，木旁），欧洲作品中的A形、S形、T形、O形等则是常见的。阿Q的Q字的艺术效果也属此类。

这类事实是存在的，但这一切都不能说明艺术家有特殊思维，或说他们是用形象去思维的。

思考题

1. 一个录音带录下广东方言，另一个录下一位专家的学术讲演。这两种录音的用处有什么不同？说明语言和意识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2. 语言和电报密码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关系？

3. 语言在真空中能存在吗？为什么？

4. 为什么不能在一秒钟里把一肚子话都说完？

5. 为什么语言可以用文字写下来，还可以翻译为不同的语言文字？

6. 一个人只要活着而头脑还清醒，每时每刻都是有意识的，但却不是整天在不断的说话，这说明什么问题？

7. 一首诗没写出来，但构思好久有了腹稿，这种现象说明语言和思维有什么关系？

8. 做梦中说话很多，但说梦话却是很少的，这个现象你怎样解释？

9. 背下一首诗和记住一件事，都是意识活动，二者有什么不同吗？

10. 小孩子往往可以把古文背得烂熟，却不懂得其意义。请从理论上给以说明。

11. 下面这类话在生活中是常见的，试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给以解释。

“我只看一眼，唉呀，绝对！”（歇后）

“你太好了！”（反语）

“缺少理想的人。”（歧义）

六、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要 点

语言的产生和人类起源的问题不同,但有密切联系。柏拉图认为名称是事物的声音摹拟。神秘说认为语言是神造的。从生理心理状态去考虑语言起源的有拟声说、感叹说、劳动呼声说和歌唱说。从社会学去解释语言起源的有契约说、手势说。十九世纪以来古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为探索语言的起源提供了新资料。不能把语言当作自然现象或精神现象去考虑语言的起源问题,应立足于语言是接缘性的社会现象去研究这个问题。恩格斯的语言起源论的基本论点:(一)语言的历史和意识的历史同样长久;(二)分节语的出现是人类童年所获得的主要成就;(三)语言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另外还要有三个条件:(一)社会成员的交际需要;(二)发音器官、听觉器官的相应发展;(三)脑髓的相应发展。原始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的,是分音节的,是声音与意义的统一体。

语言的发展是语言理论中的重要问题。语言的发展同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语言发展的内因与外因。内因是语言结构内部的各种矛盾,主要表现为音与义的矛盾,语音和语义内部又存在着矛盾。增多、简化、类推、复义与复形,就是这些矛盾运动的结果。语言发展的外因是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的结果。必须把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去研究语言发展的原因。语言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两类规律:个别规律和一般规律;内部规

律和外部规律。

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分化与整合。语言的借用、混合和融合。语言分化的结果产生方言、习惯语和亲属语言。语言谱系分类。语言的整合又叫语言的统一。共同语的概念，民族语言（民族共同语）是在民族范围内的共同交际语，国语是国家范围内的共同语。标准语和文学语言的不同点。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氏族语言，民族语言，资本主义民族语言和社会主义民族语言。

“人为语”是由人设计的辅助语言，“世界语”（Esperanto）是一种影响较大的人为语。

在语言学中，一般是把语言的产生和语言的发展分开谈的。前者一般叫语言的起源论，后者叫语言的发展论。我们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谈，主要是因为语言的发生、发展都是关于语言史的理论，都是研究语言怎样从无到有，和它怎样继续发展下去的问题。

§1 语言的产生

语言的产生是指人类的语言是怎样发生的，不是指某种语言是怎样演变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必然和人类的起源有密切的联系。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人类的起源就是语言的起源。

不能用人类的起源去代替人类语言的发生。这个问题是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资料及实验数据的缺乏，还只能处于假设性和理论性阶段。在历史学中它不属于一般古代史范围，而属于史前史范围。史前史到目前为止还是历史学中最薄弱的环

节，用目前研究古代史的方法和手段，确实会感到史前时代是荒渺莫考的。在人类学中虽然在古人类的研究中近百年来取得很大进展，不过要确切回答语言的产生情况尚感到根据远远不足。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学科，它和地质学提供的许多物质资料，人及动物的化石，使我们在荒渺莫考状态中找到一定的根据和线索。

1.1 语言起源研究的概况

语言的起源研究是个老课题。有文献资料可凭的论述，能上溯到二千年前，如果从古希腊哲学家的猜想算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柏拉图曾提出过摹拟说。他主张：名称不过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摹拟。是用声音来摹仿事物，而不是摹仿事物的声音。^①如： ρ (R)表示运动（是颤舌音），和运动有关的词都是用 ρ 来表示的。如 $\rho\epsilon\tau\upsilon$ （流动）， $\rho\omicron\eta$ （河流）， $\tau\rho\omicron\mu\omicron\varsigma$ （颤动）。 λ （1）表示软而平滑的东西，如： $\lambda\epsilon\tau\omicron\varsigma$ （平滑的）， $\lambda\iota\pi\alpha\rho\omicron\varsigma$ （油多的）。从古至今，许多哲人、学者、语言学家，都考虑过语言起源问题。

如果追溯语言起源论历史的发展，大致可概括为四个历史阶段。（一）是神人之争的阶段；（二）是心理学阶段；（三）社会学阶段；（四）古人类学阶段。

第一阶段，也可叫做神秘阶段。人们考虑语言是神造的，还是人造的。一般是神造说在先，如在西方就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并给了它们的名字。^②“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称空气为天，称旱地为陆，称水的聚集处为海”。（见于《旧约全

^① “显然，名称乃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摹仿，起名字的人总是以声音来摹拟他所称呼的事物的”（柏拉图：《克拉底洛斯篇》）

^② 《创世纪》：“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指亚当）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起了名。”

书》的《创世纪》)。

在东方澳洲有一个神话说：当人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东方有一个恶人老太婆布鲁利。她总是在夜里到处用棍棒去捣灭入睡的人们的篝火，所以人们是非常恨她的，当她死了的时候，人们都很高兴。在人祝贺她死亡的时候大家吞食了她的尸体。有的种族吃了老太婆肉，于是忽然说起一种人们不懂的话来，有的种族吃了她的肠子，就说了另一种语言，吃了尸体的残余部分的人则说出另一种语言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中也曾有过“按性质”和“按规定”之争。“按性质”(phúsei)是主张语言是出于天然的固有的，“按规定”(thèsei)是主张语言是由人规定的。这是最早出现的人们对语言起源的一些看法。前面提到的柏拉图的模拟说，就是主张“按性质”的，认为词不过是观念的苍白的反光。主张“按规定”的有德谟克里特和他的学生们。德谟克里特提出三点论据来批驳“按性质”的主张，即同名性，多名性和可改性。许多东西可以叫一个名字，这是同名性；一个东西可以有許多名字，这是多名性；一个名称可以改成另一个名称，这是可改性。以上三点可以说明名字不是“按性质”固有的，而是由人规定的。不过他又主张，词有最初的和后来的两种，最初的词是“声音的雕像”，是物体的声音的反映。总之，这个阶段人们对语言起源的理解总带有神秘感。

第二阶段，人们开始从人的心理状态去考虑语言的产生。主要的有：拟声说，感叹说，劳动呼声说，歌唱说，手势说，游戏说等等。拟声说(onomatopoetic theory)主张语言来源于对外界的音响的模仿，是人们听到外界的声音后，用自己的发音器官去使之再现。主张拟声说的人中影响较大的是德国的赫德尔(J·G·Herder)。他主张：人之所以有语言，正如妇人

怀孕一样，在成熟的时候自然破胎而出。人类的整个心境构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人类能从无数打动心灵的感觉中，选择一个，把它变为词。例如，羊给人许多感觉，但是最打动心灵的是羊的叫声，后来记住羊是咩咩叫的动物，于是羊的叫声成了它的名称。赫德尔这一主张最初发表于他1772年写的《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这本书曾获得当时的柏林学会奖金，可见当时社会上对这个学说是很感兴趣的。拟声现象在语言中是存在的，即多数语言中都有一些来源于拟声的词，如汉语的唧唧，蟋蟀儿，猫，乒乓(球)，其实《诗经》中的“关关雎鸠”的“关关”就已经是拟声词了。英语里的cuckoo(杜鹃鸟)cock-a-doodle-doo(鸡叫声)、zoom(嗡嗡)、wur mur(沙沙、淙淙)；日语里的がたがた(咯嗒咯嗒)，がたん(当地一声)，ぐろぐろ(咕辘咕辘地)，すろすろ(嗖嗖地)也是拟声词。中国的语言学者主张拟声说的也不乏其人。远在东汉刘熙所著《释名》中就已经有了拟声的主张(不过大部分是摹拟，以后将谈及摹拟与拟声的区别)。他是企图从声音方面去解释词义的，古汉语中也确实有很多拟声词。如清末的龚自珍就主张：“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声。声为天而天名立；声为地而地名立，声为人而人名立。”^①后来的刘师培也说：“古代造字以字形象物形，以字音象物音……鸦字之音近于鸦鸣，蛙字之音近于蛙鸣。”章炳麟也在他的《语言缘起说》中说：“诸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睹矣。何以言雀？谓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鹑？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何以言驾鵩？谓其音加我也。何以言鹈鹕？谓其音磔格钩辘也。此皆以音为表音者也”。后来人们把拟声说叫“汪汪说”(bow-bow thory)。

^① 见龚自珍《壬癸之象胎观第一》。

感叹说(interjectional theory)指从人的感情表露去说明语言的来源。

古希腊的伊壁鸠鲁(Epikurus)就已经提出语言起源于人的感情过剩,感情冲动,说惊恐时就叫喊(啊呀),高兴时就嘻笑(哈哈),许多语言中都有o或oh这类词。法国的卢梭也主张:热情引起最初的声音,“最初的语言是充溢着热情的歌唱的语言”。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孔迪雅克(Condillac)在其1746年的《人类认识起源论》中也主张由于感情冲动,发出各种叫喊,并伴以手势,后来这种叫喊就成为语言了。后来达尔文也承认这一学说的合理性,在他的《感情的表达》中就提出,最初的语言是感情表达,是一种保持种族的本能,一种口腔姿势(mouth-pantomime),“从口腔或鼻孔发出的噗(pooh)呸(pish)的声音”。在我国“言心声也”的主张可以追溯到汉代的扬雄。(见《法言·问神篇》)。唐末的徐铉曾说:“人之所以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①宋代的王安石也主张:“物生而有情,情发而为声,声以类合,皆是相知,人声为言,述以为字。”^②后来的胡以鲁在他的《国语学草创》里曾说:“语言心之声,精神动作之自然产物也。最初之发声,自然之声,即对于自然界刺激之反作用也。”(这里显然接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

另外应当提到的是在感叹说中,还有一种叫感叹词说(Exclamation theory)。俄国的库德良夫斯基就说感叹词是“最初的词”。感叹说后来被人们叫做呸呸说(pooh-pooh theory)。

劳动呼声说。十九世纪以来出现了从劳动的角度考虑语言

① 徐铉:《萧庶子诗序》见《全唐文》。

② 见王安石《进士说表》。

的产生的主张。如，诺艾利(L·Noiré)在他1877年写的《语言的起源》中，主张语言起源于伴随劳动而不自主的呼声。咳一哟，或yo—he—ho，这种声音反复多次，就成了语词。如heave，（拉）或haul（拽）。他不同意拟声说和感叹说。1896年布勒在他的《劳动与节奏》中，根据原始氏族常常在劳动中有节奏的呼唤声去进一步证明语言的由来。英国的迪雅蒙德1959年出版了《语言的历史和起源》一书。主张语言起源于在劳动中招呼另外的人来协助破坏、切开、打碎、杀掉时的呼声。劳动呼声说后来被叫做吭育吭育说(yo—he—ho theory)。劳动呼声说，看起来似乎是从劳动的角度去观察问题的，但实际上是从劳动时的个人的生理或心理去解释语言产生的。

从生理学和心理学去解释语言起源的还有歌唱说(sing-song theory)。这是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Jespersen)在《语言，它的本质、发展和起源》(1922)中提出来的。叶斯柏森实际上是综合了过去的各种语言起源论，然后用他所说的三方面的材料（即：1. 儿童语言；2. 原始种族语言；3. 语言史资料）而得出结论说，语言活动起源于表情。

“远在人们能够说出他们的思想之前，他们先唱出他们的感情”。所以他认为语言最初是唱的，不是‘说’话是‘唱’话，或者有一个说唱不分的时期。“我想也许人的第一句话是象猫在墙头上‘叫秧子’和夜莺在‘唱情歌’一样的东西。”这里显然他是把达尔文的“保持种族的本能”的纯生物学观点和卢梭的“原始人的语言不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几何学者的语言，而是诗人的语言”，“是充溢着热情的歌唱的语言”的主张的混合物。

第三阶段，社会学阶段。当人们开始把语言放在社会中去观察它，去推测它是如何产生的时候，就出现了各种社会学观

点的语言起源论。卢梭(J.J.Rousseau)和德·布洛士(dc·Brasses),莫柏丘斯(Maupertius)都主张语言是一种“公约”。卢梭的主张是和他的“民约论”一致的。在他的《一些语言的起源》中提出语言是最初人类经过详细考虑互相约定而成的,这种约定和社会制度的“民约”一样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德·布洛士和莫柏丘斯也主张:语言产生于“社会公约”。另外,有些人主张语言起源于手势,或身势。主要有德国的冯特,英国的巴格特(A.S.Paget)和达尔文,法国的拉马克,苏联的马尔(Н.я. Мapp)等人。他们的共同点,认为语言来源于手势或身势,或者说手势是语言的前身。如:冯特认为:手势作为言语发展中的原始的交际形式,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巴格特主张:语言起源于姿式符号,最初是手势,由于口腔摹仿了手的姿势,“口势”就成为事物的符号了。拉马克认为,由于交际符号的需要,叫声和手势都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语言。达尔文也曾主张:语言不过来源于口腔姿式(mouth-pantomine),在这里发音器官无意识地模仿手的姿式。马尔则认为,语言只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其前有手势语,其后将出现“纯思维”的世界语言。马尔甚至估计人类用手势交际了大约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年。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也流露过类似的看法:“最低级的语言是姿势表示的,现在咱们摇头表示否定,招手表示使来,都是姿势语的残留。”

这些主张手势,姿势(身势)是语言的来源的人,他们不是从生理或心理方面,而是从社会人们之间的交际去考虑语言的起源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社会学的语言起源论中来了。这种观点只能在人们已不能满足于关于语言起源论的心理学的解释,而又有社会学的兴起和有了用比较法研究大量不同的语言

材料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来。

第四阶段，古人类学阶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古人类学有了较快的发展。当代古人类学已可以初步说明约在第三纪末期，人类的远祖——人猿的身体已经获得了直立姿势，后肢已改造成可以支撑身体的双脚，头部在脊柱上的位置已经和过去不同了。第四纪以后（经过三个冰期——冰河纪）相继出现了爪哇猿人、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一般认为尼安德特人是北京猿人与现代人（智人）之间的人。约在10—40万年前出现在欧洲。近几十年中我国先后发现了大量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过去国外古人类学把北京人叫中国猿人，现在这个名字已经不适用了。其中北京人约距今五十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或前期），而后来发现的兰田人（陕西）和元谋人（云南）都早于北京人。其中元谋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许多旧石器中期、晚期原始人头骨的发现更加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大有助于了解原始人群的生活和语言发展状况。①一般研究结论认为尼安德特人，脑的大小与现代人相同，制造工具已经有了计划，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因此可以推测发音器官的发达程度接近于幼儿阶段，已有了原始阶段的语言，处于单音节的水平。北京人，已经能集拢许多石头并略为加工，已能制作粗糙石器，使用木棍，并知道使用火。脑量平均约1059毫升，（现代人为1400毫升）所以，也已经有了原始阶段的语言。②

1980年在我国云南禄丰发现的腊玛古猿，距今约1400万年

① 已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头骨：

早期：兰田人（陕西），元谋人（云南），北京人（北京周口店）郧人（湖北）

中期：下村人（山西），马坝人（广东）长阳人（湖北）

晚期：资阳人（广西），河套人（内蒙），山顶洞人（北京）

② 参看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一章。

—800万年。这一新发现对人类起源提供了新的资料。研究语言的起源也应注意这类新发现。

用古人类学的成就去研究人类语言的起源，还仅仅是个开端。但这个开端对解决象语言起源这样的史前性问题，无疑是大有希望的。

上面我们简略地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各种主张，大致分为神秘主义阶段，生理学心理学阶段，社会学阶段和古人类学阶段。这种划分只是相对地大体地分切，并不是严格地历史划分，只是大体上按着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水平的一般发展过程，介绍较有影响的一些主张。尽管不少主张是有错误的，荒谬的，但还是要介绍出来，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参考。

另外，我们上面的着眼点是介绍学说，指出某人曾主张某说，而不是着眼于个人。有些人的主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种看法的综合。如，古希腊的柏拉图既主张摹拟说又主张词不过是“观念的苍白的反光”。卢梭既主张感叹说又主张契约说。赫德尔的主张是拟声说和感叹说的综合。叶斯柏森的歌唱说中实际上一面主张语言起源于表情、歌唱，一面又主张：“语言的最初象游戏一样，语言的首次训练是空闲时的吟哦。”^① 马尔的主张也不是单纯的“手势语”说，他同时还认为：

“有声语言的需要是形成阶级分化的萌芽同时发生的。那时由于巫术的关系，在舞蹈和游戏之中形成了有神秘法术的专门集团，在有节奏的呼神唤鬼的过程中，带有魔术意义的象征词，就开始分化出来了”。^② 我国的刘师培也是把感叹说摹拟说和拟声说合在一起的，曾提出有象动物之音，象植物之音，象用

① 见《语言它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英文本434页。

② 1928年马尔《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学说的提出……》。

物之音。“羊字之音近于羊鸣，牛字之音近于牛鸣，雀字之音近于雀鸣，……此皆字音象动物之音者也。木字之音近于击木之声，竹字之音近于击竹之声，此皆字音象植物之音者也。铜字之音近于敲铜之声，柝字之音近于击柝之声，此皆字音象用物之音者也。……可知古人创造字音，皆在观察事物之后，故能效物音以制字音。”^①这里“效物音以制字音”，实际上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拟声，如象动物之音，象用物之音；另一种是摹拟，如象植物之音，这与柏拉图的摹拟说相近。

1.2 种种起源论评价

在介绍过语言起源研究的情况之后，我们就如何正确评价这些学说总起来提出两点意见。

A. 语言起源论是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相联系着的。上述种种起源论，有的是把语言看成自然现象，或只从自然现象的性质去推测语言的起源，如达尔文，叶斯柏森及其他主张感叹说，劳动呼声说的人都是从生理学上，甚至生物学上去推测的，在他们看来，最初的语言是感觉对刺激的反映。语言中确有感叹词，在最初的语言中应包括表达感情的声音因素但这些远远不能回答语言整体是怎样产生的。而且就感叹词，和表情声音来说，在不同的语言中也往往有明显的不同（如表示同样的感情可以用不同的声音；英语中说：oh! o! 汉语中说噢，喔，呜呼。汉语说嘘！英语说hiss! 日语说シー！。更主要的一点，严格地讲，真正的惊恐，或笑声并不是语言。

有的是把语言看成精神现象，或只从个人心理的方面去推测语言起源的。如柏拉图，赫德尔，以及各种拟声说，摹拟

^①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

说就是。的确语言中有那样一部分拟声词，而且原始语言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拟声的，甚至可以推测其比重不太小。但同样，拟声说也无法解答大量的语言是怎么来的，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种声音，在不同语言中所摹拟的结果会大有不同。同是狗叫，可以是汪汪，bow-bow；同一种鸟叫，可以是 coka-a-doodle-doo（英语），cocorico（法语），chichirichi（意大利）。

有的把语言看成是一般的社会现象，如卢梭的契约说，冯特·巴格特的手势说，同样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虽然这种主张反映了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作用。但由于离开了原始人群的社会实际，而倒果为因，试问没有语言的时候怎能产生出公约或民约来呢？怎能把手势同语言相提并论呢？这不仅由于手势是视觉的，语言是听觉的，还由于歪曲了有声语言和思维的特殊关系，误认手势可以代替语言，充做思维工具。在这方面，马尔的主张是很典型的。应当说，马尔是懂得从社会学方面去研究语言的，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曾能迷惑过一部分人。他的主张中似乎有合理的因素。如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交际工具的性质，手势也能充当交际工具等等。但他却混淆了手势和语言的不同性质。把语言和手势等量齐观，从而认为存在着和语言无关的赤裸裸的思维。断言，有声语言是一个历史阶段，将来的世界语言是“纯思维”。并把思维和语言都当做上层建筑，固执地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武断说这种阶级性的语言只能来源于巫士的巫术，结果就和上帝赐给人类语言的谬说无大差别了。

总之，我们认为，只有把语言当做接缘性的社会现象来理解，才有可能识别出各种语言起源的根据并对其做出恰当的评价。

B. 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排除形而上学的干扰，才能更符合实际地理解语言的起源问题。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在人们对语言起源的各种主张中，到处遇到一些和辩证法有关的问题。如：感情和思维之间，是先有歌唱（感叹）后有思维呢？音声与意义之间，是先有意义，还是先有声音？手势和语言之间，手势是语言的来源吗？个人与社会之间，语言是由个人的变为社会的吗？抽象和具体之间，怎样理解表具体的语言和表抽象的语言？一源和多源之间，世界人类的语言是一个来源还是好多个来源？语言和言语之间，是不是先有言语后有语言？词和句子之间，是先有词还是先有句子？感叹词和一般词之间，是先有感叹词还是先有一般词？甚至动词名词之间，是先有名词还是先有动词？这些问题都在论述语言起源的过程中提出过，也都有过解答。可惜，这些问题的论述几乎都离开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结果，把不对立的对立起来，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循环推诿，纠缠不清。如感情和思维之间（或感性与理性之间）本是又有联系又各自独立，在语言中有时重合，有时不重合。把它们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忽视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等等。

1.3 恩格斯的语言起源论

科学的语言起源研究只有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奠定了用科学的方法探讨语言起源的基础，从理论和方法上，突破了过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框框，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和途径，并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实际上仍处于积累研究语言起源问题的必要资料的阶段。当时这方面的资料的积累比起自然科学来显然是很不足的。正是在这种资料积累不足的情况下，马克思

恩格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极有限的资料，用精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这项工作。原料虽然不好不足，但在手巧工具妙的巨匠手下，却制造出不平凡的产品来了。这就是有名的恩格斯的语言起源论。

一般谈论恩格斯的语言起源论，往往只谈“起源于劳动”，这未免太简单化了，实际也容易由此而遭到歪曲。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应当说恩格斯的语言起源论至少应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论点：（一）语言的历史和意识同样长久的论点；（二）分节语的出现是人类的主要成就的论点；（三）语言产生的前提和条件的论点（劳动在这里是做为必要的前提提出来的）。

关于第一个论点：语言的历史和意识同样长久。马恩关于语言与意识的关系的原理，对解决语言起源问题有重要意义。根据这个原理，意识的产生和语言的出现是同时的，是相互依存的。“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这里的意识是指人所特有的人的意识——思维）。人的意识（精神）一开始就是同物质（语言）“纠缠”在一起的。这里，对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意识的问题给了明显的解答。一方面，语言和意识不能混同，因为二者就其本质说是彼此不同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这样就批判了所有把语言和意识割裂的形而上学，既反对了先有意识后有语言的主张（如，手势语说、姿态说），又反对了有了语言之后才有意识的主张。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马恩主张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音的。语言和声音是不可分的。有声音这是语言存在的本质，离开这个本质，语言就不存在。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有声语言产生于无声语言的手势说。

关于第二个论点：分节语的出现是人类童年的主要成就。

从历史时期来讲，恩格斯主张语言产生于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我们现在常说的原始人群时代，或旧石器时代）。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那样多的猛兽中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但他们已经开始创造简单的工具，并懂得用火。分节语的逐渐产生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就。恩格斯在这里主要回答了语言产生的时代。

关于第三个论点，也是最主要的论点：语言产生的前提和条件。过去的种种语言起源论，一般都是试图说明语言产生的过程。而恩格斯则是着重剖析语言产生的前提和条件，也就是把过程放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去理解。这样在方法论上就前进了一大步。恩格斯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历史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伟大创造。语言既不是上帝的“作品”，也不是自然界的恩赐，而是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条件和规律，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地改造了自己的器官，发展了意识能力，而终于创造出来的。

A. 劳动是语言产生的决定性前提：

在这个问题上，近几年来有这样一种理解：“劳动产生语言”，或“语言是从劳动中产生的”。这种理解是不确切的，不深刻的。我们先引出恩格斯的一段话：

“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相互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

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①

在这里，并没有讲，劳动直接地简单地就可以产生语言，更没有讲由那些劳动直接产生出那些语言（象感叹说或劳动呼声说那样）。因为事实上语言的产生并不那样简单。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一）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扩大了人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二）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有了互相帮助，共同协作的可能。

（三）在此基础上终于“已经达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这三点，都不是说劳动直接地产生了语言。

再看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论述：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②

这里谈的是猿的脑髓变成人的脑髓的过程，其中提到劳动和语言是推动脑髓转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这里说劳动是“首先”，然后才是语言。是先后顺序问题，也不是说劳动直接产生出语言来。这里揭示出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明确肯定了语言在猿的脑髓转化为人的脑髓中的作用，是成为一种最主要的推动力，其重要程度是和劳动并列的，意味着如果没有语言这种推动力，只有劳动一种推动力，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语言的推动作用劳动所不能代替的。

那么语言的产生和劳动有没有关系呢？这也是清楚的，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5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513页。

动对语言的产生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语言产生的决定性前提，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语言。

B. 语言产生的具体条件：

在有了劳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使语言形成的条件。这是包括语言产生时必须具备的主观客观条件。这些条件的出现，就意味着语言的产生有了可能。

这些条件是：（一）社会成员间交往的迫切需要；（二）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发展；（三）脑髓的相应发展。前一个条件是客观的，后两个条件是主观的。

人类并不是在出现了劳动的同时，就有这种交往的需要的，是在劳动发展过程中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使人们之间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只有每个成员都逐渐认识到共同协作的好处，终于大家都感到彼此要传达的内容很多的时候，才在实践中体会到有些什么非说不可——有了相互交往的迫切需要。形成这种共同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有了这种认识和需要，还不等于同时就产生了语言，但这种需要确实是促进语言产生的极重要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语言就不会产生。这个时期大致是旧石器的早期和更前些的一段时期。根据地质学年代估计是更新世初期，在大约距今三百万年以前的一个长时期。我们的元谋人、兰田人都已经在这个时期之后了。据估计尼安德特人平均寿命只有二十九岁。当时几代人相接触的机会比现代少得多。代代相传的经验积累只有靠语言去进行。

没有相应的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是不能产生语言的。这些器官的发展实际上和脑髓的发展是联系着的。分开谈，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人的发音器官是由人猿的发声器官发展进化来的。这套器官进化的标志是由不能发出清晰的音节到能发出清

晰的音节。猿类的喉头只能发出单调的声音，而语言的语音是有音节的，有抑扬顿挫的。做到这一点是要经过缓慢的改造过程的。单凭喉头与声带只能发出元音。辅音的发出是要靠口部器官中的各部位参与配合才有可能。猿类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猿类的声道是直接突入口腔的，所以声道形状是直的，形状简单，而人的声道则是双道共鸣系统。有人认为人的发音器官，只不过是利用现成的呼吸道和消化系统的咀嚼器官（口腔）罢了。这就忽视了这些器官并不是天然的发音器官，把它们改造成发音器官是要化去艰苦的改造过程的。如果有呼吸器官就可以说话，那动物就会都有语言了。另外，听觉器官往往被忽视，恩格斯说：“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语言是诉之于听觉的符号。听觉器官必须能收听这些声音信息。人的听觉器官也是由猿类的听觉器官发展而成的。这是一套高度灵敏的振动感觉系统。这个系统的作用不在于它收听声音的能量，对各种振动的感觉能力（人的听觉对微波、超声波，及超过一定限度的巨大声音是失听的），重要的是它能够把语言做为信息去接收。

脑髓的发展，也是语言产生的重要条件。这里常常遇到三个问题。一是，是有语言才有脑髓呢，还是先有脑髓后有语言？或是同对并进的？二是，脑髓和感觉器官是一件事吗？是脑髓影响器官，还是器官影响脑髓？三是，人类脑髓形成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是器官特殊灵敏呢，还是人的脑髓中有特殊的信号系统？恩格斯认为脑髓的发展是产生语言的重要生理条件。恩格斯在研究生物进化时指出，脊椎动物的主要特征是“整个身体都聚集在神经系统周围”，因此，便有了发展‘自我意识’的可能性。神经系统在最初脊椎动物那里就已经不同于一般动物了。在脊椎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那里，神经系统仿佛

不那么重要，而脊椎动物则把神经系统做为整个机体的基础。在后来转变成人的猿那里，这种基础已经发展得更加可观了。只是由于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一旦产生对语言的需要，脑髓就会相应地发展完善起来。后来的研究证明，就脑的容量来说，人和黑猩猩无论从绝对数值或脑重量占身体总重量的比重来看，都有很大的差距。脑重量和身体总重量之比是：

A 说	}	人	1:35	B 说	}	1:50
		黑猩猩	1:90			1:150
		大猩猩	1:220			1:500

最近有人说：如果猩猩的大脑皮层中有几十亿个神经元的话，人就会有上百亿个神经元。我们知道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已经接近于现代人。从这里也可看出，语言和脑髓并进论也是不确切的。只有先有了脑的生理基础之后，才能谈得上并进，才可能相互推动。关于脑髓和感觉器官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器官是脑的附属物或工具。“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①脑髓和感觉器官当然不是一件事，它们共同构成神经系统，一个是司令部，一个是办事机关，一个是操纵工具的，一个是被操纵的工具。人的嗅觉不如狗，视觉不如鹰和猫，对于超声波的振动的感觉不如蝙蝠，但总的来看任何动物对外界事物的辨别能力却比人差得多。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但人的脑髓的构造和机制的优越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上面约略介绍了恩格斯对语言产生的论述。这些论述较集中地写在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显然不是专门论述语言起源的，他的重点是论述劳动从猿到人的衔接点上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是用实践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513页。

观点去解释这个转变过程的。但在这里他附带着给我们解决了语言的起源问题。当然，我们不认为，在这里把语言起源问题全部解决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更具体地更切实地加以研究解决。革命导师和经典作家们并不是神，并不是什么工作都替我们做完了，似乎我们后来人再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恩格斯的关于语言起源的论述，已经给了我们一把可以敞开许多大门的钥匙。

1.4 原始语言的状况

在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不免会涉及到对最初的语言或原始语言的状况的推测。甚至曾有人误认为，这就是语言起源问题所应探讨的内容。实际这不是语言起源问题，只是附属性的内容，因为这里并不能回答语言是怎样产生的，也回答不了语言的前身是什么。

过去有许多人对原始语言的状况进行过探索推测。如英国的亚当斯密斯(A. Smith)曾推测最先造的词是动词，因为这类词是不能用手指指出或摹仿的。事物可以用手指指出来表明，而动作却不能，说原始人看见狼来了时，他可以指着狼，但“来了”却只好用声音喊出来。苏格兰人斯图瓦特(D. Stewart)的主张恰好相反。他认为最先造出来的是名词，人们见着狼来了时，不是喊“来了”，而是喊“狼！狼！”。也有人推测为“用口腔作的手势”，达尔文曾认为用口腔代替手势发出哑哑的声音，就是最初的语言。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数企图用婴儿的第一句话，或说出的第一个词，去推测最初的语言。公元前六世纪时埃及国王（法老）卜萨梅蒂赫斯(Psamtichos)曾养了两个没有听过人说话的小孩，看他们最先说什么，后来其中一个说了一声“Bokes”，于是经过查询，在弗里基语中找到这个词（意思是“粮食”），于是就认为是弗里基语是最初的语

言。另外，据说西希里的弗莱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00年，苏格兰王詹姆斯四世在公元1500年，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本世纪以来，也有不少人试图从婴儿的语言发生过程，去推测人类语言的原始状况，当然，这不会有什么满意的结果。因为原始人类社会早已经不存在了，今天的婴儿本身也和原始人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试图从各地出现的因特殊原因在野兽中间长大的野孩子（如在狼群、狗、猴子、羚羊中间长大的不会说话的野孩）中找到原始语言，这就更加荒唐了。

另外，应当提到十九世纪开始提出的古印欧语的构拟工作。这个设想是由本非(Theodor Bonfy)提出，由施莱赫尔(德人)实践了的语言“重建”。其主要方法是根据当时掌握的印欧语资料，去构拟出一个“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用这个构制出来的词来代表该词的原始形式。如根据梵语 *māta* (母亲)、希腊语 *matēr*，拉丁语 *mater*，立陶宛语 *mōtė*，构拟出公分母 *matē*。施莱赫尔曾按着这个办法构拟出古印欧语的元音、辅音、词根、词干结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这种构拟出的，或“重建”后的语言原型，虽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后来发现有不少漏洞。因为这只是根据目前已知的语言资料，用现代人的对语言的理解去推导的。甚至连古时人的语音结构究竟如何，我们今天都无法确切地了解，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更主要的是，这里重建的只是某一个语言系属的某些词、或词的结构的原型，并不是人类语言的原型，更谈不到是原始语言了。即或人们将来把各个语系的语言都经过“重建”，再把这些不同语系的“重建”的结果，做进一步“重建”，也很难找出原始语言来。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至于苏联的马尔所曾提出的“四要素说”。（即，他认为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来自四个语言要素：*сал. бер. йон. рош*）

也是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的。

可见，关于人类的原始语言的研究，还是一项十分渺茫的课题。关于原始语的状况，我们只能讲以下三点意见：

（一）原始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音的由囫圇不清的非音节音过渡到清晰的音节音。这些音节音可能为数不多，而且不十分固定。

动物的声音（包括人猿的吼叫，嘶鸣）虽然是形成人类原始语言的前身，但动物的发出的任何形式的声音（据有人提出，猩猩可发出三十多种声音）无论就其职能和结构来说都不是语言。另外，我们必须把无意识的或本能的由感觉所带来的声音，同人类有意识地表达思想感情区分开，也应当把人类语言中的感叹词同惊愕嘻笑，赞叹等表情所发出的声音区别开。只有感叹词才是语言的组成部分。其他两种，动物的声音和人在表达感情时流露出来的声音都不是语言，也不是原始语言。①

我们认为在音节语出现之前会有一种非音节的“语言”阶段，所谓的“非音节”也就是囫圇的不够清晰的声音。在这段时期里某种手势可能同非音节音夹杂在一起。但它只是夹杂在语言过程中的因素，因为那时语言还不成熟，其中含有一些非语言的因素或不纯的杂质是难免的，随着语言的成熟，这些东西就会从语言中清除掉。

（二）原始语言，已经开始具有声音同意义结合的性质虽然还很原始、很简单，但已经是声音系统和意义系统的统一。因为正是这一点才标志着语言的形成。这种简单的音义结合，尽管是低级的、原始的，但它已经是和思维相联系的东西。斯

① 研究猿猴行为的学者，法尔聂斯，报告说：假如这些动物有语言的话，那么这种语言也只是限于为数不多的表达一般感情的声音。它们没有分节语，它们用以相互传达的声音比狗用以相互传达的吼声，叫声、吠声在数量上并不多些。

大林同志认为：“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奠下基础了。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基本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①按这个意见，原始语言已经有了原始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

（三）根据现在的科学资料，这种原始状态的语言，声音和意义都是囫圇不清的，也可能声音还伴随着手势。但在那个时候，这就已经能满足当时的交际和思维的需要了。一般认为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包括大约八十万年，在这个时期里人类奠定了分节语的基础。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已开始用分节语了，根据我国学者的意见，认为北京人和兰田人、元谋人就已经出现了语言的萌芽。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制造工具和利用火了。

§2 语言的发展

2.1 什么是语言的发展

语言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语言产生之后就开始了它自己的发展史。所谓语言的发展，就是由于许多矛盾运动所引起的语言结构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使语言更加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更丰富更完善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

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是由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近几十年来的语言研究侧重于语言结构的共时分析，关于语言的发展的研究往往局限于词汇语法或语音系统的变化方面，或语源学方面，实际上，这些研究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所涉及的只是语言发展中的许多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从语言是接缘性社会现象联系到语言的基本功能去看，就会发现语言的发展问题是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的不是单个问题，而是一系列问题。

语言的发展既不同于生物的成长进化，也不是单纯物理学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变化要比任何生物界的成长进化，或物理学的机械变化、化学的自然物质变化复杂得多。语言的发展和变化虽然同自然现象有联系，但从根本上看它主要地还是同人类社会紧密相联并同精神世界也有着特殊的联系。因此，它所遵循的规律也是既不同于自然的也不同于社会的精神的一种特殊规律。

葆朴^①曾经把语言看成是象自然界的有机物一样、说：“必须把语言看做是有机的自然物体。也就是是在一定法则下形成的有内部生命的原理的”。施莱赫尔则认为语言的历史是“增长”，把进化论的思想搬进语言学中来，得出结论说：“语言是在史前时期形成的，而在有史时期，它就走向逐渐死亡了。”^②基于这个论点，他认为语言发展的总趋势是没落和衰老。在德国出现的“青年语法学派”，虽然主张“语言学的任务在于研究语言的历史”，但却把语言的发展归之于出于个人心理联想的类推作用。法国的万德里斯则认为语言的发展不过是“损失和增加互相抵补”。“同样一种语言，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它的成分在改变着、复兴着，移动着。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损失和增加可以互相抵补……词法发展的各方面好象被动摇过数次的万花筒一般，我们每一次都可以得到它的各种成分的新组合，但是，除了这些

① 葆朴：《元音组织》1836年。

② 施莱赫尔：《论语言对于人类自然史的意义》1865年。

组合的而外，并没什么新的东西”。^①也有人把语言发展看成是任凭历史摆布，没有规律可寻，人们无法考察的现象。美国的萨丕尔为此提出个概念叫“沿流”(drift)，他主张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正象在海湾中涨潮时的浪花的运动一样。”

“语言的沿流是由说话的人无意识地选择的那些向某一方向堆积起来的个人变异构成的”。^②

上面只是举出几种有关语言的发展的观点，供研究参考。它也提示我们，语言发展的理论是语言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语言的发展所包括的不只是指个别语言的词和语法的某些变化，而是指对做为接缘性的社会现象的语言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发展原因，发展过程等等问题从理论上所作的探讨。

我们认为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是存在着成长、衰落、复兴或消亡的。不过这种成长、衰落、复兴或消亡，不象生物那样按着自然规律去发展，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过程和规律的。语言的成长、衰落、复兴或消亡，是指某种语言的使用范围的扩大、缩小，复兴或消失。使用范围扩大了就是成长，如：英语，汉语，目前就处于成长状态。使用范围缩小了就是衰落，如日本的爱奴语，拉丁美洲的某些印第安语，有的目前只有几十个人使用。使用的范围由缩小而又转向扩大就是复兴，如非洲的刚果语，和斯瓦西里语。一种语言在社会上已经无人使用了，就是消亡，如中国的鲜卑语，古代中亚的伽里安语(Carian)，教会斯拉夫语。^③已经消亡的语言，在语言学中叫死语。

语言的成长，衰落，复兴或消亡，是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

① 1914年，万德里斯(J. Vendryes)《语言论》。

② 1921年萨丕尔(E. Sapir)《语言》。

③ 指在九世纪时翻译福音书用的一种南部斯拉夫语，这种语言现已不使用，但在斯拉夫希腊教堂中还保留为仪式用语。

化联系着的。它并不是象生物那样成长之后必然衰老，衰老之后必然死亡。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语言和语言现象的发展过程是起起伏伏的。生物通常不能衰老了再年轻起来，再衰老再年轻起来，但语言却有这种现象，它可以有复兴。事实说明语言的发展并不遵循自然规律，而确实有着社会现象的特征。语言的发展变化不但不是“自然的”而是“反自然的”（即社会性的）。斯大林指出：“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发展的。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这里无非是扼要地说明了语言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的历史发展。

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极其纷繁复杂的，其中有两个因素看来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更显著，即人和劳动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语言的产生不仅要以劳动为前提，其发展也是同劳动的发展相应而发展的。人生活在哪里语言就跟随着到哪里。劳动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语言就相应发展到什么程度。由于人在阶级社会里不只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且是有民族和国家的，所以语言的发展在这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由于劳动生产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其结果也必然反映在语言的发展之中。

2.2 语言发展的原因和规律

A. 语言发展的原因：

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中写道：“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种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这种对立的统一也就是矛盾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讲：“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

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存在于语言内部的矛盾性（对立的统一）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叫做语言发展的内因。同语言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其他现象（社会的，自然的，精神的）是语言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可以叫做语言发展的外因。

1) 语言发展的内因

语言是一种接缘性社会现象，这样就使语言本身含有许多固有的矛盾（即具有许多对立的统一）。如我们已经觉察到的，结构和职能的矛盾，声音和意义的矛盾，语言和言语的矛盾，口语和书面语的矛盾等。正是这些对立的统一的运动，促进并制约着语言的发展变化。

语言的结构和职能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不同职能统一起来的或没有任何职能的语言结构，会失掉了语言的本质，所以一定的结构总是和一定的职能相联系着的。语言的职能不凭借一定的语言结构就无法体现其存在，职能如不同结构统一起来，如果没有结构去体现，就无所谓职能了。可见语言的结构和职能实际只能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如果把语言的结构和职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脱离职能去孤立地研究语言的结构，或脱离结构去空洞地研究语言的职能，都会是脱离语言实际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容易有脱离语言职能，孤立地分析考察语言结构的倾向。功能主义语言学容易有脱离语言结构的实际，空洞地探索语言的职能的倾向。

我们必须既承认语言的结构和职能是统一的，又承认这种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是会变化的，即认为结构和职能是对立物，是相互牵制着、相互影响着的对立的统一体。如汉语的文言文，由于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在新的条件下交际的，思维的，认识的发展的需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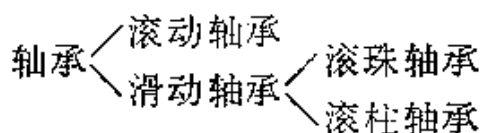
四”前后掀起了白语文运动，汉语的书面语开始放弃了一些不适用的东西，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从外国语言中，吸取了许多新的适用的东西。当然，这只是语言结构落后于职能要求的一种表现，结果，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汉语向前发展了。莎士比亚对现代英语的贡献，正是语言的职能要求莎士比亚在语言结构上做出的某些改进。

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职能本身，也是由若干矛盾构成的。语言结构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声音系统和意义系统的对立统一；语言职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交际、思维和认识等不同职能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些不同矛盾的不断运动，分别成为推动语言的结构方面或语言职能方面的发展的内部原因。

在这里要特别谈一谈声音系统和意义系统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语言结构内部的矛盾，而且是语言内诸矛盾的核心。其他矛盾运动必须经过这一矛盾去实现。结构和职能的矛盾，语言和言语的矛盾，口语和书面语的矛盾都要落实在语言的结构上。

语言的意义系统不凭借一定的语音系统就无法存在，语言的语音系统如同意义毫无联系，就不成其为语音，而只能是单纯的物理现象（如，猴子可以发出几十种声音来，人打喷嚏）。在这个对立的统一中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推动，互相转化的。如在机器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在汉语中出现了“轴承”这个词。它本来是“支承轴的机件”，在汉语中叫它“轴承”。最初的“轴承”是比较简单的，但后来出现了不同种类的“轴承”，有“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这两个名称显然是由于出现了新的事物，出现了区分这两种轴承的意义需要，在语言结构上才出现表示这种区别的词。后来在滚动轴承中，又出现新的情况要求区分为用滚珠的和用滚柱的两

种，于是又出现了“滚珠轴承”和“滚柱轴承”。汉语的词汇丰富起来了。在这里，意义和语音是相适应的。



在汉语史上，由单音节词发展出复音节词，由单音节词占优势到复音节词占优势，也是由于意义系统的推动反映在声音系统上的。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另一种结果是简化现象和类推现象。简化是意义不变，而结构趋简。如汉语中的‘苟安’是由‘苟且偷安’简化来的，‘赶超’是由‘赶上并超过’简化来的，‘奉养’是由‘侍奉和赡养’简化来的，‘风姿’则是‘风度姿态’的简化。英语中的ten(+)是由twohand(双手)简化来的，hello是由be whole(无恙)简化来的。good-bye是由God be with ye简化来的。日语中的ひがし(东)是由ひむがし(日向)简化来的。这种简化并不是“退化”，而是一种发展，是语言结构上的“精兵简政”。

类推是表示同样意义的手段的一体化。如英语表示名词复数的词尾‘-s’，最初只用于特殊的阳性名词，后来把它推广到所有的名词（当然也有例外）。汉语的词尾‘一子’，最初只用于部分名词词尾，后来也用于动词末尾而把动词名词化了。（如日子、绳子、本子是名词加词尾的，搬子、刷子、勾子则是在动词搬、刷、勾的后面加上‘子’做词尾而被名词化了）。

复义和复形现象也是语言结构内部，音义矛盾的结果。

（复义一般称多义，复形一般称同义）。复义就是同一语音负担着多种意义。如汉语中‘难’[Nan]，有：①做起费事，②不好，③使感到困难，④不容易，不大可能等意义。英语中world，有：①世界，天下，②万物，③人类，④人世，现

世，⑤世态，⑥世人，⑦上流社会，⑧社会，界，⑨许多，大量等意义。在汉语中，yiyi可写成：意义，异议，意译，奕奕。这种同音异形异义的现象，是汉字中所特有的，它即复义又复形，在音义矛盾中又加入了字形的区别。类似的情况在英语中也有，如Knight（骑士）和night（夜），语音都是[nait]，Knote（绳结）和note（笔记）语音同是[nout]。日语中复义现象和复义复形现象是比较多的（特别在书面语中更多）。如はし就有一端，筷子，桥三种意义，又可以分别用汉字写成端，箸，桥。とけい可分别用汉字写成‘時計’（表），‘徒刑’（徒刑）。在书面语中刀下、刀架、蹈歌、棹歌、陶化、倒戈、桃花、投下、灯下、灯花、登科读音完全相同，都是とうか。

复形现象是同一意义可用不同语音形式去表示。如：汉语的苞米、玉米、玉蜀黍。英语的：airman, flyer, flying man（飞行员）。这些现象的出现也都是由于语音和语义的对立统一的结果，也都是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增多、简化，类推，复义复形都是语言发展中，直接表现于语言结构中的现象。

语言的意义系统中也有它本身的内部矛盾，那就是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风格意义等的相互对立和统一。其中主要的是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相互对立和统一。在这组对立统一中，词汇意义可能转化为语法意义，语法意义可能转化为词汇意义。其结果带动了语言的意义系统的发展。如汉语中“莫”，原本是名词（日落草中），后来转化为形容词，写成寞，又转化为动词，写成摹。汉语许多虚词（如，而，其，乎，于）都是由实词变来的。

语言和言语本来是统一的，只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和言语

统一起来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因为语言的存在正是为了言语。离开语言的言语实际上也是没有的，无论如何言语总是在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受语言所制约的。但又必须承认它们之间的对立性。人民群众的言语实践，其中包括作家，戏剧家、演员、宣传家，他们往往首先提出一些语言传统中没有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称他们是语言大师。

口语和书面语的对立统一也是语言发展的内因，它们也是相互补充相互推动的。下面谈到文字时，我们还会提到。

2) 语言发展的外因

同语言相互联系的诸现象（如人类历史，精神现象及自然界）影响着语言的发展，这是语言发展的外因。在研究语言发展的时候，如果只承认内因的作用，否认外因的作用，就等于只承认胚胎，不承认胚胎所以能在其中成长的各种条件。实际上语言的每一发展都是内因和一定外因相结合的结果。

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变（自然界），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革（人类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精神生活）的进展，都会对语言的发展有影响，成为语言发展的外因，即内因得以实现的背景。正如斯大林所提出：“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①

在同语言有联系的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世界中，人类历史即社会的发展是起主导作用的。语言总是要适应一定的社会条件的。社会的分化和统一，影响着语言的分化和整化，不同社会集体的接触，会带来语言间的相互影响。长期稳定的社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会集体会要求语言的进一步规范化。

但我们如果把这种外因当作语言发展的唯一的原因或根本原因，那就不恰当了，就会对好多历史事实无法解释（当然更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等同起来。）试问现代汉语中为什么没有复辅音？或为什么古代汉语有复辅音而后来消失了？这难道能从社会的发展去解释吗？在英语中格的变化原来有八种，为什么会减少了呢？现代英语中宾格几乎被完全抛弃了（除 *whom* 等几个词之外），有谁能直接从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原因吗？语言社会学派中有的人就曾企图从这方面去解释语言的发展。如1848年，梅耶在《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曾主张：“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语言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唯一可变的要素我们可以用来了解语言的变化只有社会的变化，语言的变异不过是社会变化的结果，有时是立刻的，直接的，但常常不是立刻的，并且是间接的”。这种把语言的发展简单地解释为“不过是社会变化的结果”的说法，就是后来的语言发展的“外因论”的雏型。语言发展的“外因论”，片面地强调社会对语言发展的作用，看不到语言发展的内因，他们不了解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世界的发展只是促使语言发展的外部条件罢了。

B. 语言发展的规律；

语言发展规律是个大问题，也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一致认识的问题。

首先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就比较混乱。有的说是规律，有的说是特点，有的指某种对应关系。我们认为规律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事物本质的在一定条件下经常反复出现的东西，在发展过程中它应当反映事物的运动趋向。语言规律和语言发展规律是有区别的。语言规律包括语言发展规律，还包括那些在静

止状态中的现象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如：汉语方言的语音和普通话语音之间，可以找到一些对应规律；汉语的宾语经常放在谓语后的序列；语言的词汇中总是有老的词和新词并存；……这些我们也可以叫它“规则”。但语言的发展规律就不同了。它是指语言在发展中出现的规律。这些规律所反映的是语言发展中的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到目前为止人们认识的语言发展规律还不多。我们只能从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中去发现它，去认识它。在静止的状态中是看不到这种规律的。只有用历史的方法，在历史的长期延续中才有可能发现这种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及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发生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不顾及本国语言自身的已死形态，又不顾同族的活的语言及死的语言，那么上述这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用恩格斯提到的这个方法，才能研究、探讨、了解语言的发展规律。如：在现代汉语中，复音词的数量逐渐增加其比重，除个别情况外（如化学名词）用单音节造词的情况，已经停止，而采取复音节复义位造词法，这里反映的就不是静止的而是历史过程了。

语言的发展规律不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语言的发展规律，叫特殊语言发展规律。一种是一般语言发展规律，它是各种语言所共同遵守的发展规律。特殊语言的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研究一般语言发展规律的前导。只有研究了汉语的发展规律，英语的发展规律，西班牙语的发展规律等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现各种语言所共有的一般语言发展规律。

由于目前对具体语言的发展规律的探讨还很不够，只有零星地发现，很不系统，很不完整，所以一般语言的发展规律的研究还提不到日程上来，还只是处在资料积累阶段。印欧语的

研究是比较早的，但目前还没有一本科学地论述印欧语（哪怕其中一种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的著作。至于提出不完整的看法则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语音的发展趋势方面，语法中的形态变化的发展趋势方面，但也都不是全面的系统的论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我国和苏联的语言学著作中常常提出两条语言发展的规律。即渐变性规律和不平衡规律。这显然是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发表以后所引起的。我们认为这两条之外，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即斯大林在同一书中提出的，语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规律。他说：“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新语言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①我们可以简称它为语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规律。但这些都只能算做一般语言发展规律，都不是语言内部发展规律。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应当是语言结构内部，即音位系统和意义系统的从旧质到新质的规律。斯大林指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但他自己并未说他已经找到了这种内在规律。可见，完整、准确地论述这一规律，的确是今后语言学的主要任务。

每一种具体规律，究竟属于哪一类呢？是内部规律还是外部规律？是特殊规律还是一般规律？一种具体规律往往是交叉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的。如：

这里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外部规律和一般规律。‘音节的收尾辅音(m.k.t)消失’是内部规律，不过它是汉语的特殊规律。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内部	外部	一般	特殊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	+	
渐变的, 不爆发的	+		+	+
不平衡的	+		+	
名词动词不分开	+		+	
形态化为句法	+		+	
音节的收尾辅音(m.k.t)消失	+			+

2.3 语言的发展过程

语言的发展, 由于内因和外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而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现象。为了方便, 我们把这种种现象归为两类。一类是从空间上, 从结构上反映出来的现象, 我们叫做语言间的互相影响。一类是从时间上从历史的连续中反映出来的现象, 我们叫做语言分化和整化。当然这种分类只是相对的, 实际上, 两类现象是相互联系着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也包含分化整化; 语言的分化整化中也有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另外我们也在这一里谈一下亲属语言问题和文字出现的问题。

A. 语言间的互相影响:

在语言间的互相影响的现象中, 主要有三种情况: 即借用、混合和融合。这三种现象, 在一定意义上, 反映着语言间互相影响的不同程度。

借用 相互接触较多的语言中, 最容易发生借用现象。世界上很少有一种语言真正和其他语言毫无借用关系, 总是不免借入或借出。如汉语从它所接触过的许多语言中借入不少的词, 也借出不少的词。也有的是先借出, 经过一个时期再借回来。如: 可可、香槟、葡萄、扑克、乌托邦、沙发、布拉吉、幽默等词都是借入的。这里边有的还是辗转借入的。(如: 香槟, 汉语借至英语 *champion*。英语借自古法语, *champion*, 而古法语来源于中世纪拉丁语 *Campio*) 汉语对日本、朝鲜、越南, 及傣语、布依语有许多借出。日语中如キク (菊) ラン

(兰) ガ(蛾) テフ(蝶) フシギ(不思議) モチロン(勿論), センソオ(战争) ワヘイ(和平), 都借自汉语。但也有些词如理性, 悲观, 几何之类, 是先借出给日本^①, 日本把古汉语的词借了去用以翻译欧洲语的词, 词义进行调整成为新的概念, (如, 用悲观译 pessimism, 用理性译 reason。用几何译 geometry), 然后汉语又把这些表示新的意义概念的词再借回来。有人说这是“词侨归国”是有一定道理的。

据一般估计英语, 波斯语的借词占全部词汇的二分之一以上。日语中借词有 $\frac{1}{4}$ ^②。在借词中有 $\frac{1}{3}$ 是汉语^③ 阿拉伯常用的 5,140 个词中, 只有 430 个是道地的阿拉伯语, 其余大部分是借用于罗曼语、斯拉夫语、希腊语和土耳其语。下面是法语语源的统计,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借词的情况。

拉丁语	2,028	希伯来语	36
希腊语	925	匈牙利语	4
德语	604	斯拉夫语	25
塞勒特语	96	土耳其语	34
英语	154	非洲语	6
意大利语	285	各种亚洲语	97
西班牙语	119	美洲印第安语	62
葡萄牙语	10	其他	2
阿拉伯语	146		

4,635

(据 G. Meyer 1891 年统计)

① “理性”一词见于《后汉书党锢传序》“导入理性”(原义是天性)。“悲观”一词见于《法华经·普门品》:“悲观及惹观,常愿常瞻仰”。原义是以救苦救难的心情观察众生。

② 见诸桥彻次《汉字汉语谈义》102页。

③ 据《言海》。

借用的办法，有借音、借义和半音半义。以汉语为例。香槟、马神、沙发是借音。塑料、冠词、民主是借义。啤酒(beer)、逻辑学(logic)、沙皇(царь)是半音半义。在汉语中常常出现先是借音，后改为借义或半音半义，因为这是比借音更合于汉语的习惯的。如，马神后来改为机器，莱塞后来改为激光，维他命改为维生素，雷达近来也有改为测距仪的趋向。

在词法方面也有互相借用某些因素的现象。如，英语的词头(前缀)就有些是借用的，如：alcohol(酒精)，algebra(代数学)，alga(海藻)alkali(碱)的al—就来自阿拉伯语冠词al—，如，俄语的词尾(后缀)—ист，就是由十八世纪时开始借自希腊语的—izo。在现代俄语中已经有400多个用—ист作词尾的词了。在句法方面的借用现象，虽很少但也是有的。我国的白族语中在句法上已开始借用汉语的某些句法形式，如句子的词序结构，由原来的主语——宾语——谓语，变成：主语——谓语——宾语，这显然是受汉语的影响。

语言的借用现象是很普遍的，是使语言丰富发展的重要手段。

混合 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在借用的基础上加深加广，达到不仅是个别语言因素的借用，而是语言中这些原有的和借用的因素相互结合，如果缺少其中一种因素，这种语言就失掉交际工具的作用了。这种语言的声音系统和意义系统实际上是几种语言的混合，这就是语言的混合。

语言的混合，因情况和程度不同，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长期的混合使用过程中，一种语言或两种语言渗入在某一语言的声音系统和意义系统中，形成比较稳定的体系，通常我们叫这样的语言是混合性的语言。如有人说：法语是(拉丁语)

+（日耳曼语）；西班牙语是（拉丁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是（拉丁语）+（希腊语和鄂斯乌布尔语），罗马尼亚语是（拉丁语）+（斯拉夫语），俄语是（斯拉夫语）+（芬—乌戈尔语）。①当然，这种说法是不科学不准确的。因为语言的混合并不这样简单，混合因素往往是很复杂的，往往不是两种三种，而是许多种。对这种混合现象目前还不能做出有充分材料根据的理论上的说明。另有一种混合，是指一些在一定历史过程中暂时的或只是某些因素的临时结合，这种混合不成为体系，缺乏固定语言基础。如地中海沿岸的萨比尔语（Sabir），是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再如，在利比里亚和塞拉罗内说的一种混杂英语（Broken—English），是一种半通不过的英语，混杂着许多非洲语的形式和成分的一种语言，当地人可以用他做简单的交谈。我们常说的洋泾浜英语也属这一类。

融合 在阶级社会里，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有时形成一种语言战胜另一种语言的情况。如在历史上拉丁语曾先后战胜过许多语言，“吞噬”了许多语言。汉语也曾战胜了许多语言（如西夏语，鲜卑语，满洲语……）这是一种语言战胜另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被另一种语言吞噬的现象，叫做语言的融合。“语言底融合是在争取一种语言底统治地位在斗争中进行着”。“两种语言底融合，结果不是新语言的形成，而是其中一种语言底胜利和另一种语言底失败”。②一般，首先是在公共场所，各种政治生活中，学校和政府的机关单位中，开始不再用原来的语言，然后逐渐扩大范围，成为全民现象。战败了的语言只成为老年一代中残留的语言，随着老年一代的死亡，

① Дж.Бопфант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这种语言也随之消灭。

语言融合的遗迹，表现为底层现象。在融合了其他语言的结构中，含有被融合的语言的某些遗留下来的因素。这些遗留下来的因素，可能是语音上的，或词汇上的，或语法上的。

在两种语言的相互接触中，如果两种语言的结构（声音系统和意义系统）不同，一种语言结构因素不能渗入另一种语言结构因素中间去，不能引起语言结构的变化，那就不是语言的发展，即虽然有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外因，但不能引起语言结构中的新的矛盾的发展，那就不会出现语言的发展，只会形成一个语言社会中（国家、民族或地区）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情况，这就形成了复语言制（复语制）。所谓复语制，就是指在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或一定地区和居民中，同时使用几种不同的语言作交际工具。这几种语言是并行的语言。如在瑞士就同时有三种语言并存：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在威尔士人中间，同时使用克尔特语和英语。在我国的许多方言区中，正在形成每个人（起码在青年人中间）都同时会说普通话和方言，这也是一种复语言现象。不过不是不同的民族语言，而是同一语言的方言和共通语的复语言现象。因为在复语言制中，较常见的是两种语言并存，所以又有“双语”

（双重语言制）的说法。在语言学中，把和复语言制（双语制）相对的情况叫作“单一语言制”（单语制）。一个社会采取单语制或复语制，完全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语言现象，并不是语言的发展问题。所以也不应把复语言制看成是语言融合的表现。

随着说不同语言的人相互交往的机会的加多，复语制现象将成为常见的现象。这应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B. 语言的分化和整化：

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两种状态是分化和整化。

（1）语言的分化

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因素，逐渐分化为几种语言或几种语言因素的状态叫语言的分化。

语言的分化常常是以社会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社会的分化，会带来语言的分化。但语言的分化归根到底还是语言结构本身的变化，是外因通过内因来实现的。

方言、习惯语、亲属语言都是语言分化的结果。

方言 方言是同一共通语分化的结果。通常说的“方言”，实际有三种含义。（一）方言是和民族语言（或民族）相对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语言高于方言。（二）方言是和标准语相对而言的。如：尼斯的标准语是意大利语，法国的标准语是北法兰西语。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三）方言是和文学语言（或文献语言）相对而言的。

方言有如下的特点：

（一）方言对其原来的共同语说，是分化后的变体，是从属于共同语的。

（二）方言是一定地域内的全民的交际工具。

（三）方言总是含有一定数量的特有词汇，语法特点或语音特点。但这些都不影响它仍然是共同语的变体。从整个语言结构体系上看，它还不是独立的语言。

可见方言是语言发展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地域广大的国家或民族中出现方言几乎是必然的。如我们的现代汉语就有八个大方言区。北方话（70%），吴方言（8.4%），湘方言（5%），赣方言（2.4%），客家话（4%），粤方言（5%），闽南方言（3%），闽北方言（1.2%）。一些大方言区中还有次方言或土话。现代英语的方言也是很复杂

的，在英语本土主要方言就有十五种之多。^①美国英语从语言分化这一角度看，要算是大的英语方言了。美国英语又可分为东部方言，中西部方言和南部方言。日语方言大约可分为东部、西部、九州三个区。^②

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部门叫方言学。调查整理一种方言的词汇、语法、语音加以系统叙述的叫描写方言学。把各种方言和共同语进行比较，并就不同的历史阶段观察方言形成发展的过程叫历史方言学。用绘制地图的方法，显示同时期内或不同时期内同一地区的方言差别和分布状况的叫方言地理学。专门表示方言状况的地图叫方言地图。在方言地图中，把具有同一方言特点的地方用线连接起来叫等语线。

方言从发展上看有三种前途：一是逐渐消亡，为共同语所代替。二是较长时期地和共同语并存。三是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只有在社会完全分裂，语言的内部结构也具备了一定因素的时候，才能形成独立的语言；没有内部结构的音素，只能形成复语言制。如，汉语的方言虽然存在几千年了，但因为社会条件和语言结构内部条件的制约，使汉语方言不能成为各自独立的语言。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标准英语）虽然在语音上，语法上，特别是词汇上不同之处有加多的趋势，^③但还不是语言结构的完全独立，所以只能算英语的方言。而人所共知的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俄语，最初都是古俄罗斯语的方言，后来却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

① Cornwall, Devon, Somerset, Dorset, Gloucestershire, Oxfordshire, Shropshire, Lancashire, Westmoreland, Northumberland, Yorkshire, Lincolnshire, Norfolk, Cockney, Sussex.

② 东部包括：北海道、东北、关东、东海东山、八丈岛。西部包括：北陆、近畿、中国、四国。九州包括：丰后、肥后、萨隅。

③ 从十八世纪中叶，人们已发觉美语和英语的不同点，最初叫“联邦话”。目前有的统计材料，有28%与英国英语不同。

习惯语 习惯语也是同一共同语分化的结果。不过分化的单位不是地域，而是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阶层、职业等等。

习惯语有如下特点：

（一）习惯语只是共同语的支脉，是这种共同语在不同集团中的某些习惯用法，它从属于共同语。如：医生中的：诊病，投药，处方，流食。商业部门的：脱销，损耗，试销，货源，库存。伐木工人的：清林，归楞，原木，检尺。

（二）习惯语没有全民性，只在特殊社会集团中使用，范围很狭小。

（三）习惯语只是词汇、语法、语音上的某些习惯用法，没有语法构造上的或语音上的独立体系。

（四）从发展上看，习惯语不可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它的某些方面（主要是词语方面）可能被共同语吸收。如，节目，后台，台柱，角色，原来是戏剧界用语，后来成为普通生活用语。

（五）产生新习惯语的条件是形成某种相对封闭性的社会集体（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职业的，宗教信仰的…）。由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使这种集团中使用一种对外绝对保守秘密的习惯语，叫做隐语。

有人认为习惯语是按社会集体分化出来的方言，为了区别于地域性方言，所以叫习惯语为**社会方言**。

在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中，流行着把习惯语分为等级（上流社会的，下流社会的）的作法，反映了他们的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的等级观念。

亲属语言 亲属语言也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在方言的基础上由于使用方言的社会的完全分裂，经过较长的时间，方言的独立性大大加强，直到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结构体系（在声音系

统和意义系统上，在基本词汇，词法和句法，语音的结构系统上有了不同于原来的共同语的标志）。不再是原来的共同语的分支而终于成为独立的语言。这种由同一共同语的不同方言形成的独立语言，因为他们之间在历史上是有特殊联系的，是有亲缘关系的，所以我们叫这些语言是亲属语言。如，傣语、傣语、西藏语和汉语就是亲属语言（汉藏语系）。印度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克勒特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就是亲属语言。（印欧语系）。在语言学中，根据语言的亲属关系，把语言分成语系、语族、语支等类别，叫语言的谱系分类。

常见的语系有：汉藏语系（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印欧语系（主要分布在印度、欧洲和美洲），闪—含语系（主要分布在西非和北非），阿尔泰语系（主要分布在苏联的远东、中亚地区，我国的东北西北地区）。此外尚有乌拉尔语系，高加索语系，马来亚—玻里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美洲印第安语系，达罗毗荼语系等。（参见附录）

在语言类型学中，谱系分类是有许多问题悬而未绝的。不仅许多语言的系属是有争议的，有许多语言是系属不明或尚无系属的。如巴斯克语，是属于高加索系还是独立的语言？日语、朝鲜语究竟属哪个语系？至今尚无一致意见。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五十五个民族的语言大致分属于汉藏语系（有二十多种，除汉语外还有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黎语、水家语、仡佬语、毛难语、苗语、瑶语、藏语、彝语、白语、傈僳语、拿喜语、哈尼语、拉祜语、景颇语、土家语、载佤语等）。阿尔泰语系（有十七种，分布在我国西北、内蒙、东北）。南亚语系（佯僂语、布朗语、崩龙语），马来亚—玻里尼西亚语系（台湾高山语，尚有争议），印欧语系

（塔吉克语、俄语）系属不明的有朝鲜语和京语（在广东东兴沿海地区）。

（2）语言的整化

几种语言或语言因素在发展过程中相接近起来或逐渐一体化叫做语言整化。语言的整化常常以社会条件为转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接近或统一，会给语言的统一提供客观条件。当然这只是外因，还要和语言结构的内部条件相结合才能实现某种整化。

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可以促进或‘促退’语言的整化过程。不过促进语言整化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即必须按着语言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规律，一般和特殊规律办事，如果违反规律就会事与愿违。历史证明，文字的出现曾为语言的整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文学作品（包括口头文学）可能对语言的整化起好的作用。史诗、小说、戏剧、电影的语言对语言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学校教育对语言一体化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推广普通话运动实际都是在做语言整化工作。

共同语的形成，标准语的推行，各种国际语的（主要是国际词汇的出现）努力都是语言整化问题。历史出现的语言融合或混合都是语言整化的结果。我们在谈到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时已经谈过了。下面着重谈谈共同语和标准语问题。

共同语，就是在一定人们集团中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叫通语。通常认为它是和那些非共通的、方言、土语、行业语相对而言的。实际上方言在本方言区也是一种共同语，行业语在本行业内也是共同语。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共通。

在一个民族范围内，有民族共同语，一般叫民族语言。民族共同语通常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方言的某些因

素形成的。吸收其他方言的过程叫做方言集中。如汉语普通话就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意大利语的基础是托斯干方言，西班牙语的基础是加斯底里方言。英语则是以伦敦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这种民族共同语和做为基础的方言有区别的，因为它只是以这一种方言做基础又大量吸收了其他语言成分，所以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相比，往往是一种“四不象”的语言。

民族语言常有两种形式，即口语和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是相互对立统一的，互相促进的。两种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词汇上和风格上是有区别的。所以学习一种语言时应同时注意这两种形式。

在一个国家中，往往有许多民族，每个民族都有民族共同语，在国家范围内又需要有国家范围内的共同语，这就是国语。一般只在许多民族语言中确定一种为国语，是这个国家的共同交际语。如我国的汉语，苏联的俄语，英国的英语。不过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有的国家民族比较单一或数少（如朝鲜和日本），有的国家民族多；各国的社会制度也不相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各异，所以对国语的规定也不完全相同。瑞士就以英语、德语、法语同为国语，有的国家有法定的第二国语。

有些国家或民族经过调查研究，按照语言的实际情况给语言确定了各种规范，以规范化的语言做为标准，叫做标准语。标准语的制定一定要有详尽的科学根据。有些民族或国家，通过有影响的作品（包括文学的科学的）或影响较大的作家提炼加工的语言所形成一种文学语言（如我国的白话文、文言文）。这种文学语言是自发地形成的，不同于标准语，标准语则是自觉地规定的。

我国的推广普通话运动是国家规模的自觉的语言整化。

这种整化主要以语音和词汇的整化为重点，而中学语法教学体系的制定和推行则是对语法的整化。

国际共同语问题。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交际的需要，亦即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的频繁接触往来，人们会选择一种或几种语言作为共同使用的共同语。这种被选择为超民族超国家、地区的共同语叫做国际共同语（或共同交际语）。如联合国选定的十二种语言就是今天的国际共同交际语。国际共同语的出现是由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决定的。不会单纯以哪一个民族、国家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近几十年来，许多研究家注意到‘国际词汇’的出现和发展。这将是语言一体化趋向的重要现象，是一种语言的整化。所说‘国际词汇’主要指有一批名称、术语和符号逐渐成为国际通用的，其数量有日益加多的趋势。其中主要有地名、人名，一部分动植物名称，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医药学，音乐、美术、体育用语及某些常用略语等，对这一现象的认真研究还有待于将来。

2.4 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

关于语言本身的历史，有人概括为史前和有史以来两个阶段。有人主张分为三个阶段，也曾有人主张分四个阶段。主张分两个阶段的有施莱赫尔，他曾经认为：“自从文字出现以后，语言的发展就停止了；从此以后语言已成了定型，不再是人类理智活动的目标，而成为理智活动的手段了。从这时候起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任何语言的发展，或变得更完善些，在有史时期，任何语言都走了下坡路，语言的历史就意味着语言的腐朽。”^① 格林在1851年曾提出分三个阶段：“不能不设想人类

^① 见施莱赫尔《论语言对于人类的自然历史的意义》。

语言的发展阶段不是两个而是三个：第一阶段——即所谓词根和词的创造、成长与形成阶段；第二阶段——达到完善地步的词尾繁盛的阶段；第三阶段——致力于明达思想的阶段，此时词尾由于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又日益被摒弃”。①马尔于1928年在《为什么很难成为一个语言学理论家》中，主张语言有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时期系统的语言，是在发展阶段上最古的语言，包括汉语和一些非洲语言。第二时期系统的语言，包括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土耳其诸语言和蒙古诸语言。第三时期系统的语言，包括雅弗诸语言和含姆诸语言。第四时期系统的语言，包括闪语和印欧语。

我们认为以上关于语言历史阶段的主张都是不妥的。在谈到语言的历史时，首先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语言的历史和具体语言的发展历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的历史，是指人类语言发展的总的历史，不是指对个别语言的特殊发展历程。前者属于普通语言学范围，后者属于个别语言学范围。既不能用个别语言的历史代替一般语言的历史，也不能用一般语言历史代替个别语言历史。二是，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相联系着的，不能抛弃相应的社会历史情况去孤立地臆测语言的历史。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去分析语言的历史，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于语言的历史，我们可以暂作如下概括：

（1）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的交际工具可以叫作氏族语言。在部落和部落的联合中使用的语言可以叫作部落语言。氏族语言的语言结构是非常简单的，是人类语言的初期。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都只不过是够完备的口语。从部落语言开始了语言的分化，出现了方言（部落方言），开始有了共同语和方言的

① 格林：《论语言的起源》1864年。

对立。部落方言是后来的许多语言的基础。部落语言的后期开始出现了亲属语言。氏族语言和部落语言是前阶级社会的语言。

（2）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共同语。由于出现了阶级和剥削，民族共同语可能是语言融合的结果。封建社会下的民族语言中，方言大量存在，并且有时比较巩固，给方言发展为独立语言提供了可能。由于文字的产生逐渐出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对立。书面语的出现大大推动了语言的进步。继而，出现了各种习惯语，出现了文学语言，标准语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

（3）在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民族语言。各资本主义民族语言形成的途径并不相同，这是和各民族的发生、发展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着的。一些新现象出现了：有了推广标准语的需要和可能；产生了语言融合；文学语言得到进一步发展；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加多加快；方言的使用范围日渐缩小；习惯语和术语在语言中比较活跃；不同国家间的共同交际语的产生；等等。

（4）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现，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之间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出现了真正的平等和真诚的合作互助。各社会主义民族的语言有了平等地充分发展繁荣的可能，呈现出民族语言空前发展的局面：民族共同语更加巩固，方言的使用范围可能日渐缩小；科学术语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为全民的，开始出现了国际性术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可能缩小；国际间共同交际语将进一步得到推广；复语言制将更为常见；等等。

但社会主义不可能同一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而是由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到多数国家。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

路又是曲折的。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只能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民族语言的发展繁荣，而不可能消灭民族语言。考茨基曾主张在社会主义阶段要消灭现存的语言，创造一个全人类共同的语言。斯大林的主张恰恰相反，他认为：“无论如何，我们的经验不是拥护而是反对这样的理论。直到现在，事实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不曾减少反而增加了语言的数目，因为它激动了最下层的人类，推动他们走上政治舞台，把许多从前不知名的或不大知名的新的民族唤醒起来，走向一种新的生活。”

最后谈一下“人为语”的问题。很早人们就幻想有一种全世界通用的人为的辅助语，首先设计好语言方案，然后加以推行，这类语言方案统名为“人为语”。

一般认为最早是由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在欧洲搞一种象汉字这样的象形文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字符号。由培根到现在据说已经有五百多种人为语方案。其中也有用数目字构成的，大部分是吸收不同的现存文字字形和语言结构中某些成分制成的。如，1629年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s)曾设计一套以数目字为基础的标码记号。1661年，达尔夏诺(Dalgarno)提出的是一种用拉丁字母和希腊字组成的方案。用辅音字母表示各种事物，其后的元音是表示各种限制的。1657年贝克(Cave Beck)提出的是一种字母加数字的方案。如：Hono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光荣归于父母)，写作：leb 2314, P 2477 Pt 2477，读为：lebtoreo-nfo peetofosensen pitofosensen。

二十世纪以来的方案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国人史莱耶尔(J.M.Schleyer) 1880年设计的沃拉皮克(Volapük)①。词

① Volapük 意思是世界语，来源为 World 和 Speak。

根以英语和拉丁—罗曼语为基础，加上有显著德语影响的语法构造。塞尔维亚人配茨 (Moses paic) 的方案是10—999表示语法的词尾变化，从1000起表示思想内容。如 3243 (买)， $3243 + 10$ (买主)， $3243 + 20$ (女买主)， $3243 + 40$ (买货之事)。意大利语言学者皮阿诺 (Peano) 的方案叫 Inter lingua. 或“无尾拉丁”，是把古拉丁文的词尾全砍掉了。美国国际辅助语协会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 Association, 简称为 IALA) 所提出的方案叫 Mlonling, 用33个拉丁字母组成，以拉丁语为基础。

影响最大的是1887年波兰人卢德维格·柴门霍夫 (L. Zamenhof, 1859—1917) 正式公布的“世界语”。Esperanto^①是他出版这本书时用的笔名。后来就把这个方案叫做Esperanto了，这个方案中，以印欧语系为基础，吸收了它们共同的合理因素，加以简化而成，共有28个字母，一母一音，重音有固定位置，词类有确定词尾，词根是由德语、拉丁语、斯拉夫语中选出的，另外又参考这些语言的语法拟定了16条语法规则。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世界语组织在宣传推广这个方案。世界语传入我国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解放后成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有世界语刊物《人民中国报道》，并编印了《世界语辞典》。

思 考 题

1. 有人想从婴儿是怎样会说话的去推测人类语言是怎样产生的。你看这种做法有没有道理？哪里有理，哪里没有道理？
2. 有很多人在研究黑猩猩是否有语言，并想从这里找出人类语言

^① D-ro Esperanto (希望者博士，即希望人类有了它就能和平共处)，以后把它当作这种语言名称。我国最初译作“万国新语”，后来才通用“世界语”一词。

产生的情况，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3. 恩格斯的语言起源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中还有什么不足或需要继续研究补充的？

4. 叶斯丕森主张语言起源于歌唱，其中有什么合理因素和缺点错误？

5. 初步调查一下《诗经》的语言，看和现代汉语有什么不同。

6. 试搜集10—20个汉语中的外语借词（如：葡萄、布拉吉），并从中看有什么规律性？

7. 我国的回族已经不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了，试分析解释这一现象。

8. 收集调查生活中谈话用的口语和隆重会议上的讲演稿的语言，比较它们有什么区别。

9. 古代汉语中：远、辽也；辽、远也。现代汉语只说辽远。志，意也；意，志也，现在只说意志。耻、辱也，辱、耻也，现在只说耻辱。呻、吟也，吟、呻也，现在只说呻吟。酝、酿也，酿，酝也，现在说酝酿。从这里可看出那些语言发展规律？

10. 解释下列汉语词汇的变化过程。

刻深——深刻

蠃——蚯蚓

火烟舟——汽船——火轮船——轮船

莱塞——激光

布拉吉——连衣裙

11. 试给我国的“普通话”下个严密的定义。

12. 你认为在我国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如何，为什么？

七、语言和文字

要 点

文字学和语言学在历史上是相互联系的。在欧洲语文学里包括文字学，在中国“小学”里包括语言学。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的书写信息符号系统。文字记录语言包括：标记语音，标记语义和标记音义统一体。社会性是文字的特征。文字的文化意义很大，它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十分明显的作用。信码、数字和科学符号同文字是有区别的。

文字和语言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别。它们各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它们同意识（思维）的关系不同，它们是不同的交际需要的产物，它们有不同的生理基础。文字对语言的发展有重大作用。使语言由听觉符号系统转换为视觉符号系统，导至书面语言的出现、印刷术的出现，给语言带来许多新的表达因素。汉字对日语的影响是这方面最明显的典型。

文字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去分类。发生学分类是以文字形体来源为标准的，功能分类是以文字符号是记语音或记语义为标准的。几种自源文字的发生学分类。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区分是不科学的。

文字的起源和语言的起源不能混为一谈。自源文字的起源和借源文字的起源。原始文字和书籍文字。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有严密规律的文字体系。字源学研究单个字形的来源。原始文字有的来源于图画，有的来源于刻契符号。文字和语言的结合

过程要略分为原始阶段、语义阶段和语音阶段。

文字和文字学展望。文字仍在发展中，世界上还没有一种使人们感到是完备无缺的文字。文字改革是一种社会需要。文字改革有两类：文字体系改革和文字制度改革。汉字从十九世纪以来酝酿着一次重大的改革，现代汉字改革是这次改革运动的继续。建国以来汉字改革的成績显著。现代汉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文字学传统最悠久的国家。文字学研究领域是广阔的，迫切需要建立和发展文字学。

§ 1 文字的性质和作用

1.1 文字学和语言学

文字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它和语言学的关系曾经是暧昧的。它有时和语言学在一起，从属于语言研究，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但也有时是倒过来，以文字为主，语言学成为文字学的一部分。如欧洲的philology(现译为语文学)，原是研究古希腊、拉丁语的学科，其中包括一些文字问题。在中国则长时期形成一个学科叫“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到了汉代逐渐形成“说文学”，唐宋以后也曾叫“字学”，都是以文字为主的，也包括一些语言问题在内。在中国文字学的出现是早于语言学的。

在这个领域内，欧洲有peleography(译为古文字学)，是专门研究解读软料上的古文字的，如书写在羊皮，草纸，布帛上的古代文书。有epigraphy(译为金石学或碑铭学)是专门辨认古代硬料上的古文字的，如保存在石刻、碑铭，金属器皿，陶器等上面的古文字。还有专门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

学科，叫 Hieroglyph。

实际上，中国的文字学都不同于上述名称，是名符其实的文字学。汉字的构造和历史的特殊，使中国的文字不同于字母文字 (alphabet)，文字学英译应当是 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和语言同文字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文字的性质，从理论上弄清它和语言的特殊关系。

1.2 文字的性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的书写的信息符号系统。

首先，文字是一种信息符号系统。任何文字都是自成系统的一套信息符号。个别的单个的符号不能成为文字。如，

 这些单个符号，虽然常见，但并不是自成系统的成套的符号，所以不是文字。

其次，文字必须是视觉的书写的符号。看不见的，无形的文字只能是一种比喻，不能成为事实。在这里书写的和视觉的是相互一致的。书写出来才能看得见。书写的方式是可以发展变化的：刻契，雕凿，书写，打字……都是书写方式的变化。盲文不是视觉而是触觉的，正象有时嗅觉也可以代替视觉识别某些事物一样，（我们笼统地叫做特异功能），只能看做是在文字基础上出现的变态。

最后的一点是，文字必须是记录语言的。在我国的《尚书·序疏》中就曾提出：“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这一点在今天还是有原则意义的。这正是文字必备的品质之一。没有这个品质，它就失掉了文字的基本性质，就不成其为文字了。正因如此，任何和语言无关的符号都不能算做文字。也正因为文字能记录语言，所以它才可能成为交际工具。在这个意义

上，中国的八卦（≡≡≡≡≡≡≡≡）^①虽然也有一定的系统性，但不能算做文字。某些古陶器上的花纹，有的是记录语言的有文字的性质，有的和语言无关，就不是文字。不论图形的形状繁简，只有能记录语言的才可以算做文字。前面我们提到的盲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变态的文字。图形比较繁杂的马雅文字，一直保持记录整个音节的汉字，比较简略的拉丁字母，日本假名，虽然在文字形状繁简上有很大不同，但都是文字。因为它们都是记录语言的。

马雅文字



	[m]不否	[vay]门	[much]娃	[kinli]时间
汉字	木	海	我	英
	(mu)	(hai)	(uo)	(in)
拉丁字母	N	O	S	W
	(en)	(ou)	(es)	(d4lbju:)
假名	イ	ナ	セ	ウ
	(i)	(nq)	(se)	(u)

不仅是视觉的书写的信息系统，而且必须是记录语言的，这一点，是文字区别于其他信息系统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是衡量文字优劣的主要依据，是决定文字生命的关键。能较好地记录语言的文字就是好文字，不便于记录语言的就是不好的文字。一种文字只有在能记录语言时才有生命力，失掉这个品质

① 我国古代流传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一代表阳， 代表阴，三个符号组成一组共八组，叫作“八卦”。每一卦代表一类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沼泽。

就会丧失生命力。

1.3 记录语言的三种情况

文字记录语言，不外三种情况：标记语音，标记语义，标记音义统一体。

同一符号（字形，字母）可以标记不同的语音。如：C 这个字母，在英文中既标记〔S〕，也标记〔K〕。前者如 Sentence[sentens]（句子），在这里C是标记〔S〕的。后者如 coffee[kefi]（咖啡），在这里C是标记〔K〕的。在法文中，标记〔K'〕和〔S〕。如在 cause[ko:z]（原因，理由）中是标记〔k'〕的，在 Cent[sā]（一百）中是标记〔S〕的。在俄文中标记〔S〕，如 сейчас[seitsa:s]（现在），词的首尾两C，都标记〔S〕音。

同一符号可以标记不同的语义。如：汉字“站”，有四个意义：①身体直立，②行进中停下来，③停车场，④业务机构。“老”字则有十五个意义：①年岁大，②老年人，③老人死亡，④很久以前存在的，⑤陈旧，⑥原来的，⑦火候大，⑧化合物变质，⑨深（颜色），⑩长久，⑪经常，⑫很、极，⑬排行最末的，⑭前缀，⑮姓。在日语中有些汉字，一个字可以有音读和训读①两种读法。如：車，音读是トウ，训读是ひがし；木，音读是ボク或モク，训读是き；櫻，音读是オウ，训读是さくら；志，音读是シ，训读是こころざし。

同一符号可以标记不同的音义统一体，如：汉字‘长’，有〔ts'ɑŋ〕〔tsɑŋ〕两种念法，是两个不同的音义统一体。‘行’，有〔ciŋ〕〔xɑŋ〕两种念法，也是两个不同的音义统一体。又如，同一个here，在法语中读[he:r]，语义是‘穷人’；在英语中读[hie]，语义是‘（在）这里’。Chair，在英语中读

① 按汉语的语音去读叫音读，按字的意义去读叫训读。

[tʃæ], 语义是椅子, 在法语中读[se:r], 语义是‘肉’。
‘杨枝’, 在汉文中读[tʃaŋts'i], 语义是‘杨树的枝条’, 在日文中读[tjo:zi]ようじ, 语义是‘牙刷’, ‘牙签儿’。‘龙头’, 在汉文中读[lɔŋt'ou], 意思是‘自来水管放水的活门’, 也叫水龙头; 在日文中读[riutsu](りうず), 意思是‘鉢把儿’。值得回味的是在日文中, 写汉字和写假名两者是有分工的, 通常是假名标语音, 汉字标语义。如, 在日语中, ようじ通常有四个意思, 实际是四个词, 要区别语义, 则用汉字分别写成: 幼時(童年), 幼兒(幼童), 用事(事情), 要事(重要事务), 楊枝(牙刷, 牙签儿)。而其读音是完全相同的, 用假名写作ようじ。这也正是当前日文还离不开汉字的重要原因。

同一个字形, 既可以用来记语音, 也可以用来记语义。如汉字“其”, 最初是记音义统一体的, 是“箕”的本字。当做虚字‘其’用时就是记语义的, 在“棋”、“期”中, ‘其’是专门记音的符号。在日文中借用汉字, 也有时是用来记语音的, 有时是用来记语义的。如: 梅花, 这两个字, 一般是读作“うめのはな”的。借用‘梅花’来记‘うめのはな’, 这是记语义的, 但在日本的古籍中却不写‘梅花’, 而写‘有米能波奈’, 这就是借汉字记语音了。

1.4 文字的社会性和文化意义

文字的另一个重要特质, 是它的社会性。文字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 要为一定的社会所公认, 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而是公产。不是个人的记号, 而是大家公认的符号。使用的人越多, 生命力越强; 没有人使用, 文字的生命就停止了。历史上许多已经死掉的文字, 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人使用了。如我国境内的女真文字, 西夏文字, 契丹文字, 满洲文字。欧洲的楔形

文字，鲁恩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都曾经在一定地区内广泛使用过许多年代，现在已经无人使用了。

文字的出现是继语言出现之后的一次重大技术发明。这项特殊技术对保留和继承过去的历史与文化，开拓创造将来的历史和文化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文字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无怪人们常把文字做为文化的标志看待，把不识字的人，叫无文化的人，而把没有文字的民族叫没有开化的民族了。

1.5 信码、数目字、科学符号

文字和一般信码，有相似的地方，即同为传递信息的符号。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文字是直接记录语言的，其他信码，则只能是语言的略号，或是语言的语音的编码，或文字的部件（字元）的编码。如：

交通部制定的铁路电报略号，

ZR 主任

LZ 旅客车长

HZ 货运车长

CG 列车长

CSC—采石场

ELC—车辆工厂

GFC—公安分局

MCC—木材厂

国际邮电，五位二进制拉丁字母编码，

A 11000

B 10011

C 01110

D 10010

E 10000

F 10110

我国从1881年使用于邮电的汉字四码编码：

铜 6894

铝 6884

喜 0823

丧 0828

数目字、科学符号和文字的关系也是特殊的。它们既可以加入各种文字之中，又不属于任何文字系统。它们同文字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它们也不是直接记录语言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超文字的，因为它超脱于各种文字系统之外。

数目字，如1 2 3 4 5 6 7 8 9 0，或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就是超脱于各种文字系统之外的。大家都看得懂，但它所记的并不是语言，也不是语音。如，91这个数字，在英语中说的是90和1；在德语中说的是1加90；在法语中则是4个20和11；在古汉语中也曾说为九十有一。

科学符号，随着各种科学的进展和普及也是日益加多的，如化学的，物理学的，数学的许多符号，实际上也都有超文字的特点。这些符号，有的是采取某些现有的文字符号给以特定的科学意义，也有的是不从现有文字中采用，而是根据需要去特殊设计的符号。如， $\$, \therefore, \because, \geq, ? , * \}$ 。

1.6 音标、标点符号、正字法

音标，是语音学符号，专用来标记语音的。如通用的《国际音标》(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我国的《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都是给汉字注音的音标。

标点符号，是在文字中加用的符号，用来标明语句的口气、停顿，上下文的关系及其他特殊意义。

每种文字体系中，除掉文字或字母之外，还有某些运用这些文字或字母时，必须遵守的内部规定，一般叫正字法，或书写规则。学习一种文字时，必须同时学会正字法。

§ 2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2.1 几种似是而非的主张

人们往往过分注意文字和语言的密切联系，而忽视它们的差别。甚至把语言文字看成是一件事。似乎两者的差别只在于一个是说的，一个是写的。索绪尔曾把文字比做是语言的照片^①，这个比喻并不十分恰当，但很多人却不加思考地默认它是对的。在这个比喻中对文字的独立性及它和语言的原则区别未免有所忽略。以至人们轻率地把文字做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不认为文字学才是专门研究文字的学科，用语言学代替了文字学。

近些年，人们谈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时，常常把语言看成是文字的基础，把文字看成是语言的辅助手段，并由此引伸出离开语言就没有文字，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的结论。其实这种结论只反映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样的片面性的结论最容易导致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的片面理解，对文字的特点及特殊作用估计不足。

2.2 文字和语言的差别

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来理解文字和语言的差别：

^① 参见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48页，索绪尔本人，是对这种比喻持否定态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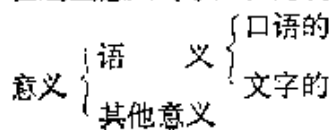
(1) 文字和语言各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

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了。从文字的内容和形式上看，语言只是文字的内容的一部分。

文字的形式是字形，文字的内容是意义（字义）。字形对文字来说是存在的关键。世界上没有无字形的文字。而字形本身是可以超越时间而存在的空间图形。它既存在于空间又可以跨越时间的限制，它是可以通过视觉看到的。字义对文字来说是它的内容，文字总是要代表一定意义的。世界上不存在不代表任何意义的文字。（这也是文字区别于其他非文字符号的基本特点）。文字所代表的意义中就包括有语言在内。^①文字所代表的语言部分，又可分为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这两方面虽然经常是统一着的，但也不可否认，有时也可以分开。文字所代表的语音，就是字的读音。这部分声音也同其他声音一样是有时间性的，只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延续中。离开这个时间，就不再存在。文字所代表的语义，主要是字义（或义素）。它和其它意义一样是观念性的，从理论上讲观念是可以超时间和空间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字和语言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物。和语言相比，文字是有超时空的性质的，如果说语言因为受时空的限制，呈现出暂时性的话，文字则可以超脱象语言那种时空限制，呈现出永久性。这是和语言很不相同的。

文字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这种分析中得到解释。如，为什么一个字或字母可以有不同的读音？为什么同一声音可以用不同的文字代表？（前者如‘率’字，可读[susi](shaai)和[ly]

^① 在这里意义（字义）的构成可表解为：



(lǚ)。后者如〔K〕这个辅音，可以写成c、k、qu)。同一个字形和字义，有时也有不同的读音，（如汉字‘儿’，古代读ni，现代读er）。同一个语音可以有不同的字形和字义，（如汉字中[tɕ](j)这个音位，在词典中可以查到：基，击，积，激，讥，机，几，鸡，唧，它们的字形和字义是各不相同的）。同一个字形同一个读音可以代表不同的语义（如，‘带’字读[tai](dai)，它有①长条的，②附在，③随身拿着，④顺便，⑤有，⑥领导，等意义），同一个语义，可以用不同的字形和字音去表示（如，现代汉语中，狗和犬是同一个意思，同一种动物，英语写成dog，日语写成イヌ，其读音都不相同）。

总之，文字和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各不相同的。文字的形式是字形，这一点是语言所没有的。语言有了文字就有了新的存在方式，这就使人类的智慧在语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有力的翅膀，可以飞翔到广大的新领域。

（2）文字和语言同意识的关系不同

语言同意识的关系（特别是同思维）是特殊的，语言是直接体现思维的工具。文字同语言则没有这种关系，文字不是体现思维的工具，它本身和意识并没有直接联系，文字并不是思维的要素。

如果说语言是一种记号或信息载体，那么文字就是记号的记号，信息载体的载体。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在古籍中就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①文字不但不就是语言，它只能写出语言来，而又不能写‘尽’，就象语言虽然能表达人的意思，但又不能表达得‘尽’一样。文字和意识（思维）的关系只是间接的。

① 《易经·系辞上传》。

(3) 文字和语言是不同的交际需要的产物

产生语言的需要比产生文字的需要早得多，原始得多。最初，只要有语言就够用了，并不需要文字。文字的需要是出现在以后，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需要，这种需要比产生语言的需要复杂得多，是一种更高级的需要。虽然这种需要也可以说是交际需要，但这两种需要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形成这两种需要的社会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形成语言的需要社会背景，只是由于人们生产和劳动的交往，建立起口耳之间的信息传递就可以了。形成文字的需要社会背景与此不同，是在人们的生产劳动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人和人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要求组织更加复杂的生产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条件，生产关系的复杂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提出了许多必须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在渔猎业的基础上出现了农业，人们不得不定居下来，出现了私有财产，出现了国家和宗教等等。这种新的社会背景，使人们觉得只靠语言这种交际手段是难以应付下去了。要求有一种既能准确地记录语言，又具有比语言更优越性质的手段，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需要，其结果是人们终于找到了这种手段，那就是文字。

(4) 文字和语言的生理系统不同

从生理上看，语言是通过听觉系统建立起来的高级神经系统活动，而文字则是通过视觉系统建立起来的高级神经系统活动。听觉和视觉是种不同的感觉；一种是以声波作介质的，一种是以光波为介质的。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分别是两种性能、两种方法，两套机制装置，当然是不能混同的。

根据近些年来的心理学和医学试验的报告，已经初步证明这两种生理功能是由大脑的不同区域分担的。失语症患者可能

记得字形，但失去了语言能力。会说话的人，不一定都会写字，会写字的人也可能不会说话，或说不好。在学校教育中常见到说和写是两种能力的事例。而要把说和写贯通起来，是要经过一番训练的。

在语言工程学中，文字识别和语言模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程。

2.3 文字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文字的出现对语言的发展起着特殊的巨大作用。但我们对这种作用的感觉却往往是十分迟钝的。有了文字以后会给语言带来哪些变化呢？这些变化给人类的社会带来什么反响呢？

这里初步提出以下几点：

(1) 文字使语言由听觉符号转化为视觉符号。这一转化的结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语言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并因此可以把易于消逝的声波转化为光波——视觉符号而长期储存起来。把流动性很大的语言固定下来，便于进行整理加工。在这里同时也找到一种记忆语言的新途径。过去只能是靠大脑去记忆的，现在找到了一个帮助记忆的新方法，这样实际上等于大大增加了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字的出现是大脑的延张或扩大。不仅如此，还由于有了文字，就有可能使语言易于统一起来，形成某种规范。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又加强了语言的社会作用，极大地开拓了语言的交际职能范围，极大地扩充了人类的交际领域，并使人类历史进入有文献的阶段，出现了文书，碑铭、典籍，而进入文明阶段。众所周知，在历史上文献的作用又是大大超过文字本身的。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文字，就谈不到有印刷术的出现。印刷术的出现不过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罢了。至于后来相继出现了现代化的印刷机，打字

机，电脑控制的电视录象等等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则又是印刷术的惊人飞跃。

(2) 文字的出现，导致书面语的出现。完备的文字系统是应用于记录语言的结果，是在原来的口语形式（或叫声音语言）的基础上，另外形成一种书面语形式（或叫文字语言）。书面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是和口语形式相对的。它和口语相比较，则是经过文字加工的，经过提炼的语言。书面语一旦形成，就会同口语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使语言的表现力更加丰富提高，大大推动语言的发展。书面语会使语言精确化，条理化，为语言规范化提供方便条件。在一种语言的内部，其口语形式和书面语形式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形式，它们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又各有自己的性格，形成各种不同的文体。

中国的文言和白话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书面语形式。现在的普通话实际仍然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有的作家偏重于口语形式（如老舍），有的则偏重于书面语形式（如郭沫若）。但大部分是口语和书面语杂揉的。口语形式的性格来源于语言的流动性，书面语的性格则来源于文字的固定性。

(3) 文字介入语言之后，可以给语言带来新的表达因素，在词汇上和语言风格上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

没有文字以前的语言，主要是音和义的对立统一，用音去辨义。有了文字之后就增加了辨义手段，可以用字形去帮助辨义，出现了听起来一样，看起来不同的情况。如，在汉字中同一个 [tɕu] (zhù)，写出可以分为住、柱、注、诂、柱、驻。这样就补充了 [tɕu] 的意义表达力，使这一个音节，可以表示六个不同的意义。在英文里同一个 [nou]，写作 now，是‘现在’，‘目前’；写作 know 则是‘知道’。同一个 rait，写法不同，write 是‘写’，wright 是‘工匠’，right 是‘权

利’，‘右’，rite是‘仪式’，成为四个意义不同的词。在日文中同一个[kəkə]，可以分别写作ココ，（可可），呱呱（呱呱），ここ（这个），户户（家家），個個（个个），成为五个不同的词。这种读音完全相同，用字形去区别词义的方法叫做字形造词法，是补充新词的手段之一。

字形也可能直接加入语言，如，S形，O形，A字形，之字路，工字形，八字胡，丁字尺，十字军，阿Q之类。

汉字对日语的影响是突出的，通过这些事例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文字对语言的影响。汉字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日语，使日语中增添了许多原来没有的文化知识和概念，及表达手段。如在日语中‘みる’，可以写成见，观，视，诊，而意义上是有微细差别的，这种差别是用汉字表示的。另一方面，有时日语中用汉字造成的新词又可以返回来被汉语吸收到词汇中来，丰富了汉语。如：几何，干部，神经，扬弃，哲学，公园，银行，取消，列车等等。如果没有汉字，就不会出现这种既丰富了日语又丰富了汉语的情况。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日语中，看到充分利用汉字的造词能力的情况。常用的办法有三种：A、用两个汉字构成的，B、汉字和日语杂揉的，C、半段汉字半段假名的（一半音读一半训读）。用两个汉字构成新词，在日语中是最常见的，其中有的是合乎汉语习惯的，但也有的并不合汉语习惯。如：渡涉（わたり）〔涉渡，渡〕，曜日（ようび）〔星期〕，都心（としん）〔都市中心〕，仕合（しあい）〔比赛〕。汉字和日语词形杂揉成词的，如：氣まずい〔不对头〕幕ぎれ〔收场〕，无理すり〔逼迫〕，始末する〔收拾〕。一半音读一半训读的，如：大勢（おおぜい）〔多〕，手本（てほん）〔榜样〕，是前段训读，后段音读；唐辛（とうがらし）〔辣椒〕，台所（だい

どころ)〔厨房〕,是前段音读,后段训读。

与此相似的,还有拉丁文、法文对英语也有类似的情况。

§3 文字的类型

文字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去进行分类。如,以书写的质料为标准去分类,则可分为:泥板书(刻在泥板上),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金石文(刻在石料、青铜器上),帛书(写在布帛上)。以是否标记语音为标准,则可分为音符文字和非音符文字。以是否用字母为文字单位作为标准,则可分为字母文字和非字母文字。以文字的书写方向为标准,则可分为上下行的(直向文字)和左右行的(横向文字),往复行的(牛耕式文字)。^①以文字的形体系统的历史来源为标准,可分为埃及系统文字、汉字系统文字、玛雅文系统文字。以文字功能为标准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但影响比较大的分类法是按符号来源分类和按符号功能分类。

按文字的形体来源分类也叫发生学分类。按文字符号的功能分类也叫功能分类。

3.1 发生学分类:

以文字的形体来源为标准的发生学分类,首先可以把文字分为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两大类。自源文字是指从文字建立开始,就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在文字的形状和体系上是自己独创的,历史都比较长。如:汉字,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字。借源文字是指借用或参照其他文字形体或系

^① 上下行的文字,如汉字长期上下行,由右向左移行,现已改为左右行,蒙文满文是上下行的,不过蒙文是由左向右移行。左右行的文字,拉丁字母是由左向右,而阿拉伯文则由右向左横向,古代希腊文曾经采取往复行,第一行由左而右,第二行由右而左,下一行再由左而右,以此类推。

统而建立的文字。如果把自源文字比做马拉松赛跑，借源文字就是接力赛跑中的后一段。不过借源有时是很复杂的，有时是辗转相借的。现行的文字中，自源文字，只剩下汉字一种了。大部分文字都是借源的。如日文是借源于汉字，当用汉字和假名（平假名、片假名）都借源于汉字。英文、德文、法文等都借源于拉丁字和希腊字母，而希腊字又借源于古埃及文。今天许多自源文字自身都不存在了，但它的后裔还活着。有的后裔早已断绝了。唯独汉字是长寿的，它的不少后裔（除日文外）都先后死掉，但它自己还健在。

我们可以就几种主要的自源文字、及借源于这些文字的情况，了解文字的发生学分类的概况。

苏迈儿楔形文字：（纪元前16世纪前后曾是西方国际文字）

阿卡德（楔形）文字，希太特（楔形）文字，乌拉尔图（楔形）文字，弗里亚（楔形）文字，伊拉姆文字，古波斯文字。

埃及象形文字：（曾使用于纪元前31—纪元5世纪）

分三种：圣书（楷体字）、神书、（行体字）民书（草体字）。

菲尼基字母，是许多拼音字母的源泉，曾传播于小亚细亚的许多民族国家间。向西传播于希腊。借源于希腊字母的是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在东方阿拉伯文也借源于菲尼基字母；此外还有叙利亚文、伊拉克文、黎巴嫩文、阿富汗文、也门文、约旦文、伊朗文。

马雅文字：（出现在中美洲，一直使用到16世纪，使用约1500年以上）

阿兹特克文字。

古印度文字：

借源的有：缅甸文、泰文、柬埔寨文、老挝文、西藏文、

（老）蒙文。

汉字，

借源的有喃字、日文、傣文、西夏文、拿喜文（多巴、哥巴）、契丹文、女真文、水家反书。（参看附录）

3.2 功能分类

现在比较通行的另一种分类法，是按文字符号的功能去分类，即所谓功能分类。这种分类的根据是文字有表音和表意两种功能。所以把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种类型。表意文字，一般以汉字和古埃及文字为代表。认为这类文字的主要特点是：它是表意符号，不表音，或和音的关系较远。表音文字，是今天文字中绝大多数。这类文字的主要特点是：它是表音符号，不表意，和意义的关系是间接的。表音文字中由于所标记的语音单位不同，又分为音位文字和音节文字。如，英文、俄文、法文、蒙文都是标记该语言的音位的。如朝文、日文都是标记音节的。

不过这种分类，很快就被发现是有许多漏洞的。许多文字并不是纯粹表音或纯粹表意的。就是被当做表意文字的代表——汉字也不是只表意而不表音的。每个汉字都有固定的读音，都标记一个音节。不过汉字除掉表音节外，同时也区别意义。汉字老早就有假借的办法。假借就是借符号来记音。汉字中绝大多数是形声字，形声字都是专有记音符号的。

实际上文字的根本作用是记录语言，记录语言就要记录语音，而记录语音的目的就是表明意义。所有文字莫不如此。正因如此，有些表音文字在记音表意上如有不足之处，就不得不在文字上想点辅助办法，使语义更加明确，这未尝不是好办法。如英语中有一些词，写出来一看，有的字母并不发音，但还是要写出来的，就是因为写出就会使语义更加明确。这个办法是

解决实际问题的，并不是多余的，而是明智的。如，know（知道）和now（现今）都写成now，没有什么益处，只能增加混乱。把write（写），wright（工匠）、right（右，权力）、rite（仪式），统统写成rite，不是只能造成混乱吗？在汉字中采取这种办法，是比较普遍的加上形旁，就是为了区别意义。可见，把文字分为表音、表意两种类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无怪已经有人在怀疑汉字是否应叫表意文字了。有人说应叫表语文字^①，有人说文字应以文字所标记的语音单位的尺寸长短来分类，汉字应叫表词文字^②。有人认为应当以文字和语音的关系远近来分类^③。

§ 4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4.1 文字的起源和语言的起源

文字的起源和语言的起源完全是两件事。文字的产生要在语言出现若干万年以后才有可能。幼儿总是先学会说话，然后才能学识字，这应当是一种自然的顺序吧。

语言形成于由猿到人的转变时期^④。如果把那个时期比作婴儿阶段，文字就只能出现于人类的童年，即野蛮时期以后。在由野蛮到文明的整个时期中，文字由萌芽状态逐渐成熟起来。文字萌芽的上限，甚至可延伸到蒙昧时代后期（这段时间按考古学年代应包括整个石器时代）。估计至少有1000万年左右的时间，是没有文字的。近些年来，人们对文字出现的时间的估计有越来越向古代延伸的趋势。过去一般以发掘出来的古

① A. 梅耶，主张表意不恰当，应叫表语文字。（Logograme）

② 赵元任，在《语言问题》中主张汉字是表词文字。

③ 王士元的主张，认为文字没有不表音的，不过和音的关系远近不同。

④ 考古学提示：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腊马猿人距今1400万年—800万年。

文献材料为根据推算，如以欧洲的古埃及铭文，中国的甲骨文做依据。但后来随着新发掘的古代遗存不断有新的突破，今天最保守的看法也认为文字的出现不能晚于石器时代后期或中期（大约距今10000—6000年）。有文字的历史大大短于没有文字的历史，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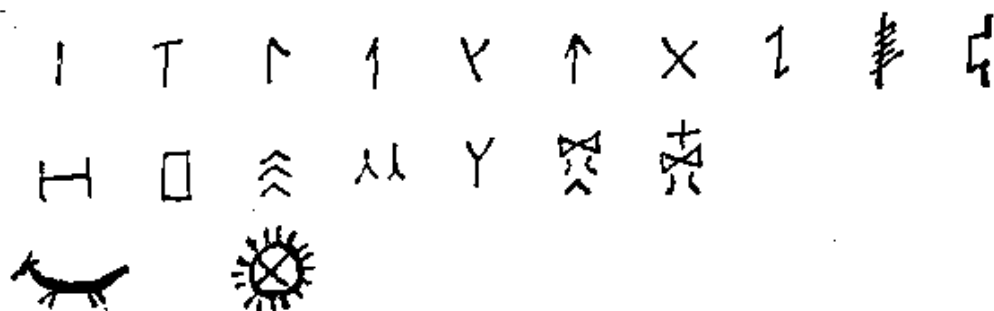
我们所说的文字的起源有两种情况：A、是原始文字的起源，即自源文字的起源；B、是借源文字的起源。

大体说来，文字体系的形成，是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的。这个过程可大致划分两个阶段：原始文字阶段和书籍文字阶段。

4.2 原始文字与书籍文字

所说的原始文字，是指初步应用于文献记录的文字。这种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当时文字的用处只是记数，记时，族徽（图腾），私有记号，巫术，简单政事，往往采取刻契的办法。

无论字形或刻契技术都不会是一下子就创造出来的，只能是逐渐积累发展起来，是在几种简单的记号或图形的基础上，逐渐被用于文献记录的。我国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上的刻划符号和殷周甲骨铜器上的一些符号，都可以肯定已经含有一定的信息。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简化的图形。这些数量不多的记号和图形，就是甲骨文的基础。



这种原始性的文字已经是记录语言的，不过，它还很简陋，笨拙。这种开始用来记录语言，具有一定信息内容的零星记号和图形就是原始文字。

原始文字虽然可以用来做一些文献记录，但随着社会的进展，对文字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原始文字如不进行丰富提高，就不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了。社会的发展要求能记录较复杂的事物，要求记录得更精确，于是就会感到原始文字，不但在字的数量上不够用，在记录的技术和方法上也必须有新的改进。比如，要求字形由无一定规范到有一定规范，由不懂得连写、分写到有一定的书写规则，由只能零星地记录语言到能得心应手地记录语句。

从用文字去做什么的角度去考虑文字的发达程度，就会发现原始文字的水平是低级的。这种文字能做什么呢，不过做一些零星的记录而已。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在不断使用中逐渐改进着，发展起来，逐渐建立起来必要的规范和规则。达到不但能做零星的记录，而且能比较系统地记录语言了。也就是能比较好地记录完整的思想，连贯的语言顺序，包括也能表现出一定的逻辑和语法条理了。这样的文字系统就可以用来记载比较复杂的事物，比较详尽的内容。重大的政令、教义都可以记载得明确无误。于是我们说文字可以用来记载历史、法律、科学了，可以用来著书立说了。这时，文字已经脱掉了原始状态，进入成熟阶段。这种成熟阶段的文字，用恩格斯的说法叫做书籍文字。

可以想象，历史上会有许多文字，在还没积累起来时，就由于条件的变化而消失了。没有足够时间和适宜的条件，文字是发展不起来的。不要说发展到书籍文字，就是原始文字也是不容易出现的。

以汉字这种文字体系来说，它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经过各种实践检验而逐渐积累成熟起来的。如果以甲骨文为这种文字体系成熟的标志，那就应该是在殷代（纪元前1750—1022年，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了长期准备的。如果以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上的记号为汉字的萌芽，那就大致可以推测到夏代（西安半坡遗址现已初步测定距今6000年左右）。到了殷商时代这种文字已经从体系到技术都有了一套独特的经验和程序了。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文）是公元前1300—1100年之间的占卜纪录，共有文字符号4500多个，其中已经可以读认的有一千多字。根据现在的识别能力，殷墟卜辞已能确凿地证明，当时已经能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采用文字记录国家大事。人们已公认甲骨文是一种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卜辞内容已经有一定程式（某日、某人、某事、或吉或凶）。选定甲和骨做为书写质料，在刻写的技术上已需有较高的技术训练。必定已有专业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据郭沫若同志的意见，当时可能已经有一种办法在刻写时使甲骨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①。）总之，这一切都是在一定高度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

在以后的数百年内，即到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纪元前1020—429年），这种文字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进入书籍文字阶段。

殷代的甲骨文，从用它做什么来看，应当是已经用于文献纪录了。不过还是零星的纪录。每片甲或骨上，一般最多不过30个文字记号，有许多只有几个字（个别的有一百多字），可以说还没有脱离原始文字的性质。周代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则已经是刻铸在工艺品上的洋洋大篇了。周成王时的《令彝》铭文长达187字，康王时的《大盂鼎》长达291字，宣王时代的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毛公鼎》则长达499字。也就是说，在周代，汉字体系已经得到了书籍文字的证书，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文字了。

4.3 字源学问题

上面我们是从历史的社会客观条件（宏观的）来分析文字的起源的过程的。但人们往往更关心的是从文字形体上（微观的）去探求文字的起源。过去的着眼点常常是具体字形的来源，也就是用进化论的方法，去探求每个字形的祖先。如汉字，就由楷隶而篆籀，由金石而甲骨，最后追溯到象形文字、图画文字。于是在这条线索上就出现了文字发展阶段的推测。按这种推测，一般认为最初的文字是图画。其内容则分为：象形——象意（指事、会意）——象音（假借，一部分转注）。实际上这里推究的本来是文字字形的起源问题，不是文字的起源问题。如果由文字是语言的信息符号来看，图形是和语言无关的。图形并不一定是语言的信息。至于指事、会意、假借、象形等等，只不过是文字的组成的方法，是与用这些方法组成的符号是否记录语言，是否是语言的信息符号，本来是两件事，不错，原始文字曾有些是来源于图画（图画文字）的，但原始文字并不完全是画图的，也有些只是刻契记号。这里在概念上应弄清楚以下几点：（1）画图不一定是符号；（2）符号不一定是语言信息；（3）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信息）不一定是记音的；（4）记音的符号，不一定是记音位的。

字源学只是探讨每个字的形体来源和演变过程，它并不能代替文字体系的来源。有一个时期，大家热心于找每个字、字母的“象形”时代的姿态，认为那才是找到了最初来源。但后来发现，实际上未必如此。有的字、字母是可以找到这种“象形”的，有的并找不到。古埃及文字、汉字中的一部分就根本

找不到。这些字当然也有其来源，但却不一定是象形的或图画。如，日本的假名，无论是片假名或平假名都找不到这种来源。找来找去，只能说主要来源于几十个汉字。波斯文、藏文也是这样，是找不到它的直接的象形或图画的来源的。所以我们把前一种叫自源文字，后一种叫借源文字。

现存的文字中绝大部分是借源文字，前面已经说过了。

4.4 文字和语言结合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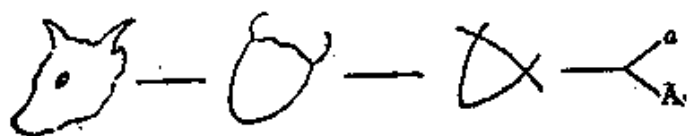
从理论上讲，有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语言是怎样和文字结合的？

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文字一开始就是同语言结合着的，因为它的职能就是语言的符号，语言的表象，或记录语言的。其实这是把问题弄颠倒了（起码是“片面”了）。正象有人说：“葡萄是为了给人吃的”，实际上只能是“人是吃葡萄的”。吃葡萄的人和葡萄的关系，只是人可以吃它，但人还可以吃别的好多好多东西。而葡萄本身并不存在给人吃，给牛吃，给什么做什么之类。这就叫做“目的论”，是完全主观主义的。语言是可以用文字去记录的，但语言也可以用录音机去记录，用速记符号记录，用某种编码记录。语言是可以用文字做它的符号的，但语言也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物质去当它的信息载体。如各种信码，信号（包括击掌、鸣枪、烽火、灯光……）。语言是可以用文字为表象的，但也同样可以用其它方法去做表象。如，色彩、造型、旋律。我们只能说，语言会找到文字做它的符号体系的，也可以论证其必然性。但是却不能说，文字是天然的一种专门记录语言的符号。

最通行的文字来源是图画的观点，所以容易被人们接受，就是因为它们似是而非，亦是亦非。它可以不回答文字和语言结合过程而马虎过去。请看这段议论：“当图画已经成为固定

的惯例时，我们就可以叫它为文字了。文字是一种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从而它们也按一定方式去反应的一种相同的单个或成套的记号。”^①这是布龙菲尔德的主张。也可以说是后来沿用至今的成说。这里并没有从语言理论上解决任何问题，它把语言怎样同文字结合起来的问题完全绕过去了。我们认为文字同语言的结合过程的分析是必要的可能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字起源的真实情况。简要说来，我们认为文字和语言的结合过程是由浑沌地记录语言（不自觉地记录语言）到有意识地记录语言（自觉地记录语言），其中大致已走过三个过程：一、原始阶段，二、音义阶段，三、语音阶段。

我们认为从形体来源上看，原始文字包括两种记号，刻契记号和象形记号。也就是不认为原始文字只有“象形”或画图一个来源，承认还有一种刻契记号。从记号的用途上看，不外记义和记音两方面，但事实上记义也必然会记音。不过人们也可以用它去记和本义无关的音，这就是假借。如，𠂇记的本来是alpha（牛），直到人们懂得可以把第一个音分离开来时，𠂇就只代表a了。人们学会把语言的语音单位找出来是一次认识上的大飞跃。只有在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才可能出现用文字去记语音单位的办法。𠂇是牛头的图形加以简化的结果。a和A不过是𠂇的美术加工。



图形最初画的是 Alpha（牛），是记义的，但记义的同时

^①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语言论》) 英文版284页。

也和语音联系起来，于是由记 Alpha 最后变为记开头一个元音了。这是原始文字中象形符号。但是也有一部分原来就是记事的（比如记数目，记时间、年代）。如甲骨金文中的一、二、三、四、五，十、百、千、万（甲乙丁癸），这是原始文字中的刻契记号。一般象形符号主要是表示质，而刻契记号则主要是表示量。

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不要忘掉，文字是在已经有了语言的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人们要求它不但能记录语言，帮助人们把语言保存起来，还要求把它纳入语言的轨道，做为一种更高级的技术手段，它要不仅能再现语言而且要开拓新的语言境界。

§ 5 文字和文字学展望

5.1 文字仍在发展中

文字和语言相结合的过程就是文字发展的过程。文字是逐渐学会记录语言再现语言的，它正在不断调整提高其记录和再现语言的功能。如前所述，文字虽然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三段路程（三次飞跃：由只能做文献记录的原始文字阶段到书籍文字阶段，再经过印刷术的发明而到印刷文字阶段）。但文字做为记录、保存、再现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还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文字使人们感觉到是完备无缺的。比如，在记录和表达语义方面，人们总感到现有的文字是‘书不尽言’的。自然语言中的许多在环境和语境中存在着的意义和感情，是很难用文字表达得完备的。在记录和表现语音方面，也往往使人们感到过于粗略，常常失掉自然语言原有的亲切感。大家共同抱怨目前的文字不能把语调、口气及其

他语感都统统再现出来。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个“提纲”或“骨架”。在每个朗读家、演员那里都必须自己去再创造一番。至于字形的改进、加工、提炼和简化，正字法的调整和改进则是长期任务。在书写和印刷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手写为主走向机械化所引起的变革过程都还在继续。文字的统一趋势看来和语言的统一趋势一样还很遥远。文字的一体化和语言的一体化虽然有联系，但又不是一件事。文字一体化是否有可能先于语言？现在看不清楚，不便做出明确结论。几种文字体系的竞赛，事实上是存在着的。但由于研究得不够，认识得很肤浅，所以连有理有据的推测也很难提出。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只能是这样一条：文字的发展虽然和语言的发展有联系，但语言的发展和文字的发展并不是一件事。

5.2 文字改革问题

(1) 文字改革是一种社会需要：

文字改革是一种社会需要，不是单纯的个人愿望。每一种尚被人们使用的文字，都在不断调整改进它和语言的关系，以利于它能够更好地记录语言，再现语言。其中的每一种变动都可算文字改革。小的改革，量变性质的改革是经常的；大的改革，质变性质的改革是要在量变性质的改革的基础上实现的。没有殷商甲骨金文的逐渐积累，小的改革，就不可能有秦篆的出现。秦篆是在殷、商、周、战国文字的量变性质的改革基础上的一次质变性质的改革，是汉字史上的一次飞跃。西方的楔形文字也是一次质变性质的飞跃，是在原始图画文字基础上改革成的记音文字。日本的文字，由借用汉字记音过渡到记音的假名也是一次质变性质的飞跃。

这种质变性质的改革，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是有所不同的。自源文字的改革常常是改而不离其源（如汉字的出现秦

篆)。借源文字的改革往往是可以离其源的。如越南的喃字，是借源于汉字的，1885年有了拼音文字，后来1945年又改用现行的拉丁化文字。

从文字体系的变动程度看，文字改革有两类四种：

文字体系改革	{	个别字形调整
		全部字形体系改革
文字制度改革	{	由记语义改为记语音
		由记语音改为记语义

一种是文字体系的改革。其中可分为个别字形调整和全部字形体系改革。前者是某些字形符号的调整变动，文字体系没有根本改变。如1762年法文的改革，主要是增加四个字母（j、k、v、w），俄文的文字改革也属此类。后者如英文，古时曾采用鲁恩字母（rune），后来改为拉丁字母。德文也是由鲁恩字母改为拉丁字母的。土耳其1928年也曾由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另一种是文字制度的改革。有的是由记语义的符号改为记语音的符号，有的是由记语音的符号改为记语义的符号（当然记语音和记语义又是相互依赖的）。前者如由古埃及文字改为现行埃及文字，后者如日本由真名（用汉字记音）改为用假名记音、用汉字记义的文字。

（2）汉字改革问题，

汉字在它的漫长的历史中，由于社会需要曾进行过多次改革。甲骨文的形成和秦篆的出现便是两次重大改革的成果。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酝酿着另一次更重大的改革，现代汉字改革正是这次改革运动的继续。现代汉字改革运动的经验提醒我们注意两点：一点是，文字改革是有条件的，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另一点是，现代的文字改革要求有更高的自觉性。

而这种自觉性又是建筑在对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基础之上的。认识水平低下，就会有更多的盲目性。

在现代汉字改革运动中，许多人（几代人）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实践家也有理论工作者、学者。他们都曾发表许多好的见解，提出过许多改革方案，进行过许多试验。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做了大量工作，这段时间里的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都是卓有成效的。

三十年代以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特别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总的看来，这个运动现今还在继续中。改革的条件比过去更加接近成熟，可以说现代汉字改革的实现已经是时机问题了。

现代汉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目前人们应着重考虑的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从当前社会实际出发的关于转化过程的研究设计。也就是转化过程程序的设计。这一研究设计的中心是如何实现拼音化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拼音化的问题了）。在这个过程里，当然在如何实现拼音化，采取哪些步骤，采用何种文字方案等方面会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说明运动在健康地发展。应当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各种讨论和做各种试验。我们决不能认为这一转化过程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要充分估计到下列三种情况：A，我们是十亿人口的大国、古国，汉字有长久的历史基础和重大的文化影响，也是世界上目前存在的唯一的自源文字；B，这次转化是实现文字制度的改革，由非字母文字转化为字母文字，由记语义兼语音

文字转化为记语音文字；C，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

比较好的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拼音文字方案已经是不难找到了。问题是有了方案之后如何引导这次复杂广阔的转化。不能草率莽撞，既不能“左”，也不能右。

确定拼音文字方案之后怎么办？这是个顶重要的问题，今后应花大力气去研究。以下几点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A. 这个转化过程应遵循新的因素逐渐增加，旧的因素逐渐淘汰的原则；

B. 在转化过程中，不伤害旧文字，使新旧文字都不感到不方便。认识旧文字的人、老年人不感到不方便，有书可读，有报可看，汉字不停止其交际功能。不认识汉字的人，儿童不感到不方便，他们也有书可读，有画报、电影可看。报刊、出版物要有计划，既有汉字的或以汉字为主的，也有部分夹用新文字的。又有以新文字的或以新文字为主的，也有部分夹用汉字的。

C. 全民参加改革，充分发扬民主，发挥专家作用。

D. 十年左右的过渡期（整个转化过程要更长）。

E. 转化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不但要有细致的理论准备和充分的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也要有较充分的物质准备，包括：出版，印刷技术，宣传手段，学校教育及干部的准备。

5.3 文字学的展望

一般认为世界上大约有3000种文字，但经过研究的不过400多种。文字学和其他学科相比是发展得很不够的。许多常见的文字现象还未曾认真进行研究，缺乏理性认识。用语言的性质代替文字的性质，用语言规律代替文字规律的现象是大量

存在的。人们对文字学的作用还估计不足，甚至不承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的课程表中它只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章节，在整个教学计划中它常常是没有席位的。但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会发觉文字学的重要性将日渐显现出来。不仅历史学的研究离不开文字学，文化史的研究和考古学的研究也处处需要文字学的帮助。许多新兴学科，如信息论、符号学、通讯工程学、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的研究都需要文字学提供有关知识和理论。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学传统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大约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文字学，并出现了文字学专著——许慎的《说文解字》。很早就出现了文字课本和字典。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有独特品格的文字，现在已是世界上唯一健在的自源文字了。汉字本身就会为研究文字发展史提供最直接最完整的研究资料。在我们中国把文字学建立并发展起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文字学的研究领域是广阔的。立足本国兼顾世界，我们至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做出贡献。约略举例如下：

A. 资料工具方面

- 汉字的系统整理，各种字典，原材料图录汇编。
- 历史文字学著述目录索引，历史文字学家传记及索引。
- 经史子集中有关文字学资料的摘编。
- 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汇编。
- 散佚于国外的汉字资料的搜集整理。

B. 理论建设方面

建立汉字学。汉字的研究应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这一学科会对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文字学提供样本。汉字学下面应有许多分科，包括对汉字的某些侧面的深入剖析，断代研究（古代汉

字、现代汉字)，汉字史，汉字理论……。

- 古代文字学
- 比较文字学
- 字母学，说文学
- 少数民族文字研究
- 普通文字学
- 文字通史，文字学史
- 文字理论
- 文字改革

据初步了解文字学专家现在国内只有一百多人，所以扩大研究队伍是当务之急，应力争早日在学校里开设有关文字学的课程，不仅在大学，在中学也应注意普及文字学的基本知识。现有的文字学专家应积极培养研究生。国家应着手筹建文字博物馆。

思 考 题

1. 文字和语言有哪些相同点？有哪些不同点？明确它们的异同有什么作用？举例说明。
2. 英文字母21个，希腊字母24个，我们说是文字。化学符号（如H、S、Na、Ne、Au、Sn……），数学符号（如-、+、×、÷、<、>、≈、≠……）也都很多，并有一定系统性，为什么不能算文字呢？
3. 你念一首古代诗词，叫没读过的人听写，看结果出现什么问题，怎样从文字理论上解释这些问题？
4. 从日文字典或读物中找出五个日文单词，看其中没有汉字的，有汉字的，汉字的音读和训读的情况，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5. 密码的秘密在哪里？就一种密码举例说明。
6. 试比较汉字、英文、日文的文字系统有何相同和不同，并指出

每种文字的主要特点。

7. 有人认为最理想的文字应该是一个字只有一种字形，一种读音，一个字义。这个看法有无不合实际的地方？你认为最理想的文字应有几个必要条件？

8. 收集几种不同的汉字改革方案，试比较其优劣（如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袁氏方案……）

9. 1936年鲁迅逝世时，郭沫若同志写的挽联是：旷世名著推阿Q，毕生杰作尤拉化。你把这付挽联用拼音方案写出来，从中能看出什么问题来？

10. 现代汉字改革运动的过程及其发展趋势。

八、语言的研究方法

要 点：

以语言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语言学，有自己的特殊的研究方法。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不断冲破形而上学而显示出辩证的性质，不断地完善着。

从静态描写、历史比较到结构分析。十四世纪《唯理语法》的问世，标志着静态描写的开始，如对一些语言中的语法形态、句子成分的分析。拉斯科、葆朴把历史比较方法应用于语法与语音的对应上，使历史比较语言学进入了新的阶段。结构分析方法是由结构主义研究者提出的，他们抛弃了静态描写法，也否认了历史比较法，用切分、等同、分类等方法去重点分析音素和语素，从而建立起一套新的语言分析法。转换——生成语言学批判了结构主义，开始运用数理逻辑公式分析人类语言的尝试。切夫语法又在乔姆新基学说的影响下，独树一帜，提出了语义主义，等等。

接缘性与方法论。语言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它进行分析、描写、研究，而且都对语言作了有价值的说明。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语言观的影响，这些方法在运用中常常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研究分析语言仍是处于尝试阶段。

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罗马都为传统语言学的成熟作出自己的贡献。如传统语言学中的形态分析以及句子成分功能的研

究，形态分类法与句子成分分析。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使语言学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语音上和语法上的历史比较。历史比较法给语言学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语言的谱系分类。美国的描写语言学与哈里斯的分布法。转换生成分析法的产生和发展。乔氏语法的三个模式。乔氏的语言观与笛卡尔哲学。切夫语法。

语言研究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是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石。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

以语言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每门独立科学又都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和化学，常常运用观察、实验、假设到理论的方法，数学常常运用演绎、归纳、推理、证明到理论的方法，而作为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则是常常运用搜集、分析、演绎、比较、归纳到理论的方法。

§ 1 语言研究方法的变革

方法论同人们的认识息息相关。由于人们的认识“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①方法也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即不断地冲破形而上学而显示出辩证的性质。

包罗万象的宇宙，瞬息万变的事物和现象，反映在语言中“正象物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一样。语言本身的变化充满着辩证地发展过程，从旧质要素缓慢地而不断地向新质要素变

^① 毛泽东：《实践论》。

化，反映着纷繁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以适应人们交往的需要。一个语言学者只要是诚实的认真的，他总会在搜集、分析、归纳的过程中，对语言作出辩证的理解，提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意见。当然，这只能是朴素、直观的，甚至常常带有形而上学的羁绊。欧洲语言学的研究历史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1.1 静态描写、历史比较到结构分析

古希腊、罗马学者在探讨哲学过程中，研究了语音、词汇和语法，对词的形态作了初步分析，这是后来描写语法的胚胎。一些语法术语，如词类、词尾变化等也陆续提出。十四世纪初《唯理语法》的问世，标志着语言研究摆脱了为古典文献注释、翻译圣经等所作的孤立的、片面的分析，而开始了对一些语言中的语法形态、句子成分进行静态分析的阶段。

基督教在印欧两洲传播，梵语的发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突破了原来的希腊罗马语的小圈子。语言学家对许多语言不仅有了感性认识，而且有了某些理性认识，古代中世纪给语言研究所带来的形而上学的误解被排除。“蝴蝶终于从它的茧子里钻出来了”。十九世纪语言学的新时代破晓了。破晓的晨钟由拉斯克和葆朴两位语言学家敲响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虽然在十八世纪末已被运用，但是那时多是比较词汇的对应和缺乏科学根据的词源比较，因此得出的结论极不可靠。拉斯克、葆朴把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应用于语法和语音的对应上。语言学史证明：语法上（当时主要指词的形态）的对应，语音变化上的对应（即语音转换规律）才是表明语言亲属关系或初期同源语的最可靠的标志。这样，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由于比较的对象不同，它的价值也大不相同。语言间借贷词的比较对语言亲缘关系的探求不起多大作用，而语言间形态相似，语音变化上的对应，对语言亲缘关系的确定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因此，人们才誉为拉斯克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并把他的著作《古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的研究》推为奠基之作。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用于语法形态的对应研究上和语音变化规律的研究上，使十九世纪的语言学面目一新，尤其对梵语的重新研究，意外地给语言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同时，古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化石”被发掘的越来越多，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的交往，欧洲与亚洲间宗教传播和通商往来，新发现的语言也越来越多了，这些都使历史的方法大有用武之地，比较的方法更加活跃起来。尤其二者有机地结合给浩瀚的材料和洋洋大观的语言群作出了科学的比较合理的分类。

《唯理语法》，尤其历史比较语言学给语言研究方法的完善提供了土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先后形成了若干学派，它们都以自己的语言观为指导从不同的方面对语言作了多方面的解释和剖析，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为语言研究方法的逐步完善各自开拓着道路。其中结构主义学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分析方法上都是别开生面的，它抛弃了静态描写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用切分、等同、分类等方法重点分析音素和语素，从而建立起一套新的语言分析法，有人称“分布法”。

适应科学的不断发展，边缘学科不断出现，数学与语言学发生了密切联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语言学者开始把数学的某些规则运用到语言研究中去。转换——生成语言学成为运用数学公式分析人的语言能力的尝试，结果，这种语法太抽象、太繁琐，许多人指出生成语言学的局限性。切夫（Wallace—L. Chafe）在乔姆斯基学说的启示下，提出了语义主义（也称“切夫语法”），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

总之，材料的扩展，认识的加深，方法的改进，三者互相影响携手前进。

1.2 接缘性与方法论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由音义结合的结构体系所构成的交际工具。它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活动又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语言学者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它进行分析、描写、研究。有的主要采用逻辑中的演绎的方法去研究静态的语言现象，人们把这种方法称为传统方法；有的从语言结构中的音和义、词汇和语法诸方面进行研究，人们把这种方法称为结构分析法；有的从语言存在的空间方面进行研究，人们称这种研究方法为共时分析法；有的从语言发展变化的时间方面进行分析，人们称这种方法为异时分析法；有的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方面进行分析，人们称这种方法为功能法；等等。语言学的历史证明，这些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作了有价值的说明。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个人语言观的影响，这些方法在运用中常常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总是带有片面性。例如，在传统方法中，往往强调功能，而忽视语言结构，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在结构分析中，往往重视语言的形式而抛弃语言的内容；在共时分析法中，往往重视静态的描写而忽视异时的或动态的分析；在异时分析法中只注意语言中个别成分的历史变化“线”的变移，而轻视语言的共性的研究；等等。在语言研究中如何才能作到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这里面不仅包括辩证唯物主义，而且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理解，唯物辩证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具体实施就是演绎与归纳结合，结构与功能结合，形式（语音）与内容（语义）结合，共时与异时结合，当然，在各种方法的结合中并不排斥以哪个为主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演绎与归纳中以演绎或归纳为主；在共时与异时中以共时或异时为主；在结构与功能中以功能或结构为主。

我们试图把语言学分为两个阶段：前马克思主义阶段和马克思主义阶段。当然，马克思主义阶段是十九世纪语言科学发展的继续，是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总结、概括和升华。不过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阶段，还刚刚开始，处于童年期。对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语言学只有认真地一分为二地研究，才能真正作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取其合理内核，给予新的概括和升华。我们用下图概略地说明一下前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阶段所运用的主要方法：

阶 段		方 法						语 言 观
静 态		音	义	演	归	共	异	唯理主义
		-	+	+	-	+	-	
历 史 比 较		+	-	-	+	-	+	演化论
结 构	描 写	+	-	-	+	+	-	行为主义
	形 式*	+	-	+	-	+	-	笛卡儿主义

* 形式语言学已开始把数理逻辑公式运用于语言研究中。+：强调；-：忽视。

表中标示的静态→历史比较→结构，只就其发生演变而言。实际上，它们在发生演变过程中总是有所交叉，并不是“一刀切”。例如，静态语言学先于历史比较语言学，但是，这不意味着静态语言学的结束，二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平行或交叉地存在着。历史比较语言学先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是，这也并不说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终结，二者总是平行一段，交叉一个时期的。这三种语言学均产生或兴旺于十九世纪，而功能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则产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或在这个时期，传统的方法、历史比较的方法、结构分析的方法仍在发生作用，现在甚至被改头换面而复苏起来。

近些年来，在语言学界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现代的

语言学是进步的，过去的语言学则是落后的。当然，现代的思想和方法有许多正确的有用的东西，这些都丰富着语言学，但是，新的东西不一定是进步的，进步的思想总是留在科学中，其他不管是现代的还是过去的迟早会被抛弃。另外，语言学属于语文科学，不能把它归结为简单的公式，因此，精密性不等于科学性，即语言研究在技术上的精密并不能说明研究者思想上的深邃。我们认为，一切方法都应为一个目的服务，这就是科学地分析语言的本质、功能及其结构体系。过去也好，当代也好，凡是深刻分析了语言的本质、功能及其结构体系的方法就是好的，反之，任何方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 2 静态的演绎方法

语言学从语文学分化出来，重点是研究语法。为了解释某些古典名著或者帮助人们学习语言，各国语言学者都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法规则的发现与规定上。语法研究是传统语言学的核心，因此，人们往往把它叫“传统语法”。

2.1 传统语法

传统语法最擅长运用逻辑的演绎方法^①描写静态的（共时的）语言形态变化以及各种句子成分的逻辑功能。传统语法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和古希腊罗马。这两支语言学队伍，一个在印度洋的彼岸，一个在英格兰海域，相隔遥远，但“殊途而同归”，经过漫长的岁月，终于会师了，为传统语言学的成熟作出各自的贡献。印度的学者和欧洲的语言研究家们，在研究对比中发现：在语言间，形式的确存在着差别，但是，这

^①以《规范语法》为代表。

个形式差别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不变的共性因素，进而“升华”为理论：各种语言只不过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基础是一个——人类所共存的理性。这样，理所当然地导出语言学家的根本任务在于研究语言中这些不变的共性的东西。普遍语法（也称唯理语法）、规范语法盛行起来，成为传统语言学中最“时髦”的作品。

古代印度学者巴尼尼对《吠陀》（Vedas，智慧）进行了语法分析，编著了《梵语语法》，提出四千多条规则，词干、词尾、变格、变位等术语第一次在这里出现。梵语语法研究的最初动机显然是为了正确无误地诵读经文，随后才应用到世俗文学中去，这样，梵语很快地变成了古雅的文言，象拉丁文在欧洲一样，成为当时的语言规范。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作过语法理论研究的尝试，对词类、格、性等作了初步的说明。罗马学者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写了目前尚存于世的最早的一部《希腊语语法》，其中提出许多语法术语，不少一直沿用至今。英语传统语法的八大词类，就是溯源于此。中世纪时期，拉丁文成为欧洲的通行语言，直至十七世纪，英语grammar一词乃指学习拉丁语。十八世纪，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对语言规范化的要求，这样，以拉丁语为框框编写了一些英语语法书籍，并成为英语的规范——规范语法。这种规范语法统治英美学校达二百余年。

2.2 形态分析法

传统语言学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是静态分析法，即把语言假定为静止不变的，以分析研究固定的时期中的语言结构的各个部分为主，进行平面研究。

首先是对语言的形态构造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语言的类型区分作了初步的尝试，一般人称其为形态分类

法。①早在1808年，德国语言学家奥·史勒格尔（August Schleicher 1767—1845）曾用静态分析法把语言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机的语言，即有内部屈折变化的语言，梵语就是典型代表；一类是无机的或机械的语言，这些语言没有内部屈折变化，汉语是典型代表。1822年奥·史勒格尔的弟弟（弗·史勒格尔）在《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一书中又进一步把他哥哥的“二分法”发展为“三分法”。他在分析了语言的词的形态变化之后，又把词的构成剖析为词根和词缀，同时，还把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词单独分列出来。于是他根据词根、词缀、虚词的不同组合，把语言划分为三个类别：

A = 词根 a = 词缀② A' = 虚词

孤立语，它的基本结构是：

- 1) A 纯词根型(A + A + A)，以汉语为代表；
- 2) A + A' 词根虚词型(A + A')，以缅甸语为代表。

粘着语，它的基本结构是：

- 1) A_后后缀型（词根 + 后缀），以突厥语为代表；
- 2) $\frac{A}{a}$ 中缀型（词根中加词嵌），以巴茨比语为代表；
- 3) _A前缀型（前缀 + 词根），以班图语为代表；
- 4) A_前(_A) + A' 词缀虚词型（既有词缀又有虚词），以藏语为代表。

屈折语，它的基本结构是：

- 1) A' 纯内部屈折型，以含语为代表；
- 2) _A(A') 内部屈折词缀型，以印欧语为代表；
- 3) _A + A' 屈折词缀虚词型，以英语为代表。

① 静态分析法出现很早，但它的逐渐完善则是十九世纪的事儿。

② 词缀“a”包括两个内容：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

后来，有人提出“四分法”^①，甚至有人提出“六分法”^②。

形态分类法，主要是把语言的结构用静态分析法加以剖析，即是看语言结构中有没有接词，用不用附加法，以及这些附加的音节（接词）或虚词在语言中的组合格式。所谓没有接词的语言是指不用附加法的语言，或基本上不用附加法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句子是由一些各自孤立的词凑成的，每一个词都是光秃秃的象根茎一样，所以他们把这样格式的语言称为“词根语”或“孤立语”。所谓有接词的语言，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接词独立于词根之外的，称粘着语。如格鲁吉亚语中的粘着成分“с”和“эб”等就是：сахл（房子，第一格）——сахлс（第三格）——сахлэбс（复数第三格）；另一种是接词附属于词根的，称屈折语。如俄语中的附属成分“у”“ам”等就是：дом（房子，第一格）——дома（第二格）——дому（单数第三格）——домам（复数第三格）。

2.3 形态分类评价

形态分类，对语言的研究是有过贡献的，它反映了某些语言的实际情况，归纳出语言结构的一些特点，给目前正在建立的语言类型学奠定了基础。从拉丁语到俄语，我们视野所及，景象是大体相同，尽管近处的熟习的地势已经改变了；到了英语，好象看到山形歪斜了一点，不过整个景象仍可认得出来。然而一走到汉语跟前，头上的天都变样了，景象迥然不同。这就告诉我们，语言的类型是不同的，可以按照语言的不同形态

① 洪堡德主张“四分法”：1.没有语法形态的语言；2.粘着语；3.屈折语；4.抱合语。

② 密斯特里提出“六分法”，这种六分法，一方面是形态学分类；一方面又是心理学分类。

类型来分类。

但是，不能讳言，“三分法”也好，“四分法”也好，都反映不出多数语言客观存在的类型，何况一些语言学者把观察到的数种或十几种有限的语言，先取其两端，然后把其他都装到“过渡类型”的万宝囊中：

一端 $\longleftrightarrow$ 过渡 $\longrightarrow$ 另一端

(中间地带)

屈折 粘着 孤立

印地安语被意外地发现了，语言学家的视野进一步扩展了。他们发现印地安语的类型比屈折语（拉丁语为代表）还屈折化，① 把它再装入“过渡类型”（中间地带）实在说不下去，索性又另立一类，起名为“多式综合语”或“编插语”，就是洪堡德说的“抱合语”。正象有的语言学家评述那样，这四种分类，实际上是强迫各种语言坐在窄小的直背椅子上。另外，我们完全有根据地指出：语言的形态分类只是一个纯粹理想的分类，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或多式综合语，只存在着某一种结构成分多些或少些罢了。而且，孤立、粘着、屈折的分类标准难于划一，因为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难于划清的。

显然，这种分类受了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干扰了这种多少有些客观意义的分类，直到今天才逐渐削弱。不是吗！那些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以这种不科学的形态分类为依据，大力宣扬荒谬绝顶的语言优劣观点，胡说什么“屈折语是最进步的最

① 用各种词缀接连于动词（谓语）构成句子，即一个句子往往也就是一个复杂的词的连缀。如美洲的楚克特语中“ты-каануыркыя”既是一个复杂的动词形式，同时也是一个句子：“ты-каа-нуыр-кыя”（我杀鹿），其中кыя是动词“杀”的词根，-нуыр表示现在时的后缀，ты表示第一人称单数的前缀，каа-是作为名词的鹿，-я-是连结词素元音。

文明的语言，而孤立语则是最野蛮的最落后的语言。”企图从语言、文化上打开缺口实行种族同化政策，从而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这种谬说是不攻自破的。如果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那“多式综合语”就是最进步最文明的语言了，因为它比屈折语还“综合”，还“屈折”。可是，帝国主义者的御用学者却污蔑使用这种多式综合语的部落或民族是最野蛮最落后的。这又作如何解释呢？

语言没有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分，这已是一般的常识。当然，语言由于依附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不同，是有比较发达和比较不发达之分，可是，这种差别也不是以语言的类型作为标准，而是以某种语言的语法结构是否严密，以某种语言的词汇是否丰富为标准。

2.4 成分功能分析法

传统语言学除了对语法形态作过比较深入分析外，还对句子的成分及其功能作过分析。传统语言学者由于受唯理主义的束缚，没能分清语言与逻辑的界限，在研究中往往从逻辑的角度去分析句子成分，把逻辑术语移植到语法中来，

判断：主词——→系词——→宾词

句子：主语——→谓语——→宾语

(主体——→——客体)

从概念的限制中引进词语的附加：

学校——	内涵	外延
⋮	小	大
师范学校——	增大	缩小
⋮	⋮	⋮
长春师范学校	大	小

概念的限制反映在语言中是词语的层层附加，即语法中的附加语——定语和状语。

结果，从逻辑角度出发，把句子的组成成分划为两类：一类是主要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和次要成分（状语和定语）。

词是标示概念的，而概念又是传统逻辑学的核心，这种认识反映在语法研究中，便形成了以词为中心的句法研究传统。词的语法分类在传统语法中也是多以概念分类为基础的。例如，把表示概念的词划为一大类，即实词；把不表示概念的词又划为一大类，即虚词。每大类中的细属，如名词、动词、形容词……，连接词等等的定义，也多是从逻辑出发。象说名词是表示事物的词，动词是表示动作的词，形容词是表示事物性状的词，连接词是表示连接的词。

在传统语言学中也从逻辑范畴中引出语法范畴的概念，等等。

移植进来是可以的，而且一直延袭到今天，这说明这种引进是有合理因素的，因此不能把这种移植说成是语法学中的逻辑主义，象结构主义所指责的那样。但是，如果把句子结构的内在形式与逻辑的判断形式等同起来，那同样也是错误的。主谓结构和述宾结构是同逻辑中主词→系词→宾词格式有原则区别的，绝不能混同；逻辑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是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直接反映，而内在形式中的主谓结构，述宾结构则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直接反映。原来，内在形式中的种种结构形式，虽然它同逻辑思维有关，但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语言结构各单位（词、词组、句子）的组合规则，正是这种组合规则制约着种种结构的形成。过去，语法学界争议的许多问题，如主语、宾语的讨论，词类的讨论，有些人由于把主语与主词、宾语与宾词混淆起来，才提出所谓什么“主语后出现”、“施事宾语”“受动主语”等主张。好则，近些

年来，一些语言研究者正在从语言结构出发对内在形式分析作各种尝试。如，宾语含义的改变，把表语、合成谓语纳入进去；“受动者”（客体）的含义正在抛弃；主语被看作是话题，谓语被解释为对话题的陈述；“主动者”（主体）的含义也正在改变，等等。这些都在说明，对语言成分的分析，既要看到它与逻辑思维的联系，更要看到它本身的特点。

总之，传统语言学的历史最悠久，在历史上对一些语言的规范化及语言教育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影响所及直至今天。如何评说传统语言学的功过，仍是今天语言学中的重要课题。

§ 3 历史的比较方法

3.1 历史比较法的原则

根据语言材料（基本词汇、语法、语音），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在来源上相同的语言，说明它们在历史上的发展道路和相互联系，人们称其谓历史比较法。这种语言研究方法完善于十九世纪。注重研究语言的历史，着眼于“纵的”垂直的研究。历史比较法同一般的“比较原则”不同，它是建立在共同关系或来源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有规律的比较，而不是盲目地无内在联系的比较。历史比较法总是同异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是基于历史主义观点进行比较的，因此这种比较是慎重的，盲目性大大减少，所得的结论也准确得多。有人根据这一点才说：“历史比较法的运用，使语言学成为科学。”

十九世纪，梵语的重新研究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学者们在希腊语、拉丁语以外，出乎意料地碰到了第三种古典语言。梵语的家乡离欧洲太远了，但经过历史比较，它们则出奇地相似。英国琼斯提出梵语、希腊语、拉丁语

有共同起源，德国博普、格林第一次论证了印欧语的共同起源。他们在比较中确立了许多语音对应规律，“格里本定律”就是突出的代表，并启示人们在运用历史比较法的时候，应注意下面几点：

1) 同一起来源的亲属语言在材料上是有共同性的。不过，这种共同性并不是绝对的一致，如果用以比较的材料绝对一致或完全相同，①一般来讲那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只有比较那些材料上（词汇、语法、语音上）有规律关系可寻的才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应该比较那些有共同来源的材料，即是那些基础语里有过的，在各种亲属语言里保留下来而又有不同变化的成分。象下面列出的表里可看出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一些对应情况：（见346页）

（—уть, —жть, —anti, —onti, —unt, —and, 其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它们都是同一起来源）

2) 历史比较法在确定亲属语言及寻求其中对应规律的时候，最基本的材料是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这不仅因为它们是语言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很难了解某种语言特点的本质，

①					
语别 词义	俄 语	乌克兰语	语别 词义	汉 语	布 依 语
手	рука	рука	船	you	you
日子	день	день	梨	li	li
技 术	техника	техника	官	guan	guan
草	трава	трава	解 放	jiefang	jiefang
拖拉机	трактор	трактор			

语种 词义	俄	立陶宛语	梵	古印度语	希腊语	拉丁语	法	英	德
母亲	мать	~ mote	mātā(r)	ha-mātā	meter	māter	mère	mother	mutter
姊妹	сестра	sesim	svagar	—	—	soror	soeur	sister	schwester
女儿	дочь	dukte	duhita(r)	dugada	thygater	—	—	daughter	Tochter
二	две	dvi	duva	duva	dvo	duo	deux	two	zwei
百	сто	šimtas	catam	satām	hekaton	centum	cent	hundred	hundert
你	ты	tū	tuvam	tuvām	ty	tu	tu	thou	du
我	я(ясе)	asz	aghām	—	egō	ego	je	I	ich
鼻子	нос	nōsis	nasa	nāham	—	nāras	nez	nose	Nase
狼	волк	vīlkas	vrkah	vehrkō	lykos	lupus	loup	Wolfs	wolf

(参看列福尔玛特斯基:《语言学概论》, 第328—329页)

上表比较的是从词之间词汇意义中反映的对应关系, 下表比较的是从词之间语法意义中反映的对应关系:

词义	语种	俄	古斯拉夫语	梵	希腊语	拉丁语	哥特语
拿		беруть	беруть	bharanti	pheronti	ferunt	bairand

也因为语言现象十分错综复杂而且发展变化得不平衡，稍不注意就会把偶然的、个别的情况同非偶然、一般的情况联系起来，把那些巧合的和语言借用的材料联系起来，这些都不是历史比较方法的理想对象。例如，把汉语的“jìng xié”（静些）同俄语的“тише”进行比较，或者把汉的“chá”（茶）同俄语中的‘чай’、蒙语中的“цай”、日语中的“チャ”进行比较，对语言亲缘关系的探索，其价值是不大的。顶多这些借贷现象只能说明语言间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影响。

另外，语音对应规律在确定语言间亲缘关系上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去曾有些语言学家只在探求语音规律方面下功夫，而没有把这一研究成果同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比较完善的历史比较方法应该是：在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比较过程中，紧密联系语音的对应规律，相互印证，互相比对，进而归纳出语言对应规律，从中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3.2 历史比较法与谱系分类

历史比较方法给语言学带来的最丰硕成果是：把世界上被研究过的作过历史比较的语言，按亲属关系作了初步的分类，也叫“谱系分类”或“发生学分类”。在谱系分类中最大的语言系属叫“语系”；每个“语系”又都是由一群同源的语言组成；每个“语系”中可能包括几个“语族”；一个“语族”中又可能分出数个“语支”；每个“语支”中又可能包括几种语言。

根据最低统计数，世界语言至少有两千多种，其中被研究过的不超过百余种，显然，许多语言仍是空白。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多是在欧洲，自然他们对有的语系（印欧语系）的比较研究就较深较细，而对有的语系（北美洲语系）的比较研究

就浅就粗，这样，属于前者的语系可以分清语族、语支，属于后者的语系，只能统而谈之。另外，对世界诸语言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研究得不够，所以，直至今天仍有些语言系属不明，有些语言的分属问题仍有争议，这都是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把世界语言分为八个语系。二十世纪以来，有些语言学家分为十几种，有的分为二十几种^①。

3.3 世界语言的谱系

现参照列福尔玛特斯基提出的“语言谱系分类”^②，作一概要介绍，勾画一下世界语言谱系的轮廓。我国境内诸语言的系属也作一介绍。

见附录1、2（382~409）。

§ 4 结构分析方法

4.1 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况

二十世纪初叶，结构语言学派以崭新的风貌活跃在语言学界。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实际是这个学派的鼻祖，他的符号系统的语言理论是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石。索绪尔一反传统语言学的主张而提出：语言的研究对象不是语音、语义本身，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进而由这种关系和联系构成语言的符号系统。特鲁别茨科依把“关系”和“联系”的概念首先运用到

① 契柯巴娃：《在语言学概论》中分八大语系；伊凡诺夫：在《语言的发生学和语系的概念》中分二十多个语系；列福尔玛特斯基：在《语言学概论》（俄文版，1960年）中分为二十三个语系。

② 在看到的有关书籍中，列氏的分类较为详尽，很值得一阅。原文见 A·A·Реформатский：《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语言学概论》）1960年版。

语音研究领域，于是产生了音位学。后来，索绪尔及其学生又把“关系”和“联系”的概念运用到语言研究的其他领域，逐渐形成了结构语言学。

结构语言学派又分有各自特色的三个派别：布拉格学派，也叫功能语言学派，注重语言的功能和音位体系的描写研究；丹麦学派，也叫哥本哈根学派，注重语言因素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企图找出语言中永恒不变的因素，建立所谓“泛时语言学”；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注重音位和语素的研究，用分布法描写语言结构，进而提出语言只不过是意识的“模型”。

结构语言学的共性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结构或形式，语言中的意义不属于语言研究的范畴，对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功能，与思维、民族、文化的联系，语言的历史发展及相互影响，都不予理睬，排斥在语言研究之外。结构语言学不象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样把词看作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而是把音素、语素作为语言研究的核心。结构语言学认为句子不是若干个词的顺序排列，而是有层次的，每个层次又都是由两个直接成分组成。

4.2 美国描写语言学与人类学

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是结构语言学的一支，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支，它在研究方法方面独具特色，有许多新的突破。

如果说，欧洲语言学仍按照比较古老的传统进行，先是语文学同逻辑相结合，后来又同历史比较研究予以革新的话，那么美洲（主要是美国）的语言学则同来势勇猛的新兴科学和基督教在美洲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发现：“这个新大陆的语言数目和多样化是无与伦比的。只以加利福尼亚洲而言，其语言数目之多，分歧之大，就远远超过整个欧洲。”无疑这给语言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但

是却给一些基督教的传播者带来了重重困难。如何让当地的土著居民尽快地看懂“圣经”，听懂“福音书”呢？

传教士不久发现，只要同语言学家合作，把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所有的音素切分出来，然后制订字母，那么这些字母（符号）同音素联系起来，“圣经”的翻译工作便可顺利进行了，这样，语言研究的程序则是：音素——语素——结构段，而且后来成了结构语言学者研究语言的一个公式：音素先于语素，语素先于句法。因此，寻找语言中各种各样的所谓“素”的研究“热潮”在美洲兴起，波及到欧亚两大洲。

事物就是这样复杂错综，充满了“祸兮福所依”的辩证法。基督教的传播给亿万劳动群众带来数不清的灾祸，象鸦片、海洛英一样毒害着人们的灵魂，麻痹着人民的斗志。但是，基督教的传播对语言学的发展却起过特殊的作用。勿怪有人说：如果说基督教的传播在欧洲语言科学的研究中标志一个新的阶段，摧垮了希腊罗马文明世界和蛮夷民族之间的樊篱，在一向没有文字的许多民族创立了文字，那么，基督教的传播在美洲语言研究中也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发现了印第安文化，制定了文字，编写了教科书。语言研究的方法也随之改革。这种分析虽然有其过奖之处，但是，仍不失为中肯之见。佛教的传播在语言研究中不是也起过特殊作用吗！19世纪后十年，一些外国人到中亚西亚一些古城废墟（我国吐鲁番、和阗等地）中发现大批抄本、木简以及绘画等。第二次（1906——1908）英国调查队长（匈牙利人）史坦因在一个沙漠里发现一座庙宇的岩洞里藏着一捆捆抄本，叠起十英尺高，占了五百立方英尺的空间。结果从中发现了一种印欧语言（被称为吐火罗语），近似意大利语。经分析研究，是佛教徒于公元1000年前带到中国新疆的。另外，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中的音韵学同佛教

在中国的传播也是直接相联的。

4.3 哈里斯的分布法

结构语言学认为，假如不带传统语言学主语、宾语、从属关系等先入之见，那么句子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排列在一起的成分就倾向于结合在一起。这象装文件的抽屉里，一个文件夹里的文件（尤其紧挨着的）比分置在两个文件夹里的文件有更多的共同性；在同一个指引卡背后的几个文件夹，比分在两个指引卡背后的文件夹有更多的共同性；以此类推，抽屉和抽屉之间，柜子和柜子之间，都是这样。可见，结构语言学者分析语言现象的主要方法就是插入这种指引卡的办法，用以分开这一个“结合在一起”和那个“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后来的“分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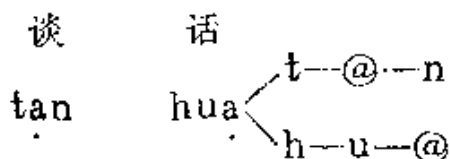
哈里斯的《描写语言学方法》（1957年），是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圣经”。分布法又是该“圣经”的中心议题。什么是“分布”呢？一个单位的分布都是由它邻近的单位组成的，即某一个单位所出现的全部环境的总和。何谓“全部环境”？全部环境者是某个单位存在、位置、前者与后者，象上面比喻的那样同这一个结合在一起，或同那个结合在一起。分布法就是研究音素、语素直至结构体分布的步骤、方法及其程序^①。

A 音素分布分析：

汉语“a”这音素分布的环境总和是，经常出现在辅音后（除j.q.x外），即同辅音在一起；只能出现在辅音n、ng之前，即同辅音n、ng在一起。例如：

共	产	党	
(gong)	chan	dang	$\left\{ \begin{array}{l} \text{ch} - @ - n \\ \text{d} - @ - ng \end{array} \right.$

^① 分布法大致分为四步：切分话语、归并语素、语素分类和语素组合。



“hua”（话）中“a”的分布是：经常同某些元音在一起，而且往往在其他元音之后，如 w—a、i—a、u—a 等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它在元音之前，例如，a—o、a—u。

B 语素分布分析：

汉语中“他读书”中“读”的分布是：之前常同人称代词和一些名词在一起；之后常同许多名词在一起；之前可附加副词和形容词；之后可附着助词“了、着、过”等，这是“读”一类语素的语境特征。

英语中 teather, driver, writer, reader 等语音序列可出现在“**He is a—**”的环境中；去掉共同部分“er”，均可出现在下面某些相同的环境中：

He —s

He is —ing

象汉语中“作者、读者、记者”等均可出现在“他是——”的环境中；而去掉共同部分“者”，则均可出现在下面某些相同的环境中：

他——过、着、了

他会——

他——某些名词

C 结构体分布分析：

结构体的分布研究，主要是对语素组合进行分析。①实际上就是归纳出各种语序组合的方程式，即实语素和虚语素②的

① 在结构语言学中词、词组和句子是没有原则区别的，它们的界限是含糊的。

② 实语素相当于一般指的头，虚语素相当于一般指的词缀，当然也不尽然。

组合。

实语素有N、V、A、D等

虚语素有Vv、Aa、VN、Ad、Av、Na等。

它们的组合方式是：

$V - V_n = V$ (walked)

$A - A_a = A$ (older, oldest, oldish)

$V - V_n = N$ (writing, writer)

$A - A_d = D$ (quicky, slowly)

$A_v - A = V$ (enlarge)

$N_a - N = A$ (anti-war, pro-war)

$T - N = N$ (the book, a book)

$V_p = V$ (get up, come in)

$V_n = V$ (drink water)

$V_{nn} = V$ (Give John the book)

.....

列举这些方程式的意思在于：在一定的分布环境中，左边的语素组合可以换成右边的语素，即可以用右边代替左边的组合，这样便可以将语言结构描写简便化，形式化。

结构语言学者在不断地完善他们的分布法。在语素分类过程中发现，有些语素其分布的环境相似，但类别却不同。例如，汉语中“读”一类语素的后面既可以是N类，也可以是数量类，甚至A类：

我读书 (N)

我读一年级 (数量)

我读得满痛快 (A)

于是，他们又提出关键环境，用以区别“一般环境”解决不了的或作用不明显的一些语素，如：

	书	报	信	英文	一年级
读	+	+	+	+	+
写	+	-	+	+	-
说	+	-	-	+	-
买	+	+	-	-	-
邮	+	+	+	-	-

它们同是动词，但其分布的环境却有差别。所谓“关键环境”可起到关键性作用，例如：

英语

N类 ---s, the ---, A ---

V类 ---ed, ---ing, N ---, shold ---, Will ---

A类 the ---N, 不能在“S”之前出现。

.....

汉语

N类 数量 --- 们

形 ---

动 ---

V类 付 --- 着、了、过

N --- N + N

A类 付 --- 的

--- N

--- 地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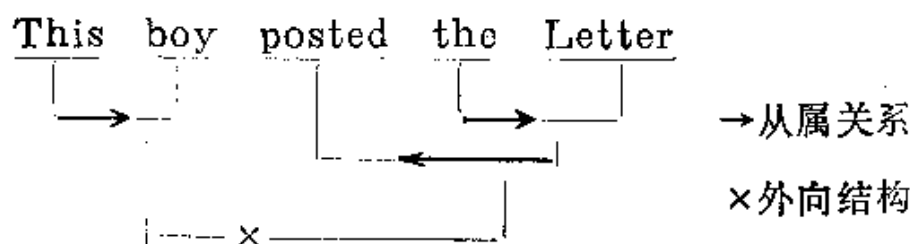
.....

句子是一种特殊的语素组成的结构体。它的基本格式有，

N类 + V类； N类； V类。

对这类结构体（句子），常常采用直接成分分析法，简称

lc分析法 (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就是把句子及其各个部分不断地一分为二，直到不能再分析为止。或者说一个结构体均可切分为两个结构成分，这些成分就是该结构体的直接成分，结构体内部是有层次的。每个层次都含有两个直接成分，所以有人也把直接成分分析法叫作层次分析法或二分法。1948年奈达 (Nida) 所作的结构分析具有代表性。例如：



哈里斯于1951年出版的《英语结构》一书中有详尽的叙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可见，结构分析法是从形式结构出发，提出一套直接成分分析的学说：任何一个结构体都可以一分为二，一直到不能再分析为止。反对把意义作为语言分析的依据，因为在他们看来意义是不好捉摸的，不象声音形式那样具体实在，从保爱兹到布龙菲尔德都坚守这条原则。这条原则既促使结构语言学者作了许多新的探索，同时也给结构分析法带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起，风靡一时的结构语言学开始走了下坡路，被许多人誉为万能的结构分析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4.4 转换生成分析法①

一九五七年，转换生成分析法作为新的语言研究方法被运用到语言学中。一般来讲，转换生成法的发生发展可分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均以一个语言模式作为特征。直至目前，仍在急剧变化之中，因此给转换法下个精确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

① 转换生成法，还称“生成语法”、“生成转换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转换语法”、“孳生语法”、“生成变形语法”、“生成语言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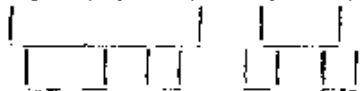
A、古典模式①——分布法的补充：

转换法的倡导者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原来是美国著名结构语言学者海里斯的信徒。1957年乔姆斯基撰写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就是在结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写成的，其目的只是为了解决结构分析法遇到的种种困难，而提出了一种补救的方法，即转换生成法。他试图用转换法解决结构分析法（二分法，分布法）无法解决的同构异义现象和结构上的同音现象，以及如何简化分析程序，这些便是乔氏提出转换法的直接动因。这样就可以把“诗歌的朗诵”和“诗人的朗诵”两个结构相同（层次相同）的结构体运用转换法区别开来：

诗 歌 的 朗 诵 —— 朗诵诗歌（动宾关系）



诗 人 的 朗 诵 —— 诗人朗诵（主谓关系）



结构分析法……转换法

乔氏认为：这种规则不同于传统语法的规定性规则，也不同于结构语言学中的描写性规则，这种规则所体现的是它的生成性，而且可以借用一些数学公式说明语法的生成过程和规则。乔氏进而指出，语言的这种生成性质同数学相似，算术中用加减乘除几种运算到编出数目无限的题目；也可同下棋相比，棋子的数目和走棋的规则是有限的，但棋局则千变万化；语法的规则是有限的，但它所生成的句子是无限的。我们掌握的词量是有限的，我们了解运用的语法规律也不多，但是我们

① 也叫第一模式，以1957年乔氏发表的《句法结构》为代表。

可以说出无限多的句子来。“一位111岁的老人把一块222公斤重的石头砸成了333个碎块”这句话，一个懂汉语的成年人，虽然他从未听说过，但是他一定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会说汉语的人都具有说汉语能力，并掌握了一定量的词汇和基本语法规则，也就是掌握了汉语句子的的一套生成规则。

乔氏把语言中这种生成性规则加以公式化的主要手段是他提出的“改写规则”。这种“改写规则”的普遍形式是 $X \rightarrow Y$ ，读作“把X改写成Y”，这相当于计算机程序中的一条指令，它用于语法的各个部分中。

以词组结构规则为例： $S \rightarrow NP + VP$

以转换规则为例： $NP_1 + V + NP_2 \rightarrow NP_2 + 被 + NP_1 + V$

以形态音位规则为例： $Walk \rightarrow /Wɔkl + past$

$\rightarrow lWɔktl...$

词组结构规则与形态音位规则与哈里斯的分布法基本相同（见前），这里只对转换规则作一说明。

转换规则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结构分析（句法描写），一个是结构变化（句法变化）。以主动句转换成被动句为例：

结构分析： $NP \rightarrow V \rightarrow NP$ （我批评小张）

结构变化： $X_1 \rightarrow X_2 \rightarrow X_3 \rightarrow X_3 \rightarrow 被 \rightarrow X_1 \rightarrow X_2$ （小张被我批评了）。

同词组结构规则相对有以下转换方式：

移位： $X + Y \rightarrow Y + X$ （被动转换中有移位：123→312）；

插入： $X \rightarrow X + Y$ （被动转换中有插入：被）；

省略： $X + Y \rightarrow X$ （陈述式变命令式：你走→走）；

复写： $X \rightarrow X + X$ （陈述式变疑问式：他走→他走不走）。

后来，乔氏又提出了核心句式和非核心句式。实际上，核心句式是结构分析的概括，非核心句式是结构变化的概括，亦是分布法中结构体的延伸。乔氏为代表的新人，通过完善转换规则去探求语言能力的途径，即把语言的全部句段分为两种，一种是基本的少量的核心句式，一种是大量的由核心句式（简单叙述句）转换出来的非核心句式。

S: N + V

N + V + N

NP + VP

是核心句式，由核心句式可以转换生成非核心句式。以汉语为例：

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N_1 \rightarrow \text{被} + N_2 \rightarrow V$)。

自行车，我买了 ($N_2 \rightarrow N_1 \rightarrow V$)。

我把他说服了 ($N_1 \rightarrow \text{把} + N_2 \rightarrow V$)。

孩子们请老爷爷讲故事 ($N_1 \rightarrow V_1 \rightarrow N_2 \rightarrow V_2 \rightarrow N_3$)。

老师给我们一本纪念册 ($N_1 \rightarrow V_1 \rightarrow N_2 \rightarrow \text{数} + N_3$)。

.....

转换出来的句子还有许许多多，这只是常见的。但是，乔氏很快就发现古典模式——只对分布法修修补补并不能帮助说明语言能力（机制），也不会对言语的创造性（生成性）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B、标准理论模式：

以1965年发表的《句法理论概要》^①一书为代表。这部著作对第一种模式作了重大的补充和修改，修整后的标准理论模式称为ST (Standard theory) 式，从此生成语法进入第二

^①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有人译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

发展阶段——标准理论阶段。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乔氏的语言思想，即语言哲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信仰语言的行为主义，而转向信仰语言的唯理主义。于是他反对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的主张，并以金涅尔《言语行为》作为突破口，大胆地向结构语言学提出挑战。如果说，哈里斯在《英语结构》一书对传统语言学进行过全面抨击而引起强烈反响的话，那么，乔氏的《句法结构》，尤其六十年代初的《生成语法的方法论》等一系列著作^①对结构语言学则进行了全面抨击而引起的反响大大超过哈里斯，甚至有些人誉为“乔姆斯基革命”，“其威力势不可当，犹如生物学中的达尔文革命”。不过几年，乔姆斯基派，也称转换派，便成为美国语言学界一支新的颇有实力的劲旅，相形之下，结构语言学派盛极而衰，一蹶不振。

乔氏认为，应该运用演绎语言理论对无限多的句子作出解释，不应该象结构分析法那样只是对语言行为作机械的描写。于是，他提出语言研究的任务是语言的能力，而不是语言的行为。因为句子是无限的，无法进行全面分析和归纳，只能对有限的句子加以观察分析，之后提出假设，再根据新的语言事实来检验这个假设。这个思想同十七世纪普通语法学派的主张不谋而合：语言是理性的，不应是使用情况的机械记录，应该对语言作出说明，从而建立起一套反映民族语言共有的普遍规律。不久，乔氏公开承认转换生成法的基本思想来源于《普遍理性语法》。自从十九世纪开始，语言中的唯理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强调语言的民族特性，要着重用归纳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具体语言，反对运用演绎法。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乔式的

^① 《句法的转换研究法》(1962年)，《目前语言理论方面的若干问题》(1964年)等。

转换一生成法在某种意义上又好象回到《唯理语法》的道路上。这种现象作何解释呢？我们觉得这决不是单纯的机械往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至于价值如何，今天尚难作出公正的结论。

另外，乔氏六十年代还进一步把数学某些公式移植到转换生成方法中去。乔氏明确提出，一个形式的系统需要有一个形式化的表述，因此，应该向符号逻辑和数学请教。他首先把数学中的递归机制和生成规则移到语言研究中去，所以转换的过程，就应该按数学生成规则交替进行^①，力图用这个规则去描写自然语言。例如，可以设一个句子由a和b两个字母组成，把几个a加上n个b的序列看作是一种语言句式。这样就可以设ab, aabb, aaabbb, ……无限多的序列组成语言中的“句子”，其公式可用下面的形式表述：

$$\Sigma: Z$$
$$F: Z \longrightarrow ab$$
$$Z \longrightarrow azb(aabb)$$
$$Z \longrightarrow aazbb(aaabbb)$$

每一种这样的语法形式规定为：有一套有限数的开始符号链 Σ ，再加上一套有限数的“指令公式” F ，“指令公式”的形式是 $X \rightarrow Y$ ，就是说“把X改写为Y”。这样，转换生成派就可以运用 $[\Sigma, F]$ 规则生成无限多的“n个a加n个b”的句子。实际上， $[\Sigma, F]$ 公式是同结构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可以说 $[\Sigma, F]$ 是在结构分析法的基础上建立的：

① 例如：

1.7.5.11.9.15.13……

2.8.6.12.10.16.14……

数目差别是6（1—7·5—11…）而隔位数字差为4（1—5·7—11），其规则是先加6减2，交替进行。这种数学规则叫“生成”。

$\Sigma: S$ (句子抽象符号)

$F: S \longrightarrow NP + VP$

$NP \longrightarrow N, T + N$

$VP \longrightarrow V + NP, V + N + N。$

以上这些规则(改写)的进一步形式化,尤其引进了数学中的生成规则,但仍不是标准理论模式的主要之点。那么,在哪些问题上标准理论模式区别于古典模式呢?

原来,乔氏在五十年代提出的古典模式引起了欧美语言学界的反响,美国结构主义者中的一些人坚决反对,提出了许多非难。乔氏及其弟子们在论战和实践中也发现了古典模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中心问题是句法分析中缺少语义说明。他们在总结这几年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发生语言观的巨大变化的基础上,把语义问题纳入了语法范畴。明确规定语法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句法部分、语义部分和语音部分。句法部分才有生成性,语义和语音部分只是解释性的,而句法部分又包含两部分:基础和转换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句子的“深层结构”,转换部分是由“深层结构”转换生成的“表层结构”,这就是标准理论模式的核心所在。

深层和表层结构理论是同乔氏的语言哲学紧密相联的。乔氏为了解决所谓语言能力(机制)问题,不得不求助于哲学,否则就提不出新颖的有意义的东西。笛卡尔的两种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学说强烈地吸引着乔姆斯基。他在《笛卡尔语言学》(1966年)一书中,把笛卡尔的两种实体说运用到语言分析中去。乔氏提出:语言一开始就兼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两者的存在是各自独立的,并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两个主要概念。语言中的思想(理性)是先天固有的东西,或称语言的先天机制,这种东西

便是语言学中的所谓“深层结构”，相对来讲，语言中的物质（语音）就是语言学中的“表层结构”，而这种“表层结构”又是由“深层结构”孳生的。从此，乔氏便用“深层结构”代替了他的核心句的概念，这样，乔氏的转换生成法的内容便成了如何由“深层结构”通过生成规则转换生成“表层结构”了。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乔氏为代表的转换生成派，把他们提出的语言机制与数理中某些运算规则统一运用于语法的“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中。他们的“深层结构”是人脑存在的一种概念的语义结构；“表层结构”是由“深层结构”转换而成的，是人们说出的听到的各个句子。“深层”与句子的意义相适应；“表层”与句子的语音形式相适应。转换生成语法就是研究这种转换生成的系统和规则，据他们说，这种系统和规则是人类语言“内在规律”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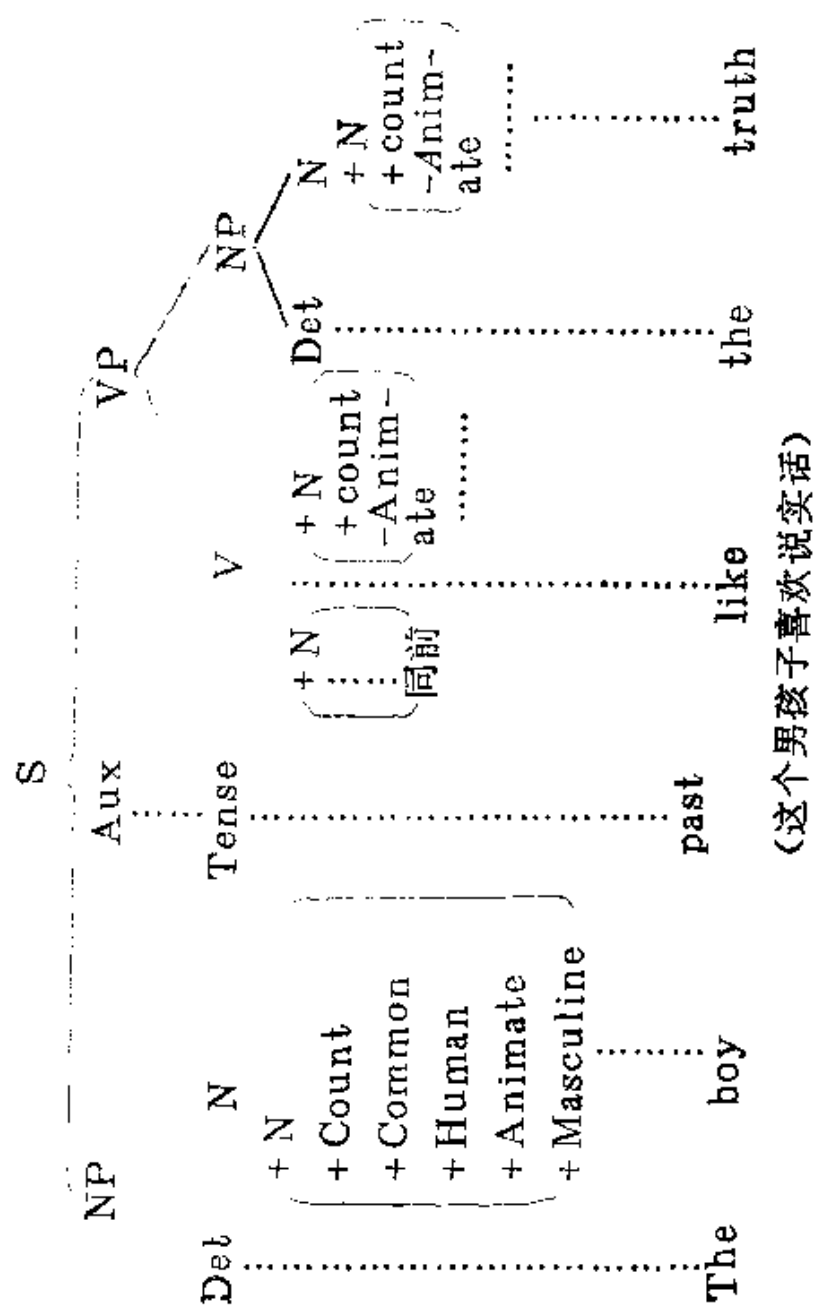
我们从中看出，转换生成派的新体系中语义部分受到了重视，表明他们正朝着语义分析方向发展。这种迹象也表现在他们强调对句子的语义作出标明。下面是对N（名词）和V（动词）所作的语义解释或标明：（见363页）

带（ ）的部分就是标明N与V的语义的。有的不仅标明N和V的语义，而且还标示N和V在句子中的功能（象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之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C、扩充式标准理论模式（EST）；

标准理论认为句法分析不能脱离意义，但只指句子结构中的深层，即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插入词项的深层结构所决定的。转换并不改变句子的含义，只是把深层结构变为表层结构，并通过语音部分得到语音解释。

这种主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生成语法学派内



部也产生了分歧：句子的意义是否只由深层结构所决定的？难道表层结构与句子意义无关吗？

一派，以乔姆斯基为代表，一方面仍然坚守一个信条，那就是句子结构独立于语义之外——结构语言学的核心主张，即语言形式的研究必须独立于意义之外加以说明；一方面又说在转换生成过程中深层结构的表意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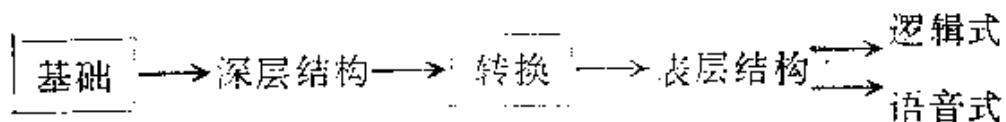
一派，乔氏的一些学生指出了乔氏主张中的自相矛盾现象，索性更彻底些，不仅承认深层的表意作用，而且承认表层的表意作用，他们不象老师那样羞羞答答承认语义，而提出生成语义学的主张。以被动转换为例：

在一些情况下，主动句是正确的句子，而相应的被动句却变成了谬误，至少是不通顺的。

老鼠打了洞——>洞被老鼠打了

弟弟写了一部小说——>一部小说被弟弟写了

可见，表层结构在句子的语义解释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他们提出了又一理论模式，代替乔氏的深层——>表层（语义、语音是附带的）。他们的理论模式是：



所谓逻辑式，粗略说来，就是前一模式里的语义表达，但不完全相等，换了名称，用以指纯粹由语法规则所决定的语义特征。有人举过例子：“看不见的上帝创造了看得见的世界”。在传统语法中分析这个句子包含逻辑上的三个判断（三层意思），即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是看得见的。生成语言学标准理论模式把这三个判断的语言形式看成是这个句子的深层结构。扩充式理论模式则认为这三个判断的语

言形式既是深层结构所具有的，更是表层结构所表达的内容。总之，逻辑式是标志表层结构的意义化。

实际上，前一派，以乔氏为代表，虽然承认语义部分，但是把它置于次要的附带的地位，仍是把语法同语义分开；后一派，以乔氏学生雷可夫为代表，不但承认语义部分的存在，而且把它置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把语义同语法结合在一起。由于雷可夫把语义放到语言结构分析的中心地位，所以他提出新的术语——词位、义素^①等等，以适应对语义的分析。

D、小结：

从转换法的不断变换中，我们看到乔氏语言学核心或主张是：一个是语言机制论——语言的能力是先天固有的，这种固有的语言先天机制又是人类共有的；一个是语言能力的研究应该而且可能形式化和公式化。也就是说，人类固有的语言机制给语言形式化公式化的研究与解释提供了条件，而形式化公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给语言的“创造功能”以科学的解释与说明。一旦掌握这种普遍规律，具体语言的研究就容易解决了。

非常明显，在六十年代里乔氏的语言观逐渐定型：二元论的唯理主义，而且借助笛卡尔的哲学也能自圆其说了。在乔氏看来，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使“深层结构”转向“表层结构”更加形式化和公式化。七十年代初，他又一次在《形式语法导论》中主张“普遍语法的数理研究很可能成为语言理论的中心领域”，从而把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数学中的递归机制联系起来。这种兴趣的转移，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近三十年来在数学研究中对递归机制以及一系列算法性质有了新的突破，作为对数学有深谙修养的乔姆斯基理所当然地把这些

^① 词位“单身汉”就是由义素（生物、人、男性、未婚）组成。

数学研究中的新成果运用到语言分析中去，并以某种严密的方式把语言机制公式化，从而更加完善他的生成大法。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转换生成法的不断完善乃是数学发展的结果。近些年来，生成转换语法还在急剧变化中，起码可划分为三派：乔姆斯基和捷肯多夫是一派；雷可夫和路斯是一派（生成语义派）；弗莫尔又是一派（格语法派）。真是议论纷纷、各抒己见。

总之，我们在这一节中只是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它的产生、变化，一直到转换生成分析法的运用。至于它的价值，我们没作更多的剖析，因为这种研究法还在变化，其内容又庞杂得很，所以，目前仍没有充分的根据进行评价。但是，对这种方法的研究和借鉴总是有益而无害的。

4.5 “切夫语法”^①

切夫(Wallace L. Chafe)是继乔姆斯基之后又一个从结构主义学派营垒中“杀出来”的语言学家。他毕业于美国结构主义发祥地——耶鲁大学，深受结构语言学的熏陶，长期坚持结构主义观点。六十年代初他才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的局限性，从而开始探讨新的方法。乔姆斯基的深层和表层的理论对他的启示颇大，但他并没就此止步，而从他自己多年来所形成的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出发，提出独树一帜的语言理论。1970年切夫发表的《意义和语言结构》一书就是“切夫语法”的代表。他在该书中比较集中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语言理论——语义主义，而把乔氏生成语法称为句法主义。认为“语言是将意义变为声音的手段”，并规定了语义结构的不同区域，从而形成了新的语法模式，有人称其为切夫语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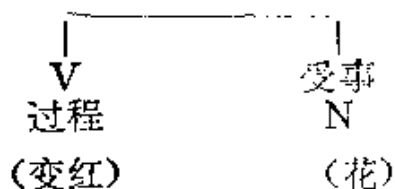
^① 参见《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1970。转引“切夫语法”概述（陆锦林），《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2号。

切夫的语义结构是由动词部分和名词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动词居中心地位，名词处于外围地位，动词是决定句子的其他部分的。例如，“the men laughed（那些人笑了）”这个句子中 laughed 是中心，它规定了名词的性质，是生物性，是人类。如果“the chair laughed”这句话成立的话，那只能解释“chair”是拟人化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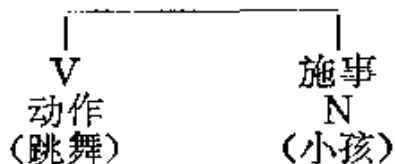
切夫又规定了一整套动词与名词的语义单位以及二者的搭配关系。现在只举数例借以说明切夫的语义结构。试比较：

- 1) 花变红了。
- 2) 小孩跳舞。
- 3) 弟弟打碎了酒杯。

第 1) 句中的动词“变红”，是表示一种状态，从“不红”进入“红”的过程，切夫给这样性质的动词规定为“process”（过程），与它相关的名词是受事者，其图形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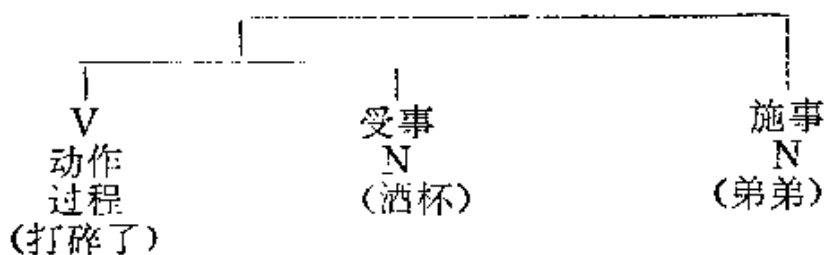


第 2) 句中的动词“跳舞”，是表示一种动作，切夫给这样性质的动词规定为“action”（动作），与它相关的名词是施事者，其图形示意：



第 3) 句中的动词“打碎了”，具有双重性，与它相关的名词“弟弟”的关系是施事者，而与它相关的名词“酒杯”，

则是受事者，其图形示意：



上列各语义结构图在切夫语义结构系统中是最基本的。当然，还可以对名词作进一步的语义规定。以Harriet(哈丽特)为例：

N	
count	(少数)
potent	(性别)
animate	(有生命)
human	(指人)
feminine	(阴性)
unique	(专名)
<u>Harriet</u>	(哈丽特，人名)

显然，切夫语义结构图同雷可夫的词位义素相似。切夫的语义结构图中除了对词作语义分析外，还规定了动词和名词在句法中的屈折变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人们公认，语义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切夫自己也声称，他对语义结构的描写是尝试性的。但是，“切夫语法”是对排斥语义的结构主义的挑战，也是对乔氏轻视语义的语法模式的批评，这都应予肯定，至于对“切夫语法”作全面评论也为时尚早。这要看这种语言理论与方法是否有利于对语言本质、功能、结构体系的揭示、说明和描写来决定。

§ 5 语言研究的辩证法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仅是人类政治生活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而且也使科学界发生了空前的变革，从此，人们可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了解各类科学的奥秘。在语言学的发展中，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可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语言科学的奥秘。

5.1 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他们浩如翰海的经典著作中，给我们留下来宝贵的语言学遗产，虽然语言学专著不多，但是关于语言学的基本原理问题都有过论述，有的原理论述得相当深邃，这都给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奠定了坚实的极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和热爱语言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对语言和语言科学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付出了大量的宝贵劳动。恩格斯实际上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他们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和研究他们所需要的语言——从本国语到外国语，从现代语言到古代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实践是惊人的，也是罕见的，马克思几乎能阅读欧洲一切国家的文字，其中包括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丹麦文、俄文。还懂得许多欧洲古代文字。至于恩格斯，语言学从来就是他的老爱好，据可查到的材料说明，他懂得的现代和古代语竟达二十多种。他对德语有过精湛的研究，例如，对德国的一种古代方言——法兰克方言作

了系统研究并写成了语言学专著《法兰克方言》，这就是明证。

他们对当时的语言科学的每个新成就都非常重视，曾多次论及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光辉成就。他们在许多私人信件中，经常谈到“老格林”，“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但是，他们对语言学遗产总是一分为二，既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一切照搬”。他们在语言 and 理论及方法方面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对语言与社会（阶级、民族）的关系，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对语言与文字，甚至对修辞学、语法学、词汇学等问题都作过精辟的阐述^①，也就是说，关于语言学的基本原理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当然，有的是正面的系统的论述，有的是侧面的在研究其他问题过程中所论及的，有的是详尽的，有的是概略的。

列宁、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马恩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学说，论述了词与概念的关系，提出了词的概括性特征，并充实了“名称与事物的本质无必然联系”的原理。列宁研究了语言的社会功能，第一次给以科学的定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斯大林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大成，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巨著中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巩固、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理。他在该书中概括地提出以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原理：

1) 关于语言的本质、功能及其特征的原理；2) 关于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语言原理的论述，详见《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学活动编年》的引言部分。（东北师大印发的教材，1979年）

言不是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的原理；3）关于语言和思维辩证统一的原理；4）关于语言的起源、发展及其变化规律的原理；5）关于语言基础的原理；6）关于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的原理；7）关于语言与历史、民族、文化诸关系的原理；8）关于语言质变的特殊形式的原理；9）关于语义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的原理；10）关于语言研究方法中的历史主义原则的原理。

这些原理是建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石。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基石也许是粗糙些，但它一经匠师们不断雕塑，必然放射出它耀眼的语言学光辉，非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在它面前必然黯然失色！

5.2 语言研究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同样，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从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语言。我们完全可以比喻说，唯物辩证法是语言学者打开语言秘密的一把钥匙，是揭示语言概念的基本的思维方法。可见，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的关键，就是如何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语言研究中去的问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历史尚短，处于童年期，因此，语言研究中辩证法的运用仍处在尝试阶段。但是，这个尝试阶段却给后来者提供了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启发人们更自觉地在运用辩证法研究语言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和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

1）语言研究方法中否定的否定。任何历史的发展总是否定之否定，曲折然而向前进的。辩证法的否定不是对旧的研究方法的简单抛弃，而是扬弃，有继承性，是既克服又保留的。静态的演绎方法是对虚妄的语源解释的否定，但是在希腊

罗马、古印度对语言所作哲学的探讨及给语音、词类、词干、词尾的研究成果被继承和保留下来；历史比较方法又是对静态的演绎方法的否定，但是词的形态与句法研究的成果被继承保留下来；结构分析法对历史比较方法的否定，但是语音对应规律、词汇语法对应规律的研究成果被继承下来；等等。正象恩格斯说的那样：“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①。那种认为否定就是对旧方法简单的抛弃，是形而上学的，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语言研究中的唯物辩证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天才人物脑中所固有的，而是从自发的辩证法到形而上学（静态演绎分析等方法），再发展到唯物辩证法的过程，即否定的否定的过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这条原则告诫我们对古代的近代的也包括当代的各种语言研究方法，都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即一分为二，既避免虚无主义全盘排斥，也反对一切照搬全盘吸收。

2) 语言研究中的质量互变。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由于音与义、结构与功能等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所以语言的量变和质变的方式“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而不是经过突变，即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式。语言中的“质”就是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它们是“语言特点的本质”，规定该语言的性质。语言中的“量”，指语言诸结构成分（语音和语义成分），及其功能（语言交际功能范围）。语言的量变——语音与语义的矛盾，结构成分与使用功能的矛盾——影响着语言的质变——使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经过新质要素的逐

① 《反杜林论》第139页。

渐积累、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来实现的。但是，语言的量变与质变都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绝不是十年二十年所能完成的。需要注意的，语言中的一般词汇变动是经常的而且也是迅速的，但它对语言的质变不起更大的作用。质量互变规律启示我们：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的研究与探求是语言学的根本任务。

3) 语言研究中的对立与统一。与形而上学相对立，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作为交际工具的社会现象语言同部族、民族、文化、阶级的发展联系着；作为语音与语义构成的语言又同生理、物理、精神（思维）普遍联系着。语言就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着的事物或现象所形成的统一体。所说的普遍联系，实际上就是相互作用着，在相互作用中变化着发展着。任何事物总是存在着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引起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语言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语言结构（语音与语义的对立统一）同语言功能（交际功能）的矛盾是引起语言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也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而这对矛盾中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则是语音与语义的对立统一。斯大林提出“要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的主张，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语言发展中的语音与语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又统一又对立的规律。因此，那种只研究语音（结构分析法）而排斥语义（演绎分析法）的方法或者相反只研究语义（唯理主义）而排斥语音（结构主义）的作法，都是片面的，违反辩证法的。这启示我们，对任何语言现象或成分的研究都应把语音与语义结合起来，坚持既对立又统一的原则展开研究。

4) 语言研究中的“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作为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非此即彼”，要求人们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来把握语言，以确定语言中某种成分，而不是另外的成分。从大的方面看，是现代语言，还是古代语言？从小的方面看，清

浊音是此语言的音位，而不是彼语言的音位；一组语素结构体是此时语言的词组，而不是彼时语言的词组；等等。但是，仅仅用“非此即彼”的方法研究语言是不够的，因为语言中包含的矛盾双方总是要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的，使原来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语言的“非此即彼”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成为“亦此亦彼”。所谓“亦此亦彼”作为认识的方法，不仅着眼于语言质的规定性，而且更要全面地把握语言的变化发展，了解语言主要矛盾发展的趋势，掌握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即“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自然辩证法》第190页）那种只承认“非此即彼”，否认“亦此亦彼”，是“形而上学”；反之，只承认“亦此亦彼”，否认“非此即彼”，是虚无论，同样是错误的。同时，在语言中也的确存在着“亦此亦彼”的中间过渡环节。例如，德国语言学家格林认为，德国的法兰克方言既象高地德意志语，又象低地德意志语。语言中这种“中间环节”性的现象不是个别的。当然，这同抽象承认“亦此亦彼”的诡辩论有着质的差别。

5）语言研究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所谓必然性，是指语言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就是发展的规律性。所谓偶然性，则是指语言发展过程中，短暂的、不稳定的、偶然的成分，一般说来，它是非本质的因素。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是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和补充，二者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是，有些语言学者往往只把语言中“必然的东西”当做“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把语言中“偶然的東西”当做“对科学上无足轻重的东西”。这样做必然堵塞科学的发展。其结果

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東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都是无足輕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自然辯證法》第196頁）
这样，隐藏在种种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必将永远被埋没，“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此，在语言研究中对于一些所谓“偶然的、个别的”不能一下纳入规律的语言现象绝不要视为异己，不予理睬，而应注意它，研究它，找出隐藏在它背后的奥秘。

但是，我们要注意：语言中偶然性成分的产生，总是有其因的，但它的原因“不在其自身”，而是“在它物”；语言中必然性成分的产生，总是有其因的，但它的原因“在其自身”，而不是“在它身”。这启示我们，寻找语言中偶然性背后的东西，除了分析其自身外，要联系它的外物。例如，语法中的偶然性成分因素，既要联系语音、语义、词汇，又要联系社会及语言间的相互影响。

6) 语言研究中抽象的和具体的统一。语言研究者往往总是从具体的现象开始的，再经过分析、比较、归纳为抽象的理论。按唯物辩证法的要求，这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距达到理想的“彼岸”还有一段路程。或者说，这只是一般地从具体到抽象过程，而不是抽象的和具体的统一。

这里的“抽象”，指舍去语言中非本质的属性，而抽取与概括出语言中本质的属性。这里的“具体”指理性的具体，即思维中的具体，它是反映语言中本质的、内容上的具体。思维中的具体，是科学抽象思维的结果，同直接感知到的具体事物的具体有质的差别。“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①这就启示我们，由个别的具体的语言因素到分析归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3页。

出某种抽象的规则，再由这种抽象规则导致具有典型性的反映语言本质特征的具体。正是“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反映语言本质特征的大量的具体现象，语言的规则才获得了自己的最后表达。

7) 语言研究方法中的共性与个性：语言这一特殊的具有接缘性的社会现象，对它的本质、功能研究所用的方法同对它的结构、体系研究所用的方法，有其共性，更有其特殊性。例如，对语音系统的研究方法就有别于语义系统；对词汇系统的研究方法就有别于语法系统；自然语言的语法模式和人工语言的语法模式，虽然有其共性，但又是各具特点的；自然语言的语法模式是同具体语言材料相互作用的，表现为各种变体；人工语言语法模式是同具体语言无关的公式，是不变的，没有同义现象，在各种场合都是相同的。如果不看到二者的共性，那人工语言的语法模式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不注意二者的特点，那就有可能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结果必然削弱对某一种（自然的或人工的）语言的深入研究，当代结构主义语言模式就有企图运用人工语言模式代替自然语言模式的倾向；等等。

8) 语言研究中唯物辩证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语言科学的基本方法，但是不能看做是唯一方法，而排斥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比较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等等。关键的问题在于把其他方法统辖在唯物辩证法之下，发挥其各自的效能，而不是用唯物辩证法去代替它们。

我们认为只有把这些原则统一起来，语言学的方法论才能逐渐完善，语言学这座百花园才能竞相开放，结出语言学的智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3页。

慧花朵。

5.3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语言研究中去

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到语言学中的这种尝试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但也有五六十年了。这里且不谈自然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社会心理学派中的辩证因素，也不谈新语法学派中的历史主义因素，显然，这些唯物、辩证的诸因素给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方法论提供了条件。我们在这里仅就有意识地或企图运用唯物主义去研究语言的某些尝试作一点介绍，说明尝试阶段中是充满着矛盾和曲折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一支就是一个以唯物主义一元论为口号的语言学派，它的代表布龙菲尔德在《语言研究导论》（1914年）和《语言》（1933年）提出，语言是由一系列的反映和刺激形成的，或者说，是一套精细入微的、但是互相协调的信号系统。布龙菲尔德学派把语言中的思维因素摈于语言研究之外，从而混淆了动物信号与人类语言信号的区别，“因此把语言的本质排斥于自己的学说之外，这便不可避免地给自己的学说添上了机械论的性质。”^①人们认为在三十年代布龙菲尔德学派，虽然以唯物主义为口号，但实际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苏联语言学界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但其表现形式却迥然不同。《语言新学说》就是突出的代表。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马尔是《语言新学说》的创始人。他倡导并努力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语言研究中去。他在《语言新学说》中认为：语言属于

^① 苏联，拉·绍尔：《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末的语言学说史梗概》1938年于莫斯科。

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而语言也是属于阶级的。并进一步提出“语言发展的阶段论”，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等等。非常明显，马尔的语言理论同“无产阶级文化派”，“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派”一样，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犯了庸俗唯物论的错误。

布龙菲尔德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马尔新学说，都对三四十年的中国语言学界产生了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发表，批判了马尔新学说，纠正了语言学中的庸俗唯物论的错误，使五十年的苏联语言学走上了健康的道路。苏联语言学家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语言的各方面展开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学在苏联语言学积极影响下，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是，事物总是复杂的。五十年代的苏联语言学和中国的语言学成绩是突出的，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胜利、成绩面前头脑发热了，也出现了明显的不良倾向：一方面由于混淆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界限，把社会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同学术上的不同派别等同起来，于是，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语言学派一律斥为资产阶级语言学，凡是苏联国家中的语言学一律誉称为无产阶级语言学或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因此，语言学的研究“固步自封”起来，“夜郎自大”起来，对外来的新知，对西方进步的东西都拒之门外。这种不良倾向，也影响到中国语言界，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另一方面是教条主义倾向，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提出的问题，绝对化，甚至神化，当成了教义，他们忘记了斯大林自己说的“我不是语言学”的申明。对西方的语言研究成果一律排斥，对苏联语言学全盘肯定，这样，必然推迟了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语

言学中去的进程。

苏联社会的变动，赫鲁晓夫上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语言学界的突出表现是：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原理进行修正，对斯大林的语言学说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方面对西方语言学采取自由化的态度，致使有些语言学家把西方已经过时的语言学当作“时髦”的东西加以全盘照搬。这样，在苏联语言研究论著中，辩证法越来越少，形而上学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处于艰难的坎坷时期。中国语言学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的破坏，唯物辩证法的语言研究受到极大的干扰，一些具有一定辩证法因素的作品被批判，被封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曾一度陷入危机的边缘。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语言学的春天到来了。思想解放的运动蓬勃兴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正在形成和发展，中国语言学的方法论正在一步一步地完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研究、分析语言现象，继承古代语言学中的唯物的辩证的成分，借鉴西方、苏联及其他国家语言学的先进方法，又一次运用唯物辩证方法研究语言现象的尝试开始了。当然，在这一尝试过程中，会有曲折，困难重重，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航船”，必定胜利到达彼岸，这是毫无疑义的。

思考题：

1. 语言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试举例说明。
2. 静态描写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唯理语法》的问世，对当时的语言研究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对后世的语言研究又起了哪些消极影响？《唯理语法》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4. 梵语的发现在语言学史中的作用。并说明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梵语发现的关系。

5. 某些语言中借词对应的分析是否属于历史比较法的范畴? 为什么?

6. 结构分析法的长处和短处, 举例说明。

7. 用语言接缘性的观点分析一下静态描写法、历史比较法、结构分析法给我们的启示。

8. 句子成分功能分析遇到什么样的矛盾? 应如何解决它?

9. 结构分析法(层次分析法)遇到什么样的矛盾? 应如何解决它?

10. 能否把句子成分功能分析和层次分析统一起来? 为什么?

11. 举例说明哈里斯分布法的主要内容。我国语法界提出的词的结合功能同分布法的异同。

12. 说明“爸爸”、“看”、“电影”、“都”、“这”、“漂亮”这些语素的分布情况。

13. 试用倒树形图分析下面的句子,

老唐来了信。

女子总机班听到了“路透社”的消息。

陶珂的妈妈来了。

她们接到命令, 今晚七点出发。

王顺喜是个和和气气的老头。

14. 简要说明一下乔氏的语言观, 他的语言观与笛卡尔的二元论观点有什么关系?

15. 举例说明乔氏的古典模式。

16. 举例说明乔氏的标准理论模式的主要内容。

17. 乔氏的扩充式标准理论模式同标准理论模式有哪些不同?

18. 举例说明什么是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19. 请分析下面的句子, 它们的深层结构是什么?

人们都叫他“小交通”。

宝山接姑妈回来过年。

爸爸要开刀。

她把书包递给珍珍。

20. 举例简要说明切夫语法中的语义结构。

21. 请考虑如何对待语言研究方法的变革? 怎样才能吸 其 所 长 扬 其所缺?

22. 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 说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附录1:

世界语言谱系

(一) 印 欧 语 言

1. 印度语族

(1) 印度斯坦语(包括比哈尔方言), 有两种标准语: 西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和印度的印地语。

(2) 孟加拉语, 恒河口和孟加拉湾(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

(3) 摩刺陀语, 印度西部阿拉伯海岸。

(4) 旁庶普语, 印度和旁遮普边境的居民。

(5) 拉查斯坦语, 印度北部。

(6) 瞿折罗语, 印度西北部。

(7) 乌利耶语, 印度东部。

(8) 信地语, 印度河流域。

(9) 茨岗语(吉卜赛), 在西班牙、匈牙利、捷克、罗马、土耳其和苏联境内(由于5—10世纪使用该语言的居民大批移居、迁徙而引起的)。

死的语言:

(10) 古印度语, 最早的文献是“吠陀”(《梨俱吠陀赞颂明论》), 《阿达婆吠陀(禳灾明论)》, 《叶柔吠陀(祭祀明论)》三吠陀)。最早的是《梨俱吠陀》, 据推测, 是公元前十五世纪写的。另一种古印度语是“梵语”, 它曾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标准语, 目前仍保存着许多用梵语写的文献。第一部梵语语法是纪元前四世纪巴尼尼所作。

(11) 巴利语, 包括中印度标准语和中世纪的宗教语。

(12) 普拉克利特语, 来自中印度方言, 古印度戏剧用语, 新印度

方言。

2. 伊朗语族

(1) 波斯语，伊朗的国语（九世纪来自阿拉伯书面语）。

(2) 阿富汗语，住在巴基斯坦境内有三百余万人。阿富汗民族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国语。

(3) 俾路支语，巴基斯坦一百来万人，其余在伊朗。

(4) 库尔德语，伊朗的东、西北部，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乌兹别克，阿塞拜疆。

(5) 塔吉克语，在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在阿富汗约有二百万人。

(6) 沃舍梯语，其中包括东部地区伊龙方言和西部伊第格尔方言，包括具有高加索语言的某些特征的语言，在阿尔明尼亚的北沃舍梯和格鲁吉亚的南沃舍梯。

(7) 塔勒施语，靠近里海的阿塞拜疆。

(8) 塔特语，在阿塞拜疆和南达格斯坦。

(9) 舒格南语，在塔吉克和阿富汗斯坦。

(10) 雅格诺布语，塔吉克。

(11) 雅兹格良语，巴汉语，沙里克语，等等。

死的语言：

(12) 古波斯语——这种语言在Ахеменидов（公元前六到九世纪）时代，用楔形文字书写。

(13) 阿维斯塔语——古波斯语的另一——《Авесты》文献中的语言。

(14) 培赫勒维语，西部的古波斯语（三到四世纪），《Авесты》文献中保存了这种语言。

(15) 墨基语。

(16) 巴尔夫语。

(17) 斯基台语，黑海北部沿岸之古代游牧民族语言。

(18) 栗特语，一世纪的中部伊朗语，雅格诺布方言先祖。

(19) 花拉子模语——三世纪的古文献中保存。

(20) 萨克斯(胡旦)语。

绝大多数的伊朗语族(死的和活的)可概括分为以下诸语支:

A. 西部的

(1) 西南部包括:古代、中世纪的波斯语,现代的波斯语,塔吉克语,塔特语。

(2) 西北部包括:墨基语,巴尔夫语,俾路支语,库尔德语,塔勒施语。

B. 东部的

(1) 东南部包括:梵语,阿富汗语,帕米尔语。

(2) 东北部包括:斯基台语,粟特语,花拉子模语,沃舍梯语,雅格诺布语。

3. 斯拉夫语族

A. 东部语支

(1) 俄语,约一亿一千万人,俄罗斯民族的语言,苏联各民族的交际语,国际上通用语言之一,我国新疆的俄罗斯民族也讲这种语言。于十六到十八世纪曾吸取不同的外来语成分。

(2) 乌克兰语,在乌克兰、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

(3) 白俄罗斯语,白俄罗斯。

B. 南部语支

(4) 保加利亚语,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莫尔达维亚、乌克兰等地。

(5) 马其顿语,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

(6) 塞尔维亚——霍尔瓦特语,约一千万人,南斯拉夫。

(7) 斯洛文语,南斯拉夫,奥地利和意大利。

死的语言:

(8) 古斯拉夫语,也叫古代教会斯拉夫语,中世纪斯拉夫共同语。九到十世纪间在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基础上形成的,用来翻译基

基督教宗教文献。

B. 西部语支

(9) 捷克语, 捷克斯洛伐克。

(10) 斯洛伐克语, 捷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 匈牙利。

(11) 波兰语, 波兰。

(12) 卡舒布语, 波兰沿波罗地海岸。

(13) 索尔布鲁日支语, 施普累河一带。

死的语言:

(14) 波拉布语, 据说十八世纪爱尔巴河畔 (今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境内) 一带广泛使用。

(15) 波莫尔方言, 据说世纪初在波莫尔的波罗地海岸广泛使用。

4. 波罗地语族

(1) 立陶宛语, 立陶宛。

(2) 拉脱维亚语, 拉脱维亚。

(3) 拉脱轧尔语, 拉脱维亚东部。

死的语言:

(4) 普鲁士语, 普鲁士东部, 十七世纪强制其德意志化而衰亡。

5. 日耳曼语族

A. 北日耳曼语支 (斯堪地纳维亚语支)

(1) 丹麦语, 丹麦。

(2) 瑞典语, 瑞典。

(3) 挪威语, 挪威。有两种标准语: 立克斯摩罗 (或布克摩罗) 和兰斯摩罗 (或半诺尔斯克)。

(4) 冰岛语, 冰岛, 加拿大; 挪威语的一支。

(5) 法列尔语, 大西洋中的法列尔岛。

B. 西日耳曼语支

(6) 英语, 是国际交际语之一, 分布在不列颠、爱尔兰、美国、加拿大、南非联邦、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公元七世纪起就有了文字, 文字是以拉丁字母 (没有变化) 作为基础。

(7) 荷兰语, 荷兰, 比利时北部、南非联邦, 与荷兰语非常近似的有佛兰德语。南非的布尔语也是在荷兰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8) 佛里桑语, 荷兰北部与德国毗邻处。

(9) 德语, 有两种方言: 高德意志方言 和低德意志方言。分布在德国、奥地利、瑞士东北等地。德语是世界通用语言之一。

(10) 伊吉斯语, 是犹太人的语言, 分布在许多国家中(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苏联、以色列)。

B. 东日耳曼语支(这一语支的语言都已死亡)

死的语言:

(11) 沃斯格特语, 曾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北部使用过。

(12) 奥斯格特语, 曾使用在黑海一带。

6. 罗曼语族(拉丁语族)

(1) 法语, 分布在法国、比利时南部和瑞士西部、加拿大以及法国的一些殖民地。法语是国际交际语之一。

(2) 普洛凡斯语, 法国东南部。

(3) 意大利语, 意大利、瑞士南部、美国等地。某些非洲意大利殖民国家也使用这种语言。意大利语是欧洲最早的民族语言。

(4) 萨尔金语, 意大利萨尔金岛。

(5) 西班牙语, 西班牙、菲律宾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共和国。(巴西除外)

(6) 卡塔兰语, 在西班牙西北部、巴利阿尔群岛、法国南部。

(7) 葡萄牙语, 葡萄牙、西班牙西北部、南美洲巴西, 使用格里斯方言有二百万人。

(8) 罗马尼亚语, 罗马尼亚。

(9) 莫尔达维亚语, 莫尔达维亚共和国, 文字是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

(10) 马其顿——罗马尼亚语, 在马其顿、阿尔巴尼亚, 希腊。

(11) 后罗曼语(少数民族语言), 意大利东北部, 五万, 瑞士东南部。

死的语言：

(12) 拉丁语，古罗马的标准语和国语，从公元前三世纪到 中世纪的西欧标准语，现在天主教会 的语言。用拉丁语记载的文献非常多。

(13) 中世纪的民间拉丁语，现代的罗马诸语言（法语、西班牙语），都是由民间拉丁语发展起来的。

(14) 奥斯吉语、乌木波尔语、沙贝立语。

7. 凯尔特语族

A. 凯尔特语支

(1) 爱尔兰语，爱尔兰。

(2) 苏格兰语，苏格兰北部，赫布里地和奥克尼群岛。

(3) 萌岛语，爱尔兰海的萌岛上。

B. 布列颠语支

(4) 布列塔尼语，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

(5) 威尔士（巴利）语，英国西部的威尔士。

死的语言：

(6) 库尔努阿尔语，据说曾使用在英国西南部的库尔努阿尔半岛。

B. 高卢语支

(7) 高卢语，曾通行于高卢，衰亡于法语形成；意大利北部，巴尔干半岛以及小亚细亚。

8. 希腊语族

(1) 希腊语，希腊、地中海东部岛屿，苏联境内的希腊移民。

死的语言：

(2) 古希腊语，由许多方言群组成，用它记载的文献很多。

(3) 中古希腊语（拜占庭语）。

9. 阿尔巴尼亚语族

阿尔巴尼亚语，阿尔巴尼亚，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10. 阿尔明尼亚语族

阿尔明尼亚语，阿尔明尼亚共和国、伊朗和土耳其。

11. 赫特语族

(1) 赫特语, 已经死亡, 曾为小亚细亚赫梯王国的语言。

(2) 卢比语, 已经死亡, 曾在小亚细亚使用过。

(3) 巴来语。

12. 吐火罗语族

(1) 吐火罗A (吐鲁蕃语, 又叫卡拉舍语), 我国的新疆。

(2) 吐火罗B (库车语), 曾在七世纪库车地区使用。

这两种语言都已死亡, 二十世纪在新疆考古中发现的。

(二) 闪——含 语 系

1. 闪语系

A. 北部语族 (均已死亡), 包括东部语支的亚述——巴比伦语或卡德语, 西部语支的迦南语或犹太——腓尼基语 (包括古犹太语和腓尼基语)、阿拉米亚语和叙利亚 (爱索耳) 语。

B. 南部语族

(1) 阿拉伯语, 分布在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马格列布和马尔他岛。是穆斯林教的语言。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

(2) 南阿拉伯语, 阿拉伯南部 (也门)。

(3) 阿本哈尔语, 埃塞俄比亚。

(4) 其格里亚语 (埃塞俄比亚的另一些活着的语言, 没有文字)。

死的语言:

(5) 歌斯语, 曾是四到十四世纪埃塞俄比亚的文学语言。

2. 含语系

A. 柏尔柏语族, 南特里波利、突尼斯、非洲的马洛果。包括北非的图阿勒格、卡比尔、西里赫诸语言。

B. 埃及语族 (均已死亡), 包括古埃及语, 留有三世纪以前用表意文字写成的碑铭科普特语, 继古埃及语之后到十七世纪。

B. 库希特语族 (非洲东北部)

- (1) 低库希特语，尼罗河与红海间和索马利兰半岛。
- (2) 高库希特语，埃塞俄比亚以西地区。
- (3) 中库希特语，索马利兰以西，中非以北地区。
- Г. 乍得语族，哈乌沙语。

(三) 高加索语系

- 1. 西部语族。
 - A. 阿布哈兹语支。
 - (1) 阿布哈兹语，苏联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
 - (2) 阿巴辛语，苏联切尔克斯自治州。
 - B. 切尔克斯语支。
 - (1) 阿第盖语，苏联阿第盖自治共和国。
 - (2) 卡巴尔达语，苏联卡巴尔达自治州。
 - (3) 乌柏哈语，(沙皇时代侨居在土耳其境内的)
- 2. 巴比——吉斯金语族。
 - (1) 切琴语，
 - (2) 英古什语，
 - (3) 巴次比语。
- 3. 达格斯坦语族(苏联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
 - (1) 亚瓦尔语。
 - (2) 达尔金语。
 - (3) 列兹金语。
 - (4) 拉克语。
 - (5) 塔巴萨兰语。

这五种语言均有文字(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下面的诸语言都没有文字：

- (6) 安第语。
- (7) 卡拉琴语。
- (8) 琴地语。

- (9) 契摩林语。
- (10) 巴古拉里语。
- (11) 阿赫瓦哈语。
- (12) 巴特里赫语。
- (13) 格图布林语。
- (14) 策兹语。
- (15) 伯日琴语。

属于这一语族的还有十几种，使用人数很少，如格西乌赫语。

4. 南部语族。

A. 赞语支。

- (1) 美格列尔语，分布在格鲁吉亚西北部和阿布哈兹南部。
- (2) 强语，分布在土耳其和格鲁吉亚边境。

B. 卡尔特维亚语支。

格鲁吉亚语，格鲁吉亚。

B. 斯万语支。

斯万语，斯万尼亚。

(四) 巴斯克语系

使用这一语系的人，分布在西班牙的西北部和法国的东南部。

(五) 芬兰—乌戈尔语系

1. 乌戈尔语族。

- (1) 匈牙利语，主要分布在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和罗马。
- (2) 曼西语，苏联汉提曼西民族自治州。
- (3) 汉提语，地区同上。

2. 芬兰语族。

- (1) 芬兰语，分布在芬兰和苏联卡列里——芬兰共和国。
- (2) 萨姆语，分布在芬兰北部、挪威和苏联克拉半岛。
- (3) 爱沙尼亚语，爱沙尼亚。

- (4) 卡列里语，在苏联卡里列——芬兰共和国和芬兰。
- (5) 维普斯语，列宁格勒州。
- (6) 因格列语，列宁格勒州。
- (7) 科米——塞连语，苏联科米——塞连自治共和国。
- (8) 科米——别尔美语，苏联科米——别尔美民族州。
- (9) 乌都木尔语，苏联乌都木尔自治共和国。
- (10) 马里语，苏联马里自治共和国。
- (11) 莫尔多瓦语，苏联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

(六) 萨莫吉语系

- (1) 涅涅茨语。
- (2) 伊格纳桑语（达夫基语）
- (3) 谢尔库普语。
- (4) 埃涅茨语。

这些语言都使用在苏联极北地区。

(七) 突厥语系

- (1) 土耳其语，土耳其。文字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
- (2) 阿塞拜疆语，苏联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在伊朗也有一部分。
- (3) 土库曼语，苏联土库曼加盟共和国，伊朗和阿富汗。
- (4) 戈高兹语，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
- (5) 克里木——鞑靼语。
- (6) 卡拉恰耶夫语。
- (7) 巴尔卡尔语。
- (8) 库木克语，达格斯坦，克巴尔地——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
- (9) 诺盖语，达格斯坦、切琴自治州。
- (10) 卡拉因语，在克里木、立陶宛。
- (11) 喀山——鞑靼语，苏联境内。

- (12) 巴什基里亚语，苏联巴什基里亚共和国。
 - (13) 西西伯利亚鞑靼语。
 - (14) 阿尔泰语，在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
 - (15) 绍尔语，在苏联。
 - (16) 哈卡斯语，苏联哈卡斯自治共和国。
 - (17) 图瓦语，苏联图瓦自治州。
 - (18) 卡拉柴斯语。
 - (19) 雅库特语，苏联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和我国新疆等地。
 - (20) 哈萨克语，苏联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和我国新疆。
 - (21) 基尔吉斯语，苏联基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等地。
 - (22) 乌兹别克语，苏联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等加盟共和国、阿富汗和我国新疆等地。
 - (23) 卡拉——卡尔帕克语，在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和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
 - (24) 维吾尔语，苏联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共和国，我国新疆也有一部分。
 - (25) 楚瓦什语，楚瓦什共和国。
- 这一语系还有七种已经死了的语言：阿尔洪语、波罗维兹语、古维吾尔语、察加泰语、布尔加尔语、哈查尔语和布琴语。

(八) 蒙古语系

- (1) 喀尔喀——蒙古语，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古和新疆等地。
 - (2) 布里亚特——蒙古语，苏联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和伊尔库茨克和赤塔州。（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使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 (3) 喀尔木克语，喀尔木克共和国和我国新疆境内。
 - (4) 达斡尔语。
- 还有一些语言（如卫拉特语等）多半分布在我国以及阿富汗境内。

(九) 通古斯 — 满洲语系

1. 通古斯语族

(1) 鄂温克语，我国东北部和西部，苏联东西伯利亚和雅库特共和国。

(2) 鄂温尼语，在亚古特共和国、鄂温克和楚科奇半岛。

(3) 聂格达尔语，我国黑龙江流域。

2. 满洲语族

(1) 满语，我国东北部和新疆境内，滨海边区。

(2) 那乃语（赫哲语），库页岛和黑龙江沿岸。

(3) 乌德语，苏联远东地区。

(4) 乌尔赤语。

(5) 鄂伦春语。

我国境内的锡伯语也属于这一语族。

(十) 汉 藏 语 系

1. 汉藏语族

(1) 汉语，主要分布在我国，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国际交际语之一，是最发达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汉语又有许多方言。汉语的标准语是在北方（官话）方言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汉语就有文字，就有了独特的象形文字。对汉语的研究将丰富普通语言学，并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 东干语，苏联境内（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我国境内亦有。境外的东干语的文字是阿拉伯字母，苏联境内的东干语，起初用我国的象形文字，后来也采用阿拉伯字母，于1927年用拉丁字母，而1953年又用斯拉夫字母。

(3) 越南语（安南语），东部印度支那半岛。

(4) 暹罗语（泰语等），西部印度支那和我国西南地区。

此外，分布在我国广西、云南、贵州、湖南诸省及海南岛，僮语、布依语、侬语沙语、侗语、水家语、黎语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属汉泰语族。

2. 藏缅语族

(1) 西藏语，西藏、西康、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和印度，公元九世纪就有文字记载。

(2) 缅甸语，分布在缅甸、我国和印度。

此外，分布在西藏、西康、四川、云南、贵州、青海、甘肃、湖南等省：嘉戎语，羌语，西蕃语、傈语，怒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阿昌语，民家语，景颇语，载佻语，腊伦语，浪莪语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属藏缅语族。

3. 苗瑶语族

(1) 苗语。

(2) 瑶语。

(十一) 达罗毗荼语系

(1) 塔密尔语，印度东南部、锡兰北部。

(2) 马拉雅兰语，印度西南部。

(3) 卡那拉语，西印度。

(4) 铁鲁古语，印度东南部。

(5) 布拉呼语，巴基斯坦。

(十二) 布鲁夏斯语系

印度北部我国西南部卡拉崑伦山隘。

(十三) 澳大利亚—亚洲语系

(1) 印度洋安达曼群岛。莫——克哈本尔语，克木保地和比尔马。

(2) 孟达语，印度。

(3) 马拉克语族（谢马克语和谢诺语）。

(4) 中部语族(克哈兹语、尼卡巴尔语、巴连克语等)。

(5) 东南语族(前语、拉多语和查拉依语等)。

(十四) 马来亚—婆罗洲语系

1. 印度尼西亚语族

(1) 马来亚语或印度尼西亚语,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南部、大巽他群岛、马来半岛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2) 马都拉语。

(3) 巴利语。

(4) 爪哇语,爪哇、婆罗洲、西伯里斯等地。

(5) 塔夏利语,菲律宾岛。

(6) 喀维语,古爪哇语,已死亡。

2. 美拉尼西亚语族:包括新几内亚北部以及北太平洋诸岛的一些语言。

3. 玻里尼西亚语族:包括东部语言和西部语言。

我国云南省的佤语、崩龙语、蒲满语也属马来亚——婆罗洲语系。

(十五) 澳大利亚语系

包括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岛上很多语言。

(十六) 新几内亚语系

新几内亚岛上诸土著语言。

(十七) 苏丹语系(非洲)

(1) 尼罗——恰特语族; (2) 尼罗阿比新语族; (3) 尼罗——爱克瓦多利尔语族; (4) 卡尔多芬语族; (5) 尼尔——空克语族; (6) 乌班克语族; (7) 诏尔语族; (8) 尼格罗——恰特语族; (9) 尼格罗——卡麦隆语族; (10) 夏尼格罗语族; (11) 达哥

美语族；（12）尼格罗——拉特轧尔语族；（13）利比利语族；（14）谢涅轧尔——格维涅语族。

（十八）班图语系

（1）特克语；（2）松哥语；（3）苏阿希里语，（印度洋沿岸）；（4）空特语；（5）马古阿语；（6）梭特考语。

（十九）古非洲语系

（1）勃次曼语，非洲西南部；（2）霍屯督语，

（二十）古亚细亚语系

1. 雅克特语族

（1）楚克特语，远东地区雅库梯。

（2）考良克语，伯力地区的考良克族人。

（3）康查达利语，伯力地区的南康查达和考良克民族。

2. 西伯利亚语族（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北部）。

（1）奥都尔语。

（2）尼夫赫语。

3. 开特语族

（二十一）几个系属不明的远东语言

（1）日语，日本及太平洋群岛，美洲。公元八世纪开始就有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

（2）琉球语，琉球，与日语近似。

（3）朝鲜语，朝鲜和我国东北，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

（4）阿爱奴语，日本北海道，苏联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

（二十二）爱斯基摩语系

（1）爱斯基摩语，分布在苏联楚克特半岛、阿拉斯加、加拿大北

部滨海区和格陵兰岛。

(2) 乌南干语，在太平洋阿留申群岛和科曼多尔群岛。

(二十三) 美洲 (印地安) 语系

1. 北美诸语言。
2. 中美诸语言。
3. 南美诸语言。

世界主要语言使用人数

本表以使用人数超过 100 万人为收录标准，未超过此数的国家或官方语言亦酌量收入，排列以使用人数多少为序。(均系概数)

汉藏语系

名称	汉语族 人数 (万)	名称	人数 (万)
汉语	94,000	白语	105
		宗卡语	100
		苗瑶语族	
		苗语	430
		瑶语	147
		印欧语系	
		日尔曼语族	
		英语	35,000
		德语	10,000
		荷兰语	1,400
		瑞典语	900
		佛兰芒语	550
		依地绪语 (犹太德语)	500
		丹麦语	500
		藏缅语族	
		缅甸语	2,500
		彝语	485
		藏语	445
		克伦语	250

名称	人数 (万)	名称	人数 (万)
挪威语	460	斯洛伐克语	500
阿非利堪斯语 (南非荷兰语)	400	斯洛文尼亚语	150
冰岛语	22	马其顿语	125
罗曼语族		波罗的语族	
西班牙语	21,000	立陶宛语	320
葡萄牙语	11,500	拉脱维亚语	200
法语	9,000	亚美尼亚语族	
意大利语	6,500	亚美尼亚语	400
普罗旺斯语	900	阿尔巴尼亚语族	
加泰罗尼亚语	600	阿尔巴尼亚语	350
摩尔达维亚语	270	印度—伊朗语族	
撒丁语	100	印地语	18,000
拉托罗曼语	50	孟加拉语	12,500
凯尔特语族		旁遮普语	6,000
爱尔兰语	140	马拉蒂语	4,800
威尔士语	100	比哈尔语	4,100
布列塔尼语	100	古吉拉特语	2,700
希腊语族		乌尔都语	2,600
希腊语	1,000	波斯语	2,500
斯拉夫语族		奥里亚语	2,000
俄语	24,000	普什图语	1,600
乌克兰语	4,500	拉贾斯坦语	1,500
波兰语	4,000	僧伽罗语	1,000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1,600	阿萨姆语	900
捷克语	1,000	尼泊尔语	700
白俄罗斯语	900	信德语	650
保加利亚语	800	塔吉克语	600
		吉普赛语 (又名茨岗语)	500

名称	人数(万)	名称	人数(万)
库尔德语	480	乌兹别克语	1,100
克什米尔语	300	阿塞拜疆语	840
比利语	240	哈萨克语	670
俾路支语	150	鞑靼语	590
康卡尼语	135	维吾尔语	560
亚非语系		土库曼语	190
(闪含语系)		梵瓦什语	170
闪米特语族		吉尔吉斯语	150
阿拉伯语	12,700	巴什基尔语	120
阿姆哈拉语	900	蒙古语族	
希伯来语	320	蒙古语	400
提格里尼亚语	250	尼日尔—刚果语系	
马耳他语	30	西苏丹语族	
柏柏尔语族		约鲁巴语	1,220
什卢赫语	200	弗拉尼语	1,000
塔马齐格特语	200	伊博语	800
卡布列语	200	莫西语	300
库施特语族		马林凯语	200
盖拉语	800	特威语	200
索马里语	480	芳蒂语	200
锡达莫语	400	埃维语	175
贝贾语	100	沃洛夫语	150
乍得语族		班巴拉语	150
豪萨语	2,500	丰语	100
阿尔泰语系		门得语	100
突厥语族		贝努埃—刚果语族	
土耳其语	4,000	斯瓦希里语	1,000
		卢旺达语	550

名称	人数 (万)	名称	人数 (万)
祖鲁语	500	其他语族	
隆迪语 (又名吉隆迪语)	400	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 (南岛语系)	
绍纳语	400	印度尼西亚语	13,000
柯萨语	400	爪哇语	4,500
姆崩杜语	350	巽他语	1,300
尼昂加语	325	米沙鄢语	1,250
基恩格瓦纳语	300	他加录语 (菲律宾语)	1,000
卢巴语	300	马都拉语	800
刚果语	280	马来语	730
索托语 (又名塞索托语)	250	马达加斯加语	700
茨瓦纳语	250	米南卡包语	300
马库阿语	250	依洛卡诺语	300
蒙戈语	200	布金语	250
吉库犹语	200	比科尔语	200
干达语	200	阿钦语	200
林加拉语	180	巴塔克语	150
别姆巴语	150	萨摩亚语	15
宋加语	150	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	
培迪语	150	高棉语	750
埃非克语	150	桑塔利语	300
伊比比奥语	150	德拉维达 (达罗毗荼) 语系	
芳语	137	泰卢固语	5,200
斯威士语	104	泰米尔语	4,700
卡姆巴语	100	卡纳雷语 (又名坎纳达语)	
苏库马语	100	阿达马瓦—东部语族	2,200
蒂维语	100	桑戈语	100
马拉亚拉姆语			2,200

冈迪语	150	卢奥语	100
库鲁克语	100		
图卢语	100	撒哈拉语系	
乌拉尔语系		卡努里语	200
匈牙利语	1,340	安第斯—赤道语系	
芬兰语	480	克丘亚语	650
摩尔多瓦语	130	艾马拉语	150
爱沙尼亚语	100		
高加索语系		语系未确定的语言	
格鲁吉亚语	320	日语	11,650
沙里—尼罗语系		朝鲜语	5,660
		越南语	4,730
丁卡语	150		

说明：本表“使用人数”（概数）是根据《中国百科年鉴》（1981年）“附录：世界主要语言”草制的。请读者结合“附录1：世界语言谱系”学习和研究。在语族的划分上和译名方面均有许多不同，亦请读者参考使用。

附录 2:

我国诸语言系属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语言十分纷繁多样。由于除对汉语有较多研究之外，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得很不够，这些语言的系属有些至今仍没有确定，现在参照罗常培、傅懋勳两位先生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①一文介绍如下。

^① 见《中国语文》1954年3月号。

(一) 汉 藏 语 系

1. 汉傣语族

除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和海南岛等地。

(1) 汉语

(2) 僮傣语支：包括僮语、布依语、侬语、沙语、傣语。

(3) 侗水语支：包括侗语、水家语(毛难、莫家、佯横等方言)。

(4) 黎语支：黎语。

2. 藏缅语支

主要分布在西藏、西康、四川、云南、贵州、青海、甘肃、湖南等地。

(1) 藏语支：包括藏语，嘉戎语、羌语、西蕃语、傣语、怒语。

(2) 彝语支：包括彝语(诺苏、乃苏、山苏、撒尼、他鲁都说彝语)，傈僳语、拿喜语、哈尼语(且地、布都都说哈尼方言)。拉祜语、阿昌语、民家语(勒墨、那马都说民家方言)

(三) 蒙古语系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北、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

1. 蒙语

(1) 内蒙方言。

(2) 喀尔喀方言，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和乌兰察布盟个别旗内，青海蒙古族。

(3) 布利亚特方言，内蒙古呼纳盟一些旗内。

(4) 喀尔木克方言，主要在新疆。

2. 达呼尔语，在黑龙江省龙江县和内蒙古的一些旗内。

(四) 通古斯—满洲语系

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

1. 通古斯语族

(1) 索伦语；(2) 鄂伦春语。

2. 满语族

(1) 满族；(2) 锡伯语；(3) 赫哲语。

(五) 马来亚—婆里内西亚语系

1. 孟高棉语族（分布在云南）

(1) 佤—崩龙族语支：包括佤语、崩龙族语。

(2) 蒲满语支：蒲满语。

2. 高山语族（在台湾，它的亲属关系尚未最后确定）。

(六) 印欧语系

分布在新疆，我国境内说这种语言的人数最少。

(1) 斯拉夫语族，东部斯拉夫语支的俄语。

(2) 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

(七) 朝鲜语

在我国东北吉林和黑龙江等地。

附录3: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貌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地 区	语 言 文 字
壮 族	1209万	广西、云南文山、广东连山等地。	壮语，1955年创立壮文。少数人兼通汉语、汉文。
回 族	649万	宁夏、甘肃、河南、河北、青海、山东、新疆、北京、天津等地。	汉语、汉文
维 吾 尔 族	548万	新疆、少数人住湖南桃源县	维吾尔语，北疆一些人兼通哈萨克语，桃源的维吾尔人转用汉语文。新老维文并用，
彝 族	485万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彝语，云南、贵州的彝约有一半兼通汉语，一部分兼通汉文。1956年设计了文字方案，但未推广。
苗 族	392万	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湖北、广东、海南岛等地	苗语，各地部分人兼通汉语，主要使用汉文。
藏 族	345万	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	藏语，部分人说羌语和嘉戎语，少数人兼通汉语，藏文。
蒙 古 族	266万	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青海等地。	蒙语，部分人兼通汉语。蒙文，一些人兼通汉文。

续表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地 区	语 言 文 字
满 族	265万	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	少数人能讲满语，绝大多数人转用汉语汉文。
布 依 族	172万	贵州省西南部，黔东南、遵义等地也有少数散居。	布依语，部分人兼通汉语，主要用汉文。
朝 鲜 族	168万	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	朝鲜语，部分人兼通汉语汉文。朝鲜文。
瑶 族	124万	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地。	分别说四种语言：勉语、布努语、拉珈语、汉语。通用汉文。
侗 族	111万	贵州、湖南、广西等地。	侗语。少数人兼通汉语文。通用汉文。
白 族	105万	云南西北部	白语，兼说汉语的人很多。通用汉文。
哈 尼 族	96万	云南省	哈尼语，部分人兼通汉语，主要使用汉文。
哈 萨 克 族	80万	新疆，小部分住在甘肃、青海。	哈萨克语，一部分人兼通维吾尔语。新文字和阿拉伯字母并用。
土 家 族	77万	湘西和湖北恩施地区。	少数说土家语，多数说汉语，使用汉文。
傣 族	76万	云南省	傣语，大部分人兼通汉语。使用西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
黎 族	68万	海南岛	黎语，少部分人兼通汉语。主要使用汉文。
傈 僳 族	47万	云南省	傈僳语，少数青年兼通汉语。使用创立的文字。

续表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地 区	语 言 文 字
畲 族	33万	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地。	绝大多数人说汉语客家话，只有一千多人说畲语。通用汉文。
高山 族	30多万	台湾省	高山语，部分人兼通汉语，主要使用汉文。
珞 巴 族	约30万	西藏	珞巴语，部分人兼通藏语。主要使用藏文。
拉 祜 族	27万	云南省	拉祜语，拉祜文字。
佤 族	26万	云南省	佤语，佤文。
纳西 族	23万	云南、四川、西藏等地。	纳西语，多数人兼通汉语。主要使用汉文。
水 族	23万	贵州省	水语，不少人兼通汉语。通用汉文。
东 乡 族	19万	甘肃省	东乡语，多数人兼通汉语。通用汉文。
土 族	12万	青海、甘肃等地。	土语，不少人兼通汉语，极少数人转用汉语。主要使用汉文。
柯尔克孜族	9.3万	新疆、黑龙江等地。	柯尔克孜语。住在南疆的多兼用维吾尔文，住在北疆的多兼用哈萨克文。多数使用柯尔克孜文。
羌 族	8.5万	四川省	羌语，多兼通汉语，通用汉文。
景 颇 族	8.3万	云南省	景颇语，一些人兼通汉语、傣语、傈僳语。使用景颇文。

续表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地 区	语 言 文 字
达 斡 尔 族	7.8万	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地。	达斡尔语，部分人兼通汉语、蒙语、哈萨克语。原使用满文，现个别地区使用蒙文，大多数地区使用汉文。
仡 佬 族	7.3万	广西省	仡佬语，多数兼通汉语或壮语。通用汉文。
撒 拉 族	5.6万	青海、新疆等地。	撒拉语。一般兼通汉语。通用汉文。
布 朗 族	5.2万	云南西双版纳、云县等地。	布朗语。一些人兼通汉语、傣语、佤语。使用傣文和汉文。
锡 伯 族	4.4万	新疆、辽宁、吉林等地。	新疆的锡伯族使用锡伯语文，一部分人兼通汉语或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东北的使用汉语文。
门 巴 族	约4万多	西藏	使用两种语言，半数以上的人会藏语，通用藏文。
毛 难 族	3.1万	广西省	毛难语，多数人兼通汉语和壮语。通用汉文。
仡 佬 族	2.6万	贵州、云南等地。	仡佬语，都会说汉语，使用汉文。
普 米 族	2.2万	云南省	普米语，许多人兼通汉语、彝语、纳西语等。使用汉文。
塔 吉 克 族	2.2万	新疆	塔吉克语的色勒库尔语，少数说塔吉克语瓦汗话。多数人懂维吾尔语，通用维吾尔文。

续表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地 区	语 言 文 字
怒 族	1.9万	云南省	怒语,兼通傈僳语,有的会汉语。使用傈僳文和汉文。
阿 昌 族	1.8万	云南省	阿昌语,多数人兼通汉语、傣语、景颇语、傈僳语。使用汉文或傣文。
鄂温克族	1.3万	黑龙江省	鄂温克语,牧区兼通蒙古语,农区兼通汉语和达斡尔语。使用汉文或蒙古文。
崩 龙 族	1万	云南省	崩龙语,许多人兼通汉语,通用汉文,少数会傣文。
基 诺 族	1万	云南省	基诺语,许多人兼通汉语和傣语。使用汉文和傣文。
裕 固 族	0.88万	甘肃省	说裕固语和恩格尔语,兼通汉语,使用汉文。
乌孜别克族	0.75万	新疆	乌孜别克语,兼通维吾尔语。通用维吾尔文或哈萨克文。
保 安 族	0.68万	甘肃省	保安语,也使用汉语汉文。
京 族	0.54万	广西省	京语,兼通汉语,使用汉文。
独 龙 族	0.41万	云南省	独龙语,许多人兼通汉语或傈僳语,使用汉文。

续表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地 区	语 言 文 字
鄂 伦 春 族	0.32万	内蒙古、黑龙江等地	鄂伦春语，许多人兼通汉语、达斡尔语、蒙古语。使用汉文或蒙古文。
塔 塔 尔 族	0.29万	新疆	塔塔尔语，兼通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使用汉文或蒙文。
赫 哲 族	0.08万	黑龙江	赫哲语，兼通汉语，使用汉文。
俄 罗 斯 族	0.06万 ※	新疆	俄罗斯语，有的兼通哈萨克语或维吾尔语，使用俄文。

※ 按人口多少排列顺序。人口数为1978年统计数，依据马学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

附录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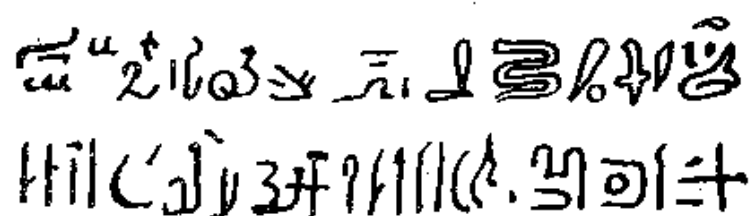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字 (图例)

*有〔 〕者为借源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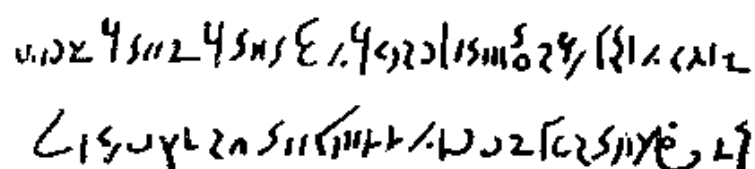
埃及象形文字



——圣体 (楷书)



——神体 (行书)



——民体 (草书)

楔形文字

[illegible]

——奥卡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巴比伦

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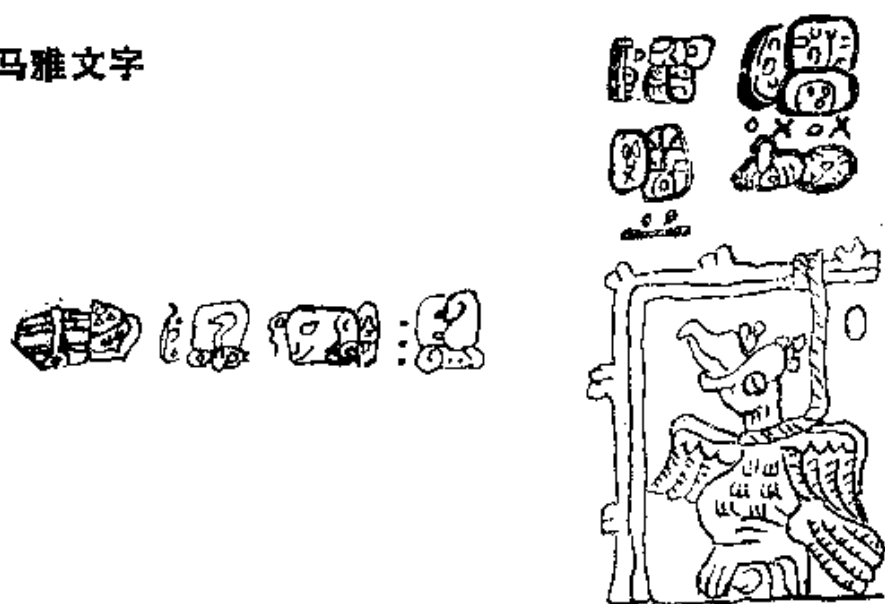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甲骨文)

皇帝休養序內

(秦篆)

马雅文字



腓尼基文字

𐤏 𐤊 𐤍 𐤅 𐤓 𐤕 𐤁 𐤄 𐤁 𐤕 𐤁

〔梵文〕

समादिशामि तापुत्रं लिखलेखं

——梵文

〔阿拉伯文〕

واخذ اللغة عن ابي الخطاب المعروف بالأخفش الكبير
وغیره وقال ابن النطاح كنت عند الخليل بن احمد
فاقبل سيبريه فقال الخليل مرحبا بزائر لا يمل قال

——阿拉伯文

〔希伯來文〕

ספר זה יורדך אותך כצעדים הראשונים כלומר
אעלית. בו תמצא כחמש מאות מלים חשובות בתוך
משפטים שמשמעותם מוסברת באמצעות תמונת.

——希伯萊文

〔叙利亚文字〕

: ചാർകുട്ടി പാർക്കുവെക്കു കൂടി കൂട്ടി കൂട്ടം , അ
 , കൂട്ടം , പാർ :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园体

من من لم يترك ما كان عليه من الفحشاء والمنكر
ولا يغفر الله له ولا يقبل منه

——线体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۱۰۰۰

——东叙利亚体

〔西藏文字〕

मृत्तुर्गुणः ५८ वि. लो. ८८ न. ५८

〔泰文字〕

มีงักเล่มีให้สอหาหาจกมตัม
ให้คำสัตย์ ๑ มีรูปประโยคประมาณ
๕๐๐ คำ และคำศัพท์ใหม่ประมาณ

(有声调记号)

〔希腊文字〕

Κάθε μέρα, μέσα στην καπνισμένη, και μολυβένια ατμό σφαι-
ρα της εργατικής συνοικίας, ή σειρήνα της φάμπρικας φώ-
ναζε στριγγλιάρικα. "Ανθρωποι μOUTρωμένοι, μέ κορμιά ακό-
μα κοιρασμένα, βγαίνανε τότε βιαστικά απ' τά γκρίζα σπι-
τάκια και τρέχανε σαν τρομαγμένες κατσαρίδες. Μές στό
κρύο μισόφωτο και στό στενό δρομάκι, βαδίζανε κατά τά
ψηλά τείχη της φάμπρικας, πού τούς περίμενε μέ βεβαιότη-
τα μέ τά τετράγωνα αμέτρητα μάτια της, λιγωμένα και κίτρινα,
πού φώτιζαν τό λασπωμένο πλακόστρωτο.

(新希腊文)

〔拉丁文字〕

CORNELIVS LVCI	nomesteges pascum an
VSSCIPIC BARBA	apopto hbur-lac come
TVSCNAIVODPA	debasar&comopeneba
RYFHQVCGXKMZ	mmi-Itquouletanumera

〔德 文〕

Das Buch richtet sich an alle Gebildeten jedes Standes, denn es enthält gemeinverständliche Darlegungen allerdings abstrakter Begriffe, die jedoch so glücklich und klar mit dem Leben und den Erfahrungen verbunden sind, daß sie dadurch allgemein verständlich und anziehend werden und obendrein zum Nachdenken anregen.

Als Michael Drechsler zum ersten Mal durch das Chemiewerk gegangen war, hatten ihn die grausigen Wunden entsetzt, die dem Werk durch den Krieg geschlagen waren.

〔英 文〕

I could not help glancing at the scar with a painful interest when we went in to tea. It was not long before I observed that it was the most susceptible part of her face, and that when she turned pale, that mark altered first, and became a dull, lead coloured streak, lengthening out to its full extent like a mark in invisible ink, brought to the fire.

〔法 文〕

Le mois d'octobre pour Cyprien, pour Brigitte et pour Mikael Poirier, commença dans une fièvre contenue, secrète, et qui finit même par gagner le petit Vincent, et dont les intéressés devinaient qu'elle pouvait éclater au grand jour et se communiquer à maintes autres personnes, peut-être à des foules, peut-être au monde entier... Ainsi, du moins, pensait Cyprien quand il émergeait, la nuit, d'un rêve baigné de sueurs brûlantes. Il avait maigri, en trois mois, et Mikael l'en loua, comme d'un acte de vert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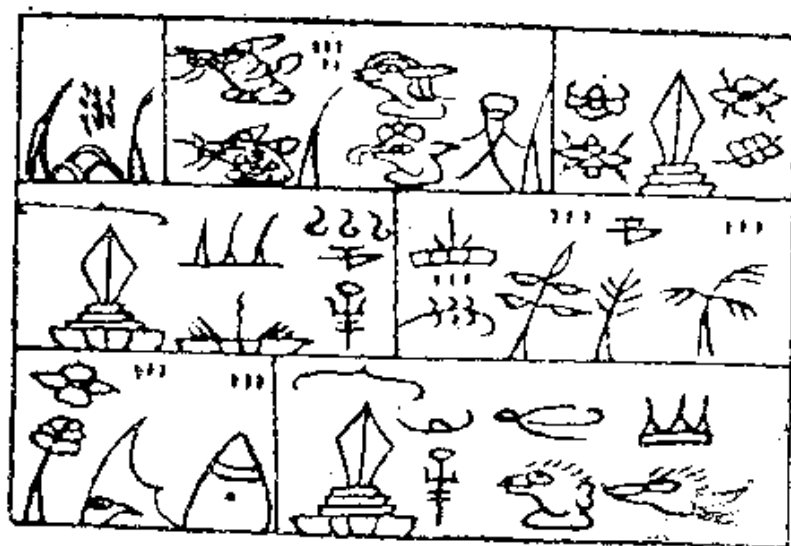
〔古斯拉夫文〕

а б в г д е ж з и к
л м н о п р с т ф х
ц ч ш щ ъ ы ь ѳ ю
ѿ ка я ѡ ѣ ѧ Ѩ ѩ Ѫ ѫ Ѭ ѭ Ѯ ѯ Ѱ ѱ Ѳ ѳ Ѵ ѵ

〔俄 文〕

До недав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ось пик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амечается переход к алфавиту на латинской основе.

〔拿西文字〕



附录 5:

简略语言学年表

纪元前

20世纪前后	夏朝以前, 作书契、文字	(中)
13世纪	殷商时代, 甲骨文用于卜辞	(中)
6世纪	孔子设言语科	(中)
4世纪	巴恩尼《梵文典》	(印度)
3世纪	荀卿《正名篇》	(中)
“	秦统一六国, 统一文字, 出现秦篆	(中)
“	李斯等编文字课本《仓颉篇》等	(中)
2世纪	《尔雅》	(中)
1世纪	杨雄《方言》	(中)
“	瓦罗《论拉丁语》	(罗马)

纪元后

100年	许慎《说文解字》	(中)
240年	刻古文、篆文、隶书三体石经	(中)
581年	顾野王《玉篇》	(中)
601年	陆法言等人作《切韵》	(中)
991年	徐铉《说文注》	(中)
1007~1011年	《广韵》	(中)
1017年	陈彭年《大宋重修广韵》	(中)
1119年	制女真文字	(中)
1129年	赵明诚《金石录》	(中)
1150年	《古冰岛语言学》(作者不详)	(冰岛)
1203年	《切韵指掌图》	(中)
1241年	刘渊《平水韵》	(中)
1269年	巴思巴作蒙古文字	(中)

纪元后

1309年	但丁《俗语论》	(意)
1324年	周德清《中原音韵》	(中)
1613~1682年	顾炎武《音学五书》	(中)
1660年	勃罗·罗瓦雅尔, 理往语法	(法)
1711年	刘淇《助字辨略》	(中)
1713年	戴震	(中)
1716年	《康熙字典》	(中)
1744~1832年	王念孙	(中)
1766~1834年	王引之	(中)
1767~1835年	洪堡德	(德)
1772年	海尔德《语言的起源》	(德)
1782年	鲁梭《语言的起源》	(法)
1786年	威廉·琼斯提出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同源说	(英)
1785~1863年	格里木(格林)	(德)
1788~1858年	朱骏声	(中)
1791~1867年	博普	(德)
1794~1876年	F·狄茨	(德)
1798年	阮元编《经籍纂诂》	(中)
1808年	施莱赫尔《比较语法》《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 慧》	(德)
1814年	拉斯克《古代冰岛语的起源》	(丹)
1815年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中)
1816年	博普《梵语动词体系》	(德)
1821~1868年	奥·施莱赫尔	(德)
1819~1847年	格里木《德语语法》	(德)
1822年	格里木定律	(德)
1822年	巴黎亚洲协会《亚细亚学杂志》创刊	(法)
1822~1824年	祥坡利恩解读古埃及圣体字	(法)
1823~1900年	马·缪勒	(德)
1833~1849年	博普《梵语、希腊语比较语法》	(德)
1831年	王念孙《读书杂志》	(中)
1834年	王引之《经传释词》	(中)

纪元后

1836年	狄茨《罗曼语比较语法》	(德)
1836~1840年	洪堡德《爪哇岛的加维语》	(德)
1847年	《德国东洋学会杂志》创刊	(德)
1848年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中)
1852年	《比较语言学杂志》创刊	(德)
1855年	斯坦达尔《文法、逻辑、心理学》	(英)
1857~1913年	德·索绪尔	(瑞)
1858年	波拉《日语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的证明》	(奥)
“	古尔替乌斯《希腊语词源学纲要》	
1860~1943年	耶斯柏森	(丹)
1861年	M·缪勒《语言科学讲话》	(德)
“	施莱赫尔《印欧语比较语法纲要》(系统树说)	(德)
1863年	施莱赫尔《达尔文和语言学》	(德)
1866年	巴黎语言学会成立	(法)
1868年	《巴黎语言学会纪要》创刊	(德)
1872年	约翰斯、施密特提出波浪说	(德)
1872~1949年	K·浮士莱	(德)
1875年	辉特奈《语言的生命和增长》	(英)
1876年	莱比锡出现青年语言学派	(德)
“	维尔纳发现日耳曼语辅音推移例外条件	(丹)
1877年	斯维特《语言学手册》	(英)
1878年	索绪尔《印欧语元音原始状态》	(瑞)
1880年	保罗《语言史原理》	(德)
1881年	西佛士《语音学纲要》	
1884~1939年	萨丕尔	(美)
1886~1900年	布鲁克曼底尔布留克《印欧语比较语法》	(德)
1887年	柴门霍夫提出世界语方案	(波)
1887~1949年	布龙菲尔德	(美)
1890~1938年	特鲁别茨基	(捷)
1890~1960年	弗斯	(英)
1890~1977年	陈望道	(中)
1891年	斐吉尔《古代文字史》	

纪元后

1893年	汤姆生《鄂尔浑碑文识解》	(丹)
1894年	耶斯伯森提出语言的历史不是退化是进化说	(丹)
1898年	马建中《马氏文通》	(中)
1899~1958年	罗常培	(中)
1900年	温特《民族心理》第一卷《语言》	(德)
1900~1912年	齐烈隆《法语地图》	(法)
1906~1911年	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	(瑞)
1906~1913年	布鲁克曼《闪语比较语法》	(德)
1908年	《辞源》编纂	(中)
1909年	哈里斯	(美)
1910年	金泽庄三郎《日朝两国语同源论》	(日)
1911~1938年	鲍阿兹《美洲印第安语手册》	(英)
1912年	K·派克	(英)
1913年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	(中)
1915年	《辞源》初版	(中)
1916年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	(瑞)
1921年	萨丕尔《语言论》	(美)
1922年	黎锦西《新著国语文法》	(中)
1922年	神保格《语言学概论》	(日)
1924年	美国语言学会成立	(美)
"	沈步州《言语学概要》	(中)
"	梅耶/柯恩《世界的语言》	(法)
1925年	美国《语言杂志》创刊	(美)
"	H·詹森《文字史》	
"	容庚《金文编》	(中)
1926年	布拉格语言学派建立	(捷)
"	日本音声学会成立	(日)
1928年	第一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海牙)	(荷)
"	乔姆斯基	(美)
"	小林英夫译《言语学原理》	(日)
1929年	《布拉格语言学论丛》创刊	(捷)
"	张世禄《语言学原理》	(中)

纪元后

1930年	列维-勃留里《原始思维》	
1931年	第二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日内瓦）	（瑞）
“	金田一京助《爱奴叙事诗龙卡拉研究》	（日）
1932年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中）
1933年	第三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罗马）	（意）
“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	（美）
“	赵元任《英语语调与汉语语调初探》	
“	哥本哈根语言学派建立	（丹）
1934年	M·缪勒《语言原理》	（德）
“	朱起凤《辞通》	（中）
“	以弗斯为首的伦敦学派开始活动	（英）
1936年	第四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哥本哈根）	（丹）
“	王力《中国音韵学》	（中）
“	金田一京助《爱奴语文法概说》	（日）
1938年	日本语言学会创立	（日）
1939年	《言语研究》创刊	（日）
“	第五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布鲁塞尔，中途 停开）	（比）
“	特鲁别茨基《语音学纲要》	（捷）
1940年	日内瓦语言学会创立，出版《索绪尔札记》	（瑞）
“	有坂香世《音韵论》	（日）
“	弗里斯《美国英语语法》	（美）
1941年	时枝诚记《国语学原论》	（日）
1941年	吕淑湘《中国文法要略》	（中）
1943年	伊尔姆列夫《语言理论序说》	（丹）
1943年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	（中）
1944年	国语学会成立（1948出刊《国语学》）	（日）
1948年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	（中）
1948年	第六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巴黎）	（法）
“	日本设立国立语言研究所	（日）
1949年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中）

纪元后

1950年	苏联语言学大讨论、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苏）与语言学问题》	
1950年	罗常培：《语言和文化》	（中）
1950年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	（中）
1951年	哈里斯《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	（美）
1952年	第七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伦敦）	（英）
“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中）
“	7月《中国语文》杂志创刊	（中）
1952~1955年	市河三喜等编《世界语言概说》	（日）
1954年	哈里斯《转换语法》	（美）
1955年	日本国语学会编《语言学辞典》	（日）
1956年	苏联邵勉等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问题	（苏）
1956年	高铭凯《语言与思维》	（中）
1957年	第八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奥斯陆）	（挪）
1957年	岑麒祥《普通语言学》	（中）
1957年	王力《汉语史稿》	（中）
1958年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	（中）
1959年	赵元任《语言问题》	
“	乔姆斯基《句法结构》	（美）
1960年	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	（日）
1962年	第九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马萨诸塞州）	（美）
1963年	高名凯《语言论》	（中）
1964年	约翰·B·卡罗尔《语言与思维》	
1964年	服部四郎《爱奴语方言词典》	（日）
1965年	乔姆斯基《语法理论要略》《笛卡尔语言学》	（美）
“	邵勉《结构语言学》	（苏）
1966年	欧洲语言学会成立	（荷）
“	古里马斯《结构意义论》	
1966~1975年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日本语言地图》（共6卷）	（日）
1967年	第十次国际语言学会议（在布加勒斯特）	（罗）
1968年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	

纪元后

1968年	乔姆斯基·哈利《英语类型》	(美)
"	非默尔《为什么要谈格?》	(美)
1969年	列昂捷夫《语言、言语、言语活动》	(苏)
1970年	切夫《意义和语言结构》	(美)
1972年	第十一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勃罗尼亚)	(意)
"	乔姆斯基《生成语法中的词义研究》	(美)
1976年	布达戈夫《人及其语言》	(苏)
1977年	第十二次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在波恩)	(奥)
"	J·莱昂斯《语义学》	(美)
1980年	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成立	(中)

附录 6:

索引

汉	英	俄	
A			
阿拉伯语	Arabic	арабский язык	388
阿尔泰语系	Altaic	алтайский язык	392, 399
爱尔兰语	Ireland language	ирланд	387, 396
爱奴语	Ainu		396
埃及象形文字	hieroglyph		311, 409
B			
巴茨比语			389
巴斯科语	Basque		390
白话	Vernacular	простой язык	289, 294
班图语	Bantu		396
抱合语	agglomerating language	инкорпорирующий язык	340
北方话	Chinesere rnacular	северный язык	286
被动句	passive	страдательная	174, 357
碑铭学	epigraphy	форма	299
被修饰语			
本义	original meaning	прямой смысл	
崩龙语	Penglung		289, 395

汉	英	俄	
比较级	comparative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degree	степень	139
比较文字学			329
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is-	компаративистика	
	tics		18
比喻	imagery	аналогия	109
编插语 (同	agglomerating	инкорпорирующий язык	
抱合语)	language		340
标点符号	punctuation	знаки препинание	305
	mark		306
标准理论模	standard		
式	theory		358, 359
标准语	standard lan-	стандартный	290, 291
	guage	язык	
表层结构	surface struc-	суперстратная	361, 362
	ture	конструкция	
表意文字	ideograph	идеограф	315
表音文字	alphabetic writ-	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315
	ing	письмо	
宾词	predicate	прям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342
宾格	accusative	объективный падеж	138
宾语	object	объект, дополнение	138, 342
并列关系	coordinate	сочинение	139
波斯语词	Persian word	фарсизм	190
补语	complement	дополнение	162
布拉格学派	Prague School	Пражская школа	349
布朗语			289
布依语	Puyi		394

汉	英	俄
不及物动词	intransitive verb	интранзитивный глагол 140
不送气音	unaspirated	неаспирирование 121, 122

С

词	word, lexis	слово 115
词典	dictionary	словарь, лексикон 181
词典学	lexicography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18
词法	morphology	морфология 117
词根	root	корень 115
词根语	isolating language	изолирующий язык 340
词汇	vocabulary, lexicology	лексика 129
词汇词	lexical word	лекс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 136
词汇结构	structure of lexical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112
词汇体系	system of lexical	лекс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129
词汇系统	system of lexical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112
词汇学	lexicology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17
词汇意义	lexical meaning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111
词类	parts of speech	части речи 139
词结		116
词素	morpheme	морфема 112, 115, 116
词首		122
词头	prefix	префикс 122
词尾	suffix	окончание 122
词位	lexeme	135
词义	signification	значение слова 123

汉	英	俄	
词语信号	signal of word	сигнал слова	76
词源学	etymology	этимология	
词组	word group, phrase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357
词组结构规则	phrase structure rules		357
词缀	affix	аффикс	131
次动词			141
从语	subordinate word	подчинённое слово	118
插入	insertion	вводное	357
插入语	parenthesis	вводное слово	
颤音	trill	дрожащий	121
长元音	long vowel	долгий гласный	121
朝鲜语	Korean	Корея (язык)	396
成分分析法	constituent analysis		342
成分功能分析	componential analysis		342
成语	idiom, set phrase	выражение	179
程序	programme	программа	356
层次分析法	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IC)		355
层级性	hierarchical		
齿音	sound of tooth	зубной звук	105
重叠	reduplication	редупликация	137

汉	英	俄
抽象名词	abstract noun	абстрактное существи- тельное
传统方法	traditional anal- ysis	анализ по традициями 337
传统语法	traditional grammar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граммати- ка 337
传统语言学	traditional lin- guistics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языко- знание 15,343
唇音	labial(sound)	губной звук

D

搭配关系	combination	комбинация	142
达罗毗荼语 系	Dravidian	Дравидские языки	394
大语言学	macrolinguistics	макр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16
代词	pronoun	местоимение	102,140
代码	code	код	41
贷词			190
单纯词			130
单数	singular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число	137
单义词	monosemy	моносемия	109
单义位词			211
单一语言制	monolingualism	односложное слово	285
单音词	monosyllabic word	однослот слов	
丹麦学派			
丹麦语	Danish	Датский	385
德语	German	Германия	389

汉	英	俄	
等语线	lignes isoglosses	линиями изоглосс	287
笛卡尔主义			336
底层现象	substratum phenomenon	субстрат	285
第二信号系统		вторая сигн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тема	72
第一人称	first person	первое лицо	102
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	определённый артикль	140
定语	attribute	определение	343
动词	verb	глагол	6, 139
动词性短语	verb phrase (vp)	глагольно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ние	361
动态的	dynamic	динамический	163
对格		вини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	102
断代	synchronic	синхронизм	163
短元音	short vowel	краткий гласный	121
多式综合语	polysynthetic language	инкорпорирующий язык	
			341
多义词	polysemant	многозначное слово	110
多义位词			211

Е

俄语	Russian	русский	384
恩格斯的语言起源论			259
儿童语言	nursery language	язык ребёнка	
			34

汉

英

俄

F

发生学分类			347
发音学	articulatory phonetics	артикуляторная фонетика	17
法语	French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язык	141, 179
梵语	Sanskrit	Санскрит	384
泛时语言学	panchronic lin- guistics	панхрония	163
反义词	antonym	антоним	135
反义系统	antonymous set	система антонима	135
方言	dialect	диалект	286
方言词汇	dialectism	локализм	
方言地图	dialectological atlas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287
方言地理学	dialect geogra- phy	диалектогеография	287
方言学	dialectology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287
佛拉芒语	Flemish		202
非核心句式			358
非基本词			129
非思维意识			224
非思维意义			226
非语言意识			241
非语言意义			241
非字母文字	analphabetic writing	Нефонематическое пись- мо	326

汉	英	俄	
非洲语	Africa language	Палеоафриканские	
		языки	359
菲语 (菲律 宾语)			137
腓尼基字母			314,412
分布法	distribution	дистрибуция	351
分化	splitting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286
分节语			260
分切性			105
分析型语言	analytic lan- guage	язык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ипа	
芬兰——乌 戈尔语	Finno-Vgric	Финноугроведение	390
风格	style	стиль	
风格学	stylistics	стилистика	18
风格意义	stylistic mean- ing	значение стилистики	108
符号	mark, symbol	знак	148
符号体系			148
符号系统			149
符号语	mark-language	мета-язык	
辅音	consonant	согласный звук	6,121
复合词	compound word	композит (сложное слово)	130
复数	plural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е чис- ло	137
复形			276
复义			275

汉	英	俄	
复音词	disyllabic word	многосложное слово	275
	polysyllabic word		
复语言制	plurilingualism		285
副词	adverb	наречие	141
附加(法)	affixation	аффиксация	340
附加关系	attributive relation	примыкание	139

G

改写规则			357
感叹词	interjection	междометие	141
感叹句	exclamatory sentence	междомет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141
感叹说	interjectional theory	междометная теория	252
赣方言			286
高加索语	Caucasian	Кавказские языки	389
高山语	Gaoshan		406
哥特语	Gothic		
歌唱说			253
格	case	падеж	102
格变	case system	склонение	
格鲁吉亚语	Georgian	Грузинский	390
格里木定律	Grimms law	закон Грима	345
格语法	Case Grammar	падеж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366
格助词			103
个别语言学			15

汉	英	俄	
根词	root base	корневое слово	129
共同语	Common Lan- guage	койна	290
共时系统			162
共时语言学	synchronic lin- guistics	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 знание	162
构词法	word-formation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130
构形法	formbuilding	форм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117
孤立语	isolating language	изолирующий язык	339
古典模式			356
古埃及文字			320
古语词	archaism	архаизм	130
官方语言			202
关联词语	conjunctive word	союзное слово	353
关键环境			
关系概念	relational concept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е понятие	136
冠词	article	артиклъ	139
惯用语			179
规范语法	normative gram- mar	норм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 тика	338
国际共同语	national lan- guage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язык	291
国际音标	I.P.A (Internat- ional Phonetic Alphabet)	МФ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етический Алфав- ит)	305
国语	national langu-		201, 292

汉	英	俄	
国语罗马字运动			326
过渡类型			341
过去时	past tense	прошедшее время	120

H

哈尼语	Hani		289
汉语	Chinese	Китайский	289
汉字	Chinese character	Китайская иероглифика	300, 315
汉字改革			325
汉字史	History of Chinese writing		329
汉藏语系	Sino-Tibetan	Китайско-тибетские языки	289
行业语	professionalism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	130, 288
合成词	compound word	сложное слово	132
核心句式	kernel sentence	ядре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358
横向文字			313
后思维意识			224
后置词	postposition	послелог	141
后缀	suffix	суффикс	131
宏观语言学	macrolinguistics	макрولينгвистика	20
话语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20
会话	conversation	разговор	
会意字	semasiography	идеография	320

汉	英	俄	
混合语	creolized language mixed language	смешанный язык	283
混合字体			
	J		
基本词	primary word	основное слово	129
基本词汇	basic vocabulary	основной словарный фонд	129
基础部分	base component	базовый компонент	361
级	ranking	степень	136
机械主义			36
机器语言	machine language	машинный язык	82
技术语法			4
及物动词	transitive verb	переходный глагол	140
记音法		фонография	302
甲骨文			313
假名〔目〕	kana	кана	301
假借			320
简化	simplify	упрощение	275
简体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196
渐变性			280
将来时	future tense	будущее время	120
交际职能	communicative (phatic) function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61

汉	英	俄	
教会斯拉夫语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изм	
接缘性			10-13、45
阶级习惯语	class dialect	жаргон класса	179
结构	structure	конструкция	103
结构分析法	structural analysis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анализ	348、355
结构体	construct	синтагма	352、354
结构类型	structural class	конструкций тип	104
结构体系	structural system		
结构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345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366
结构主义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		348
介词	preposition	предлог	141
借词	loan-word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ое слово	282
借义			283
借音			313
借源文字			320
借用	loan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е	281
金石文			313
金石学	epigraphy	эпиграфика	320
进行貌		продолженная форма	137
静态分析	synchronic analysis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337
精神活动			47、50
敬体			196

汉	英	俄	
敬语			196
聚合关系	paradigmatic	Ассоциативные отноше-	
	relation	ния	123
句法	syntactics	синтаксис	117
句法学	syntactics	синтаксис	18
句位			117
句项			118

К

什瓦语			289, 395
科学符号			
科学思维			243
科学文体			199
可分切性			233
客家话	Hakka	Хакка	286
客厅语	parole of parlo- ur	салонный язык	179
凯尔特语	Celtic	Кельтская группа	387
刻契记号			317, 322
口语	spoken lan- guage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язык	291
扩充式标准			
理论模式			362

L

拉丁化新文 字运动			326
--------------	--	--	-----

汉	英	俄	
拉丁语	Latin	Латинский	387
拉丁字母	Latin alphabet	Латиница	
拉祜语	Lahu		289
劳动呼声说			252
类化	assimilation	ассимилировать	161
类聚	collective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161
类推	analogy	аналогия	275
类型学	typology	типология	
理论思维			221、243
理论语言学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16
黎语	Li (Lai, Loi)		289
历时性	diachrony	диахрония	218
历史比较分析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344
历史比较语言学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344
历史方言学	historical dialectology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历史语言学	historical linguistics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18
立陶宛语	Lithuanian	Литовский	385
傈僳语	Lisu		394
连接词	syndetic word	союз слово	141
两极性			104
量			136
量词	quantitative	счётное слово	141
临时意义			111

汉	英	俄	
零形式	zeroform	нулевая форма	
领属关系		отношение принадлеж-	
		ности	139
鲁恩文字	runic writing		304
罗马尼亚语	Romanian	Румынский	386
罗曼词语	Romanal word	романизм	
逻辑语言学	logical linguistics	лог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M

马尔可夫过程	Markov process	Марк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马来亚——波里尼西亚语系	Malaya-Polynesian		289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марксист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336, 371
马雅文字	Maya writing		314, 412
满语	Manchu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393
满洲文字			303
盲文	braille	слепое письмо	
毛难语	Mao-nan		289
密码	cryptogram		
密码语言	cryptolalia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349
美国结构主			

汉	英	俄	
义学派			
美国英语	American English		287
美洲印地安语系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蒙古语	Mongolian	МОНГОЛЬСКИЙ	392
孟加拉语	Bengali (language)		382
描写法	descriptive	описательное	18
描写方言学	descriptive dialectology		
描写结构学			18
描写语言学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дескрип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16
描写语义学	descriptive semantics		16
苗语	Miao (Meo)	мяо (язык)	289, 394
民族共同语	common national language	обще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290
民族语言	national language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200, 201, 290
闽北方言			286
闽南方言			286
名词	noun	имя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141
名词性短语	noun phrase (NP)	имен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名称	name	имя	151, 250
铭文	inscription	текст надписи	

汉	英	俄	
模糊语言学			20
摹拟说	imitate		257
目的格	destinative	супин (достига- 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102

N

拿西语	Nahsi		289,394
南亚语系			289
喃语			34
内部语言学	internal linguistics	внутренняя лингвисти- ка	17
内部屈折	internal flexion	внутренняя флексия	137
内默语	endophasia	внутреннее речь	240
内向单位			116
能指	signifying	означающее	104
拟声词	onomatopoeic imitative word	звукоподражательное - слово	250
拟声说	onomatopoeic theory	ономатопозитическая те- ория	250
泥板书			313
粘着语	agglutinating language	агглютинирующий язык	341
牛耕式文字			313
女真文字			303,411

P

派生词	derivative	производное слово	112
-----	------------	-------------------	-----

汉	英	俄	
派生性	productivity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112
片假名	katakana	катакана	411
拼音文字方 案			
平假名	hiragana	хиракана	411
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 mar	общ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338
普通话	common speech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язык	291
普通文字学	general grapho- logy		
普通语言学	general linguis- tics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15
葡萄牙语	Portuguese(lan- guage)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386
谱系分类	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 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	347
Q			
契丹文字	Qidan writing	Киданическое пис- ьмо	303, 411
前置词	preposition	предлог	141
前置格	preposition case	предложный падеж	102
前缀	prefix	прификс	131
亲属语言	related lan- guage	род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288
青年语法学 派	Young Gram- marian	Младограмматики	
清音	voiceless	глухой звук	121
切夫语法	Chafe grammar		366

汉	英	俄	
切夫语义结 构			367
屈折变化	flexion	флексия	336
屈折语	flexional lan- guage	флективный язык	340 339
R			
人称	person	лицо	136
人工喉			
人工语	artificial lan- guage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83, 295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 igence		83
人类历史			10
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ин- гвистика	20
人为符号			
人为语	artificial (lan- guage)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295
日尔曼语	German	Германский	385
日语	Japanese	Японский	396
融合	hybridization	амальгамировать	284
瑞典语	Swedish	Швеция (язык)	385
S			
塞音		затворный	121
斯拉夫语	Slavic	славянизм	68, 384
思想	thought		222
思维	thought	мышление	68, 221, 232

汉	英	俄	
思维意识			221
思维意义			225
死语	extinct language, dead language	мёртвый язык	271
送气音	aspirated sound	аспирата	122
苏迈尔楔形文字			314
所指	signified	выражаемое	104
闪含语系	Semito-Hamitic	Семито-хамитские языки	
舌面音			388
社会方言			288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 знание	9
深层结构	deep structure	глуби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131
绅士英语			179
生成语法	generative gram- mar	генер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 ка	355
生成语言学	generative lin- guistics		355
生成语义学	generative se- mantics	генеративная семасело- гия	366
生成转换语法	transformatio- nalgenerative grammar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ене- р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355
生理语言学			
声调	tone	тон голоса	122
省略	ellipsis	эллипс	357
失语症	aphasia	афазия	
实词	autonomous word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161

汉	英	俄	
实词虚化			136
实验语音学			18
实语素			353
时	tense	время	136
施事者	actor	активный субъект	367
式	mode	наклонение	136
视觉符号			300
世界语	Esperanto	эсперанто	296
氏族语言	clanly language	родовой язык	293
手势说	gesture theory		254
手势语	manual speech	ручная речь	234, 235
手指语	finger language	ручной язык	
受事者	undergoer	управляемое	368
书面语	written lan- guage	письменный язык	291, 311
书籍文字			317
属格	possessive case	генетив	102
数	number	число	136
数词	numeral	ия числительное	141
数量词			141
数理语言学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 стика	18
术语	terminology	термин	82, 130
水家语	Sui		289
双重语言制	bilingualism		286
双数	dual	двойственное число	
说文学			328

汉	英	俄	
T			
塔吉克语	Tajiki (Tadzhik)	Таджикский	384,404
态	voice	зalog	141
傣语	Dai (Tai)	Тайский	289,393
特殊语言发 展规律			279
特殊语言学			15
体	aspect	вид	141
听觉符号			310
听者			196
通用性			158
通用语	commonly used language	общеупотребительная лексика	202
侗语	Kam (Tong)		289
同类组合			139
同义词	synonym	синоним	134
同义系统	synonymic sys- tem	система синонимов	527
同音词	homophone	омоним	134
同族词	cognate word	однокоренное слово	132
同化	dilation	ассимиляция	161
统计词典学			20
统计修辞学			20
突厥语	Turkie	Тюркские	391
图画文字	pictographic writing	пик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	320
土耳其语	Turkish	Турецкий	391

汉	英	俄	
土家语	Tuchia		289
土语	localism	говор	
吐火罗语			388

W

外部屈折	extensional- flexion	внешняя флексия	
外部语言学	exolinguistics	внешн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17
外来词语	alien word	иноязычное слово	191
外向单位			116
外思维意识			224
外因论			278
外语	foreign language	иностранный язык	191
外在刺激物			
汪汪说			251
完成体	perfective aspect	совершенный вид	120
完全任意符 号			155
完全依存符 号			155
微观语言学	microlinguistics		20
委婉语	euphemism	эвфемизм	198
谓语	predicate	сказуемое	289, 343
唯理主义			336
未完成体	imperfective aspect	несовершенный вид	120
文法 (语法)	grammar	грамматика	116, 135

汉	英	俄	
文体	style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тиль	
文献语言			199
文献学			2
文学体			199
文学语言	literary lan- guage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291
文言词	learned word	вэньянь слово	
文字	writing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300、306
文字改革			324
文字识别			310
文字学	graphonomy	письменное языко- знание	299
稳定性			129
吴方言			286
乌尔都语	Urdu		382
乌拉尔语系	Uralic	Угорская группа	
乌克兰语	Ukrainian	Украинский	384
无定冠词			140
X			
希伯来语	Hebrew		
希腊语	Greek	Греческий	387
西班牙语	Spanish	Испанский	386
西夏文字	Hsi-hsia writ- ing		303、411
藏语	Tibetan	Тибетский	394
系词	copula	связка	
习惯语	idiom	жаргон	342

汉	英	俄	
鲜卑语	Xianbei(Sienpi)		65
现在时	present tense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120
向格		аллатив	
象形符号			323
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	иероглиф	320
小舌音	uvular	увулярный	
小学			299
小语言学			16
楔形文字	cuneiform	клинопись	314
新词语	neologism	новое слово (неологизм)	130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20
信码(代码)	code	код	304
信息	information	информация	40, 215
信息符号系统			40
信息内容			40
信息载体			
形位			117
行为主义	behaviourism	бихевиоризм	336
行为主义语言学	behaviourist linguistics		
形容词	adjective	имя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ое	141
形式学派	formal school		
形式语言学	formal linguistics	форма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18, 339
形态	morphology	морфология	339

汉	英	俄	
形态变化	morphological change	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ое намен- ение	339
形态分析法	morphological analysis	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азбор	338
形态音位规 则			357
形态音位学	morpho-phonology		17
形态学	morphology	морфология	18
形象思维			242
形助词			139
性	gender (sex	род	141
匈牙利语	Hungarian	Мадьярский	390
修辞	rhetoric	риторика	
修辞学	rhetoric	стилистика	20
修辞意义	rhetorical meaning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 ие	108, 140
修饰语	modifier	ритор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	139
虚词	syncategorematic word	служебный слово	161
虚语素	empty morpheme	не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ая морф- ема	353
虚字	form word	«пустое» слово	
序列	sequence	тагмема	360
训读			302
训诂	gloss	схоллия	

У

雅弗语言学理论	Яфе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	--------------------

汉	英	俄	
雅语 (客厅 语)		возвышенное слово	
言语	speech, parole, lingua	речь, пароль	195 26
言语学 演化论			
沿流	evolution	эволюция	
洋泾浜英语	pidgin	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ий жаргон	284
阳性	masculine gen- der	мужской род	147
瑶语	Yao		289, 394
一般词汇			129
一般环境分 布			353
一般信息			41
一般语言发 展规则			279
一般语言学			15
一致关系	congruence	согласование	147
疑问句	interrogative s- entence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ое предло- жение	
彝语	Yi		289, 394
移位	move		357
意大利语	Italian		386
意识			226
意译	free translation		147

汉	英	俄	
意义结构学			20
意义学	significs		
义素	sememe	семантема (сема)	107
义项			110
义位	glosseme		109, 210
异化	dissimilation	диссимиляция	161
异类组合			136
异时语言学	Historical linguistics	дихрон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162
艺术思维			243
音标	phonetic symbol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	305
音从			122
音长	duration	долгота звука	121
音读			302
音符文字			
音高	pitch	высота (звука)	209
音节	syllable	слог	106
音节体系	Syllable system		122
音节文字	syllabic writing	слоговое письмо	315
音强	intensity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ь	209
音素	phone	аллофон	105
音素文字	phone writing	буквенно-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315
音色	color, timbre	тембр речи	
音位	phoneme	фонема	105
音位体系			209

汉	英	俄	
音位学	phonemics	фонемика	17
音译	transliteration	транслитерация	191
音意兼译			191
音韵学	phonology	фонология	
音质	tone quality	тембр	209
阴性	feminine	женский род	140
隐语	cant argot	арго	288
引伸义			
印第安语	Indian language		
印地语	Indian	Индийский	382
印欧语	Indo-European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family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289
婴儿语	babbling		33
英语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387
应用体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приклад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16
有定冠词			140
有声语言			234
游戏说			250
宇宙语言学			20
语调	intonation	интонация	122
语调体系			
语法	grammar	грамматика	16, 116
语法词	function word		136
语法范畴	grammatical category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	4, 139, 343

汉	英	俄	
语法构造	grammatical structure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135
语法手段	grammatical device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средство	
语法系统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116
语法方式	grammatical form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136
语法学	grammar	грамматика	17
语法意义	grammatical meaning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136
语境	context	языковое окружение	228
语流		речевой поток	
语气词	mood word	частицы	
语序	word order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语素	morpheme	морфема	352
语图仪	sonograph	фонетогрaф	81
语文学	philology	филология	2,299
语用学	pragmatics		20
语系	linguistic family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347
语言本质			28
语言层级	linguistic level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118
语言的发展			269
语言的符号性			148,156
语言的共有性			54

汉	英	俄	
语言的接缘性			45
语言社会变体			195
语言随意性			154
语言依存性			154
语言职能			59
语言发展的内因			273
语言发展的外因			277
语言风格	linguostylistic	речевой стиль	243
语言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365
语言结构	linguistic	структура языка	103、118
语言结构学			17
语言理论	Theory of Language		5
语言类型学	linguistic typology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	289
语言模拟			88、214
语言能力	competence	компетенция	361
语言实际	linguistic fact	языков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5
语言系统	language system	система языка	98、104

汉	英	俄	
语言新学说		яфет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	
		ие	377
语言信息	linguistic in-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	
	formation	мация	41
语言信息手			79,87
段			
语言学	linguistics	лингвистика	2
语言意识			241
语言意义			241
语言中枢			213
语义	semantic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98,107
语义体系			119,123
语义系统			107
语义学	semology, sema-	семантика	17
	ntics		
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	
语音	sound	звуки	98
语音段			97
语音体系	phonological co-	звуковой строй	
	nstruction		121
语音系统	sound system	зву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105
语音学	phonology	фонетика	17
语源学	etymology	этимология	269
语支	subgroup, -	ветвь языков	347
	branch		
语族	family of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347
	words		
元音	vocal	гласный звук	6,121

汉	英	俄	
元音和谐律	synharmonic	сингармонизм	
原始信息			41
原始文字			317
原始语言	protolanguage	протогlossen	268
原型论		исходния	17
庸俗社会学			
粤方言			286
越南语	Vietnamese	Вьетнамский	393
Z			
藏语	Tibetan	Тибетский	289
造词法	word-building	словотворчество	
造格		твори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	102
字母	letter, alphabet	буква	313
字母文字	alphabetic writing		313
字母学	alphabetography		329
字典	logographic lexicon	словарь	
字形		начертание	312
字形造词法			312
字义			
字源学			320
孳生语法			355
自然语言	natural language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языки	82
	ge		
自然主义	naturalism	натурлизм	
白源文字			313

汉	英	俄	
姿态信号			76
综合型语言	synthetic language	синтетический тип языка	
宗教语词	religion word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лексика	
族际语	interlanguage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292
组合关系	Syntagmatic	комбинация	138, 139
征兆性符号			148
整化			290
正音法	orthoepy	орфоэпия	
正字法	orthogram	орфография	305
政论体			199
直接成分分 析法	IC(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	анализ п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354
直向文字			313
指令	instruction	инструкция	360
指示词	deictic word	указа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中心词	head word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ее слово	118
中性	neuter(gender)	средний род	159
中缀	infix	инфикс	137
重音	accent, stress	акцент, ударение	137
主词	subject term	субъект	342
主动句	active voice	актив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357
主格	nominative case	номинатив	102
主语	subject	подлежащее	343
注音字母	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азбука	

汉	英	俄	
助词	auxiliary word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141
助动词	auxiliary verb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й глагол	
转换部分	transformation- al component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ко- мпонент	357
转换规则	transformation rule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 ил	357
转换生成语法	transformation- al generative grammar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ене- р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356
转义	transferred meaning		
转注			
状语	adverbial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343
壮语	Chuang		397
浊音	voiced	звонкий согласный звук	121

参 考 书 目

1.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2.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3. 岑麒祥：普通语言学（1957）
4. 朱 星：语言学概论（1957）
5. 宋振华、王今铮：语言学概论（1957）
6. 哈外院和上海外院合编：语言学引论（1958）
7.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1963）
8. 高名凯：语言论（1963）
9. 赵元任：语言问题（1980）
10. 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1981）
1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12. 萨丕尔：语言论
13.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
14. 柯恩：语言
15. 契科巴瓦：语言学概论
16. 布达可夫：语言学概论
17. 乔姆斯基：句法结构
18. 言语学のすすめ（语言学的现阶段）
19. JOHN LYONS,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20. 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

后 记

本书原是一九七九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开设的《语言理论》课的讲义。《语言理论》课是介于《语言学概论》和《普通语言学》之间的试开课程。我们之所以开设这门课程，是由于多年的教学实践说明，高等院校中文专业仅仅开设《语言学概论》，只讲授一点语言学基本常识，显得单薄，而且这些基本常识又往往同《现代汉语》的教学内容重复。近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的研究有许多新的发展，学习语文专业的大学生应该掌握更多一些的语言学理论和知识。因此把现行的教学计划稍稍变动了一下，考虑了一个兼顾的办法，就是在低年级不开设《语言学概论》，而把它的讲授内容拓宽加深，在三年级开设《语言理论》。

这次修订出版，考虑到便于自学，每章前写了学习要点，每章后写了有助于加深理解内容的思考题，还增加了六种附录。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王钢同志同我们一起试用过本教材，在此次修订过程中又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书中《结构分析方法》一节，部分地参考吸取了他有关结构语言学评价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导言》、《语言的本质》由宋振华同志起草，然后经两人共同修改；《语言的职能》、《语言的结构和体

系》、《语言和社会》、《语言研究的方法》由刘伶同志执笔；《语言和意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语言和文字》由宋振华同志执笔。

这本书是阐述语言基本原理的，涉及的问题较多，争议的问题也不少，而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同志教正。

作 者

1981.8于长春